

橫溪文學獎



第17屆得獎作品專輯

【縣長序】

先有化，再有彰

彰化，我們世世代代，祖祖孫孫，生活之所居、生命之所繫的好地方；彰化，我們常常自傲的說「地靈人傑」之所在。

執掌縣務，服務縣民的這一年，我常在想，「地靈人傑」的意義是什麼？我們要如何讓彰化鄉親永遠保有這種幸福的感覺？

沒錯，八卦山終年橫亙在我們的東邊，為我們遮擋從東海岸上來的颱風風勢，讓彰化一直「有風無颱」，濁水溪終年流淌在我們的南側，寬廣的河床可以快速吸納中央山脈匯聚下來的雨勢，讓彰化一直「有雨無災」。這就是「地靈」。我們世世代代，祖祖孫孫就生活在這個空間，享受這地之靈。

其實，我們也常登臨八卦山脈，遠眺台灣海峽、彰化平原，親近果園林木；或著順著濁水溪、八堡圳兩岸漫步，隨著父祖下田，欣賞水生風起，禾實滿滿的喜悅。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就在心靈與山水、田野相互激盪中產生。這就是「地靈」加上了「人傑」。我們世世代代，祖祖孫孫就生活在這個空間，享受這「地靈人傑」。

如果單純想著「人傑」，「人傑」會是什麼呢？我們腦海中不自覺就會想起洪棄生、賴和、陳虛谷這些先聖先賢，但是，二十一世紀，當代的「人傑」會是誰？該如何產生？這就是立法委員的時代、當上縣長的這新的一年，我常思考的問題。我們如何培育新的彰化人成為人中之傑，成為當代臺灣引領風騷的人中之傑，印證彰化真的「地靈」，無災無難；真的「人傑」，代代有賢人。



「地靈」，是我們祖先的智慧，選擇了福地；「人傑」，卻要我們後代子孫發揮智慧，選擇正確的方向。

我們從「彰化」兩字來思考，「彰化」在專制極權的時代是「彰顯王化」，但在民主的時代卻應該是「彰顯教化」，誰的教化？彰化全縣鄉親的教化。我們要讓全縣鄉親都成為有教化、有文化的人，我們都要讓自己隨時都在改造自己、變化氣質，這就是「化」。就因為我們有了變化、有了教化、有了文化，這才值得「彰」而顯之，向全國、全世界彰顯我們自己，彰顯我們的「地靈人傑」。

先有化，再有彰。

如何化？就從教育、讀書開始吧！「教化」的字義不就是這樣解釋嗎？

讀書，自古以來就是窮人翻身的唯一機會，適學的年紀「讀好書」，就業的時候「好讀書」，世世代代教養自己的孩子「讀書好」。每年，文化局都會選拔好書、出版好書，「礪溪文學獎」年年都在見證彰化的「地靈人傑」，讓我們從閱讀「礪溪文學」踏出第一步，讓我們都是有教化、有文化的鄉親，值得向外彰顯、張揚。

彰化縣長

魏明谷

謹識

【局長序】

傳承寫作風氣，擴散愛鄉情懷

彰化縣政府為弘揚優良的文學傳統，從民國88年起設立「磺溪文學獎」，至今已經舉辦了17屆。由於定期舉行、獎項固定，且長期耕耘，所以關心寫作的人，都將之視為縣內文壇的一大盛事。

今年「磺溪文學獎」於6月下旬經評審會議熱烈討論評審後，短篇小說、散文、新詩、報導文學四組，共選出得獎作品24篇，獲獎者涵蓋了縣內縣外的寫作者，顯現了寫作人才傳承不絕，及「磺溪文學獎」的指標性意義；而獲選的作品題材除了含括生活、心靈層面外，不少篇章書寫著彰化的自然之美、人文之富，讓我們不僅在精神、內涵、文辭上獲得滿足，進而更認識地方文史、凝聚鄉親情感、增進愛鄉情懷。

「磺溪文學獎」多年來除文學創作獎外，另有「文學貢獻獎」，頒給長期在縣內推動文化工作及文學表現卓越者。今年得獎人為林武憲老師，他長期默默從事教育工作，並致力於兒童文學的寫作與推廣，享譽國內外。林老師教職退休後，仍對各項文學活動熱心參與，持續發揮影響力量。為表彰他的成就與付出，並鼓勵後進見賢思齊，特頒贈此獎項。



本屆「礪溪文學獎」循例編印成精美作品集廣為流傳，以做為縣內的文學資產。這項深具文學扎根意義的活動得以圓滿完成，除了感謝所有參與者外，也要謝謝向陽、陳義芝、方群、蕭蕭、楊翠、呂政達、宋澤萊、郝譽翔、陳憲仁等評審老師的奉獻和局內同仁的付出，最後，對本屆得獎者再次致上最大的賀意及敬意！

彰化縣文化局局長

吳蘭梅

謹識

【總評審報告】

足下出發吧！

蕭蕭

2015年第十七屆彰化磺溪文學獎，經過許多寫手日煎夜熬、評審千斟萬酌，終於出爐了，有些作品真是爐火純青，超出水準，有些作品還是青青澀澀，保有剛出道的天真模樣，但是大家都集中心力，觀察彰化，思考鄉土，要從自己的土地上發出嘹亮的歌聲，舞出美妙的身影，可喜可賀。

試看今年得獎作品，文學創作獎：

新詩類

首獎：趙韓文〈芳苑王功〉

優選：紀明宗〈婚禮〉

優選：黃宸峙〈致彰化〉

優選：錢群星〈夏末訪福興穀倉〉

優選：王裕傑〈浮在汗水之上的蓮花〉

優選：吳鑒益〈二我無恙——致鹿港「二我寫真館」施強〉

優選：楊語芸〈肉圓的時態〉

散文類

首獎：郭昱沂〈喚名〉

優選：洪廷芳〈梅檀〉

優選：林明霞〈綵綵相黏到冬尾〉

優選：夏維澤〈風過十五里〉

優選：楊婷雯〈走著走吧〉

優選：許起墉〈火藥槍〉

優選：林國憲〈後座裡的記憶〉

短篇小說類

首獎：鄧榮坤〈驚〉

優選：林子瑄〈內文總共7635個字〉

優選：巫玠竺〈什物若干〉

優選：曾昭榕〈寂寞十八歲〉

優選：張耀仁〈黃花〉

優選：葉士瑜〈飛羽手札〉

報導文學類

首獎：林茂堯〈屬於你的故事：王功漁港〉

優選：黃豐隆〈百年風華話糖友--記和美鎮彰化糖廠的變遷〉

優選：劉美雪〈田中馬〉

優選：楊語芸〈待看它投身後泛起的漣漪〉

【總評審報告】

這些得獎作品的題目，〈芳苑王功〉、〈致彰化〉、〈夏末訪福興穀倉〉、〈二我無恙——致鹿港「二我寫真館」施強〉、〈粼粼相黏到冬尾〉、〈屬於你的故事：王功漁港〉、〈百年風華話糖友--記和美鎮彰化糖廠的變遷〉、〈田中馬〉等等，無一不是從腳下出發，寫自己腳下的土地，寫彰化人、彰化事、彰化情。不過，我們也看到〈待看它投身後泛起的漣漪〉、〈內文總共7635個字〉、〈喚名〉、〈後座裡的記憶〉，這種跳脫制約型的題目，仍然是寫我們身邊的常民俗客的故事，寫自己熟悉的情與事。其實，所有的文學、藝術無不來自現實、來自真實的生活裡的瑣瑣碎碎，讀者隨著作者作品藉此思考生命的本質與內涵。磺溪文學獎，就是從足下出發，從彰化的土地，望向無限遠的天空，期盼從彰化出發，走向國際。

今年磺溪文學獎特別貢獻獎頒給林武憲老師，林武憲為人謙沖有禮，多次縣府、評審委員提議頒贈給他，他都謙虛讓賢。林老師1944年生於彰化伸港鄉的牛棚鄉居，小時候家裡開書店，養成愛看書的習慣，他有著水牛般耐磨的個性，對作品字斟句酌，往往「慢工出細活」。一生奉獻於兒童教育，直到1992年從教職退休，但仍持續服役於兒童文學的創作。在〈我對兒童詩的看法〉一文中，認為童心、詩心和想像，是兒童詩不可或缺的元素。他想要送給愛孩子的鄉親一段話：「詩歌是兒童文學的珍珠，是真善美的花朵。每天讀詩，可以陶冶性情，改變氣質，讓我們的心靈淨化、美化。希望所有的人，每天能和詩相遇，跟詩握手做朋友。」林武憲曾應邀赴韓、赴新加坡講

學，作品譯成英、日、韓、德文，譜成曲子，在歐、美、亞洲各地演唱。他的詩歌已經超越國界，感動不同國家的人，從彰化伸港走向國際世界，為彰化帶來光芒。

多少鄉親從足下出發，以筆、以鍵盤，寫出自己腳下的鄉土、鄉情、鄉事，匯聚成彰化文學的榮耀。你為什麼還不動心、動手、動動你的腦？

足下，出發吧！

2015年大暑之日 寫於南彰化明道大學

目錄

縣長序	2
局長序	4
總評審報告 足下出發吧！	6
· 特別貢獻獎 · 林武憲	
贊語 傳承寫作風氣，擴散愛鄉情懷	14
個人簡介	16
得獎感言 為台灣兒童文學加油！	20
· 新詩 ·	
評審報告 群芳爭豔／方群	24
首獎 芳苑王功／趙韓文	26
優選 婚禮／紀明宗	30
致彰化／黃宸峙	34
夏末訪福興穀倉／錢群星	38
浮在汗水之上的蓮花／王裕傑	44
〈二我無恙——致鹿港「二我寫真館」施強〉／吳鑾益	48
肉圓的時態／楊語芸	52
· 散文 ·	
評審報告 有溫度的故事屋／楊翠	58
首獎 喚名／郭昱沂	60
優選 梅檀／洪廷芳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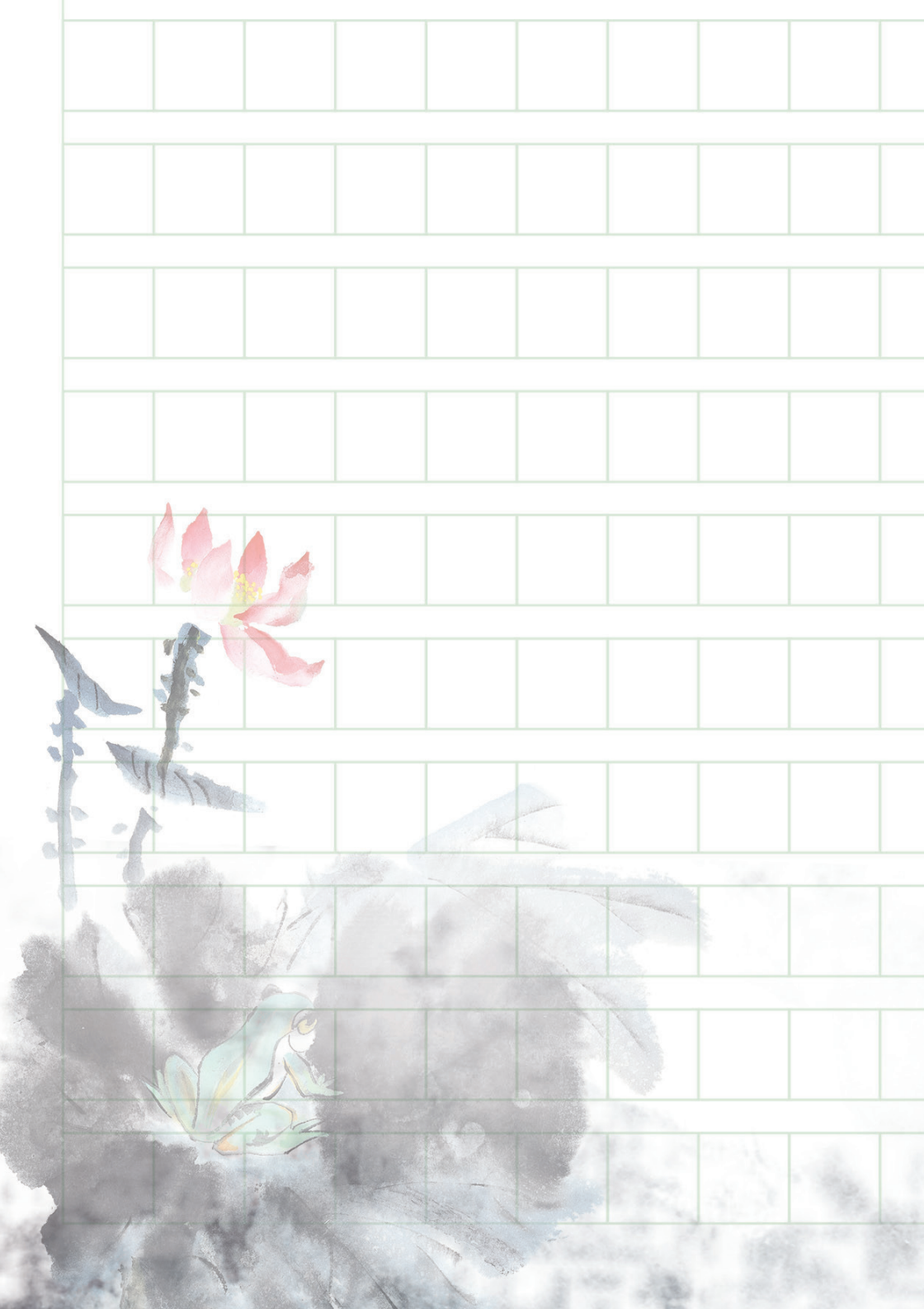
縹緲相黏到冬尾／林明霞	78
風過十五里／夏維澤.....	88
走著走吧／楊婷雯.....	98
火藥槍／許起墉.....	108
後座裡的記憶／林國憲	118

• 短篇小說 •

評審報告 新人輩出／宋澤萊	128
首獎 驚／鄧榮坤.....	132
優選 內文總共7635個字／林子瑄.....	154
什物若干／巫玠竺.....	170
寂寞十八歲／曾昭榕.....	192
黃花／張耀仁	212
飛羽手札／葉士瑜.....	228

• 報導文學 •

評審報告 豐美多元的在地文化饗宴／郝譽翔.....	246
首獎 屬於你的故事：王功漁港／林茂堯	248
優選 百年風華話糖友--記和美鎮彰化糖廠的變遷／黃豐隆.....	268
田中馬／劉美雪	314
待看它投身後泛起的漣漪／楊語芸	330
彰化縣第17屆磺溪文學獎徵文簡章	351



橫溪
文學獎

第17屆得獎作品專輯

· 特別貢獻獎 ·

【得獎人：林武憲老師】

林武憲老師，1944年生，本縣伸港鄉人，嘉義師範畢業，長期在家鄉新港國小服務，1992年退休。

從1971年起，他在教書之餘，一直致力於兒童文學的寫作、教學、推廣、研究、評論、編輯。是彰化地區兒童文學的開拓者，也是台灣兒童文學的重要推手，將近半個世紀，孜孜矻矻，對兒童文學的播種、普及和提升，貢獻卓著。

他的作品，不論童詩或國、台語詩歌，評價都極高。早於1981年，即被選入國小國語課本，後來也陸續被編選在香港、澳門、新加坡、中國大陸及美洲的華語教材，同時有英、日、韓、德等國譯文，影響十分深遠。

其所撰詩歌，又頗具音樂性，可讀、可唱，雅俗共賞。除曾編入國中音樂課本外，也多次在國際會議場合，以朗誦、演唱、音樂、戲劇等方式，讓世界聽見台灣。

綜觀林武憲老師的作品，國語、台語兼善，並具有鄉土性及國際性，這樣優秀的作家，其半生歲月都在彰化家鄉深耕文學、且將彰化文化傳揚至國外，對文學的奉獻至深且鉅，因此，象徵彰化縣文學界最高榮譽的「特別貢獻獎」，理當頒贈給他，讓這位享譽國際的作家獲得應有的尊崇。

彰化縣第17屆磺溪文學獎評審委員會 謹識



林武憲 □

個人簡介

林武憲，彰化伸港人，彰中、嘉師畢業。致力於國台語詩歌創作、文學評論和語文教育研究。編著有《無限的天空》等100多冊，作品譯成英、日、韓、德文，有國內外作曲家譜曲，也編入台灣、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的各級教材和《美洲華語》，事績列入《兒童文學辭典》、《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韓國和中國《世界兒童文學事典》（1989、1992）。

經歷

- 教育廳《中華兒童百科全書》特約編輯。
- 教育部兒童讀物基本書目審查委員。僑委會華語文教育諮詢委員。
- 國立編譯館國語教科書編審委員、《國語實驗教材》編審委員。
- 教育部及台北市河洛語教材編輯委員。
- 校長主任儲訓班講師、中小學教師文藝營輔導委員、彰師大台文所作家講座。
- 信誼基金會顧問、洪建全基金會顧問。
- 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顧問、幼獅文化公司編輯諮詢委員。

簡介

-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常務監事（第一、五、七、九屆）。
- 國家文藝基金會文學類組審查委員。
- 台中市、台南市、新北市、南投縣文學獎評審委員。

獲獎

- 語文獎章（1973）文藝獎章(1977)中華兒童文學獎(1988)
- 全國特殊優良教師(1974)
- 教育部兒童文學創作獎散文第一名、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詩歌類第一名
- 「詠讚台灣」詞曲創作特優獎(1993)

編著

- 評論類－《兒童文學與兒童讀物的探索》、《洪醒夫研究專集》（彰化文化局）、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潘人木》（與應鳳凰合編）、《嶺上的月光》（與林惟堯、林宜和合編）
- 語文類－《語文遊戲》《語文辨正手冊》
- 兒童詩歌類－《我愛ㄅㄆㄇ》《井裡的小青蛙》(故事詩)《新安安

上學》《無限的天空》（中英對照有聲詩畫集·朗智思維科技）

- 台語詩歌集—《鹹酸甜—人生的滋味》（文化局）、《台語囡仔歌—月光夜市過新年》（附CD、曲譜、羅馬拼音、台中英三語）
- 教育部國台語教材、彰化縣國民中小學臺灣文學讀本兒童文學卷

其他

- 作品<淘氣的風>在第七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開幕音樂劇《亞洲之風》中演出(日本名古屋青少年文化中心)。
- 作品<釣魚>英語朗讀CD在德國柏林國際朗讀晚會中播放並解說。
- 作品<陽光>在第三屆世界兒童文學大會，以中英日韓四種語言朗誦及演唱。
- 透過作品外譯、譜曲演唱，與圖畫、音樂、戲劇的跨類結合，以多媒體、多語言的方式，走向國際，讓世界聽·見台灣。
- 《聽見彰化的聲音—林武憲詩歌音樂會》有17位國內外作曲家譜曲，四個合唱團及著名聲樂家演出，表現彰化特色的多元文化。
- 應新加坡教育部及中國浙江兒童閱讀研究中心邀請前往講學。

- 碩士論文《林武憲童詩研究》(林茂興2003)
 - 《林武憲國語兒歌研究》(蔡麗雪2007)
 - 《林武憲台語兒童詩研究》(黃虹昭2011)
 - 《兒童文學和語文教育的結合－以林武憲在「國語實驗教材」和「無限的天空」的作品為例》(李月治2015)

【感言】

為台灣兒童文學加油！

小時候，家裡開書店，聞著書香、墨香長大，就跟「書」和「筆」結緣較早，是個標準的「書呆子」。長大後，教書、寫書、編書、研究、評論、藏書與推廣，獻身語文教育和兒童文學；五十多年來，無怨無悔，堅持不懈。雖然有一點點成績，忽然得到這個意外的「特別」的禮物，還是覺得受之有愧。

感謝老天爺，「天公疼憨人」。感謝推薦的老友吳晟，感謝評審的支持與肯定，感謝讓我從語文研究轉向兒童文學創作的林海音、潘人木、林良、馬景賢、趙友培等老師，感謝主辦單位彰化縣文化局，感謝我生長的地方——伸港，還要感謝讓我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心全力為志趣而努力的爸媽跟內人，尤其是內人，我「親切的雜亂」家裡的書災，家裡大小事都不管，讓她受苦40年；感謝以外，不能不說「對不起！」，感謝我生命中所有貴人，沒有這些貴人的護持，我沒有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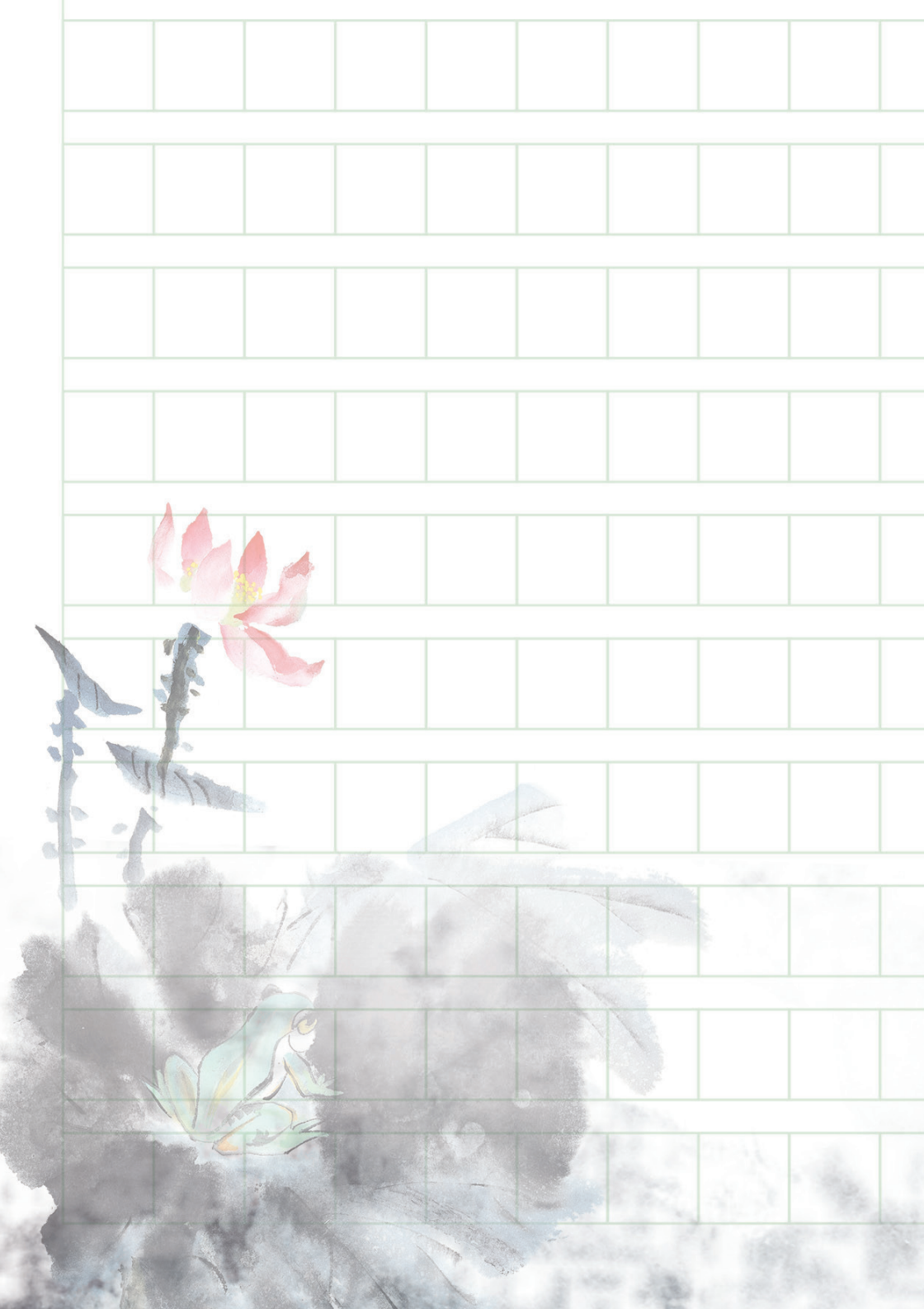
兒童文學是語文教育的基礎，小學的語文教育，主要的就是兒童文學的教育。《西洋兒童文學史》告訴我們「20世紀的西方文化，是以兒童文學為重心的文化。」歐美、日本等國都認為「沒有兒童文學的文化，不能稱為真正的文化。」所以衡量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與國民素質，兒童文學的發展和兒童讀物的品質，是主要的指標，從一個國家的兒童讀物的出版狀況，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未來。

在台灣，兒童文學是邊緣的文學，是次等的文學，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兒童文學作家被稱為「小兒科作家」。我們的孩子，是看白雪公主、米老鼠、哈利波特和日本漫畫長大的，是吃麥當勞、喝可樂長大的，知道美國有幾個州，不知道彰化有幾個鄉鎮；了解泰山、黃河、長江，卻不了解八卦山、大肚溪和濁水溪，會說國語、英語，卻不會講母語，我們缺少文化的「自覺」，只有「速食文化」和「煙火文化」，只會請外國的歌唱家，樂團來充門面，卻忽視兒童文化文學和兒童文化的扎根與推廣。日本愛知縣有《愛知兒童文化事典》的出版，名古屋市有青少年文化中心，我們呢？

文學創作是國家文化傳承的主要途徑。外來的、翻譯的作品，再怎麼好，絕對無法表現台灣心、鄉土情。兒童文學和兒童讀物的本土化，怎麼回歸本土，給孩子一個親切的世界，是我們不能不努力的目標。

「眼中有孩子，心中有未來。」我們一起來為孩子種下夢和希望，一起來為台灣兒童文學加油！

2015.8 林武憲



橫溪
文學獎

第17屆得獎作品專輯

· 新詩 ·

【新詩類評審報告】

群芳爭豔

方群

第17屆磺溪文學獎新詩類共有118件參賽，由向陽、陳義芝與在下共同評審。首輪由三位評審分別勾選7~12篇，再由其中獲得票數的作品，逐一進行討論。接著進行第二輪投票，三位評審一致選出〈芳苑王功〉為首獎，接著再選出〈婚禮〉、〈致彰化〉、〈夏末訪福興穀倉〉、〈浮在汗水之上的蓮花〉、〈二我無恙——致鹿港「二我寫真館」施強〉、〈肉圓的時態〉等六篇為優選。

首獎〈芳苑王功〉為浪漫的地誌書寫，通篇情感真摯、音韻優美，以平實的文字，寫出清新的所見所感，令人印象深刻。另六篇優選也各有勝場，〈婚禮〉以俏皮的筆調，寫一段既歡欣又沉重的親情。〈致彰化〉選用擬人的手法，展現彰化物產景點的多樣風貌。〈夏末訪福興穀倉〉是對過往農業生產與歷史建築的緬懷辛酸。〈浮在汗水之上的蓮花〉融入地理風水傳說與人情故鄉的思念。〈二我無恙——致鹿港「二我寫真館」施強〉則從歷史脈絡，找尋寫真館的存在意義與時代價值。〈肉圓的時態〉在命題與寫作技巧均饒富趣味，從在地特產展現慧黠的時空關聯。

整體而言，此次參賽作品水準極高，除七篇得獎作品之外，滄海遺珠在所難免。寄望有志者繼續切磋琢磨、奮勇精進，期待將來也能綻放光華、益臻善境，再創彰化文學璀璨的新世紀。





趙韓文 □

個人簡介

學生，曾獲聯合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

芳苑王功

得獎感言

很高興能得獎，感謝礪溪文學獎，感謝大家。

芳苑王功

趙韡文

然而該如何形容
像妳這樣的海港
妳五官清晰，四季分明
雨能安全地降落，偶爾有風
柔軟飛升。當魚群般的晨光
沿著妳眼角的微波，游動
透露出時間的軌跡

然而該如何描繪妳
潮濕的生活？枕著海洋
等待人們那樣潮濕
的出生，成長於街角
以海一般的眼睛
迎接心中可能的乾旱

當黑夜擁抱妳，是否夢見過其他
像妳這樣的海港，溫暖多情
有著同樣規律的潮汐
是否夢見候鳥
在陽光的庇護下飛行，盤旋
於腹中的潮間帶。妳細心看顧
以整座紅樹林，確保牠的安全

終於妳感到安穩

然而該如何敘述妳，當漁船
駛入歷史，遊客穿梭於燈塔
與黃昏發亮的蚵田
妳以海浪發音，口吻輕柔
像在敘述一片晚霞，與永不
熄滅的夕照

妳感受一切接觸
看著人們行走
在懷中。終於妳感到安穩
等待孩子輕巧
跑過妳胸口的蘆筍田
與慶典過後無聲的街
以一個永不停止的故事，寫下妳
這樣的海港



紀明宗

個人簡介

紀明宗，筆名紀小樣，一九六八年生，台灣省彰化縣人，就讀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現於布穀鳥教授兒童作文。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著有詩集《橘子海岸》、《啟詩錄》等。

婚禮

得獎感言

謝謝父親！
眼淚洗滌過的肩膀
會慢慢地硬起來，
儘管你的兒子還
不習慣承擔
世界的重量。

婚禮

——致父親

紀明宗

父親從天上趕來，參加我的
婚禮；我不習慣看他
有翅膀的樣子——躲過
千萬流星的燒烙與襲擊
為了繁衍後裔，期盼很久的
這場婚禮……我疲累已極；
他卻比新娘子更「神采翼翼」。
他調皮地借用花童的小手
撥弄帶露的捧花與新娘子的蕾絲裙襬
甚至還故意打開南窗，用薰風
吹亂他媳婦兒雕塑半天的瀏海……

他趕著跟證婚人搶麥克風
讓那個民意代表油亮的皮鞋踹磧了一下
他擠在麥克風前面 豎起大拇指，又
淘氣地比中指，毫不掩飾地
用唇語 大聲跟我說：
「愛！」
還使眼色，叫我
一定要跟新娘子翻譯……

我要習慣，這樣子的父親！
還有他那一雙用彗星的尾巴
鍛鍊出來的 發亮的翅膀
在我忘了發邀請帖給他的婚禮上
父親並沒有生氣；他像一隻
忙碌的蜂鳥，臉上掛著比地心引力還輕的
微笑，熱絡地跟我不認識的親戚點頭致意
他……
他 不在乎沒有人看見他
我也不在乎所有人看見我
——在婚禮上
大方地
掉著眼淚



黃宸峙 □

個人簡介

高雄人，現就讀長庚大學，在彰基實習時與彰化相識，喜歡到許多城市「生活」，還是個貪吃鬼、羽球狂熱者。

致彰化

得獎感言

「致彰化」是我在彰基實習時完成的作品。三個月的實習生活，讓我認識了很多美妙的人、事、物，即使到了現在還是會很懷念那段日子，像是醫院裏可愛的臨床學姐、許多好吃的店家老闆、以及彰化體育館超高難度的低天花板羽球場。

寫詩的時間並不長，因為不知道自己具有這個能力可以寫，直到在去年自己學校的長庚文學獎獲得肯定，才發現寫作並不是在為難自己，而是把真實的自我感受投射、寄託於文字間，而得到一種解脫與一個出口。

會繼續從事寫作，讓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我是黃宸時，筆名是多多慮(每天都要喝一杯多多綠的傢伙)，希望越來越多人看到我。最後，感謝礪溪文學獎的肯定，如詩所說，致彰化、致三個月、致你們！

致彰化

黃宸峙

有時你像個起點
山與海堆砌，沿著線
聚成你圓融姣好的面貌
你呵了口氣，旅人的夢
便嚼滿了肉圓香，直到過瘦的日子都飽了
缺角的車票也已啟程

你身穿的永樂街景在變，卻還是
還是不難透析，好幾世代人
的情感，濃縮稀釋再聚結成
無法老去的靈魂
你輕而緩慢，輕而
緩慢的吐露扇狀的煙
火車頭輕轉，便聚成你不忍的遠方
遠方的日子都太潮濕了
你其實不擅長落淚，每當你想家
月亮必定是上彎的，夢裏
大佛也笑了笑，眯了眯眼
整座城市便縮進你心底

你是也談過幾段感情
早先時候像半邊井
吻了吻 便成了口活水
沒有人會渴
後來，大家流行彈起繁瑣
彼此之間是五線譜
太多的轉彎，促成你倆的巷弄
偶爾也要與浪漫相擁
漁火如甜言蜜語
王功夕陽是掌心的煙花燦爛
而花壇某處，必定結果

如果有人問起你，我會說
他常吃爌肉飯
沒有太多刻意的細節
國語通台語更好，也有養貓
卻少了都市的孤寂



錢群星 □

個人簡介

台大資工所碩士。

喜歡閱讀、旅行、養貓，寫詩是一種美麗的意外。

夏末訪福興穀倉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的肯定。詩要寫，必須有乾淨的文字、純粹的心靈，我會繼續堆砌這文字的美好意象。

夏末訪福興穀倉¹

錢群星

你應該懂得，
被汗水浸潤的稻苗
開始在稻殼裡讓夢想出漿
仰著青澀的臉龐，
直到被飽滿的豐收壓垂了腰桿，
土地的心事化為金黃稻海，
啊，已是夏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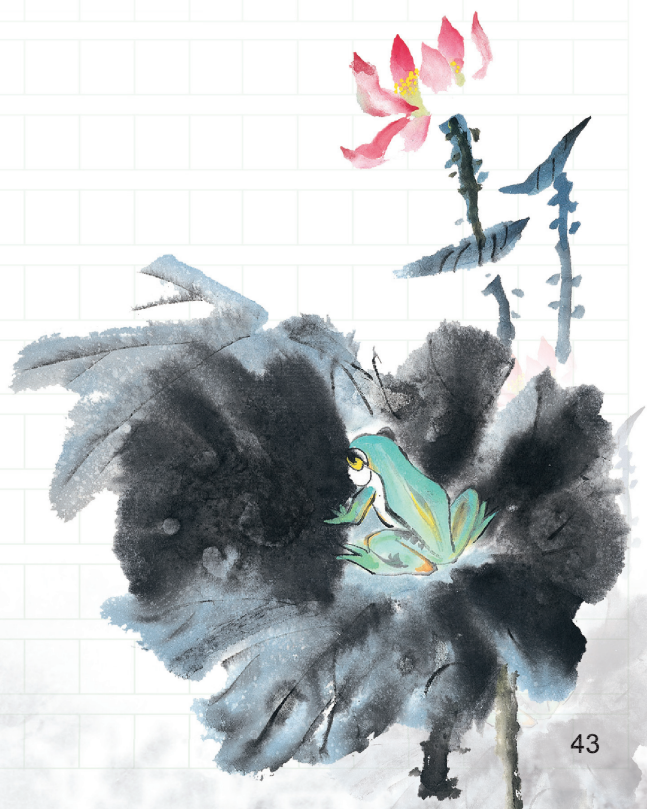
八堡圳踏實了懷孕的土地，
一季一季地生產，
那不能餵飽腹肚的稻粒，
不是沒有奶水，
而是你並非嫡長子，
沒有吸吮的權利。

1 彰化縣福興穀倉興建於1935年，主要為了儲存中部平原的稻穀而建，中部平原在1711年興建八堡圳水利工程，引濁水溪灌溉後，成為稻米盛產之地。此穀倉是中部最大的日式穀倉，也是台灣少數擁有日式穀倉的地方。目前日式穀倉的說明皆圍繞著台灣中部「物產富饒」的主題來進行說明，然而穀倉的興建卻是因為1931年台灣與朝鮮等殖民地的米穀傾銷日本，造成日本國內的米穀過剩，一方面為了限制殖民地的米穀輸入，一方面要避免米穀腐壞浪費，才增加了穀倉的數量。1937年日本發動戰爭後，為了確保糧食無虞，更頒佈「米穀移出管理令」，規定台灣總督府按各年的生產成本，訂定價格來收購民間生產的米穀，統一輸往日本，民間不得自行買賣，其後更增加了「米穀專賣制」。因此穀倉的存在雖是中部地區米穀產量的證明，卻不是民間可以吃飽的證明，因此穀倉是台灣作為殖民地的一頁辛酸史，夏末訪此地後，特為詩紀念。

你應該記得，
那種充滿之後突然空虛起來的感覺
「盛產」虛構了所有勞動的理由
牛眼窗帶進殖民地的空氣，
讓稻穀的汗濕散去
不讓戰爭的槍鏽蝕
不讓暴力的笑容被識破，
讓平原上突然竄起的穀倉
繼續睜著貪婪的大眼，
讓看到的一切，
都乘坐五分車，運到海上去。

阿公阿嬤捧的碗，
是我們不解的歷史謎語，
蕃薯籤安靜地握著菜脯揉皺的手，
碗裡裝盛著無需辨識的尋常生活。

勞動不是詩，
當米穀被碾出，淨潤宛如眼淚，
所謂生存，或青春
就全部被遺忘了。
粗糠被混入泥土與稻草，
夯成了土塊，
砌疊成圍牆，
圈隔出飽足和飢餓
你薄弱地驚嘆：
啊！那原是我家鄉的子宮
生出的眾多豐足…





王裕傑 □

個人簡介

一九七三年生，成功大學機械研究所碩士，機構研發工程師。大墩文學獎、夢花文學獎、桐花文學獎。

浮在汗水之上的蓮花

得獎感言

土地如果沒有感情的牽扯，如何彰顯其生命力；而許多牽扯又是幽微而難已言詮的。生活過的證據早晚被風沙掩埋或在記憶中生鏽，所幸還有文字可以慢慢把它擦亮。

謝謝評審讓這些幽微的文字曝光！

浮在汗水之上的蓮花

王裕傑

在王功；斗笠的枯葉
頂戴著殘陽，花布巾抵抗著風霜
赤鯨、花身仔、鱸魚與斑節蝦
蹲踞在桶籃裡吆喝著日常
馬鞍藤踢踢踏踏向前
索討泥沙 潮汐來回之間
我摸到了比母親遼闊的胸膛

鐵牛晨昏馳奔 犁開十七號縣道
在王功；向海埔新生地 向泥灘
向海面張望……不需要神靈的召喚
白海豚織著浪 穿過媽祖婆垂淚的眼眶
那裡有千萬公頃等待收成的夢；看膠筏
在藍緞上梭舞，烏魚與白帶魚像露珠一樣
濺濕了莊稼，駛犁歌高入天上 耕到了雲

沿著潮間帶牽牽掛掛，在王功
蚵棚的五線譜攔下了大海湧動的音符
牡蠣的灰 蜿蜒鉛色的項鍊
蒙面的碎花布吸飽了陽光，汗比海還鹹
滲入土地，潔淨的笑像蓮花
開在最黝黑的臉龐

東北季風準時到我們小小的村莊
收割被漁火點亮的鹽花，在王功
浪 不會在遠方止息，漁船被推得
比沙粒還小……而為了寫蔚藍的史詩
紅樹林 筆筆傾斜東南
攔截大海的意象

時間如何在此停車？
如果有人跟我面對，在王功
我將在漁火湧動的光波間一一指認
那被浪沫與艷陽一再犁耙的臉
那條不滿五百公尺的小徑
因為已被皺紋塞滿，不得不吐出我
童年的鞋印……被風沙掩埋的
鞋印啊！輕輕地踩 輕輕地踏
其中最深的一條 路的盡頭
母親的眼眶
點燃昏黃而溫暖的燈火
等我回家

註：「浮水蓮花」是王功的地理風水傳說；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林氏兄弟晉璧、晉玉從福建同安來到此地，見三溪交匯入海，復有七粒沙崙環繞，遠看如遊龍口吐出水蓮花，因以為名。但「風頭水尾」的王功，謀生不易，漁農勞務，幾不得閒……。



吳鑒益 □

個人簡介

生於雲林古坑，國立台南師範學院語教系、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桐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第六、七屆宗教文學獎敘事詩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曾任中興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目前任教於南投縣立南投國小。

二我無恙——致鹿港「二我寫真館」施強

得獎感言

攝影是光的創作，掌握「光」是攝影的要素。這次以「光」為線索去尋找鹿港關於攝影的源頭，去揣摩當時人們的表情和生活的樣貌。感謝評審，讓歷史的光可以重新顯影。

二我無恙——致鹿港「二我寫真館」施強

吳鑒益

時序已進入早晨的構圖
光薄得像一張泛白的故事
我醒來，過曝的臉孔已經病逝
成為一種久遠的抵達

你守候著柔和，守候著約好的銳利
你說青春缺乏伸縮自如的鏡頭
當肉身按下快門，生命依舊孤獨地曝光
透過枯皺發黃的視角，總有些愛過的人
會在記憶底成像

你靜靜地讓我感光，讓我的肖像成為一種收束
縮成一個深刻的、對焦的中心
靜靜地讓光離開，接著是鹿港施家、霧峰林家……
偏光的殖民透過蒼茫的濾鏡，凝望著
台灣島的命運

我的姿態是一條條青翠蒨鬱的光
背後正在飄落的背景是我本來的面目
景深裡有現實竄動，有時光的攝取、
情緒的明暗和愛情的淡入淡出……
而我的眼神是誰一生必訪的靜物？

我們都需要一點勇氣裁切預設的頑固
你的快門裡有一種託付
有種隱憂自光圈溢出
有的鏡頭服從故事的深與寬，伸入風景
收住日常裡更好的判斷

當定焦的生活，收藏變焦的不安
總有屬於我的一顆衰老的閃光燈，能打亮
我青春的側臉
記得你一個善意的笑臉，回憶就已完成

而回歸需要多少逆光，流浪需要多遠的焦距？
你默然無語，只是靜靜沖洗著我深深淺淺的面容
好讓加洗的青春，穿過那些年邁的相冊
趕赴未知的、未曝光的我

註：施強1901年在鹿港成立「二我寫真館」，是日治時期最早開設寫真館的台籍人士。取名為二我的意思是：透過鏡頭留下的影像可以看到另一個我。受到香港攝影風氣的影響，施強喜歡擺上茶几，讓人物坐在兩旁，用背景布是二我寫真館最流行的拍攝方法。



楊語芸 □

個人簡介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放舟文河十餘載，曾於新聞、戲劇、出版等產業鬻字維生，現為文字工作者。

著有《造反的演員》、《藍海青春後樂園》，並有譯作《死刑台前的告別》、《無辜者墳場》及《不說謊，我們活不下去！》等小說與非小說。其餘創作散見於各媒體。

2014年開始嘗試新詩寫作，並獲臺中文學獎、礪溪文學獎等獎項肯定。

肉圓的時態

得獎感言

暑假初期到日本旅行了兩週，返回臺灣的班機上，夥伴問我最懷念臺灣的什麼食物，我說，想吃街頭小吃。

臺灣的小吃不止是庶民的食物，更蘊含豐沛的民族情感和個人記憶，這也是當初會想到以肉圓為撰詩主題的原因。感謝評審肯定詩文的情感，不以這主題太過戲謔而拒絕，想來也是肉圓的美味喚起的共識，讓我們在詩句中得到團圓。

肉圓的時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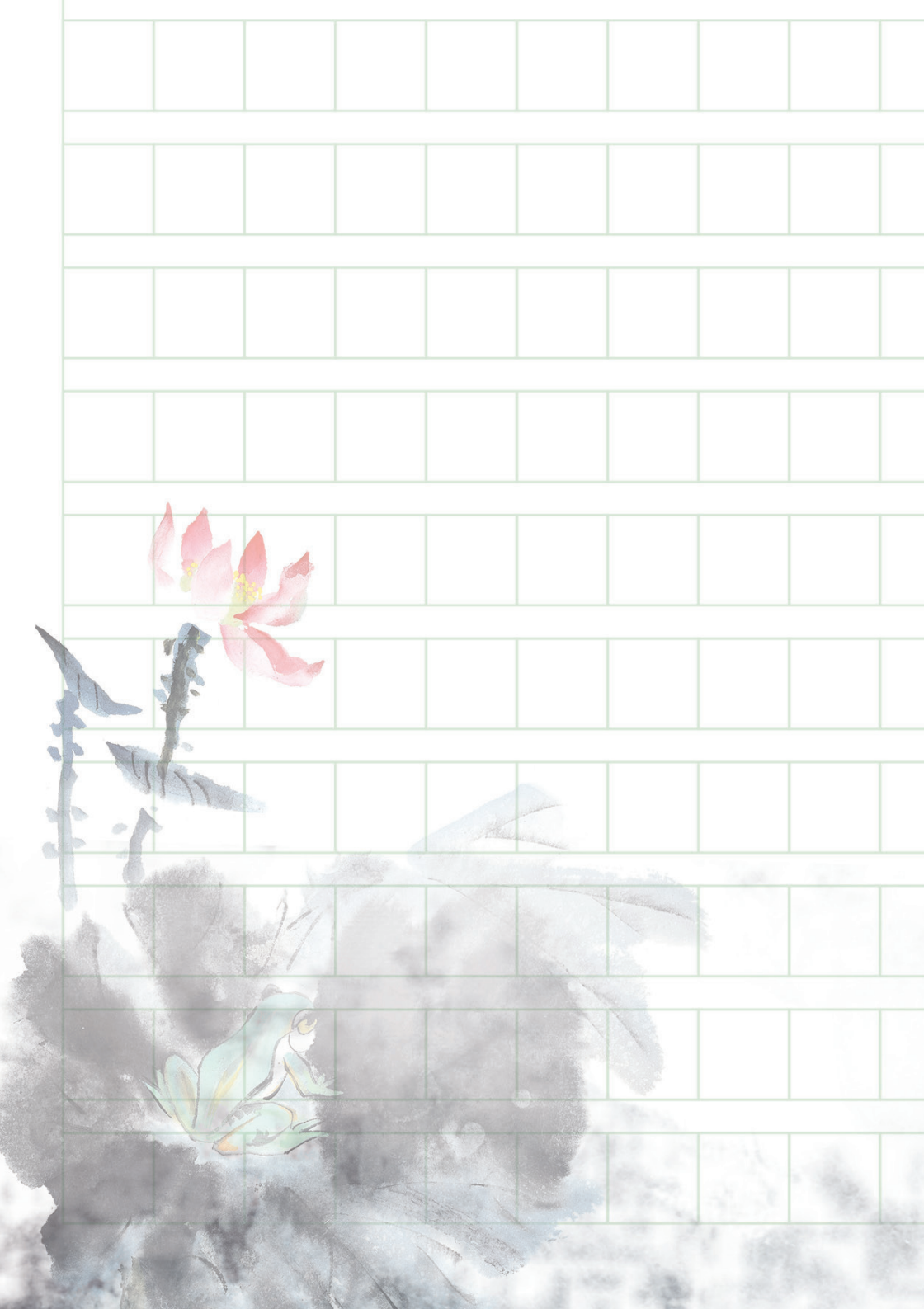
楊語芸

我是青春的學徒，總是穿越時間
於先輩的過去式裡，找尋安頓的日常
當乾涸吞沒了島嶼的地表，水災
卻像是暴君，在歷史的段落註記一段
飢荒，我們都是蕃薯，被生活
磨成粉末，揉成團狀煮熟後
與那些餓慌的胃腸通靈，於那段
洪流的敘事，學習仰望天光
有些日子，我們只能以熟透的肉圓
裹住牽掛，裹住盼望，與改良後
的內餡，無論甜鹹或苦辣

我們終究打開了記憶的門鎖
把過去式帶來平行的宇宙，中年的哀傷
需要舔舐，而豬肉與筍子的交響
讓味覺更為立體，一杯回沖的
雨聲，於北門口被蒸成童年
母親返家的步伐，在油鍋裡炸出
懷念的油香，遺失的舊日
從進行式的呼吸中，循著嗅覺的地標
行軍，只為了站前一碗
伴遊的龍髓湯

我們不該把半生交給這個世界
蒸好的肉圓必須獨處，冷卻不安的執念
時間龜裂，人們都在夾縫中移動
把憤怒放著，或許就能讓憂鬱回甘
他們說這是涼圓，於焦躁的夏季
使味覺與心律邂逅一段
未來式的良緣，就像天使
搬來了香菇色的雲朵，讓老人
喚出了舊照片裡的
稚氣笑容

我們反覆在時態裡流浪
穿梭於白日夢與現實，像蒸籠的
肉圓，把鄉音的唱腔變成
唇齒的韻律，舌尖蘸著醬汁
展開尋根的行旅



橫溪
文學獎

第17屆得獎作品專輯

· 散文 ·

【散文類評審報告】

有溫度的故事屋

楊翠

第17屆磺溪文學獎的散文作品，議題分佈多元，包括親情記憶、故鄉懷想、成長故事、青春紀事、愛情憂喜、生命哲思、生態自然等等，書寫技巧也是風貌各異，以各種不同的說故事方法，展演出磺溪文學的豐富圖景。

首獎〈喚名〉書寫外婆與家族記憶，以外婆呼喚的小名為題，從喪禮與死亡下筆，以世代的語言差異，做為祖孫之間錯開與連結的鉤子，對於祖孫關係、外婆形象、成長歷程，描繪深刻，文筆鮮活自然。親情書寫是本次散文組稿件作品中數量最多的，〈喚名〉能夠脫穎而出，其成功之處，即在於自然流暢，不特意雕琢的文字風格，以及對於細節的掌握適切到位，無論是個人的成長經驗，抑或是世代記憶（特別是關於語言的時代感），都鮮活深刻。

相較於〈喚名〉以「名字」為中介，〈風過十五里〉的親情書寫，則以「祖厝」做為記憶的載體和出發站，孫輩重新循走祖輩少女時期的路徑；1954年，清晨五點出發，祖母走十五里路去工作；文中，孫輩展開逆時旅程，自己的成長記憶與祖母的少女記憶相互對話，形成有趣的敘事線圖。〈火藥槍〉也是書寫成長記憶與祖孫情感，透過「火藥槍」，祖孫的深摯情感流露，相較於〈喚名〉中祖母的鮮活動感，〈火藥槍〉中孫輩的調皮耍賴，祖母的沉靜微笑，形成

有趣的對比張力。

〈後座裡的記憶〉以兩場車禍，串起母輩與子輩的記憶線圖，坐在母親後座的時刻，母親的髮香與體氣，撐起一方安全天地；由於母親車禍離世，子輩車禍後留下的疤痕，則成為母子間永恆的情感記號。〈走吧走吧〉也是親情書寫，但視角很特別，兩名女子，無緣的婆媳，失去一個共同的重要男子，一起依著男子預訂的旅程，聯袂旅行，一起談論那名男子，相互關切祝福。

〈梅檀〉與〈粿粿相黏到冬尾〉是兩篇主題比較特別的散文。〈梅檀〉以樹為介質，思索姻緣、愛情、因果、執著與放下，文字清暢有詩意，時而綻現佛理與哲思之光。〈粿粿相黏到冬尾〉則書寫食物與節氣，文字簡潔乾淨，對於食物與特殊時間、地域之間的關係，有深度掌握，對於食物的味蕾滋味，食物內蘊的情韻與溫度，細節描繪甚佳，這部作品，既是民俗與飲食書寫，也是情感書寫，因為食物中灌注了情感溫度，所以才如此滋味繞舌。



郭昱沂

個人簡介

台大中文系畢業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視覺人類學博士

已出版小說集《遠方未完成》、《女名之書》

散文集《巴黎的前後時光》等

目前從事影像與文字創作，並在大學任教。

喚名

得獎感言

雖是喜喪，外婆已年近九十，對於失智數年的她也是分解脫；然而生平初次送別至親離去，我感到的祇是，悵然。

那份悵然我從未釋懷，不肯輕易放過，以是，我傳達給天上的外婆：妳喚名「阿祈」的那位外孫女，她寫下這篇文章，紀念妳圍繞在「彰化縣員林鎮溝皂里溝皂巷」的一世人，紀念妳來過這世上，紀念與妳一段祖孫緣，阿祈愛妳。

喚名

郭昱沂

雖是喜喪，外婆已年近九十，對於失智數年的她也是分解脫；然而生平初次送別至親離去，我感到的祇是，悵然。

深夜趕到員林，大舅家門口封街，以素色帳幔築起靈堂，高設的祭壇，兩旁對齊的座位，外婆在一片花海中看望著為她所準備的這一切。已經進行了整整兩天的功德、法事，此刻歸於靜寂，涼風將百合花香吹送過來，聞著舒心，為她上炷香之後，我與幾個表弟妹一齊守靈。

端詳外婆遺照，架副金框眼鏡，桃紅色polo衫扣得嚴實，抿嘴端然，一派斯文。我說：這哪像平時的妳，甚麼時候拍了這麼張證件照？可好，妳身後有佛祖、兩尊觀音像，可保佑妳西去路途平安……

我對外婆說話，用我平常調皮的聲氣，止不了地說，說著說著突然就感到難堪，這難堪讓我眼前一片模糊，鼻子酸起來，她祇會聽閩南語，我卻不太會說，這是一個從來未能釋懷的遺憾。

外婆是否能明白我說的話？

據說四、五歲時我被丟在外婆家一陣子，吃住生活下來，順風順水，還能夠準確地覆述大人們的台語，尤其將粗話模仿得維妙維肖，逗得外婆樂呵呵，這種能力不知在何時便消失了。

旁邊落著一疊訃聞，封面那個熟悉的住址：彰化縣員林鎮溝皂里

溝皂巷X之X號，除了最後的門牌號碼稍微更換過，外婆這一輩子都圍繞著同樣住址，她在這裡初嫁、二婚、養兒育女，幫大兒子起厝，幫三兒子旁邊置辦婚房，幫三名女兒看顧孫子女，再就逗弄曾孫子女。

打開內頁：顯妣鄧媽楊老夫人閩名菊慟於……，我一字一句讀去，讀她的生年卒日，讀四代家族姓名，有些已故去，有些挺認生，讀到一處驚詫不已驚詫，孝外孫女之下我的名字竟然寫錯了！四代家族就我名字不是正名，是小名。我又急又氣，明天就是家祭大典，禮儀師會朗誦訃聞上所有名字，送外婆去到遠方的路上，每個名字代表一段記憶，一次陪伴，一個祝福。

表妹勸慰說：阿嬤聽得懂就好，這是念給阿嬤聽的，阿嬤都叫妳『小祈』、『阿祈』啊！」

對，我阿嬤都是用喊的，兩字中間略略停頓一下，再來個語尾詞「喔」。

印象中外婆一頭短捲髮，不抹粉，不穿鞋，屋內屋外，穿街走巷，人未到聲先到，抽煙、玩牌、吃檳榔，最受不了她拎起水壺直接就口喝，這樣壺口就會帶著檳榔味，腥腥的，我死活不肯喝了，她總念我「搞怪」。也許外婆的形象太鮮明，以致我對於沈默老實的外公印象比較淡，外公在外工作，家裡面幾乎都由著外婆打理，兩人也很少紅臉粗脖子爭吵。

外婆還是個多角化經營事業的女強人，種菜賣菜、賣肉粽、當鐘點保姆、標會當會頭、當選舉樁腳，五湖四海廣結人脈猶如溝皂里地下里長，其中我個人最想繼承的家業是那家柑仔店。

整個陰沈沈的前廳，陽光晒不進來，顯得森森幽幽，唯一發亮發光的就角落一塊販售區，外婆常坐在搖椅搨扇子，聽台語廣播、歌仔戲，睜隻眼閉隻眼顧店。寶島香菸、紅標米酒這類比較有賺頭的我不愛，總眼巴巴望著幾個高深的玻璃罐，鮮紅嫩綠可繽紛多彩呢，掐準外婆離位的空檔，我踮起腳把手伸進去挖糖果蜜餞，明明隔著牆柱子，外婆依然高聲喊過來：「阿-祈-喔！」那聲調之淒厲，彷彿我是個敗家的。

孩童寄居時期過後，只有逢年過節我們全家一起回彰化，外婆也偶爾才來個台北三天兩夜遊，跟外婆沒見面講到話，自然算不得很熟悉，但感覺與她一直依依相親。我媽抱怨過外婆重男輕女，從來只幫兒子操辦事業田宅，不時念叨女兒、數落兒媳。可就一個孫輩如我而言，外婆喜怒外顯愛哭愛笑，對誰都沒有距離感，我且從未感覺到差別，外婆一律都疼愛。

當我長到開始背誦古詩、讀言情小說的少女時，聽見樓下傳來說外婆的車到了！不知怎麼，我竟然自己害羞地躲到鞋櫃後面，明明是很親的外婆，反而會不好意思，外婆不理解我的「情怯」，一把揪我出來又是那一聲熟悉的「阿-祈-喔！」。

記憶中她一直是那個天然作派的「悍婦」，即使參加兒孫婚禮舅媽阿姨們很愛幫她打扮，一身新製旗袍，掛金項鍊戴金手環，挽著一款高級皮包，一臉粉白兩坨腮紅，酒席尚未吃完，她人已經半醉，叼根香菸赤腳來去，吆喝跑來跑去的一群小鬼，特別可愛又富於喜劇趣味。

第二次跟外婆生活是在保送大學的那年夏天，我心血來潮要下鄉體驗，也許是高中禁閉高壓了太久，台北鴿籠日子過得厭倦，特別渴望青草、藍天、野唱。

行前我反覆聽台語專輯，彼時潘越雲出了一張挺不典型的台語專輯，歌詞、編曲見新意不說，還帶有一種復古又脫俗的文青味。我在房間裡反反覆覆聽，大聲學著唱，家人一致嘲笑我這種惡補行為，結果也真的沒甚麼用。日常生活挺難用得到「波浪載沈又載伏，就是我的心情」這款句子。

我人沒到，外婆已經在房間貼張「告示」，其實是教育部寄到家裡的一封公文信，我媽私下轉寄過來，我自己都沒見過。這就可見外婆的為人，不太高調，因為沒貼在人來人往的前廳，但也不藏私，但凡親友故交總得要分享一下兒孫喜事。那一刻，我覺得很溫暖，沒讀過書的外婆竟然如此看重外孫女的學業，她號召了全家族一齊包個大紅包給我；如今想來，似乎我也祇對她做過這麼一件光彩事。

外婆要我好好解釋上面寫的是甚麼，我一字一句慢慢解釋，公文可是書面文字呢，我似乎把意思弄得更遠了，繞得她老人家挺累的，唉……我跟外婆相處最大的問題就是卡在語言呢。

外婆講話，我大致能聽懂，不過總回應得七零八落，越努力要表達，越容易拿國語發音來搪塞，怪腔怪調，語意不詳，外婆忍不住高八度音階興嘆：「夭-壽-喔！阿-祈-喔！愛學！愛學台語！」

她按時收看楊麗花歌仔戲、黃俊雄布袋戲，我在一旁陪著看，她時常隨著劇情品評人物一番：某個查某烏白來、某個查甫不見笑、

某家媳婦對人跑，外婆從臉部表情來推敲我是否明白了，我頻頻點頭表示理解與同意，其實如果不靠字幕那就跟「夾生飯」一樣，一知半解。

聽她講電話也有意思，完全跟探隱私無關，而是她會用一些非常有趣的動詞與譬喻，幫人喬事特別爽快俐落，「好來不如好去」、「成天穿得趴哩趴哩」、「你看我浮浮，我看你霧霧」，聽多了，我似乎能抓出個大概意境。

外婆個性這麼風風火火，有天竟會面露難色，拖著我的手到她房間。她在太陽穴塗抹萬金油，摀熄還剩半根的煙，勸了我一番，「安捏不好！……不清氣。」等我聽懂立刻羞憤轉嗔怨：「阿嬤！人家是用免洗的啦！」

我到廚房拉了大舅媽居中當翻譯，因為我不好意思在員林這邊洗曬內褲，行前買了一盒免洗內褲；就這麼簡單，竟然需要來來回回花費十分鐘的台語來解釋，最後外婆搖搖頭，表示對於內褲有免洗這回事感到不可思議。

乖乖馴服在體制內「半」外省第二代的我，在文青下鄉體驗過後，進入大學立刻選修了「台灣語言與社會」，這門課開了我不少新視野。原來所謂的「國語」並不理所當然，不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流通的語言，因為大多數家庭的主要語言是由父親的母語所決定，我才能夠躲在國語裡「偷安」，而不少中南部同學都曾因為講「方言」遭受過「責罰」。報告時我唯一的「異語言」或者「異文化」經驗就只有外婆了，當我提到免洗內褲事件，更勾起同組女同學關於性別不平等

的成長回憶，我不免揣測，假如當日大刺刺洗曬內褲，外婆是否會禁止我的內褲折疊在表弟們的內褲之上？

我還特別追了古早台語歌一段時間，跑到迪化街附近的亞洲唱片行，買了一堆CD：鄧雨賢、陳達儒、呂泉生、文夏、洪一峰、李臨秋、周添旺。老錄音聽起來特別有一種歷史臨場感，那種江湖氣口，那種苦情哀愁，那種深折幽深，那種婉轉借喻，我真心崇拜著這些創作者，他們是以另一種語言來譜寫那個時代的「風雅頌」。

作為語言，閩南語極美，因其古雅含蓄，某些情狀以國語描述或許挺平淡，用台語就會盡顯神采。比如有回翻閱朋友寫的歌仔戲劇本，Y嫗提醒她家小姐過橋：「細膩！」，相較於國語的「小心」、「注意」，這聲提醒何其婉妙。而論起生猛俚俗，閩南語更不遑多讓，我特別欣賞「台罵輪轉」的女生，比起用國語說你是豬、你去死，「台罵」就顯得更帥氣爽利，這屬於我私下的偏心，一股潛意識的鄉愁，因為從小一路聽外婆罵過來。激動時，台罵簡直是她每一句話的開場詞與結束語。

我對閩南語的戀慕或許來自於母系血緣，也因為外婆，埋著一份深深的遺憾，當時沒能學會，便永遠失去了，永遠沒能成為我的心理語言跟創作語言。這份失去讓我始終牽掛，彷彿得用外婆的語言，才好記取外婆的時代，訴說外婆的故事

她是少數對愛情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嫁過兩個男人，正式結婚，正式離婚，完全可以給，也完全可以收，給得不含糊，收得也不戀棧，貼合古詩說的「汝既無情我便絕」。每次聽到文夏的那首《飄

浪之女》，就覺得鋪陳了外婆的一生：

錯愛的車輪，輾轉誤了青春，像花落沈在苦海，不是愛情奴隸，心內有你一人，紅的心血，白的純情永遠，送所愛的人……

守了一夜的靈，第二天早晨陽光大好，整個家族幾乎聚齊了，少的長的熟識的認生的，那些訃聞上的人名都來送他們的母親/外婆/阿祖。入殮時，我才見到外婆遺容，額上繫著髮帶，身子骨縮小了一號，面容顯得很安詳，一點不讓人覺得她曾經走失、跌傷過，所有的苦難都已經終結。子孫們跪在一旁聽從禮儀師指示，可惜我的理解跟不上那一連串祝禱詞，只能勉強跟著大家覆述尾句回應：「有啊！」

母親幾度碰我手肘，示意我別哭，這樣對外婆不好，會牽絆她老人家。

接著進行兩個多小時的家祭與公祭，上香、獻花、獻果、讀奠文、行三跪九叩大禮，似乎沒人注意禮儀師念到我是小名，這是屬於我跟外婆之間的默契，她老人家一定感到很親切。原本我對於繁瑣、喧鬧的傳統喪禮儀式沒多大好感，面對至親，我才體會，這個過程其實對生者是一種安慰，畢竟這是我們對亡者能盡的最後心意。

一路陪著外婆出殯，到集集鎮油車坑火化，熾焰中外婆的凡軀超化了，如雲煙飄到另一個世界。我們將骨灰拿到寺廟誦經超渡，聲聲頌唱中，不知我盼望她不再受輪迴之苦，還是更願意與她來世繼續結緣。最後將骨灰罈安放在員林老家附近一座寺廟，籌辦喪事滿臉倦容的大舅淡淡笑說：「圓滿了。」

外婆，妳喚名「阿祈」的那個外孫女，她來過，她愛妳。



洪廷芳

個人簡介

洪廷芳，彰化秀水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與法律學系雙主修學士，喜歡自己的個性有著邏輯的理性和文學的感性，理性的喜歡分析事件的前因後果，感性的深信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似乎擁有一個老靈魂，最愛在雨天或是深夜時一邊品茶一邊寫作，靈感來自於自然萬物以及夜深人靜時的孤獨。

梅檀

得獎感言

高速公路上那抹神秘淺紫一直是心頭的一個懸念，爾後終於有機會得知其名，幾番思慮之下，將我的感覺、感受與體會和感悟與梅檀做了一個融合與糾纏，最後終於在某日凌晨時分終於完成這一篇梅檀，並且懷著略顯激動不安的心情參加了彰化縣文化局的徵文活動，在獲知得獎的那一刻，心中無論是對於梅檀的惦念或是對於投稿的忐忑也在剎那間奇妙平復，這篇散文是我自己與梅檀的纏纏繞繞，它感性至極，帶著一點理學帶著一些禪意，帶著緣分然後再有緣盡還無，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情感不也是如此嗎？

梅檀

洪廷芳

第一次見到那一樹灰紫的雍容是在某年仲春早晨車流稀少的公路之上，那個時候的我並不知道那開著灰紫小花的樹該叫什麼，只覺得柔和晨光襯的那一樹灰紫愈顯神秘和莊嚴，匆匆一瞥的深刻，卻頗有在佛前求了五百年的深情。

佛家有云，一切事物均從因緣而生。

而我某年某月某日驚鴻一瞥的驚豔即種下了因，纏纏繞繞、兜兜轉轉直至又一個春季的上午，清水模建築的人文大樓一如往常的包容著文史哲的醇厚往事，而其二樓的321教室則正抑揚頓挫著「你未看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只可惜如此思想名課卻擋不住少年時代跳脫飛揚的思緒頻頻跑題，猶如當時眾多弟子那個「南山裡的花樹自開自落，與我心有何關係？」的困惑，再年輕的心縱使旁人說得再多，仍不比歲月增長後那內心的參透。

我百無聊賴，自開自落的花自然與我無關，於是我托腮朝窗而望，自然是無比羨慕那劃過天際的飛鳥，然而視線再往旁一挪，忽然間卻覺得此花顏色當真一時明白起來——此花正是在我心中。

是那樹灰紫的深情，在春季裡那溫和的暖陽正撒在其中疏落著一抹神秘的柔和。

因果輾轉相生，彼時曾是驚鴻照影來之因促成執念，如今輾轉而生此刻花不在心外之果，我滿腔雀躍，心口隱隱有些躁動，那日在清晨公路上的一眼情深直至今日在我驀然回首之時才知實非遠在天邊，而是近在眼前。

我經過多次，卻在今日無心一瞥才知道此處竟有這樣一樹深情佇立，就不知為了今日一瞥，他又是在佛前情深意重盼望多少歲月？

但即使此刻我圓滿了那一眼深情，卻不願他只這般一眼卻要落下一地凋零的心，因為因已種下，此花已不在我的心外，我就必然需去承受其果。

而想要探知此樹芳名，便是要承受的果，只是我對其一無所知，雖然他一樹灰紫的雍容讓人深刻，但要得知其名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於是有股淺波似的惆悵在春日暖陽之下激灑生光。

若是了達一切現象是因緣果報，緣起也會緣滅，然而一切現象的真性本是空，很快會緣滅，然而煩憂不擾眾生，眾生卻偏尋煩憂，煩惱雖與旁人無關，一切皆是因為我執著，然而那般因果之重、那股惆悵日夜不除，緣起亦是不滅。

故我每每佇足凝視那一樹灰紫深情，我執即深，惆悵在心裡縈繞不去。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天地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遠深植在世人心裡，然而尋找與失落的定律，人始終不能參透，於是成為我執。

我執著，而始終堅信尋找與失落是相對之詞，於是偶然之間，那一樹灰紫終於按其時成為美好，其名如同花開花落，輕巧落於我心之上。

苦棟。

輕言軟語的反覆輕聲說道，這個名字唸來又是一番執著，倒真有幾分在佛前求了五百年的清苦，五百年歲換得一段塵緣，若是癡情不悔，又何苦凋零一地深情；若真心悔悟，那五百年華的苦戀又從何討回？

苦棟、苦戀，這名在細語呢喃間僅在唇齒胸臆間留下滿腔苦澀，縱使文人騷客稱其紫絲暈粉綴鮮花，綠羅布葉攢飛霞，言語間顯盡其花性，卻仍讓人得知其小雨輕風落棟花，細紅如雪點平沙的微微淒美，徒留悵然。

相較之下，我便更加鍾愛其栴檀別名。

能知道這個充滿禪意的名字，則又是一段因緣際會，午後陽光和暖，自有歲月靜好之態，彼時手捧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翻至卷十八木篇，便有那唐代微香渲染，正楷印刷透出幾分禪意，「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處旃檀，亦是栴檀。

而此番禪意，此番佛緣，自有文人墨客稱之栴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臍柏所薰，如此便比綠樹菲菲紫白香，猶堪纏黍予沉湘的纏綿還要讓人醒悟。

愛則生樂、憎則生苦，念念追逐，慾慾驅迫，無有窮時。即生苦

樂，便有執著，或困於苦境不脫，或耽於樂境不捨。

我執而不得其名時便受困於苦境離之不得，我執而終尋獲其名時著受困於樂境不捨，然而我愛而生樂。

於是偶爾間，總是行色匆匆的奔走於寬廣校園之中的我，偶爾會抬頭望向天空湛藍燦亮，陽光透著和煦暖意、遍地透著盎然生機，雖然時間緊迫，但禁不住鍾愛之欲，最後我佇足而流連，流連而忘返，忘情的仰頭注視那一樹灰紫的溫柔，傾聽微風掠過樹梢的禪意，只覺得心中煩燥頓消，原先那匆忙疲累的焦躁之意慢慢地被弭平，最後終至心靈安穩。

上課鐘聲又悠悠響起，相較古寺中醇厚樸實的悠遠寧靜古鐘之聲，然而這番鐘聲總讓人覺得多了幾分催促之感，至少是讓耽於樂境之中的我略感不願，我深吸一口氣，復而又吐出一口濁氣，抬腳，我正欲離去，然而此刻清風忽地捲起遍地愛憎苦樂，一樹灰紫的雍容忽地因而顫動不已，落下一地細語呢喃。

佛家有云，一切事物均從因緣而生。

即便是偶然的錯身而過，仍是彼此的一生的注定，而這一切都只為了彼此交錯相會的剎那，先前交錯為因，是為奠定日後相見之果，可是緣起緣滅、緣聚緣散皆有其定數，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而那一樹灰紫若耗盡前生五百年歲只為換上今世一眼擦身而過的凝視，則此刻約略已然緣盡還無。

若一切皆由因緣，則世人亦只能隨緣，如同偶然得見的書上這般

寫道：佛說緣是前世修來的因果，於是，相識是緣至，相忘是緣散。

風起風止，我沿著灰色長道慢慢遠去，而身後那一地灰紫的細語再次被清風捲起，終至消散，此刻不論苦棟、不說梅檀，不言悲愁、不語禪意——終究緣盡還無。

眾生皆云世事無常、緣有生滅，那日清風捲起遍地愛憎後落下遍地呢喃碎語，而低聲細語又受清風之力逐漸遠去，緣至緣散，如此便是——於是我心終究安然。





林明霞

個人簡介

- 1.聯合文學多結局小說徵文首獎
- 2.第五屆礪溪文學獎散文獎
- 3.第十二屆礪溪文學獎散文獎
- 4.鄭福田生態文學獎優選
- 5.第十四屆礪溪文學獎散文組優選

粼粼相黏到冬尾

得獎感言

寫作像採礦，永遠不知道在地底數千呎的礦脈裡，
能挖出多少的東西來，卻只能在曦微的礦坑裡自生自滅。

散文易學難精，寫重了露白，寫輕了無味。
而我，還在繼續斟酌中……

感謝一路走來不離不棄的師長及親友，
您們，才是造物主最美麗的創作。

粿粿相黏到冬尾

林明霞

現代人用網誌、相機寫日記，老祖宗用食物和節氣來記事。

吃完年夜飯，收拾起農曆春節懶散的生活步調，天氣才真正進入嚴冬的酷寒。〈小寒〉先行，〈大寒〉接力，讓每年的上元節，總是霜氣凜冽，冷風颼颼。寒風裡，一顆顆熱騰騰的元宵和湯圓，溫暖了元宵節的燈火和人心。

北方人豪邁灑脫，用盡全身的氣力，在細竹箎上使勁地搖，搖出一個個富泰圓潤的元宵。蜜甜的內餡，有綿密的紅豆，酥香的花生，養生的芝麻，鹹香的肉末。油鍋裡翻騰的油泡，是對生命的熱情，生龍活虎，躍躍欲試。一口咬下，油香撲鼻，為開年後的奔忙儲備能量。

南方人細緻斯文，連包起湯圓來都圓潤可愛，同樣香糯綿軟的紅豆、花生、芝麻和肉末，在似滾不滾的湯水裡優雅轉身。當雪白的圓肚挺出水面，備好酒香襲人的酒釀或蜂蜜桂花糖水，撲通一聲，是湯圓起鍋的號角。細瓷湯匙繃破細皮白肉，甜蜜濃郁的氾濫裡，透出油酥的滋潤，一口軟Q的內斂之餘，是魚米之鄉的豐饒。

在傳統的觀念裡，入土為安是為故去的親人另遷新居，大厝遷入後的第一個三月節或清明節，陽世的親人與子孫準備好祭品和墓粿一起登門致意，再續一段跨越陰陽界的情緣。春雨似甘霖，潤澤了乾涸

的大地，艾草糰正是把春天吃進肚子裡的應節米食。

三月節、清明節前後，植物新綠，各種野菜、花草無不生機蓬勃、滋味濃郁。艾草嫩芽甫從泥土裡鑽出來，歷經春陽的照拂，裂羽狀的莖葉娉婷窈窕，鮮翠不可方物，連根粗絲筋絡都沒有。艾草辛香微帶苦味，是用途極廣的本草，取下幼嫩的艾葉以滾水殺青，擰乾後掰成細末，混入適量的糯米粉或粿粹揉勻，就是艾草糰的粿皮。

將曬乾的蘿蔔絲洗淨、擠乾，略加斬剁，先把紅蔥頭、香菇丁放進油鍋裡爆香，再加入開陽、肉末拌炒調味後，混入蘿蔔絲炒出香氣，就是艾草糰菜脯米的內餡。待餡料降溫，以揉好的艾草糰麵包好，墊上月桃葉或黃槿葉襯底，上籠屨蒸製，葉材融合餡料，氤氳出一股勾人饞涎的清香，幽微飄渺，穿越時空，召喚親緣，演繹一場緣盡情未了的綿綿思念。

早年農業社會生活艱難，掃墓時的墓糰是許多貧苦人家的珍饈，常有窮人家的孩子和孤苦無依的老人在墳地裡守候。每當鞭炮聲響起，一群小朋友立刻圍上前去，富貴人家為積福報，通常見者有份。一個墓糰，是對故世親人的殷切與懷念，亦是憐老惜貧的分享與善意，所有無以言表的深情，人世間甜中帶苦，苦中泛甜的滋味，就在艾草糰芳馨的油潤裡滲透出來。

孟秋瓜月，龍眼成熟時。七夕，牛郎織女喜相逢，久違的歡情凝成清淚，墜落鵲橋，澗然成雨。仰望天際，銀盤高掛，星河浩渺，還需要人間的糖糰生色添香。小朋友用稚嫩的小手，搓出纖巧細緻的湯圓，再以虔誠的敬意，在嫩白的湯圓上壓出一個個圓弧狀的凹痕，好

盛裝織女(七娘媽)與情人重逢時落下的珠淚。圓圓的糖粿，淺淺的淚海，是孩童不知人間甘苦的純真，包含了對成人世界的嚮往與憧憬，幻想與祝福。

盂蘭盆會，中元鬼節，先民澤被萬物，普渡眾生，各色糕粿甜品是祭拜普渡公和好兄弟的傳統祭品。包仔粿和紅龜粿講究美觀有型，不能軟趴趴，否則不成體統，必須在糯米中混入一定比例的家常食米，才符合軟中帶硬的Q度。老人家做粿不假外求，從買米、浸泡、磨米漿到嘎粿，都是從小練就的拿手本事。

做粿是舊式婦女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不會做粿的媳婦，光是來自親朋鄰居的訕笑，就足以讓她在鄉里間抬不起頭來。母親的嫁妝裡有紅色和米色的粿袋仔及一根桂竹削成的長扁擔，紅色是討喜的色調，儀式性的意味較濃，米白色的粿袋仔其實素樸好用得多。記憶中母親多用米色的粿袋仔嘎粿，紅色的倒是擺在頭尾箱仔裡的機會多些。

記得小時候只要家裡做粿，婆婆媽媽們就得在前一天臨睡前，把米的比例調好，洗淨後浸泡在大臉盆裡，等天明後送到磨坊磨成米漿。半斗米混入適量的水總有二十來斤，昔日年幼的我，為了幫奶奶把米漿抬回家，常得使盡吃奶的力氣，才能辦好這份差事，回到家，還有另一個更費勁的工程—嘎粿。

嘎粿需要用到長條凳和扁擔，母親總把磨好的米漿小心地倒進粿袋仔，綁好絞緊擺上長條凳中央，再將扁擔以粗麻繩綁在長條凳兩端，使盡全力把粿袋仔絞緊，好擠出多餘的水份。這個步驟既費時又

耗力，往往得大半天才能完事。

媽媽曾經要我壓在扁擔上，增加嘎粿的力道，然後一邊嘎粿一邊輕聲告訴我：「嘎粿的扁擔非常講究韌度，桂竹的彈性最好，最適合用來削扁擔，這根扁擔是妳外公用桂竹削成的。」母親生前，每每用外公給的扁擔來嘎粿，為婆家做出一個個應景的糕粿，那柔韌纖長的扁擔是父親對女兒的疼惜與祝福，願她在婆家事事得力，不受人輕賤。

古早味的包子粿有純粹的包子粿和鼠麴粿兩種。鼠麴草雌雄異株，老人家做鼠麴粿多捨棄粗長的雄株，選取纖美柔嫩的雌株。雄鼠麴草多褐花，看起來有些毛躁，就像青春期的大男孩，愛玩又定不下心來。雌株鼠麴草看起來淡雅秀美，細緻雪白的短毛包裹著米黃色的花朵，沒有華麗的外貌，卻有小家碧玉的溫雅嫻淑，在成片張揚喧囂的野草堆裡特別明顯，等待識貨的有心人尋訪採擷。

將雌株鼠麴草裁去粗葉根鬚，放在太陽下曬乾後收藏起來，等需要時取出泡水洗淨，斬成細粒與搗成粉狀的粿粹、細砂糖揉成粿糰備用，再包入花豆沙、花生碎末或菜脯米等鹹餡，呈現甜鹹對比的搭配，最後裹上粿葉仔旺火蒸透，吃來微甜有鹹香，充滿跨界的趣味，是傳統糕粿中難得的創意。

時序邁入仲秋，〈處暑〉漸遠，〈白露〉挾帶〈秋分〉，〈寒露〉過後，〈霜降〉驟至，太陽的軌道緩緩走到歲末。等喝下〈立冬〉滋補的藥膳湯水，天氣逐漸轉涼，天空雲層漸薄，葉落翩翩，翻滾出一季蕭瑟。〈小雪〉堆積成〈大雪〉，〈冬至〉暝最長，人間以

最長的暗夜呼喚「冬節」，老人家說冬至一陽生，而湯圓是歲末圓滿增壽的象徵。冬至圓，圓圓圓，一口湯圓一口希望，所有去歲的挫折、失落、霉運和缺憾，都已經告一段落，來年將是充滿希望和美好的未來。

「有錢沒錢娶個老婆好過年」，是平埔族先民為配合農耕人力分配的舊俗，也是原漢文化相融的證據。不過，在年叨來到之前，得先忙完冬尾這個糕粿的旺季才行。舊社會的婦女以醃鹹菜、晒蘿蔔乾揭開年節的序幕，開始備戰，接著清理戰場，準備器具蒸鍋，就為了年終這一場硬仗。「甜粿歸年甜，鹹粿香歸年。包仔粿包金擱包銀。發粿發大財，菜頭粿好彩頭。」每個糕粿都有一有句琅琅上口的吉祥話與之搭配，雖然俚俗直白，卻是普羅百姓對生活的訴求，幸福美滿的想望。

米漿磨好後直接加入發粉和砂糖調勻，裝在飯碗裡大火蒸發，起鍋後放涼定型，再點上紅漬裝飾，就是綿軟Q彈的發粿，拜天公、擺廳頭兩相宜。發粿發得好不好，事關來年的財運，說什麼也馬虎不得。發粿要發得好的關鍵，在於米漿、發粉和糖的比例。假使太貪心，想大發特發而添加了太多發粉，即使蒸出漂亮的發粿，不過嘗起來卻是苦的，頗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意味。

發粉不能多，糖多也不行，過多的糖會增加粉漿的重量，拖累了整體膨脹的效果，只能嘗到黑糖糕的結實，發不出蓬鬆甜Q的發粿。寧貧勿豐，簡素為美，蒸發粿的原理很簡單，卻蘊含高深的智慧，抓不到其中的訣竅只能讓賢，看經驗豐富的婆婆媽媽們大顯身手。

蒸年糕是過年糕粿的重頭戲，在祖父輩的年代，甜鹹年糕可是難得的珍饈，家家戶戶莫不蒸上一兩斗米，以滿足平日蒼白的味蕾。現代人說蒸年糕，不過正宗的古早味年糕，卻是用粿硯在旺火裡攪拌而成的。

將傳統的大灶燒熱，倒進一碗沙拉油，油鍋冒煙後添入一飯碗的清水，等水沸騰後徐徐加入兩三碗細砂糖，持續攪拌以免沾黏，將所有的材料熬煮成濃糖漿，再投入切成厚片的粿粹煮熟，接著攪打成年糕。這個步驟攸關年糕的成敗，絲毫不能掉以輕心，否則一旦熬糖漿的火候失控，讓砂糖再次析出結晶，這一鍋糖漿就算白忙了。

記憶中，我家的甜年糕都是在爸爸攪拌，媽媽掌灶火的情況下協力完成的，從來不曾失手。可是，有一年，卻遇上了這難得一見的意外，媽媽眼看情況不對，連忙差我到隔壁院落裡請三嬸婆火速趕來。當日灶火正盛，我墊起腳跟看見鍋底沸騰的糖水逐漸析出顆粒狀，說時遲那時快，老人家連忙取來一碗清水傾進鍋底，迭聲吩咐媽媽將灶火降溫，讓鍋中的砂糖再度融化。

待糖漿均勻後，媽媽要我將絞乾的粿粹裁切成片狀，沿著鍋邊滑入沸騰的糖漿裡，爸爸則推動粿硯將材料充份攪拌，當粿粹與鍋裡的糖漿完全融合，黏稠有彈性之時，就迅速挖起來，填入事先刷過油的容器裡整型，就是除夕清晨拜天公的至高敬意。老人家畢生的經驗扭轉了那鍋糖漿的命運，只留下焦糖的顏色，成為這一場虛驚的印記。

鹹年糕和甜年糕最主要的差別，在於餡料和粿粹的處理方式。鹹年糕得用油蔥、肉末、香菇丁取代砂糖入鍋爆炒，甜年糕的粿粹是與

糖漿一起熬煮，鹹年糕則在事先以蒸籠炊熟，再放入大灶以粿硯調和餡料，快速攪拌而成。兩者主要的共同點，是入大灶攪打過的鹹甜年糕，比市面上純粹隔水蒸製的年糕，賞味期要延長很多，由於歷經高溫油鍋的試煉以及棍棒的攪打，冷藏可長期保鮮不生霉斑，永遠香糯適口。

童年的記憶，古老的程序，串連起文化的傳承，用食物記錄生活，沒有華麗的表象，過度修整的虛浮，也不需要炫麗的口號，言不由衷的標語，因為身心的飽足才是生活最堅實的依靠。細小的米粒，是萬能的魔術師，那一個個純手工製作的米食糕粿，記錄先民輾路藍縷的艱難，也犒賞終年茹苦的辛勞，只有腳踏實地的勞動，才能吞下年節的犒賞。

傳統糕粿從來不是沉舊古板的象徵，是先民對天地自然的感恩，對鬼神的敬畏，也是前人在漫長時空裡所累積下來的生命智慧，以及腳踏實地、認真過日子的堅持。吃不出一款款素樸糕粿的滋味，如何體悟生活的甘苦？

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像做粿一樣，需要在不同的時機、不同的場合，揉捻出不同的Q度和軟度，才能做出色香味型皆美的米食糕粿。任何再好吃的糕點，只要弄錯糯米的比例與應節的場合，都是不可饒恕的罪愆，不但浪費了時間和心力，也糟塌了東西。

資訊社會，虛擬凌駕真實，正因為缺乏各色糕粿的黏著，方才如此冰冷無味。





夏維澤 □

個人簡介

2013余光中散文獎，菊島文學獎新詩獎，

南華文學獎新詩獎，新北市文學獎新詩獎。

2014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新詩獎，宜蘭文學獎散文獎

菊島文學獎散文獎

風過十五里

得獎感言

帶著回憶的路走起來最長，有故事的風景望過去最深。感謝評審的青睞！

風過十五里

夏維澤

出門前，祖母習慣的為庭前的麻雀們灑了一把小米。

堂哥要結婚了，我陪祖母去祖厝一帶送喜帖。過馬路時，我習慣的牽起祖母的手。她喜滋滋的臉龐燦燦好看，全身都散發著光亮，幾幾乎要滿出一朵紅花來了。漫長的歲月，短暫的人生，我們渺小的人類要靠著一段一段子孫的血脈接力來與永恆抗衡。堂哥是我們這一代的第一棒，已順利在起跑點就位。能把家族的命運完整的傳遞下去，祖母的喜悅可想而知。經過車水馬龍的大路，我們轉進小巷。

很久沒來了，即將要拆掉的祖厝殘喘在巷子裡的盡頭。風從遠處吹來，梳理過空氣中的喧囂，讓人的心情也瞬時變得澄然。對街就是高樓林立，這邊卻靜靜佇立著古老的世界，讓人突然萌生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風吹過天空，屋旁一大片竹林發出啞啞的聲音，泛出熟悉的潮濕味道。陽光讓房子的輪廓清楚成形，在樹影上留下指紋。舊屋寧靜，高樓大街也寧靜，新舊的靈魂並列著互相滲透，每一個參差的細節都是某種隱喻。

我走進祖厝裡，偌大的空間裡瀰漫著一股腐朽的味道。外面那麼晴朗，屋裡卻陰陰暗暗，這棟已經在此地站立了八十年的建築物，雖然主體部分曾拆除重建過，仍然看得出原始的樣貌。但所有事物都有必經之道，不管如何掙扎，最後總是舊的事物先消失。曾經住在屋中的人，有的也早一步先凝進回憶裡了。未來隨著拆解，建築與人共存

過的空間，共同吐納呼吸過的空氣即將完全消失了。

我未曾住過這棟房子，對於曾祖他們來說，我只是個唐突的外來者，雖然我們流著相同的血脈，他們如今只默默的落在我身上青青紫紫的細微脈絡裡。家族的每一道傷痕與榮光都沒有變成美麗的勳章，他們只是存在過，然後就要消失了。

祖母叨叨的說起往事：如何六歲時個子太小，得站在凳子才能攀到爐灶上煮大鍋飯；如何在初學會加法的七歲時，就跟著曾祖父挑橘子走到鎮上去賣，如何在街上迷路，如何在賣光橘子後，曾祖父慈愛的買一碗麵給她，自己只站在店外看著她吃；如何在幾乎是文盲的十五歲就跟著堂姐去做女工。許多枝末我以前也聽過，但那些一直寄放在祖厝的往事，如今單獨從時間中被提領出來，變得前所未見的清楚，點點滴滴如在眼前。

我轉身看著阿嬪的臉，總是靜若的微笑著，呼吸的節奏比年輕的我緩慢許多，老呼吸裡吐納著優雅與淡然，但那一起一伏之間藏著的究竟是怎樣的靈魂？我既暴躁又多疑的靈魂深處又藏著誰？難以掌握，難以理解的青春歲月，年輕的我對人生的疑問不是隨著時間淡去，而是隨著時間瀰漫開來。

我突然心升一股衝動，很想走一遍祖母十五歲去工廠上班時走過的那條路，那可能是一種怎樣穿越歲月的風景？也許無法完全複製祖母走過的景致，但我還是想往同樣的方向走一次，僅僅一次也好。我刻意向祖母詢問，在枝枝節節的補充下，一條路徑隱隱從歷史的塵埃中還原浮現。

我從1954年的清晨五點鐘出發。

晨靄瀰漫的空氣裡少有行人。踏在這條路上的每一步，彷彿都在應和著祖母的心跳，應和著她的青春。清晨，天還未亮，她起身煮好全家人的早飯，帶著簡單的便當就出門了。身體被薄薄的霧氣包圍住。巷子口是即將展開的十五里路程中的第一棵樹，樹上的葉片薄得彷彿可以透光，只要站在樹蔭下幾分鐘，心情便會被染成柔和的翠綠色。夏天的時候，清晨的風不斷吹拂嫩葉，樹的吐息，細微的快感，帶著強烈的芳香，就像是漣漪一樣持續的洗滌過她的心情。在她走到工廠前，需要這樣安靜的時刻，因為接下來一整天，她都必須忍受工廠轟隆轟隆的聲音，那些發燙的機器發出的聲音會無法遏止的滲入她的每一個毛細孔，讓人不能多想一秒鐘，得先忘記所有的感覺才能專心工作。一天下來，總讓年幼的她筋疲力盡。休息時她也不多話，關於貧窮，大家都一樣，沒甚麼好說的，至於其他的困境，她不能想得太仔細，痛是她自己的，別人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感同身受。那些美麗的願望，她無法講得像同齡的女孩那麼自然坦率。身為九個孩子中的長女，每一頓飯都要數，家裡的事多如牛毛，日日都像在水渦裡打轉，未來要結甚麼果？未來又能結甚麼果？十五歲的她，此時無法想像繁花盛開的人生。

做為一個生活的新手，我自己的十五歲仍離我非常近：執著於一切的蕩氣迴腸，無端的憤怒與不滿，生活的枯燥與衝突，友情的甘美與苦澀，我都還清楚感受到青春散發出來的濃烈氣息。漫長的歲月中，誰不是偶爾垂淚？

每個時代的人，都有屬於自己的語法，祖母十五歲時的真實樣

貌，隔著無邊的歲月，其實我很難有什麼深刻的了解。即使有，也只是一些來自長輩的轉述與我自己的片面想像。我從未看過她說過以前的苦，也不曾感受到她身上有任何懷舊的感傷。她的敘述都是一種平心靜氣的訴說，沒有蓄意膨脹的哀怨，即使連聽的人都替她感覺到心疼，她自己倒還是一副若無其事的口吻，帶著有點天真的微笑。難道時代的標點真的是一個長長的破折號？祖母那一代的從容是從痛苦中走出來的大器。我們這一代所有的力氣，都用在覓尋自己，很早就在生活中學到種種抱怨，若干年後這些情緒會把我們塑造成甚麼怪物？我們真能在不安的世界安靜的活？

在1954年的這條路上，我看見時間從身邊流過。

繼續往前走。身旁樹木的枝桠爭相朝外伸展，遮出一片涼蔭，從路邊新式的建築物窗玻璃上映照出路的另一邊低矮相連的屋頂，房子裏。衣櫥裏面的一支衣架給從門縫進來的風吹得擺擺盪盪。屋頂後面的山稜線彷彿鑲了邊似的。我漫不經心的聽著耳機傳來的音樂，莉莉艾倫甜膩的聲音感覺既真實又遙遠，彷彿訴陳述遙遠的那時的甜蜜時刻：每到下班的鈴聲響起，就是十五歲的祖母最快樂的時候，堂姐們會在工廠門口等她一起回家，年紀最小的祖母總最得姐姐們的疼愛，即使再貧乏，祖母仍不時會得到姐姐們私藏的零食：一顆糖或一根鳳梨心。黃昏時的那十五里路走來比清晨輕鬆多了。

路轉上坡。陽光的金粉紛紛撲上我衣袖，大卡車揚起塵埃飛馳而過。我爬祖母以前也爬過的坡，天很熱，有點喘。祖母以前在這條路上也感覺熱嗎？

我所認識的祖母是最溫柔的人。複雜的人生溫度，她總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對待，在狹窄縫隙中專心編織日常。家裡有一張祖母十五歲時的照片，眉眼清朗乾淨。那樣苦的日子，竟還能有那樣青澀新鮮的面容，青春是最原始的魔咒，總是隱藏住生活的祕密。我不禁心想：要是我們倆是同個年齡的友伴，就算眼前的風景一樣，我們視線所捕捉的恐怕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吧！她擁有健康的內心，看世界習慣只選擇光明的一面，用幸福的濾光鏡包容世界，毋須華麗迷人的詞句，那種幸福就像單純潔白的棉花糖。還沉溺在後青春期的我看到的卻是光線背後的陰影，有時從任性的鏡頭望過去，世界宛如冰冷的怪物。

路往下坡。地勢較平緩的地方蓋了許多房子，已經看不出一點昔日的模樣。巷子兩旁隱約傳來低沉的歌唱聲。祖母喜歡聽悲傷的歌，歌詞中盡是流浪和等待，心酸和盼望。她總是很專心的聽，帶著沉醉的微笑，隨著歌詞靜靜留下淚水。我們這一代聽的音樂不喜歡太貼近自己，跟生活隔著一段距離的歌詞讓我們有安全感，我們刻意對不同的事物量度不同的距離。太貼切的歌詞令人覺得困窘，我們的心情從不直截了當，永遠拐彎抹角，故作姿態。真實生活如此殘酷，教人難以正視，音樂提供我們一種縱容！但祖母那一代在音樂中尋找生活中痛苦的共鳴，他們逼自己一再正視醜陋心酸的痛苦，並從中得到勇氣，令她們熱淚盈眶的勇氣。我們為了遺忘而唱歌，祖母她們為了怕遺忘而唱歌，唱得太忘情了，不知怎的，那些台語老歌聽來都有點傷情。

我喜歡複雜的音樂。太多空白的章節常令我不安。青春本身令人感覺窒息煩悶，種種不耐煩，似乎一直困在等待中，我們需要與生活

無關的磅礴。每當我閱讀文字、聽收音機，或人們的談話時，心中常湧起厭惡感——為那些一再重複使用的空洞言詞或比喻感到厭煩。最糟糕的是，我驚覺自己也一直重複使用同樣的言詞。祖母是不多話的人，例如日日的焚香敬祖，清酒三杯。日常種種反映裡有一種超物質在運行，是一種精神，一種信仰，無須言傳。這些沉默的動作常讓我覺得平靜。

我呼吸著帶著路旁樹幹清香的氣味，感受到來自風景的一種超脫。我此時的舉動和我生命的回聲，流到未來，也是一道風景嗎？我有足夠的能力，穿越過生活種種醜陋的細節，在歲月洗滌出如祖母般從容澄淨的本質嗎？如果可以，我也希望自己是一道美麗的風景。

耳機裡的大提琴第二章的曲子加進來鋼琴的敘事，兩弦合奏，韻味婉轉新生出一片明媚。原本停在路樹上的一隻蝴蝶隨著風的移動展翅離開，寒天若至，能飛到何處？我們不斷作繭自縛，不也是為了飛嗎？這世界或者僅是我的想像，雖然平凡是終歸的無奈，但仍希望盡可能不讓自己被人群稀釋。千萬次的一呼一吸釀造出的人生怎會只有一味，百轉千迴，或者柳暗，或者花明，最後總會釀成我自己。我與自己一起深深的呼吸。

眼前那一大片的社區就是工廠的舊址。路旁流動的河水映照高遠澄澈的天空，夏天裡長得有點過度茂密的雜草，現在是一片褐色，柔順的隨風搖曳，是經過季節洗禮的從容。我的旅程接近終點。

從小每天早上出門前，祖母總不忘在門前灑一把小米給麻雀，數十年如一日。走完這十五里路，我突然有個感覺：祖母的大半生，有

光有暗的路走到這裡，每一段她其實都只是在做自己的事：在素樸中做一些不特別重要的事，在窮困的生活中微微的笑，暗暗的哭，可以的時候隨意的灑出一把自己的小米分享給別人，不特別為了甚麼。因著日日做，那些小米遂慢慢疊出一個勳章，用以識別，無關榮耀。在歲月中總是無聲的祖母的臉，看起來是那麼好看，那麼令人安心，令人感到萬事美好，沒有遺憾。我祖母平凡美麗的人生。

有雲過，陽光稍稍淡了下來，想到等一下就可以看到祖母那總是害羞的笑容，我的心不禁暖了起來的。我隨祖母出發，漸漸走進自己心中。猛然回頭，那一條從1954年蜿蜒而來的十五里路，隔著歲月，仍依稀可辨。

時間像一道平靜的水緩緩流過，我從1954年的清晨五點鐘出發。





楊婷雯 □

個人簡介

現為全職家庭主婦，與親愛的老公及兩個寶貝兒子相伴，過著平淡幸福的生活。

走著走吧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們的肯定，謝謝。

男孩的爸爸跟我說，她們一同去旅行；於是，我寫下了這篇文章，相信在天上的男孩會庇佑著漸漸不那麼傷心的她與她。

感謝外子與兩個寶貝兒子的日常陪伴，他們仁是我心靈的支柱。

走著走吧

楊婷雯

這是她跟我的第一次單獨旅行，我想也是我們兩個人此生唯一的一次共同旅行吧！

我已忘了確切的日子。手機來電像瓦斯爐上的一壺水沸騰著許久，燒乾後歸於平靜；過於寂靜反而讓恢復單身的我，忘了時間仍跑著。那天，你一早出門上班，貼心地幫我將手機充電後，我就未曾拔掉電源，手機的電源線仍將手機緊連著牆壁的那端，我想等著你回到這個房間，對著我說：「傻瓜，新聞上說這樣接來電，電磁波超高的，要是沒了我，你該怎麼生活？」

現在，你知道、看見我是怎麼生活的嗎？

沒想到，我會跟她一同去旅遊，我們倆在同一時間失去了你。你是她的兒子；你是我的未婚夫。我們倆在不同的地方收到你離去的消息，我們倆在不同的地方傷心著，我們倆沒有在你的葬禮上相見；因為我好像什麼都不是，我只能待在這間小房間內，想著也許你會來找我……

我整理了你的東西，發現了一份傳真是關於未來日子內的旅館住宿，我去按了你家的門鈴，你的父親來應門，我將那份傳真遞給了他。白頭髮的他對著我說：「你去吧！同他媽一起去走走。你們兩個都該去走走！」

我說了我自己好像也聽不清的聲音：「爸，媽？還好？」我早以為哭乾的淚水，在臉上恣意奔騰，「對不起，爸……」

「傻孩子，不是你的錯，那天別忘了照顧我的女人，答應我這個無緣的爸。」你爸拍了拍我的肩，嘴裡喃喃地說著：「傻孩子……」

這天，也無風雨也無晴。

我在她身邊走著，她走近騎樓，我走近馬路邊，偶爾我們會擦著肩，可又快速的分離，保持著不像是兩個陌生人的距離。我們因為你的存在而互相有關係，現在你消失了，她卻要跟我這個無緣的媳婦來場旅程。

「孩子，你這些日子過得」她的話緩緩地消失在這沉靜小鎮的暮色中，街道邊的黃色街燈霧濛濛，矇住了我們的眼。

「媽，到了！」

循著你留下的訂房傳真，我們到了這小鎮的西方，香客大樓門前的警衛貼心地走近看似茫然的我們。我點點頭，努力地將嘴角牽住上揚；攙扶著她步上階梯，一步一步，推開厚重的玻璃門。紅木的桌椅座落在大廳四處，大廳左手邊的服務人員接著電話碎碎細語，在與電話那頭的人確認住宿事宜。

當初你也是曾電話那頭的那個人。

你想要與我的——小鎮旅行。

我來了，和她！

「小姐，你好。」將手中那張你曾握過的紙，遞給了電話已歇的櫃檯人員。

接過一片透明的薄壓克力板，我將它給了身後的她。櫃檯紮著馬尾的小姐使用釘書機喀噠聲落下，收據與那張紙有了黏合的關係，小姐抬頭望著我，說：「剛給你的是房卡。」

「謝謝。」轉身欲走，那小姐關切地問道：「你們是？只有兩個人？嗯——還好嗎？」

櫃檯小姐的馬尾晃了下，隨著小姐的視線，我看向自己的斜後方。你的母親、她雙手的食指與大拇指緊握著那張房卡，安靜的低著頭，我瞧見了她的臉龐滿是淚水，她的視線定定的看著那張房卡。

「媽——」

她抬起頭，看著我，語氣含糊似說著：「明天就拜拜吧。」

我不懂。

跟櫃台小姐告別轉身後，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攬住她的肩，像你以前攬住我一樣。我和她的身高差竟有種等同於你和我的身高差，我看見了她滿頭的白髮，放在她肩上的手感覺到她肩胛骨的形狀。

手裡的房卡是開啟房門的鑰匙，露出淺淺笑容的她說：「很先進。」

「對啊！」

「媳婦、不、那個，」

她低頭欲言又止的神態，讓我恍惚間看見了你的樣子，「沒關係的，媽。」

「對不起。」

「嗯——」沉默了幾秒，我說：「不是媽的錯！」

然後，這空間就像是被一條條名為沉默的絲線所織成的網籠罩住，連空氣也緩緩地停滯不移，我們倆各自整理起行李，取出、攤開、折起、再次放入行李箱內……

「那個你有看到房卡上的圖案嗎？」

我搖搖頭，走到門邊的電源插座，房卡就插在那兒，主宰整間的電源開關，是馬祖圖像，珠簾不掩馬祖的慈眉善目，上邊寫著「平安守護」，脫口而出的四個字，讓我的喉頭像噎著什麼似的瞬間乾澀。

「是不是我太少拜拜了，所以……也許要是我之前多拜拜，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是不是這樣？」她說後，就哭了，抽抽噎噎地說著「來不及……都是媽媽的錯……」

「媽，沒有誰錯，不是誰的錯。我們開始學著別哭；要不然，他是不是會很傷心？」

沒來由地看見你媽如此傷心，原諒我只能拿你出來當擋箭牌，我們倆為你而哭，在天上的你會知道、會傷心嗎？

我們兩個女人窩在一張雙人床上，蓋著同一條被子，一同想著你。

我們說著你的過往——出生的醜樣、學步的顛預、上學的糗事……我來不及參與的種種你；以及之後她未曾參與的種種你，如何學世上的人耍浪漫、約會時的小心機、上班的同事相處。

你是美好到我們倆如此難忘，淺淺的笑語聲持續到夜深，最後都化為嗚咽聲消逝。

走在清晨古老巷弄裡的時光，沒有喧嘩的觀光人潮，佇足在一家包子店前。煙霧迷茫中，綁著花布巾的老闆娘停下手邊的動作，「小姐們，要什麼？」

「媽，你想吃什麼？」

我們倆看著高掛在店家門口上的招牌，琳瑯滿目，可一時卻拿不定主意。

臉頰滲汗的老闆娘笑著對她說：「你女兒真好，還陪你出來玩。」

她笑著回應：「是媳婦，很棒的媳婦。」

「太好了，這年頭好媳婦難找，我的媳婦也是很好，就這個。」老闆娘拉了拉身旁短髮及肩的女孩，她點頭笑著，臉上滿滿的幸福。

女孩旁的男孩說：「媽，別鬧了，快問問客人要買什麼。」

「對啦！我年紀大了，都忘了問你們要些什麼？不過，你兒子怎麼沒跟來玩？」

清晨人們的話語是溫暖的春風，也是把利刃。

「出國。」

「出差。」

老闆娘點了點頭，笑著說：「你兒子真優秀出國去出差了。」你母親和我對視、點了點頭，隨意買了兩個熱騰騰饅頭，各自將饅頭焯在手心裡，往巷弄內繼續走著。

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我們，走在沒有什麼人的街道。

「那個，媽。」

「我知道我兒子是很優秀的，他只是到一個我們再也見不到的地方，相信他會過得很好。」

人們說：想哭時抬起頭看著藍天。望著頭頂上的藍天，在那邊你會過著好吧？

漫步前往桂花巷，下馬碑文矗立於廟旁，我們倆進了牌樓沿著石板路，廟宇正殿內的鎮殿馬祖神像，戴著官帽的千里眼順風耳隨侍在側。找不著賣香的所在，雙掌合十是我們倆唯一的祝禱方式。

她念念有詞，耳旁的鬢髮已經泛白。我祈禱你過得好，或許可以的話回來看看我們倆個女人。

步出牌樓，信步走著，九曲巷的指示標誌出現在眼前，「媽，我們走走九曲巷？」

她點點頭，我們倆前行。坐落在民宅間不顯眼的街屋式廟宇，左右鄰舍成為廟宇的支架，我們倆不約而同的對視，一同走入這狹長型

的宮廟，神龕內馬祖的神像置於中，身旁的宮女，一位手持粉盒，另一位手持花瓶，望向左右。像之前一樣，她看著神像低頭祝禱，彷彿我們若誠心的念著，在天上的你就會受到馬祖的照護。我想也許你現在就在我們身旁，親耳聽到了我們的祝詞。

進入九曲巷內，兩旁的民房，用紅磚砌成的屋牆、赭紅色的木門染上歲月斑駁的痕跡。她說：「真美！」

「對啊！我好喜歡這裡。」我們倆笑著，希望你也看到，感受到我們的快樂、我們的小確幸。

走回旅館的路途，經過開市的市場，人潮漸漸多了，人們的一天才正要開始。

「媽，吃碗麵線糊。」

「我們兩個一起吃？」

幾張圓桌，幾張板凳，橄欖綠色的圓碗內濃濃的麵線糊在裡邊。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吃麵線糊。」

她將湯匙上的麵線糊吃下後，淡淡的說：「我也是。」

不知道是不是過於疲累，一早的饅頭早已消化殆盡，麵線糊很快的碗底朝向藍藍的天空。

走到香客大樓門前，我下意識的搜尋起房卡。然後，我們兩個有默契地想起還沒有拜這鎮上最大的廟宇，「為什麼我們兩個都忘了？」往斜前方前進，層層的燕尾屋脊，是天邊的一道道弧線延伸而

出。

整間廟宇，香客不似之前的廟冷清，來自各地的香客讓這間廟顯得熱鬧。朝拜的人們，手持清香，焚香四溢。她笑著在功德箱投入紙鈔，拿了二份線香，將其中一分遞給了我，「我老人家還是習慣手裡握著香，感覺比較踏實。」葫蘆形的打火器壺口的火光映照她的臉龐，雖隨著歲月老去，仍是個美人；難怪，你長得如此俊俏，是像她吧！

是先拜天公，站在大大的香爐前，朝著遙遠的藍天，那是你在的地方，是她和我衷心期盼你能安居的所在。這廟裡的每位神仙、每位天尊，都是以後能照護你的人。我們誠心祈拜，香煙裊裊，終究幻化成我們再也看不見、摸不著，像你一樣……

她和小鎮旅行就在雙手不知不覺染上線香的紅色染料中結束。

到達你家門口時，我將買來的鳳眼糕給了你的父親，轉身欲跟你的雙親告別時。你的母親、她從口袋裏掏了條紅線與平安符給我，她說：「這是替妳向月老求的，如果可以的話，下回我們倆再去還願。」

我懂了一——眼眶內的淚水不受控的產出，氾濫成災。



許起壟

個人簡介

彰化縣福興鄉人，後居鹿港。現就讀輔仁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喜愛攝影與閱讀。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小說組佳作，近期獲龍顏文學獎散文佳作。

火藥槍

得獎感言

寫完《火藥槍》的那個午後，我拿給在櫃檯顧店的妹妹看，原先就想叫他幫我看看有無錯別字，我到處逛了一圈後回來，發現妹妹俯在櫃台旁哭泣，並拿著衛生紙摀住口鼻，淚水漣漣。她不斷的向我說著，她記得那個在埤上與小姪女玩耍的午後，我微微地笑著並向她點頭。

想起深夜寫至最後一段時，自己也暗自流淚，哭得跟走失孩子一樣，也許就某種意義層面來說，我是真的走失在能回首的道路之中，卻只能不斷的向前。

對於這次得獎，由衷感謝養育我的這片土地，與每個我所愛的、並且愛我的人，感謝願意在初稿完成後閱讀我的文章的朋友們，謝謝。

火藥槍

許起墉

當小姪女涎著臉叔叔哥哥亂叫一通之後，我瞥見她手裡那把會閃著亮光，並且有著聲效的玩具槍。我與她玩耍，試圖奪下玩具槍，她在埕上不斷的奔跑著，奶奶坐在簷下看著我們，老榕樹被風一吹，發出了颯颯的聲響，僅此而已。沒有火藥槍。

A

台17線公路一直過去就是王功了，車流很快，鮮少有人會注意到：台17線將到王功的末尾有兩條旁支的路，我就住在左手邊小路的第一戶。正確說來，左手邊的小路也就兩戶人家，隔壁那戶是爺爺的弟弟，我們都叫他「狗屎」，為何取名這麼難聽，據說是鄉下的習俗，小孩因為難養，所以名字取的越賤越好，越容易生長。

家前有條河，岸上幾處沙洲，若是傍晚走到岸邊，可以看到白鷺成群棲息，只是每次要到那裡，就得經過狗屎阿伯家的路，狗屎阿伯家養著一隻見人就叫的大黑狗，有時會綁在門口那株木麻黃樹之前十分嚇人，我只有等到每次狗屎阿伯將狗牽回籠中時，才能牽著妹妹走過那條路。

家有埕，埕的右邊種著一棵很大的榕樹，聽說是父親小時從路邊撿回來種的，那時也就只有到小時父親膝蓋的高度，現在那棵榕樹已有三圍之大，亭亭如蓋。那時榕樹下的地還未被爺爺蓋上柏油，我

常會和妹妹在爺爺不注意時，拿著鏟子到大樹底下挖土，並到「古井腳」壓水，將清涼的地下水裝滿寶特瓶去「灌肚猴」（蟋蟀）。

灌肚猴其實很簡單，卻帶給我當時莫大的樂趣。若看見地上有小洞，就朝小洞裡一直灌水，灌到一定的程度之後，肚猴就會慌張從洞裡鑽出。小時父親告訴我，這是因為肚猴以為下大雨了，要趕緊逃難才跑出來的。我對於肚猴因為以為是大雨而跑出洞的事樂此不疲。但有時在灌也非特別容易，因為肚猴有好幾個出洞口，所以我與妹妹就會分別蹲在幾個出洞口前灌水，不讓肚猴逃跑。或是用一種更簡單粗暴的方式，直接朝著洞口的方向向下挖，偶爾就可以直接挖到肚猴。

除此之外，我與妹妹還特別喜歡玩濕泥巴，抓成一球之後向牆上丟去，這大概是小時最容易被爺爺罵的遊戲了。

大了一些以後，村子裡開始流行起了一種玩具，一種簡單就能在庭前製造出戰爭煙硝的玩具——火藥槍。父親是不讓我玩的，他覺得凡一切槍枝的遊戲都特別的危險。但見隔壁狗屎阿伯的三個狗屎兒子人手一支，我就覺得特別的不服氣，儘管那三個哥哥從沒有在我面前炫耀過他們的火藥槍，但兩家僅隔著木板做的矮欄，我還是可以看見、聽見，甚至聞到那濃濃的煙硝味，刺鼻的、難聞的，卻處處勾動了我對於擁有一支火藥槍的渴望。

爺爺與奶奶分別出生在民國十年與十二年，他們遇過國共遷台後的戰事，躲過炸彈，奶奶的思想是舊的，她特別的偏愛男孩，然待在家裡的男孩也就只有我一個。有時她會坐在椅子上，或者床邊，示意我過去，然後右手放進兜裡揣著，當我挨進時，就會偷偷塞錢給我。

有一日她知道我想要火藥槍時，就在埕上向我招手，偷偷帶著我橫越台17線那條洶湧的馬路，奶奶牽著我，緩慢地走著，我至今還能回想起奶奶手上因年老而皺褶的皮膚，是冰冰涼涼的。我們靠著只有不到一米半的白線內走著，身旁的大貨車呼嘯而過，我是不怕的，因為那時我有奶奶，而且，我要火藥槍。

B

村子裡到現在就還只有一間雜貨店，它靠在廟旁空地出來的轉角處，村子裡的人基本上是同姓。在多年之後，雜貨店老闆的女兒竟和我成為了國中同學，使得我在學校裡不能太過放肆，一有風聲很快就會傳回村裡。

村子除了那條台17線之外，基本就是安靜的，村子裡的人安靜地燒香拜佛，逢年過節偶爾會有「大戲」上映。小時就知道，那些戲都是演給神明看的，但因為自己覺得無聊，所以也不確定神明是不是真的有在看。廟前演過「布袋戲」也演過「歌仔戲」，在看歌仔戲時比較有趣，因為場地是開放的，演員的休息室就在舞台的後方而已，看過一下台就抱著小孩餵母乳的小旦，也看過穿著古裝在後台打行動電話的丑角。在演戲的時候，無論有沒有人，台前總是會排放一到兩排的鐵椅，讓要來看戲的人可以坐著看戲。

據母親的說法，從前那些椅子都是坐滿人的，基本上要看戲除了自帶板凳之外，就是或蹲或站。但現在的戲淒涼了，布袋戲也是，長大後回到廟裡拜拜，偶爾會發現還有戲台，不過戲台上的戲已不是老師傅的現場配音，而是一捲卡帶轉啊轉的，玩弄布袋戲的人就在台上

操弄著過去熟練的把戲，讓布偶在台上跳啊，或者就是一個空空的戲台，讓那些聽似激昂的聲音在冷清的空地裡迴盪。

我想神不睡，我也想先睡了。

奶奶每次帶我經過廟前，就會帶我進去拜拜，他說我是這間廟三太子的乾兒子，要拜得勤勞一點。小時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到了學校後就開始和同學比較，比誰的「乾爹」、「乾媽」比較厲害。後來會發現，每個同學都是自家附近廟神的乾兒子、乾女兒的，有的還同一間廟出品，弄得彷彿是一家親的樣子。後來覺得大家都有，也沒有意思了。話題跟興趣一樣，似乎都是一段一段的。

雜貨店裡的燈光很暗，老式的日光燈管一個走道一排，地上擺滿了看似雜亂卻又能準確分類的紙箱，使得走路時必須特別小心，這樣的雜貨店完全不能與現在林立的便利商店相比，曾經壞心的思考過，為什麼同學家的雜貨店可以開得這麼久還不會倒，我想除了隔壁神明有保佑之外，大概就是村子裡的人習慣了，騎著摩托車一個拐角，或是從廟裡出來口渴了買瓶飲料，儘管印象中的雜貨店裡燈光再暗，回憶裡都是明亮的。

而我的那把火藥槍，也在這家小小的雜貨店裡買到了。奶奶除了火藥槍之外，還讓我買了好幾盒的甩炮，圓白的，外頭像裹了一層的太白粉一樣，摸過甩炮之後手上會沾滿著白色的粉末。父親倒是沒有禁止我們玩甩炮，以前倒是在埕裡玩過幾遍，掉了幾顆未爆彈在地上被妹妹踩到，使她嚇得花容失色，她是不玩的。

我揣著奶奶買給我的火藥槍還有幾盒甩炮，手裡拿著瓶玻璃罐裝

的汽水，開心地和奶奶回家。我小心翼翼地帶著火藥槍踏進家門，第一個就給妹妹看，她驚訝得要大喊，我立馬向她比了個小聲的手勢，幸好妹妹也懂，我們兩個就偷偷謀劃著要玩火藥槍的事。其實也就說了「等明天爸爸媽媽出去之後，我們就可以在埕裡玩了。」我順勢塞給了她一包糖，她開心的點頭。

我只記得隔天下午，我與妹妹在埕裡玩樂，漫天煙硝，埕裡的小雞嚇得逃跑，用炮與火藥槍扣下扳機的聲音，引來了隔壁狗屎三兄弟的目光。這一次，換他們只能眼巴巴的看著我玩，我感到十分得意。奶奶在門邊靜靜地坐著，我們目光交會時，她會露出慈祥的微笑，並且對我們說著：「好好啊七逃，麥受傷摟。」

我一直記得那個下午，埕上的落葉，與奶奶靜靜的笑容。

沒過多久，父親因為工作的原因，就帶著我們搬到了鹿港鎮上。很多東西都在搬遷時消失了，包括那把奶奶帶著我去買的火藥槍。那些眷戀的、不捨的，都會被長久時間帶走，這大概是最高明的詐欺了，伴隨著它令人等待的例行手段。我被拐騙了一切屬於那裡的記憶，置換上了最熟悉的陌生。

C

前些日子從待了半年的北京到鹿港，除了氣候較難以接受之外，就屬父母隱瞞著我突然搬家一事，此外一切尚好。自離開了村子之後，我們一連搬遷了四次，若這次算起，便湊成了一隻手指的數字。在一次次搬遷之後了解了，那條習慣的路、路邊一隻常見的狗，要見面都是奢侈的，或是那些過於沉重卻喜愛的物品，我在一次次的遺

落、丟棄，最後冷靜的習慣，習慣於割捨、或者沉默。

那些有點討厭的、有點喜愛的，都似乎會隨著我們的搬遷，被區隔到了遙遠的異域，不在同一時空之上，只存於抽象的回憶裡。若是有緣相見，也只是喚醒，宛如把腦海裡的記憶猛然一抖，落下那層厚灰之後，隨著告別，舊態重生。

但有些情份畢竟是存在的，回到鹿港之後，一些同學也曾來探訪過我，讓我備感溫暖。卻也有些特別難堪的，難以入耳的消息從耳邊傳來。

小姑姑曾到母親的店前大吼，母親默默忍受，沒有與小姑姑爭辯。那些不堪的言語我是熟悉的。也因為這些言語，使得我越來越難以從鹿港回到舊家去探望爺爺奶奶。

小時的記憶裡，大路旁的舊屋子，就只有我、妹妹、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六人住著，還沒有小姑姑。就算到了鹿港，父親也是每個星期就帶著我們回去，還記得每次離開的時候，奶奶會跟在開動的車後，一直走一直走，不斷的向我的招手，而我和妹妹也會貼在車後的玻璃上，用盡力氣的向奶奶招手，我知道父親是不捨的，那些頻頻回顧後視鏡的目光。

那一日，也許是在白日，小姑姑帶著一個嬰兒回到家裡，說想多陪她的父母，於是莫名的住下了。我們原以為就是一兩個禮拜的事情，沒想到一住卻住了七八的寒暑還在繼續。輾轉得知小姑姑在台北營業的店面倒閉，小姑丈不知所蹤，小草表哥與之妻生下一女之後，將女兒給了小姑姑，小姑姑在走投無路之下，只好搬回了鄉下老家。

姑姑身材臃腫，也許是因為耳朵不太靈光，所以嗓門特別的大。小姑姑回家之後說要照顧爺爺奶奶，不久小姑姑告訴父親，奶奶有精神上的疾病，她還說要帶奶奶去給精神科的醫生看病，父親當然是不信的。

我與奶奶在醫院裡頭，父親和小姑姑在外頭，他們充滿煙硝，像扣下板機爆炸的火藥。那些不再令我感到快樂與興奮的煙霧，像是直穿肺腑的毒，沁入我每一寸毛孔。此後父親便不再回去。那時我不懂，現在也就漸漸明白了父親不回去的理由。也許人在痛苦時，回憶中的快樂會就加倍放大。他有他記憶中想保有的美好，不願見其悲苦墜落。

我也知道火藥槍的煙硝是惡臭的，可能危險，卻只要小心，就能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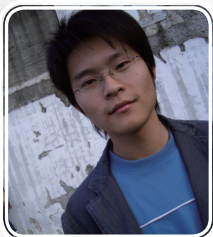
D

小姪女在我發出連番攻勢之後，笑得直接坐在埕上，奶奶在門旁坐在輪椅上看著我們玩耍，她被理平了過去銀白的長髮，臉上插著鼻胃管，一樣靜靜的看著我們。小姪女喊著：「阿祖、阿祖，救命啊！」跑到了坐在矮板凳上撥玉米的爺爺身邊，爺爺用著台語向示意著，「別來煩我，再煩就要打了。」小姪女不懂爺爺在說什麼，跑到了奶奶身邊。

此時埕前的木麻黃已經砍掉，大黑狗也不見了，只有榕樹還茂密的生長著。

奶奶什麼也沒有說，她只是看著我，就好像那個午後，我與妹妹在埕前自由放恣玩樂的那個午後。她靜靜的看著我們，好像再說著：「好好啊七逃，麥受傷摟！」

小姪女依舊開懷的笑著，然埕上也只剩下她與玩具槍的聲音了。



林國憲

個人簡介

1987年生，彰化人，彰化高中，成功大學，政治大學研究所畢。逐漸發現在寫作裡越發而出的樂趣，像記錄生命的每一段過程。現於彰化某衛生所擔任公務人員。

後座裡的記憶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以及所有關心我與我關心的人。

因為記憶難以割捨，於是我開始書寫，在歲月裡曾經存在過的，
每一道記憶。

後座裡的記憶

林國憲

記憶裡的後座，攀爬上光陰的倦影。

事件之後，已逾兩年，至今鮮少騎車。某種層面上而言，機車這種在社會普遍的交通工具，似乎已在我潛意識，蒙蔽上一層些許朦朧、難以形容的莫名恐懼。如果不經意於新聞播報或網路分享，眼神浮掠有關機車的事故影片，都會觸動潛伏記憶深處，那道難以言喻的陰影顫慄。彷彿可以輕易挑釁起埋伏在角落裡最敏感脆弱的神經。

身體某處的傷疤，覆黏上隱約作痛的描述。似乎背地裡怨懟訴說，在過去某段時空，它曾經歷難以被文字隱喻的痛楚。

曾經我喜好騎車，享受每一條車水馬龍呼嘯而過的剎那快感，以及迎風拂面而來的徹體舒暢，追求不斷上升的錶速，如醫院裡某位病患失控的血壓數字。轉瞬間的兩側景色像年久失修的幻燈片，在眼角仍未收涎的餘光裡迅速抽換，我總是可以從中獲得如院線片充滿激情與搏鬥的情緒抒發。

每當社團活動或系會出遊，擁有機車的男性，可以創造更多與異性接觸的偶然機會。從某個周圍陡峭的坐墊，開始於緊密貼合的體觸，透過衣袖感受的餘溫中，開始或為靦腆含蓄的初次交流。與光影追逐的行進間，讓微風嘗試像行雲流水般揮灑筆畫，傳遞兩人空曠耳畔間細微輕柔的對話。然後或從情感萌發，開始搭豎起僅屬於兩人的

小小宇宙，從中提升友誼昇華的可能。

升大學之後，我終於擁有屬於自己的第一台機車。仍記得甫過路考的我，汗腺在河道潰堤的手裡泛濫，緊握著淡黃色的證件，臉上自然流露不禁從內心揮發而出的滿懷興奮。

終於可以從後座前移，主宰整台機車的駕駛。代表的是，可以隨心所欲滿足在某條秘密藏匿的甬道裡，對距離變化與象徵自由的深切渴望。牆面月曆交互更迭，後座對我而言，卻逐漸退化成一個陌生的名詞或領域，喜於駕駛及掌握主控權的我，自然無法適應象徵上過於被動的譬喻。

然而在遙遠，彷彿未及到達的印象裡，後座卻存在某樣寄託。

記憶的土壤裡稚嫩初芽，稍寒的氣體從流動的身旁接續魚貫而過。逐次吹拂起精神抖擻，在每一片刻間隙，或有些惺忪的意識裡。瘦小的身軀置在後座，細瘦的雙手戮力交圍，像環抱一棵堅實、令人信賴的樹幹。而後距離流逝，在漸層變化裡朝向前方，駛向未知的遠處。我輕緩抬頭，端倪眼前儼然熟稔的背影，稍捲的頭髮烏黑及肩，摻揉有一種熟悉、淡雅的髮香，隨意與鑲嵌於周圍空氣的清新摻雜著，從風的交互律動中倏地撲鼻。是母親的髮香，在已然澱積的襁褓記憶，是我從這個褻闊未知的世界，以甫初萌芽的嗅覺，開始學會嗅聞的第一種氣味。

家裡的兄弟姐妹，我最年幼，哥哥姐姐皆已上學，我卻尚未。幼小的身軀，總是習於撒嬌似地釘坐於後座的方位，遵循母親的背影，引領我開始探索每一處未至的領域。母親每天有秩序地載我去市場，

採集所需的食物及烹煮材料。豎好機車，用她曾經細嫩卻在家庭的日復忙碌裡，層疊起數道厚繭的手牽起我，然後感受彼此間指尖紋路的交疊與摩擦。我的心靈深處於是感到難以言喻的滿足，彷彿母親的凹陷裡纖白的掌窩，可以完整撐負起整個世界，永恆陪伴我發掘一路上越顯清晰的光明。

市場充斥各項食物、商品與玩具，或甜、或鹹、或黑、或白，紛雜排列其中。未走數步，每每令我垂涎三尺或目不暇起，幼稚意識看見喜愛事物，總是不禁向母親撒嬌哭鬧。母親有時候拗不過我，只好買給我，然後輕撫我頭，臉上流露彷彿無奈的敘述。現在偶然想起，不禁莞爾一笑，多年後複習難以割捨的情感，卻只能自嘲當時的年幼無知。

小時體弱多病，每當季節更迭、乍暖還寒，則易受寒，甚或導致發燒及腸胃炎等疾症。當時仍居於莊稼矮房，父親長期於北部工作，家裡尚未購車。居處於邊陲的偏僻之地，距離最近的醫院，至少須花上半小時的迢迢車程。母親於是託請阿嬤或同住親戚，代為照顧其他兄弟姊妹，然後夾雜情緒焦急，騎車載我至醫院看病。

皎白月色在夜裡靜謐，機車發動的嘈雜聲響，在黑夜越顯聒噪。朔風仍感寒意，從數層交疊的衣料縫隙間鑽透躍進，纖細地刺痛每一吋脆弱肌膚。後座的我緊緊環抱母親的身軀，彷彿可以尋獲些許溫暖，在環繞周圍的寒冷氛圍。

於母親身後，我可以感受到被呵護的溫柔，或說記憶裡的一種原始情感，漸緩地醞釀成生命裡難以忘懷的牽絆或寄託。童年許多景色歷歷在目，如數道投影輕巧交流，並匯聚成後座裡的小小領域。從後座角度，彷彿可以清晰看見母親背影，從婀娜纖細卻在泛黃光陰中，

逐漸蛻變出厚實滄桑。她將一切奉獻予我們，在過去那些細碎如紙的歲月。

某次，母親停等紅燈，轉首向我，然後輕柔微笑。當下彷彿生命一切，都輕易在記憶裡被恆久典藏。並以歲月遞嬗，緩慢發酵成生命裡，最堅確信仰的情感渴望。

後至某日，父親與母親討論，以累積許久的積蓄，於離家十數分鐘的地點購置一塊田地，約五公畝，農田方正，地勢高善於排水，不足之處則於太過偏僻。母親決定於閒雜時栽種作物，以貼補家用。機器行進間緩次種播初生禾苗，母親與我在遠處田埂，像評析一部電影播放，陶醉於在水面繁盛綻放出的波光粼粼。之後母親時常攜我一同觀賞她栽培的稻禾茁展，從寒風嘈噪乃至和煦晨曦。細心倍至的呵護，逐漸成就了金黃稻穗的飽滿低垂，像得以看到後輩終有所成一樣地令人如獲滿足。收割機齊步踏過，稻穗彎腰在引擎的嘈雜聲中，逐步拍擊成一袋袋長久辛勤的收穫。平凡莊稼生活描繪出耕耘的辛勤、農忙的季節以及豐收的喜悅。

而後開始新一期稻作。

猶記得，當時小一尾聲已近，季節步伐在日復一日間，迭次更易。呼吁出炎熱莫名的氛圍，唧唧禪噪彷彿不耐畢生於地底蟄伏，從樹葉交雜的縫隙中、棕黃的樹腹上開始輪流排序，放聲歌頌夏季的來臨。

某日，曦陽未見的晨時，母親從被窩裡起床，欲往農田放水潤土，以利秧苗耕作。

約六時多起床，我未見母親蹤影，轉首探望，暗自猜測母親可能

去處。

然而，那一天回到家的母親，卻僅剩冰冷溫度。

母親的相片，被製作成一塊黑白方框，擺放在鮮花簇擁的中間。幼小記憶無法理解這些事情代表些什麼。僅聽到大人說：母親去了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不會再回來了。檀香木灰在潔淨桌上，緩慢燃起煙霧在眼前，與空氣散漫仔細摻揉，然後裊繞成廳堂佛經不斷播放的數次輪迴裡，一道靜默哀戚的氣息。

後來方知，回程時母親騎車發生事故。

父親為負擔家計，仍須長居北部以賺取家用，後由阿嬤代扮母職照顧我們。二十數個寒暑穿梭在春去秋來，似箭吹嘯過逝去的歲月，然後開始清晰。時間緩慢催尋，稚幼的我們逐漸洗鍊出成熟的身體與靈魂，而後於穹頂之下，準備創造人生璀璨。工作後，機車對我仍屬重要，我駛車前往職場，抑或開拓未知領域。對我言之，駕駛似駛船的舵，是對未來的掌控，亦是對於生命自主的抉擇。

我緩緩睜開眼，醫生、護士在我身旁來回穿梭，進行各項檢查，右小腿在意識模糊中，感到劇烈疼痛。

「可能幾個月不能走路了。」醫生檢查後這麼說著，而後決定進行鋼釘置入手術。

那日，在夕陽未歸的下班路程。一場意外，導致小腿脛骨嚴重的閉鎖性骨折。我才發現，狂風暴雨會從遠處晴朗的天空襲捲而來。

往後五個月，或坐或躺。輪椅與拐杖初識相惜，陪伴我度過那段生命裡，難以敘述的寂寥憂鬱。烏雲遍布擠滿心扉裡的藍天，連日

下起不間斷的細雨飄渺。肌肉神經的相互拉扯，與逐日復健的撕心痛楚，使我痛恨並咒罵躲在黑暗，兀自竊笑的詭譎命運。持續及努力復健數月，我終於可以開始不仰賴拐杖，逕自行走。

小腿上痕跡刻劃，如某種蟲類蠕爬。痕跡舔舐出紅腫血色，像命運踩踏的足跡，紀錄生命裡數個月不可承受之痛。

時光儼然走遠，機車寂寥在角落裡，獨自封存滿席塵埃。彷彿哭訴剎那間的失寵，竟如風雲變色般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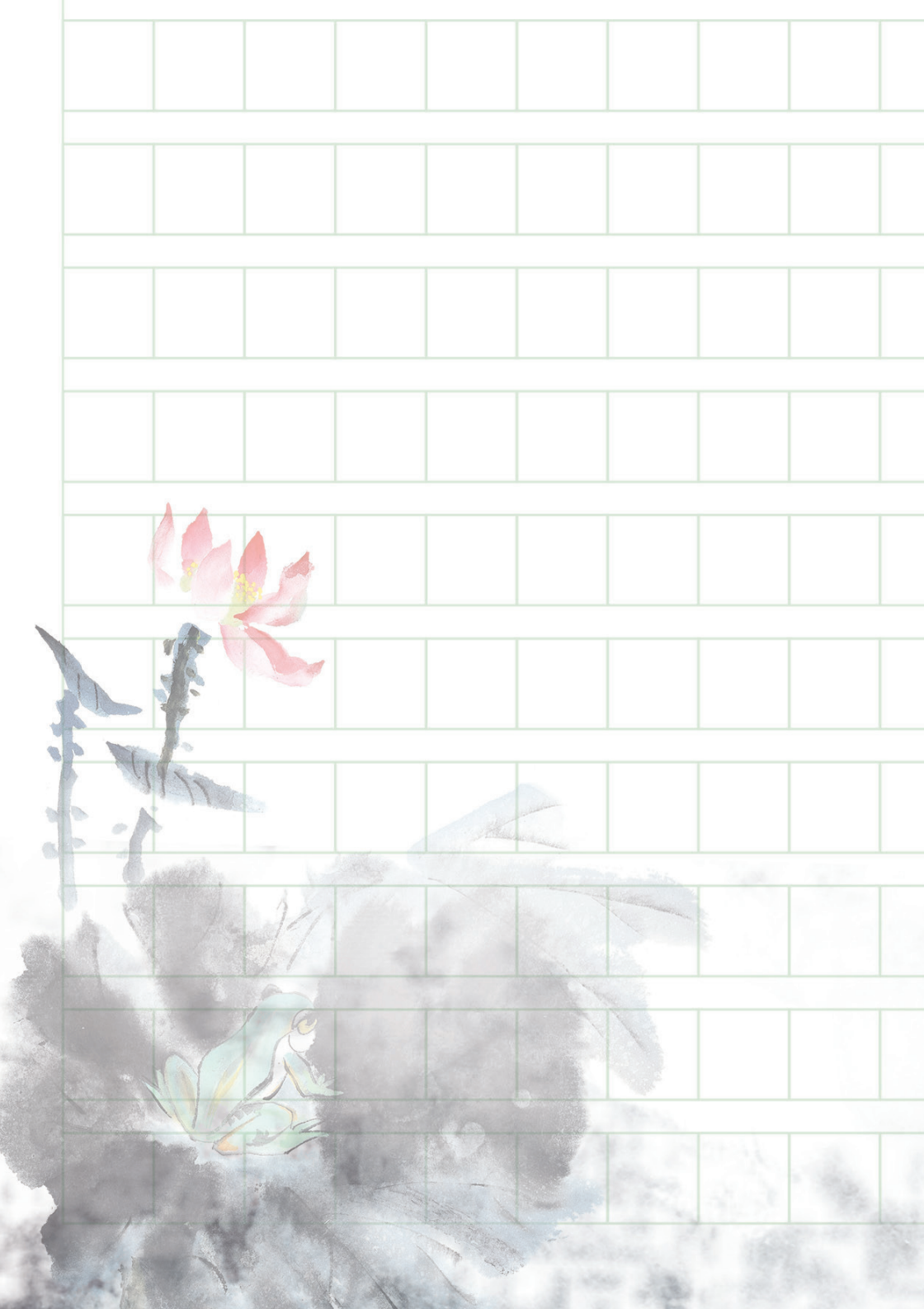
至今，每當天氣易替。從右側小腿，骨縫間蔓延而出的痠痛越是顯著，時刻提醒難以揮散的紀錄，被炮烙於軀體某處。伴隨痛楚些微，晚餐過後，我慵懶地臥於沙發。感到睡眠惺忪，而後緩緩用沉重眼皮，關閉整個世界。

睜開眼，熟悉背影在我眼前。我坐於機車後座，周圍景色像演繹靜止，僅剩我乘坐的這輛機車，不斷於似曾相識的道路奔馳，如穿梭在歲月裡繁複交織的記憶。

「你為什麼執著於一塊椅座的記憶呢？」

「……」

我靜默。母親身影在周圍變化轉瞬，且不斷堆疊層復的光影中，逐漸模糊，然後消失。



橫溪文學獎

第17屆得獎作品專輯

· 短篇小說 ·

【短篇小說類評審報告】

新人輩出

宋澤萊

本屆首獎的作品是「驚」。這篇作品描寫了一種叫做「索羅斯」的病毒在彰化芳苑地區蔓延開來的故事。雖是虛構小說，但是震撼力十足，小說充滿了懸疑和恐怖。當地的人們和官方猜不透這個病毒的來源，人不斷地死去。這篇小說重現了許多年前台灣SARS的恐怖狀況，也教我們想到了最近韓國流行的MERS的病毒狀況，提醒了我們病毒隨時可以來臨，要我們及早防備。這篇小說不但是內容精彩，在技巧上乃是得力於他的場景描寫，作者重現了芳苑海邊一帶的風景，鄉土的感覺十足，加重了小說的現實感。這一點說明了小說家的場景描寫能力非常重要，沒有場景，就沒有小說，有了場景，小說才能落實。

〈內文總共7635個字〉是一篇佳作。這篇小說是家庭諷刺小說，內容描述了一位結婚不久就生了兩個小孩的年輕爸爸的故事。該位年輕爸爸在彰濱工業區一家工廠管理階層任職，薪水還不錯。就因為如此，娘家的人都來吃喝。他把兩棟房子裏的一棟登記給老婆，使老婆變成房東。把僅剩的一棟房子的頂樓讓給姨子、丈母娘、岳父住，變成娘家的飯館。他的婚姻不算很久，對妻子的愛情還有羅曼蒂克的想像，想要單獨和妻子共度人生的想法仍然強烈，他是愛妻子的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現在被逼忽然必須和一大群人生活在一起。他要上班，要服務姨子，常常接受岳父對他的冷嘲熱諷，要照顧自己小孩……生活品質變得極為喧鬧、粗糙。可是，他敢怒不敢言，只能

把委屈往肚子吞。整篇的小說充滿了諷刺，把年輕爸爸的無奈都寫出來了。小說叫我們忽然想到，為了要成全一個家，身為爸爸的男人付出了如何深重的代價啊，這種付出多麼地叫人心酸啊！一個好爸爸總是並存著他的偉大與不幸！小說家的諷刺手法高明，著實叫人拍案叫絕。這篇文章除了內容以外，人物性格的描寫非常突出：年輕爸爸的忍氣吞聲；岳父的率性霸道；小姨子的盛氣凌人；妻子的靜觀無為……刻劃得栩栩如生，實在是不得了的手筆。作者告訴我們，小說的成功正決定於人物性格的描寫！

〈什物若干〉也是一篇佳作。這一篇小說描寫一個老人的末段人生的點點滴滴。非常令人意外的，作者不是平鋪直敘這個老人的人生，而是透過老人的身邊什物——老花眼鏡、傘、鞋、收音機、假牙來描述他，把他死亡以前的點滴事情寫出來了。最後，這些東西都和老人的遺體放在一起，在棺木中成了什物了。老人、什物其實是一樣的，他們沉默、被忽視、僅殘存少許的價值、人生失去奮鬥的意義、在世界上失寵……作者的目的是在於真正描寫出被拋棄的人、物的感覺，要我們去悲憫他們。作者的這種以物的視角來寫人的手法，叫我們想起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長篇小說《我是貓》，雖然作者沒有夏目漱石那麼大的學問和幽默感，但是小說的手法是一樣的。靠著這種以物觀人的寫法，就可以把一個不起眼的老人寫得非常豐富。這一點說明了小說敘述法的重要性，也告訴了我們小說的手法是致勝的關

鍵！小說的技巧怎能不多加研究呢？

〈飛羽手札〉、〈黃花〉這兩篇是文藝腔非常濃重的小說，他們善於經營他們的文字，使他們的小說籠罩在一種傷感的氛圍之中，尤其是〈飛羽手札〉，可以當成精緻的感傷散文來看待。簡言之，兩篇小說很像是郁達夫那種小說風格，文字非常有感情。只要他們願意多寫，假以時日，必成名家。

〈寂寞十八歲〉則是揭發一位高中生在資優班裏的內幕、困境，教我們理解到，所謂的資優班的學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光鮮、無邪。作者顯露了他的講述能力，文字流暢無礙，人物性格突出，具有寫小說的潛力。

其他尚有多篇的作品也不錯，不過，限於名額有限，評審只能割愛！





鄧榮坤 □

個人簡介

鄧榮坤，筆名多，而「閒書生」是部落格上新的稱呼。

◆一輩子與文字為伍，寫了不少文字，得過一些文學獎與音樂小獎。在新聞媒體(雜誌、出版、報紙、電視)闖蕩多年，也曾經在教師、縣長辦公室秘書這一行，耽誤一些時間。

◆換了很多工作，頭銜不少——鄧記者、鄧總編、鄧主任、鄧經理、鄧副總、鄧老師、鄧秘書、鄧大哥與鄧先生……目前，仍勞碌於賣字維生的差事。

◆代表作品：一隊火把向紫禁城移動、逆向飛行、螃蟹海岸、乙未，第三十二首、台北咖啡（以上為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菁桐、淡水河岸、遙指杏花村……等多冊。

得獎感言

從事文藝創作多年，始終沒有歇息的念頭，讓我有機會繼續在文學競技的場域，檢視對文學創作的執著，而這股衝動與執著，也將持續在閱讀與創作歲月中，豐富我的生活。

謝謝評審，也謝謝喜歡這篇文章的讀者。

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周邊的人事物，讓每一天的生活更祥和更溫馨，也希望大家一起來關懷生態的反撲，讓我們遠離恐懼，遠離傷痛的無知。

驚

鄧榮坤

六月，蟬嘶嘹亮得令人有點煩，彰化的芳苑已進入夏天了。

芳苑是烏溪與濁水溪沖積形成，略成長方形之平原，離海很近的村落，成群麻雀於土地公廟前小公園邊新植的山櫻枝桠間跳上跳下。遠方，一墩一墩的黑雲堆積於陰霾的天空，零星閃電劃過雲層，濺出的亮光，讓乳姑山下村落的民眾心慌不已。土地公廟前擠滿了人，身穿黃袍的道士念念有詞，左手持招魂旗，右手持鈴鐺，在眾人聚焦的眼神中，繞著供案轉著圈子……

□

烏雲在遠方的山頭轉著圈子。今年春分後，連續幾個月沒有下雨，悶與熱的煎熬，讓村民們顯得有些倦怠與不安。雖然時常有春雷響過，卻一直無法落下雨來。村民們開始擔心這是不祥預兆的警示，因為上了年紀的老人說，只打雷而不下雨是需耗大地的元氣，也將使得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村民之靈魂受到驚嚇。

驚嚇，於疾病侵襲下開始蔓延。

靠近防風林的那間磚造屋的男主人林海，六十幾歲了，一頭白髮，臉上的皺紋因為乾旱而顯得更為綿密與曲折。他唯一的兒子阿福剛滿四十，身強體壯，豬腳麵線剛吃過的第二天，莫名其妙於水田除草時，一陣眩暈襲來，整個人臉朝下，趴在水田裡，幸好在一旁的林

海發現得早，立即將他扶起來，拍了拍背，發現沒有醒過來時，立即揹著他跑到村落的衛生所求救，經過簡單處理後，轉到署立醫院治療。一個月過去了，還沒醒過來。

陽光有點刺眼。林海找來了一把木梯，架在房屋的牆面上，叮嚀老伴扶好木梯後，把阿福經常穿的那件衣服繫在腰際，緩緩爬上木梯，構住了屋頂上的瓦，兩手撐起身子，整個人十分靈巧躍上屋頂。之後，放輕腳步走向東邊的屋簷，轉身，面向北方，從腰際解開了阿福的衣服揮舞著，大聲叫喊：阿福，回來吧！阿福，回來吧！

招魂這件事，開始在村落蔓延。

村民們深信那些生病的人，是在他睡覺或失去知覺時，靈魂暫時離開了他的軀體，希望用他熟悉的衣服將他召喚回來。

陽光炙熱。空氣中漂浮著污穢雜質，村落裡那條通往大海的小溪，露出了河床，許多小魚曝屍於陽光下，臭味瀰漫整個村落，許多人開始莫名其妙發燒。村民們找了祖先流傳下來的偏方——洽查某、雷公筋、金銀花或燈籠草熬水服用，希望能消消暑氣，把體內的溫度降下來。

以前，村子裡的人發燒了，喝幾杯涼草，流流汗就沒事了，如今，那些被視為消暑靈藥的藥草都失去了效益，村民們開始慌了。

離村落有二公里遠的市集，有兩家什麼病都看的診所，規模不大，設備簡陋。開始時，醫師透過聽診器診斷，初步診斷這是一般感冒，開了一些藥讓病人帶回家服用，也沒有花時間追蹤，直到病情惡

化的人越來越多，縣衛生局官員才開始留意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而開始慌亂起來。

平常很少見到救護車的村落，一下子湧入了十幾輛車，把對外的這條道路都塞滿了。在家人攙扶下，病患轉送至市區教學醫院住院治療，透過血液、尿液、糞便等細菌培養，與斷層掃描分析，發現這是一種已經滅絕近五百年的罕見病毒感染時，風暴正式在村落掀開了。

究竟是什麼病毒侵襲村落，沒有人知道。警戒線拉起了，黃色塑膠帶繞著村落外五百公尺遠的矮樹或新豎立的木樁幾圈，禁止閒雜人進出。遠遠望去，僅三十幾戶民宅形成的村落如一座被遺棄的孤島。村民進出必須登記，如體溫超過了三十八度就會被強制送到醫院治療。上了年紀的老人即使感覺身體有點發燙，也不敢聲張。

衛生局官員自中央衛生機構派來的專家眼神裡，似乎看到了死神向村落無情招手的冷酷。村民對於這種病毒沒有免疫能力，大人攔下工作，小孩也暫停上學，一批一批被送到署立醫院接受檢測；而住進來的病人已經七天了，除了X光照射外，連心電圖診斷也反覆進行，卻一直查不出病因來，只知道有一種病毒正啃噬著他們的細胞，他們的臉上都有一層死神的陰影。

五百年後甦醒的病毒，有一個奇怪的名字——索羅斯。

初次從醫師口中聽到病毒的名字，多數人都皺緊眉頭，一再反問：鎖螺絲？什麼是鎖螺絲？村民們對索羅斯的陌生，一如穿梭於醫學中心那群政客的無知，亂了方寸，面對記者的追問，總是低頭沉默離去。

索羅斯病毒專門獵殺男性，數不盡的破產失業、家破人亡、綴學的現象似乎已經蔓延，醫院逐漸湧入其他村落一些全身無力，頭痛胡言亂語的病患，許多病患說，雙手感覺無力，吃早餐拿筷子或刷牙時都提不起勁，那雙手好像脫臼似的，完全提不起來。

索羅斯病毒侵襲村落後，已有七人相繼死亡，有人開始懷疑與幾年前流行的口蹄疫有關。當時，感染口蹄疫而被撲殺的豬隻，都被送到乳姑山下一片荒地掩埋，雖然灑了許多石灰與作好防護措施，三年後，因為村落水圳的工程的施工而讓危機浮上檯面。

當天，濃霧壟罩著遠方的乳姑山。水圳施工人員在乳姑山進行基樁工程時，突然在離地面一至二公尺處，挖到豬隻殘體，工人隨即把土方填回，並焚燒冥紙祭拜。三年前掩埋的口蹄疫病死豬未腐化的消息傳出後，獸醫認為這種現象相當罕見，可能是掩埋場所溫度較低或灑石灰抑制了腐化的速度，建議未腐化屍體應予焚燒處理，否則豬隻屍體上的口蹄疫病毒仍未遭到破壞，可能會在挖掘、搬移，口蹄疫病毒有可能存活並散佈出去。縣府官員緊急會勘後，認為殘體已不多，決定繼續採掩埋方式處理。村民們擔心還有大量的病死豬沒有腐化，會造成二度污染，甚至有再傳染口蹄疫的危險。

病毒與口蹄疫有關嗎？在民意代表強烈抨擊下，衛生局官員們開始擔心口蹄疫疫情會死灰復燃，於是，村子裡的豬都被撲殺了，靠養豬生活的農民在近似瘋狂的撲殺行動中，承受了生存的煎熬與精神的折磨。

豬撲殺後，罹患無名病痛、莫名發燒的患者沒有減少。衛生局官

員開始懷疑是流浪犬所造散播的，而由衛生、警察、消防、環保單位所組成撲殺流浪犬的隊伍，如大軍壓陣般出動了，凡是在村落流浪而不管有人或無人飼養的狗，都捉起來丟進密閉式的汽車裡，利用電殛方式撲殺。那段日子，濱海村落經常可以看到撲殺流浪狗的箱型車，晨昏不歇於村落巷道兜著圈子。

許多村民看著廝守多年的狗被補狗隊的人，以網子罩住身子，於掙扎中被帶走，或看著補狗隊員追著狗奔跑，上氣不接下氣的隊員手持通了電的電極棒，往狗的身上揮了過去，當場將狗撲殺的慘狀，眼眶溢出了淚水。

很多話想說，一直沒有開口。

□

悶雷響過，雨水仍然沒有來。

鄧縣長在衛生局長陪同巡視特別病房後，臉色如蒙上一層厚厚的霜雪，把頭頂上那頂灰色棒球帽壓低，遮住了半邊臉，悄悄從旁門走開了，只留下守在門口的記者和病患家屬一臉錯愕，尾隨而來的是病患家屬一陣的怒罵。額頭綁著抗議布條的激動家屬，面對攝影機開始咆哮起來。

人群中，有人取出事先以紅墨汁寫上「政府無能，草菅人命」、「死不瞑目，還我命來」之類標語的布條，有人高舉著「滾蛋，縣長下台」標語，透過鏡頭猶如鮮血的控訴。

醫院外，抗議聲沸騰。

警察手持盾牌阻擋人群接近醫院急診室；急診室裡的護士神色慌張，面對突如其來的抗議，顯得有些焦慮與不安。近百位人群大聲嘶吼著，在警員手持「行為違法」敬告標語下，一步一步往急診室大門挪動腳步，與執勤警員發生幾度衝撞，在新聞記者閃光燈此起彼落的閃爍下，綁著白布條的群眾激動叫喊起來。

——我兒子死得不明不白，政府應該還我一個公道。

抱著相框上黏貼黑色緞帶花的中年男子咆哮起來。

——我先生一年健保卡都難得用一次，誰知道前幾天因身體不舒服而到醫院，醫生說血壓偏低了一點，可能是受了風寒，吃了三天的藥，一點效果也沒有，後來轉往大醫院住院治療，除了照X光之外，還進行抽血和抽骨髓檢查與腦部斷層掃描，第二天就開始說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醫師給他在生理食鹽水中加了一針，昏迷了二天，沒留下一句話就走了。

一位婦人牽著年幼孩童撲倒在抗議的人群中，淚水爬滿了臉頰，年輕記者一臉嚴肅操控著肩上的攝影機，對著她紅潤的眼眶來回移動，孩童因人群的騷動，不安地撲進婦人懷裡而放聲大哭。

遠方，響著悶雷。雨水沒有落下來。

□

雨水仍然沒有落下來。

陽光炙熱，肌膚有點刺痛。

醫院門口外，停放了六輛 S N G 轉播車，平常只有在螢光幕上才能看到的新聞主播也忙得像隻蒼蠅，在醫院穿梭。每天下午二點，縣衛生官員們就坐在冷氣房裡，透過幻燈片逐一檢視肆虐的病毒，眉宇深鎖。年輕的衛生局長在會議中，握著雷射筆，自幻燈片投射的白色牆上，點著重要的畫面，細說病毒蔓延與掌握的經過。

——新病毒傳播管道仍是個謎。目前所知道的，是人類感染了索羅斯病毒，一個星期後才會發病。

年輕的衛生局長清了清喉嚨裡的痰。衛生署長聽了簡報後，轉頭，看了一眼遠從美國防疫單位派來的專家，眉宇深鎖。希望聽道不久前送到全球最權威的亞特蘭大疾病管制中心化驗報告。

——病毒的胺基酸序列已經分析出來，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單純的病毒，和口蹄疫不同的是，只有人死而豬不會死。

一位戴著眼鏡的美國衛生專家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翻閱著手中報告，以流利的英語報告檢測結果，許多在場的人因為聽不懂英文而一頭霧水。

——人類罹患這種病毒，七天潛伏期，撐得過去，也是植物人。

美國衛生專家站了起來，繼續說，隨手把一疊衛生署提供的檢測報告翻了翻。新聞記者忙碌捕捉簡報上的幻燈片影像。

——聽說這種病毒與馬達加斯加有關？

——索羅斯病毒胺基酸結構與不久前在馬達加斯加發現的病毒有百分之十五的差異，所以，在馬達加斯加的那套應變措施已無法適

用。

美國衛生專家以英語回答記者問題。一位中年男記者停止在採訪筆記本上書寫的動作，抬起頭，兩眼露出狼一般銳利的眼神。

——索羅斯病毒難道沒有辦法控制？

——NO！

透過翻譯，美國官員搖著，猛烈揮手，抓起桌上的雷射筆，將紅色雷射光聚集於一具已經死亡的男屍臉上，滔滔不絕訴說他對這種病毒的憂心，沒與監服啟了淺淺的憂鬱。

中年記者皺著眉頭，採訪筆記上留下兩行歪歪斜斜的字：

病毒蔓延

NO控制

□

病毒蔓延，如風，無聲無息。

越過茂密木麻黃林後，是一座漁港，漁港四周聚集的村落裡，有一家除了開刀之外，小孩、老人、婦女病都在行的小診所。診所醫師六十幾歲了，已行醫三十幾年，不久前，因高燒而停止應診一個禮拜，診所鐵門拉了下來，鐵門上貼著一張如A 4般大的紅紙，紙上用電腦列印「醫師出國，暫停應診」八個楷體字。

剛開始時，村子裡的人以為林亞力醫師又去探視移民美國的女兒

了，直到報紙地方新聞版刊出索羅斯病毒死亡又添一名冤魂新聞，報導中，出現林亞力的名字後，村子裡的人才知道他已過世了。

恐懼隨著醫師的過世而蔓延開來，如黑壓壓的烏雲，籠罩著整個村落，村民在一片死亡陰影中，如一群驚弓之鳥。

——莫非是死神懲罰我們？我們曾答應在土地公廟前演一場平安戲，後來因為颱風來了，平安戲一直沒有演。

老人圍坐土地公廟前榕樹下議論，臉像蒙上一層霜雪，慘白。

——不會吧？土地公不會因為我們的無心之過而懲罰我們吧？

——這很難講，有時候神明也會翻臉無情。

人群中，你一句我一句嘀咕個沒完，臉上陰霾越來越深。突然，一陣聒噪的麻雀繞著金爐後，往他們方向飛來，圍坐在土地公廟前的老人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愣了片刻，彼此相互望著，如土地公無語地望著遠方。

——如果不是土地公作弄，到底是什麼東西在作祟？

摘下帽子，煽涼的老人將夾在食指與中指間的菸往嘴裡送，吸了幾口，緩緩吐出煙圈。在無風的午後，煙圈緩緩往上飄。

——不久前，我從街上回家，經過市場時，曾經看到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嚼檳榔的男子吐了一口檳榔汁。

——不要亂吐檳榔汁好不好，對土地公也該尊重一下。

男子覺得不好意思，站起身子，跨出左腳，以穿著拖鞋的腳磨去那灘如血般殷紅的檳榔汁，檳榔汁經過男子一陣搓磨後，顏色淡了卻蔓延開來。

——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不知道，反正會讓人腳底發冷的東西，很快閃過去，沒看清楚。

男子蹲下身子，脫下了左腳的拖鞋，在地板上拍打起來。

——我就說嘛，颱風來時，村子裡來了一頭五個蹄的豬，不吉利啊，我堅持不要動牠，大家偏偏不信，把牠殺了，一定是豬的冤魂來作祟，你看，吃豬肉的人幾乎都生病了，死掉了！

年紀比較大的老人，是村長的父親，提起那年颱風過境的事，大家面面相覷，沉默一會兒，不敢吱聲。

——不對呀，林醫師沒有吃豬肉啊！

——不要看我，我只有吃一點點而已。

——怪了，如果是豬的冤魂作怪，為什麼操刀的張海沒事？

——是啊。

——問土地公就知道了。

蟬嘶嘹亮得有點煩的上午，麻雀在新植的山櫻枝桠間跳上跳下。

遠方，一墩一墩的黑雲堆積於乳姑山方的天空，零星閃電劃過雲層，濺出的亮光，村民心慌不已，擠在土地公廟前，陪著身穿黃袍的道士作法，希望能化解這場似乎沒有盡頭的災難。

村民們是善良的，當他們覺得陽間無法獲得公平正義時，決定訴諸陰間力量來討回公道。道士念念有詞，把招魂旗往西方揮了三下，擱下了手中的鈴鐺，也停下腳步，喘著氣，向站在一旁的村長比了幾個手勢，村長心有靈犀般遞給他三炷香與一疊金紙。道士把招魂旗鋪在供案上，在擺上一疊貼著金箔，當地人俗稱土地公金的金紙，抓起三炷香往四方祭拜後，念起了咒語，隔空於金紙上比畫著，把村落目前正生病的人之名字寫在金紙上。

一個名字，一張金紙。名字寫好了，道士於供案前嘩啦嘩啦唸起咒語來，聲音混濁，沒有人聽得清楚他在唸什麼，好像一群討厭的蒼蠅在耳邊飛繞。

把三炷香插進香爐，拾起十來張的金紙在香爐上竄起的香菸中轉著圈圈後，與事先寫好的黃紙一起送進金爐焚燒，正式向土地公告狀的程序就完成了。

——接下來，如果你們要請示土地公什麼事，你們可以推代表處理。

身材微胖的道士，不堪幾回的折騰，汗珠沿著額落了下來。接過紅包，脫下道袍，抹去臉上汗水的道士顯得有些疲倦。人群中，村長

的父親年紀最長，被公推為與土地公溝通代表，他抓了一把香點燃，分給在場每一位村民，一起虔誠磕起頭來。

之後，他將神筊握於掌中，其他人站立兩旁，隨著他雙手合十磕頭請安後，也聽不清楚嘴裡唸些什麼，只見他將神筊往地上甩了開來，神筊在腳旁彈跳了幾下，停止了，如半月形的神筊一正一反地躺在地上，一群人驚呼起來。

——你問他什麼？是不是沒演平安戲的關係？

——我問他死亡是不是真的和那個什麼病毒有關？

——可能是巧合吧，再丟兩次看看！

村長的父親彎下身子將神筊拾起，磕頭膜拜後，連續丟了二次神筊，神筊彈跳了幾下，依然一正一反躺在地板上，其中，有一片神筊在他的腳尖前，如陀螺般直立旋轉，轉了很久才躺了下來。

——土地公生氣了，告訴我們不要不相信。

村長的父親一邊彎腰撿起神筊時，一邊訓話。

一群人突然沉默了下來，臉上的狐疑如濃霧般撥也撥不開，彼此輕生交談著。

——聽說李安雄也住院了，前天我還和他在市場喝酒，身體壯得像一頭牛，酒量也不錯，昨天住進了醫院。

——喝酒喝壞了吧？

——不知道，我擔心會不會跟那個什麼病毒有關。

村長的父親皺起眉頭，看著遠方的天空，突然站了起來。

——會不會跟村子裡那家塑膠工廠有關。

——工廠？

——沒錯，工廠還沒開工，我們什麼病也沒有。

——不會吧？我家二個兒子都在那裡上班，沒什麼反應。

一位帶著斗笠的老人搖著頭。

——那會跟什麼有關呢？

老人們陷入苦思。

蟬嘶依舊嘹亮。成群麻雀於土地公廟前新植的山櫻枝桠間跳上跳下。陽光依然炙熱，連續幾個月沒下雨的村落，任何東西似乎隨時都會燃燒起來。

□

陽光炙熱，醫院外的柏油路面冒出陣陣熱氣。

醫院院長室的冷氣冷得令人顫抖。中年男子把幾顆黃色藥丸攤在桌上，以篤定的眼神瞄了個子矮小的院長一眼，將一疊以牛皮紙袋裝著的鈔票塞進他穿在身上的白色袍子的口袋厚，嘴角拉出笑容。

——我們公司最新的藥品，對這次的病毒能幫得上一點忙。

——怎麼可能，美國人都束手無策了。

院長伸出手指將黃色藥丸捏在指尖看了看。

——試試看！

——還虧你是生藥學博士，沒有經過衛生機關核准的藥，我怎麼敢用。

院長搖頭，掏出牛皮紙袋，惦了惦，扳起嚴肅的臉，丟在桌上。

——考慮看看！

——無憑無據，我怎麼考慮？

中年男子把牛皮紙袋塞進公事包，將黃色藥丸裝進一只小瓶子，重新取出一包以信封裝著的公文袋擱在院長桌上，露出詭異的笑容。

——只要你不禁止，我可以找人試試看！

——出了問題，我一概否認！

——放心，不會牽連你，只要你幫我向特別病房打通電話！

院長看了一眼壓在公文袋上的黃色小藥丸的瓶子，轉身望著窗外。中年男子看了他一眼，推門走了出去，繞過幾條走道，小心翼翼地走向特別病房。

特別病房外的走廊出現一陣騷動。

中年男子遞給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名片後，也順勢將黃色小藥丸

攤在掌中，告訴她這是治療病毒的仙丹。

——我是金華藥廠董事長，要不要試試，免費，可能有效。

許多人圍了過來，獲知那瓶藥丸不用花錢購買，純粹是試用品時，吱吱喳喳交換起意見來。

——我不能做主，要問問病人。

——試試看，或許有效也說不定。

二天後，特別病房傳來吃過黃色藥丸的病人過世了。

中年男子心情沉重，坐在辦公室盯著黃色小藥丸看了許久，找來了研發部余經理探討黃色小藥丸的藥效。

——藥丸怎麼會無效？不是都在掌控中嗎？

中年男子以銳利的眼神瞪著嚙了嚙嘴的余經理，隨手從辦公桌旁矮櫃拽了一把黃色藥丸灑向他，開始咆嘯著。

——我們的藥對病毒完全無效，對不對？

——失控了，完全失控！

——失控，怎麼回事？不是說百分之百有效！

——我也不曉得，在實驗室培育的Q型葡萄球菌經過多次散播後，不知道怎麼回事，竟然衍生為索羅斯病毒！

——病毒？你把細菌搞成了病毒？有沒有……

——目前沒有辦法消滅或控制，我們做過很多次實驗，沒有效，病毒會隨唾液或血液感染，無藥可治。

——投入的經費白花了？

——黃色小藥丸對索羅斯病毒無效。

中年男子踱著沉重步履，將指尖夾著正在燃燒的香菸按熄於煙灰缸後，回過頭，快步逼向余經理，一手揪住他的衣領，瞪著他。

——這件事要保密，到底有多少人知道？

——除了董事長、總經理和我，大概只有工友阿齊知道。

——什麼大概？阿齊他怎麼會知道？

——我讓他到製作學生便當的工廠，將Q型葡萄球菌放進水塔。

——放進水塔？

——為了讓我們研究改良，專門治療腸胃病毒的藥能攻佔市場，被醫院診所指定使用，我們才培育Q葡萄球菌株.....

——我不知道有這回事，上面查下來，我什麼也不知道。

——董事長，這是您交待.....

——不要把我扯進來，我什麼也不知道。

中年男子露出一臉狐笑。余經理一言不語，眼眸燃起怒火。

怒火如日落，火紅而燙。

□

日落，火紅而燙。

寧靜的海邊突然熱鬧了起來。

一輛轎車越過防波堤，衝進海裡的悲劇發生了。

轎車衝入海，幾秒鐘就沉落。救援隊伍把白色轎車被拖上岸時，一名被喚為阿齊的男子也隨著轎車被拖上岸。阿齊攤坐於駕駛座前，兩眼張得很大，如沙灘上渴死的魚眼。

在防波堤上釣魚的民眾談起這件事時，臉上還滯留一些驚慌。

——黃昏時，我還看到他坐在這裡喝酒。

小吃店的老闆，面對警察盤問時，一手持鍋鏟比畫著，一手指著靠窗的位置。

——只有他一個人？

——沒錯，好像有什麼心事？

——他有沒有說什麼？

——沒有，最近景氣不太好，經常有很多客人會來這裡喝點悶酒。

法醫驗屍時，臉上神經繃緊了起來。

新聞記者在殯儀館四周逗留，等待震撼消息。

法醫手持細小而鋒利的解剖刀劃開阿齊胸膛，將胸腔打開，發現腫大的脾臟，眉頭不自覺皺起來。美國衛生官員在解剖室看著法醫持解剖刀劃過胸膛後，露出驚訝眼神，回頭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檢察官。

——沒錯，脾臟比一般人腫大約三倍，標準的索羅斯病毒症狀。

藥廠工友阿齊落海死亡的消息傳開來後，引來疫政單位慌亂。

——疫區怎麼可能擴大，還擴大至五十公里外？

——他一向都準時上下班。

——他是位好人，最近好像股票賠了一點錢。

——不會有外遇的，五十幾歲的人了。

附近的人對於阿齊都有相當不錯的看法，而阿齊是因為罹患病毒而厭世自殺，還是另有原因，警察開始在村子裡忙碌起來。

夜深了，警車仍然在村落徘徊。

□

遠處傳來警笛聲。

夜深了。中年男子機警走向窗戶邊，伸手撥開窗簾，從三樓實驗室窗戶往外望去，兩輛閃著警示燈的警備車急速朝藥廠方向飛奔而來，一股不祥的預感突然閃進腦海，低頭看了一眼那個標示著索羅斯代號的培養皿，臉上憂鬱突然深濃起來。

中年男子突然發瘋似的打開培養箱，抓起培養皿衝進廁所，將索羅斯病毒扔進馬桶，在扔培養皿時，沒有丟準，培養皿跌落馬桶外，碎裂一地。

警笛聲越來越近，急速自陰暗的窗外傳了過來。

中年男子衝出廁所，拉開窗簾往外瞧，黑漆漆的夜裡仍然可以看見兩輛警備車繞過了工業三路，一路急速朝工廠的方向而來；轉身衝回廁所，彎下身子，抓起散落培養皿扔進馬桶，按了衝水開關後，隨著從馬桶儲水箱流出的水聲，臉上繃緊的神經才緩緩鬆弛下來，噓了一口氣，緩緩走向窗前。

警備車已逼近，在警備車前飛馳的是一輛狂飆的機車，心情頓時鬆懈下來，像一顆脫水的蔬菜，靠著窗，軟綿綿地癱坐下來。

想起了菸。

從口袋摸出打火機時，感覺右手掌有點刺痛，低頭一看，鮮紅血液自手掌魚際的地方滲出時，整個人像被午後悶雷擊中，張大嘴巴，徐久久說不出話來。

——失控了，完全失控！

——目前沒有辦法消滅或控制，我們做過很多次實驗，沒有效，病毒會隨唾液或血液感染，無藥可治。

想起研發部余經理的話，中年男子突然像發狂的猴子，雙眼滿布血絲，歇斯底里在細菌培養室跳了起來，還發出低沉尖叫聲……





林子瑄

個人簡介

只是一個一般的在創作文學的人，會一再閱讀的是穆時英寫的小說、散文。文學書寫始於二十四歲，二〇〇二年，初始創作是電影劇本，香港舉辦大賽，為獎金所吸引，結果落選，當時自我檢討，認為故事不佳，因而閱讀短篇小說、觀看電影，學習如何建構動人故事，繼後以參賽短篇小說文學獎審度自己的故事編構能力，於時落選，再多次檢討，認為文筆不佳，於是從「修辭學」為始，戮力建構文筆能力。運氣尚可，得過幾個獎項。繼後，文筆、文風、內容失當，作品欠佳，適逢兵役，暫且停筆，稍事沉澱。退伍後，繼續提筆，尋找風格，至今仍在努力尋找建構中。

內文總共7635個字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花時間閱讀這篇小說，更感謝評審願意將手中的票投予這篇小說。其次是要感謝我的父母在我的基因裡灌注了文學寫作的成分，也感謝他們從我幼年開始就以舞台表演、藝術展覽做為我的休閒活動的內容，讓我養成些許的文藝欣賞能力。接著要感謝陪在我身邊、陸陸續續來來往的幾位摯友，在他們的陪伴與協助下，對彰化有所瞭解。最後要感謝近期對我多所照顧的黃金生經理與柯材樺講師，對我的生活習慣有所規勸，讓我不會因為隨性的生活而忘卻文學創作之志，他們兩人也恰好是彰化人，真是有緣。

內文總共7635個字

林子瑄

在彰師大一側的連棟透天舊房舍裡……

在彰濱工業區一側的廠房裡……

在南瑤宮媽祖蓮下……

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的產房外……

[一卦、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結婚前，沒人會對CH說，「這麼會講，那你做了沒？」也沒人會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多說無益，現在就開始做吧。」更不會說，「拜託你別再講了，我聽你講了那麼多次，也沒看你去做過，做夢也得要有個限度吧？」當然也不會有人說，「你覺得這些可行嗎？你有算過投資報酬率嗎？有預計要花多少時間來執行嗎？」在CH的妻子生下長子、在妻子又懷第二胎之前，那不過是一年十個月前的事，CH從沒聽過這些話，但最近，越來越多人說，且語氣越來越尖銳，也更逼迫。他因此瘦了一點，腸胃也常常突如其來地絞痛，白髮也比同年齡層的多了。「或許，該吃素吧？聽說吃素可以減輕壓力，還會變年輕？」

記得大兒子剛出生的時候，CH以為生命從此要改變了，正所謂成家、立業，也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長子帶財，他感覺財運就要起飛了。長子不笑也非常可愛，他感覺事業馬上會大展鴻圖。他也

為了這個家更重視養生，他覺得身體越來越好，不過最近得多吃胃散和安神定心的補藥。雖然是成藥，但他覺得多少會補到身體，肯定會越來越健康。有了強健的體魄，靈魂也會更強壯，有更多力量抵抗外在的折磨考驗，結果，突如其來的地震讓他曉得，他很脆弱。那時候是晚上九點多，他抱著長子，搖著、搖著，可愛的兒子睡著了，他與妻子的肩膀靠在一起。他努力擠出幾根手指，輕輕摸著正在長大的次子。突然，地震了，一場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震動。燈在搖，水瓶裡的水在搖。他第一反應是緊緊抱住兒子與妻子，更做好了犧牲自己保護家人的準備，當然也把認識的神明全部呼求一遍。他無法相信他改變了這麼多！從前，地震了，他視若無睹，在打電動就繼續打，飯繼續吃，澡繼續洗，現在，他緊張、更害怕。不只地震，屋外的交通聲音也讓他提心吊膽。從前，窗外傳來救護車聲，他只覺得吵，現在他一定會衝到現場，就怕是丈母娘帶兒子回來被撞了，更怕是妻子出事，一屍兩命。最近，他一有空就去廟裡燒香求平安。他從沒想過要去南瑤宮，地震之後很常去，可以說是只要有點順路就去拜一拜。

他不認識鏡子裡的人了。曾經熟悉的那位很難回來了，而新的這位，他並不熟悉，CH好迷惘。父親也瞬間變了，他的新個性更加深了CH的迷惘。

[二卦、兌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年輕人，我把女兒嫁給你，不是用來生孩子的。」岳父輕聲地、沒帶有太多負面語氣說著。不太像是責備、不太像是抱怨，比較像是朋友之間的挖苦，但CH與他並不是朋友，所以聽來別有一番酸苦。

在岳父身邊的是CH的大姨子。她單身，學歷為國立大學商學院的博士候選人，目前在英文補習班當老師，有一個女兒。她產後身材沒有恢復，而且習慣暴飲暴食，變得非常雄壯。膚色與身材一樣，沒有返回產前的白嫩。睡眠不足與工作壓力為她加了厚厚的黑眼圈。為了展現幹練的氣魄，她戴著金屬細框眼鏡，刻意挺直身體、抬高頭走路。這些組合，讓她活像是閻羅女王。

她對CH下令，「我明天早上要去台北辦事情，晚上才會回來，你十一點的時候來車站接我。」

CH說，「可是我後天也一樣要早起去工廠。」

「所以呢？」她不理會，「你知道我媽跟我爸不是跟你收正常該有的嬰兒看護費嗎？」

「別這樣啦，講錢傷感情。」他很怕談錢，試圖傻笑帶過。

她不買帳，「我也生過孩子，而且我還是去外面請人帶的，我連自己的爸爸媽媽都沒有拜託……」CH心想：「妳要免費替指導教授生孩子，人家已婚了妳也不在乎，妳藏到小孩都兩歲才帶回來，妳跟我，怎麼會是一樣的呢？」她說，「所以我知道請人家顧未滿三歲的小孩的市價是多少，你需要我說給你聽嗎？需要的話，我還可以加上通貨膨脹率算給你看，需要嗎？」

「十一點的話……是十一點幾分？」

「十一點的火車就那麼幾班而已，你以為是有很多車嗎？」

CH不太高興。

這表情讓岳父極為不爽，老人家說，「厲害就帶回家給你爸你媽養，不用留在我們這裡。」

CH心想，「『我們這裡』？這裡是我家吼，你家的話，請往外走，三個左轉再三個右轉就會到了……」但他把表情與心情收起來，平淡地說，「知道了。」

隔天，CH晚上九點就開車出門。他邊走邊買邊吃，故意讓不同食物的味道塞滿車子。

吃是他在吃，他聞不出混雜，但別人聞得到，而且，她正在減肥。

「用毒很下流，但是某些人只適合這種不入流的招式。」他自言自語，然後，靠近車站了。他選擇放下所有窗戶，將送風開到最強，吹散氣味。

「就當她是同鄉吧……」他用這個理由說服自己。

[三卦、離初九、履錯然敬之無咎]

CH與妻子都是彰化人。CH一個人在彰化，妻子是全家都在。CH之所以獨處是因為他哥哥太會賺錢，早就在台北市買了房子。哥哥一方面想要孝順，一方面也在斤斤計較傭人與助理的費用，就把爸爸媽媽接去台北住，一個當傭人、一個當助理。爸爸有了新工作之後，夢裡深處的事業魂甦醒了。長子炒股炒得斤斤計較、舌燦蓮花、事不關己，老爸也是有其子必有其父。CH與哥哥從小就不是很親密，年紀差了十歲，個性南轅北轍，彼此比朋友還不熟，哥哥因此不覺得有欠他

什麼。既然陌路，哥哥就沒意願一人得道、弟弟也升天。CH不太會想哥哥的事，因為真的沒有手足親情，哥哥的成就對他而言，像是隔壁巷子鄰居的風光，聽了就聽了、然後就忘了。

爸爸去台北之後，CH以為他是一人皇帝了，以為生命裡不會再有別的男人說東說西、講左講右，想不到，爸爸剛走，岳父就來。

在外人眼中，必然覺得岳父瞧不起他，實情並非如此，CH曉得岳父對他挑三撿四、言語譏諷，其實是情感移轉作用。CH的大舅子不愛讀書，學歷非常難看，沒什麼人生目標，當然也沒有傳宗接代的意思，大舅子現在孤家寡人在台北泊車糊口。如果大舅子養得起自己也就算了，但他每個月都要回來彰化拿個一萬、五萬花花。大舅子是獨子，岳父雖然氣他，但基於「唯一男丁」的信念，其實還是寵的。老人家心裡有很多怨恨，剛好來了位女婿，還是個獨居無攻擊性的草食動物，老人家就向他發洩所有不悅。CH第一次發現情感移轉作用是婚後的第三場家族聚餐。那個星期五晚上，岳父對他說，「不要拿家裡的錢，自己好好認真工作養家活口。」他當下覺得非常奇怪，照理來說，他的兩棟透天房舍與小小主管職和國立科大的學歷，以及有一位月入五十萬的哥哥，種種綜合起來該讓他成為人見人愛的好女婿才對，岳父為什麼罵他？岳父並不是會講聖言聖語的聖人。在他迷惑不解的時候，大舅子回來了，他跟妻子全家去吃飯，他看到岳父對伸手要錢的大舅子沒有怨言，雖然擺了臭臉，卻還不斷替他夾菜。這畫面讓CH明白了，他是老人家的情緒垃圾桶。他其實可以反抗，但沒有。從家裡到工廠，他都是這樣。

他在彰濱工業區上班，是個組長。不到三十歲就進入管理階層，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讀國立科大，也是相關科系。國立、又肯回鄉，一進工廠就是培訓幹部。試用期、考核期通過之後，老闆覺得他還算懂得基本的做人處世道理，這是原因之二——他的做人處事道理就是不強出頭、不爭、不鬥、不罵、不奪。老闆最愛這種有國立學歷的兔子，就讓他任官。他的官真的不大，是名義上的官而已，無實權，唯一的優點是每個月可以多領幾千塊的領導加給。他管理外勞與老工人，這兩種人自成體系，會尊重他，但不理會。他一開始覺得這樣很不錯，不用做什麼事就有錢可領，讚。孩子出生之後，他不要了。他怕出事，怕要承擔，怕會要引咎辭職。他不能沒有工作，「只要有錢領就好，不用出人頭地。」但他不是個會爭、會奪的人，所以「不想」，也只放在心裡。幸好外勞與老工人很自律，不會沒事找事做，不會給他帶來麻煩。還算祖上有保佑，他的香沒白燒。

「我兒子的事我自己管。」岳父又在情緒轉移了，「我女兒想嫁的是個有肩膀、有擔當的男人，不是要嫁給一個什麼都不會做的小少爺！有房子沒什麼了不起，自己賺來的房子才是真正的房子，繼承來的，一定會敗光！我問你，將來你要讓我的女兒跟孫子住那裡？難道要他們去乞討……」CH覺得自己太逆來順受，他想拿出名片和兩張房契狠狠甩岳父兩個巴掌，讓老人家知道誰才是一家之主。他太想這樣做了，好想、好想，結果，他用了極度自虐、可以說是精神分裂狀態的理由壓抑了情緒。簡單來說，他把岳父與大姨子的種種不合理對待視為考驗。他告訴自己，想要出人頭地，就必須通過這些小小壓力，如果連家人的不合理折磨都處理不了，將來當大官之後，怎麼有辦法面對更多的職場壓力與生意競爭？

他相信自己再也不會反抗岳父的情緒移轉作用。

[四卦、震九四、震遂泥]

最近CH試著開發新的賺錢領域，他正在研究怎麼量產「砂拉越千層糕」。他是會烹飪的男人。現在的問題是，無法大量生產，也沒辦法保證每個千層糕都會符合衛生標準，而且，他沒有烘焙證照，就算可以量產，似乎也不能開店。

他吃著漂亮的千層糕，在美妙的滋味裡，他以為自己會遵從立志書裡的名言佳句：不要浪費自己的天才、想盡方法突破困境、衝破目前的生命難題、現在犧牲越多將來回收越多……他隨便就能想出幾十句不應當就這樣放棄的鼓勵，但是，他放棄，理由是，「如果我要不惜一切往前衝，兩個寶貝兒子就會被迫要在很小的時候就得跟我一起吃苦，甚至得要先看到社會與人性的黑暗面……我不要小孩在這種環境裡長大，我早就答應過他們兩個了，我要讓他們在無憂無慮的家裡快樂地長大。」於是他不跟隨成功富豪的步伐。

好不容易找到的、而且自己可以輕易駕馭與掌控的生財之道沒了，不是因為沒資金、不是因為沒店面、不是因為沒技術、是因為怕會讓小孩吃苦而失敗，這種虛無的原因，讓他非常累。

[五卦、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以前啊……」CH入睡前，用殘存的兩分鐘回憶過去，但實在是太累了，沒想到多少，就睡了。他原本是要回憶從前一個人自由自在的生活，結果夢裡來的是與妻子初見面的記憶。

「你好，我是新來的會計助理……」

CH當時心想：「妹子啊，這就是標準的彰化妹子。乖乖的，乾乾淨淨的，放假的時候會跑去台中玩，但不會沉迷於夜生活，時間到了就會回來……在台北讀過書，有台北人的時尚感，卻沒有台北人的眼神，還保持著彰化阿妹仔的清純可愛……而且也回來家裡，跟我一樣，沒有選擇複雜的生活……」

很快地，愛上了。CH原本以為會戀愛很久，畢竟彼此都有大學的學歷，在現代社會，這種夫妻沒到二十八、二十九，或者三十八、三十九，是不會生孩子的，想不到，四次就懷孕、火速結婚。

CH把一棟房子變成家。CH的爸爸眼光很好，買的是樓地板面積較大的房。原本是兩樓，父親加蓋到四樓。CH把三、四樓變成岳父、岳母、大姨子的臨時飯店，另一棟繼續出租，房東換成妻子。CH起初的打算是要讓妻子無憂無慮地生活，但最近，他非常後悔讓她離開職場。他心想，或許是太閒了，就變得太像房東大嬸，只有初一十五的夜晚才是他的情人。他記得剛結婚的時候，在下班返家的路上，她會說，「累嗎？要不要一起吃個飯？泡個澡？我好想你。」現在她只說，「老闆的小孩喜歡吃蘋果，老闆又很重視效益，逢年過節的時候，一定要買蘋果禮盒給他，千萬不要買一些有的沒有的，會被他討厭。」以前他說，「我想買一台二手的便宜好車。」她是說，「位置不要太多，你的車上只能載我一個人。」現在是說，「兩個小孩加上我爸、我媽，還有我，買大一點的車好嗎？實際一點好不好。」

這夜，CH為妻子的改變找到很堅強、無法摧毀、一定連鬼神都

會相信的理由：女人懷孕的時候情緒不穩，生產之後還會有產後憂鬱，她生完一胎又一胎，不穩定的情緒持續著，應該也加重了，所以個性改變，跟太閒無關、跟房東這個身分無關。「這是沒辦法的事。」CH完全接受妻子轉變後的個性，他相信自己再不會有任何埋怨。

[六卦、坎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妻子強迫CH接電話。CH看著她與大姨子，對電話另一頭的陌生男子說，「你好，請問你是誰？」

「你又是誰？」

妻子與大姨子強迫他說，「我是她丈夫。」

「騙誰？她明明單身。」

「單身？那我又是誰？」

「那你告訴我，她身上有什麼特徵？有什麼是真正的丈夫才會知道的特徵？」

CH摀住電話問妻子，然後說，「她的大腿內側有一塊粉紅色的胎記。」

對方罵了三字經之後，掛斷。

隔天早上，這位男子戴帽子、太陽眼鏡、口罩、圍巾，現身在CH家門口。CH是聽見三字經的叫罵才確定是那人。這男子朝他潑了桶水，再多罵幾句八字經、十三字經洩恨，更威脅說，「我不會就這

樣放棄的！她一定會選我，她一定會離開你！」

他也滿佩服大姨子。

他回家換新的西裝，妻子問他，「怎麼濕了？」他如實轉播剛才的情況。她說，「你為什麼不直接報警？難道你要我跟姐姐兩個弱女子去面對那個恐怖的男人嗎？爸爸年紀大了，根本打不贏……我們家現在唯一的男人就是你，你不好好處理，難道要我們承擔你的過錯嗎？」

CH心想：「要不是妳懷孕，我一定跟妳離婚。」

CH轄下的老員工在講妻子的壞話，他小子向來不參與，但是，今天再不吐出來，就要悶死了。他買了飲料，主動加入大家。話匣子一開，他發現啊，原來男人只有一種：很會講大道理，很會抱怨，說完之後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改變。他不在乎自己也許也會變成這樣的人，他願意暫時沉淪，暫時當個只出一張嘴的普通男人。他罵了岳父、妻子、大姨子、大姨子的女兒，這四個人夠他講很久。話題太多，也就忘了要罵大舅子。

[七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大舅子打電話來，「可不可以借我兩萬。」他要錢的時候，語氣完全不變，而且說得理所當然。

「我沒有賺那麼多，我還有兩個要養，你的家人，也是我在照顧。」CH總覺得這樣的理由夠了。

「我又不是每個月都跟你借，難道我不會還嗎？」

「你可以不用還，沒關係，因為我們也是家人。」

「有借有還，我懂這個道理。我這個人最重視誠信，你相信我，我一定會還你。為了證明我說的是真的，所以你立刻先借我兩萬。你不借我，你又怎麼知道我會還你？我如果沒辦法先跟你借到錢、然後照我所說的還錢，你又怎麼知道我是個重誠信的人？」

「兩萬對於現在的我來說算很多了。」

「我上個月有跟你借嗎？沒有，所以上個月跟這個月算起來，平均也才一個月一萬。你的租金就收一萬多了，我建議你就當成現在是暑假，沒收到房租，這樣子想，你就會覺得借我兩萬是很簡單的事。」

CH不想破壞與大舅子的關係，給錢了，這也讓他與屬下之間有更多話題可以抱怨。他一說到大舅子要錢的嘴臉，大家共鳴迴響著。他這才曉得，原來每個人家裡都有這麼一位討債的親人，就算原生家庭沒有，結婚之後，一定會有。他粗略統計，男女比例各約一半。

幾天之後，CH的岳父發現他的寶貝獨生子這個月不需要錢，曉得是CH給了。

「為什麼給他錢！」岳父在興師問罪。

CH說，「他好像很急的樣子。」

岳父破口大罵，「我的兒子我自己教，不用你多管閒事！你私底下給他錢，意思是說我沒錢嗎？養不起他嗎？要是他又出事了，算你的？還是我的？或是你覺得你很有錢，可以養他一輩子？對啦，你有兩棟房子，又是主管，但是跟我們家比較起來，也差不多而已啦，頂

多就是多那麼一點點而已，沒有多到可以當大爺啦……」老人家罵了整整兩個小時。

CH心想：「你兒子教不好，要罵也是罵那個爛貨吧，把氣發洩在我身上幹嘛？我看是因為你兒子根本不會坐著聽你說完，更重要的是，你根本捨不得罵他，你就只能跟我吼而已。」但他還是忍著聽完。

岳父離開之後，妻子告訴他，「你下次接到哥哥的電話就叫他打電話給爸爸，不要自己直接處理。你都已經有兩個孩子了，在外面也有頭有臉，怎麼連這麼簡單的做事方法都不會？等你以後變成總經理，像你這種婦人之仁會害死你的。」

CH第一次聽到「等你以後變成總經理」的預言，就問，「妳覺得我將來會出人頭地？」他自己倒是滿懷疑。

她說，「我說是就是，你有意見嗎？」

他心想：「這是懷孕的情緒失控，笑笑地回應就好了。」於是笑著說「沒有、沒有、沒有。」

隔天，他加入新的社交俱樂部。成員全是他的屬下。要加入這個俱樂部的條件是，得是男性，二是極度尊重妻子與妻子那邊的家人，三是總是用最大的包容力包容妻子與妻子那邊家人的種種要求。

真的是冤家。

不是冤家不聚首。

CH心想：「跟這個女人結婚，真是冤枉，完全是業障，就是現

世報，是懲罰，是世界末日，是上帝要我死的前奏曲。」

[八卦、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CH很想重返以前的生活，一個人開車去工作、一個人買便當回家吃、一個人住、一個人睡、一個人靜靜地待在房間，房租是父親每個月南下來收、打掃是母親每個月南下整理一次。他就清清閒閒地，被社會忽視，消失在人群。

CH心想：「或許離婚，逼她們這些人走，就剩我跟兩個小寶貝住在這裡就好了。」她生產結束之後，他就要這樣做。

他期待的日子終於到了，她破水、要生了。他很緊張，更害怕，怕母子不平安，怕他的兒子會沒有媽媽，結果她一下子就生出來。他看著她與二兒子，眼眶紅了。

他上網，從台北訂了最頂級的進口蘋果禮盒送給老闆，再按照妻子的建議，買了每位長官喜歡的東西，向大家分享他有了第二個兒子、而且還連生二男的喜悅。

二兒子滿月酒的時候，他再一次送禮給長官們，結果他收到意想不到的回禮，他升官了，變成有實權、能夠解聘外勞與老員工的最低階層閻王判官。

人事命令發布這天的下班之後，他在家裡辦了小型私人聚會，參與者是妻子的家人。他爸爸媽媽不過來，因為爸爸說，「加薪之後，有到十五萬嗎？」他說，「沒關係啦，很忙的話，你就幫哥哥就好了。」爸爸說，「我只是希望你能追上你哥哥的腳步，不要一直留在鄉下，那裡的發展有限。」他說，「沒關係啦，很忙的話，你就幫哥

哥就好了。」

酒過三巡，大姨子臉紅耳熱地說，「要不是我妹妹厲害，像你這種貨色，我看你根本升不了官……連一個男人都搞得亂七八糟，你能夠升官真的是匪夷所思。」岳父沒喝酒，但也說了類似的話，「人家跟你要錢，你一下子就答應，像你這種人怎麼有辦法管人？你要小心做事喔，不要把人家的工廠弄倒了……不過，別擔心，我女兒很厲害，她會在你犯下滔天大罪之前，就把你拉回來……我女兒嫁給你，真不知道是你太幸運？還是我們太可憐？」岳母一如往常，笑笑地，什麼都不說，只顧著她的寶貝孫子，順便打掃房子。他想從妻子身上得到鼓勵與美麗的話語。他覺得她生產完了，心情應該恢復了，應該會開始說好話了，應該會是他的情人了。他望向她，她的眼神回應出正向答案。他準備好了要聆聽，然後，二兒子哭了，大兒子也不知道在想什麼，竟然跟著一起哭。她吼著，「你去照顧大的！」但大兒子越哭越大聲，她暴躁地說，「你交給媽媽！真是沒用，連一個小孩也照顧不了！」她搖著二兒子，「乖……乖……」岳父、岳母、大姨子、大姨子的女兒，圍著兩個小孩逗弄，他被隔離開了。他望著這群在他家反客為主、佔地為王的人，真的很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一個人開舊車去上班、一個人買套餐回家吃、一個人霸佔床睡覺、一個人在房間裡生活，但是……

「人好多。」他低聲說給自己聽。他的眼眶濕了。「人真的很多。」他再一次看著自己的家。「都是家人。」然後，他慢步地、輕聲地，走進這些人。然後，二兒子突然醒來，又哭了。「他好不容易才睡著！你靠近幹嘛！」一被妻子吆喝，他立刻跳離剛才的種種美好，他心想：「你們最好放尊重一點，要不然那一天我不爽了，就帶著我的兩個兒子走，把你們全部趕出去。」



巫玠竺

個人簡介

彰化溪湖人，成長於稻作及羊群中。

祖父輩務農，母親教職，於是同時學會了

如何在田野裡自由地狂奔，及如何在生冷的教室裡

保持一個好學生的樣子。

後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在這過程中

理解階級的攀爬及流動（與不流動）是怎麼回事。

曾任職萬芳醫院，現為健檢醫師。

由散文入門，現喜愛小說創作多一點；

曾獲金車奇幻文學小說獎首獎、新北市文學獎、懷恩文學獎等等。

什物若干

得獎感言

我後來理解，人生中沒什麼大道理，所有真理都是瑣碎的：
瑣碎的什物、瑣碎的生活、瑣碎的言語，
像拼圖一樣，約略可描繪一個人的人生。
投稿前曾猶豫，小說是否實驗性質過強？
但反正人生就是一場實驗——
經實驗認證，評審大人們心胸開闊思想新穎，
謝謝願意讓我的作品得獎。

什物若干

巫玠竺

一、老花眼鏡

老花眼鏡其實並不老，也不花俏。它幾乎可算鏡框界的帥哥，乾淨整潔的那種——不穿鮮艷襯衫也不梳油頭，規矩又端正——是不論人類或物品界的父母，都希望女兒嫁的那種丈夫。

新到貨的它才剛被擺入眼鏡行的展示櫃裡，有一種新入叢林的不知所措，與初來乍到都會面臨的窘境；於是它只得瑟縮安靜地窩在自己位置上，怯生生地環顧四周，揣想究竟自己能否與其他人融為一片呢？左手邊那副玳瑁色塑膠框正忙著打盹，於是它只得轉向右手邊的白銅鏡框，鼓起勇氣打了招呼：「嗨。」對方只是由鏡腳後頭冷哼了一聲——嚇得尚未成為老花眼鏡的鏡框又縮回原位，悶不吭聲。

什物和人其實大同小異——都會對轉換至新環境的未來感到不知所措。隔著玻璃櫃與大片不甚清潔的落地窗，初識都市的繁華在光線的折射下，顯得多麼虛幻與不真實。前途未卜的它靜靜獨自思索：待在這兒，究竟會變成如何呢？它原先曾天真地祈望能與平光鏡片配成對，因為只有年輕小伙子會耗費精神配這種，怎麼說呢，可有可無虛有其表的東西；或與墨鏡鏡片配成雙也是不錯的——潮啊，潮到出水了。它如此幻想著，做夢著——夢想自己能有個不受擺佈的人生。

決定老花眼鏡命運的那天，現身門口的是位珠光寶氣的中年婦

人，後頭跟著一個氣虛萎靡的老人；老人看來唯唯諾諾，襯得婦人氣勢萬千。「唉唷！」眼鏡行老闆碎了睪丸似地將嗓子捏尖，吊高，那高度代表了他奉承的程度，像玉山得以睥睨全臺的高峰。「夫人，真難得見著您啊！您真讓小店蓬蓽生輝、柴門有慶啊。」成語打口中溜出的流利像老闆無時無刻複習著國學常識，而「夫人」臉上水漪般漾開的眼笑眉開，真教導了年輕人們，豐富的成語程度何等重要。

「今兒個是什麼風，將您給吹來了啊？」

「我老公啊，讓我給新搬來同住的公公，配副老花眼鏡呢。」老人被夫人拋在後頭，離得有段距離，明明他才該是鎂光燈打上身的主角，這段對話卻似乎全然與他無關。當夫人說「公公」這兩字時，用新做了法式指甲的指頭指了指背後，順帶快速地連續翻了兩個白眼。屋裡所有配妥未配妥鏡片的鏡框全見著了，卻無人敢笑；老闆的表情倒也讀不出一丁點尷尬，嘴角誇張地揚起像收納了玉兔嫦娥的新月月牙。他依舊世故地越過夫人肩頭，對著老人擺出滿腹誠懇，招手說：「老爺啊，那我先幫您驗個光，如何？」有些問話句末帶著問號，卻從非疑問；好比有的話聽來是請求，剝去表皮後才驚覺其實是要求。於是老人跟在老闆屁股後頭，順從地向後走。

老人驗光時，夫人在展示櫃上物色入得了她眼的鏡框。所有在玻璃後的鏡框全顫顫驚驚地候著，想著：能被看來如此挑剔的人選上，不知究竟是好事，或壞事？夫人銳利的目光在陳列的鏡框上四處掃射，得要有人勇敢睡上她的臉，好阻斷她如此不留情面的眼神，柔和它，征服它——初生的鏡框在心裡這般忿忿地想，卻也僅止於想；出不了聲是所有什物的宿命，好比人類的啞巴，啞巴多數只能眨巴眨巴

地看，無法替自個兒發聲。猛然！夫人的視線向它這方向射來，令在場所有鏡框心頭為之一震，有歡呼有哀嘆；至於它本身則覺得五味雜陳，對成為英雄的可能五味雜陳。

「我要看那副。」夫人自顧自地指使著空氣，店裡頭現在只有老闆一人，而老闆正忙著替老人驗光。

「請您等等啊，我馬上好。」老闆機靈地回過頭對夫人堆起滿臉笑，像暴風雪後路上積累的雪。「哼。最好別讓我等太久。」夫人倒像壞天氣時不肯聽從預報、強行出門的那種人，而她下命令時從頭至尾，都沒拿正眼瞧向老闆；老闆只好像強風一颳就順風而倒的雜草，殷殷切切地過來了。

老人在驗光機後頭被傻傻晾著。他呆愣地坐在椅子上，駝著背，像一個被人遺棄的逗號。從那刻起，仍算稚嫩的老花眼鏡就太快地明瞭了一件事：在這殘酷的世界裡，有人總能晾人，而其他人只有被晾的份；就像一件過了季褪了色的老衣裳，被吊在衣桿上，發霉。

「直接就拿這副吧。看來順眼，耐用，最重要的，是價錢。」夫人拎著它在手頭掂了掂，又左看右瞧上擺下盪，讓它像坐雲霄飛車般，暈了。「但老闆，你還是會給我打折的吧？」「當然，當然。」老闆回答的音調裡滿是奉承，但由他拉平成一直線、不隨嘴角彎揚的眼神，洩露了他其實皮笑肉不笑的心緒。

老花眼鏡的命運就這樣不由自主地被決定了，它沈默地被抓在沈默的老人手裡，與老人一同面對夫人沈默而決絕的背影。若有人問過老花眼鏡：這一生中，有沒想過反抗呢？它的回答當然是有啊——誰

不曾想過——但反抗又有何意義？在某些時刻某種景況下，人生除了餘下被擺佈以外，還能有其他成份嗎？

當老人的兒子那晚回到家，夫人示意新入門的老花眼鏡該要被拿出來，用以展示媳婦對公公嶄新的愛。當老花眼鏡被擺在亮晃晃的客廳燈光下，幾乎被這突如其來的矚目嚇傻了。

「爸，您的新老花眼鏡哪！真是太好了，花多少錢買的？」

也許對這家庭而言，家人正大光明地談論為彼此花了多少錢，並不是一件了不得之事；但對於不認為自己屬於其中一份子的老花眼鏡而言，這讓它莫名地尷尬與窘迫。「花了我四千五呢！想說，我們才不該給爸用便宜貨。」夫人陳述這話時似乎有些過於急切，她忙不迭地開口，不給老人插嘴的機會。

老人此時與老花眼鏡像融為了一體——安靜，像備受眾人關愛，實際上卻是透明的。而老花眼鏡在眼鏡行裡，就曾歪頭讀過身上的標籤——實際價格連夫人剛剛說的一半都還不到；這就像一個引信，點燃了它對本身價值的懷疑。

但這也許不過是一個小要素，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它尚未真正感到衰老前，竟就如此無了用武之地；它從沒預料老人是如此不服老，不服老到他寧可將老花眼鏡擺在眼鏡盒裡，讓它像剛裝潢好、又馬上被迫歇業的商店。在被荒廢被忽視的事物上頭，時光總是奔跑地特別迅速——像連時間也正忙著逃難，逃離至另個更有用的處所。時間總是相對的，年輕與蒼老也是相對的。當老花眼鏡閒散地蹲在眼鏡盒裡，陪著老人把電視頻道切換過兩輪後——它會悶悶不樂地想著，

像它這般在人世間佔著茅坑不拉屎，對社會毫無貢獻——究竟還有什麼人生意義呢？

老人孤獨地打起了盹，同樣無事可做的老花眼鏡悲哀地覺得自己特顯滄桑。不久前它根本未曾想像過自己的老去——也許所有的什物，都是在未曾準備好面對年老前，就不知不覺變得衰敗。

二、傘

傘若是知道了老花眼鏡的工作量，該會恨得牙癢癢的。最近它勞動的時間越發越長了，讓上了年紀的傘有些吃不消。

新環境裡傘增加的不單單只有工作時間，不單單只因北部都市更頻繁的陰雨；現在它不只要遮風擋雨，還不得不活成老人的支柱。老人的強韌及原先支撐他的本質，在生活及歲月中煙消雲散；走幾步路後，老人的大小腿往往再無法負荷身子的重量。老人北上後並無變得肥胖——一如他兒子媳婦期望的那樣，以為當他們好心地、將他自中部農村連根拔起後，此種充分表達的孝順會讓老人安心，於是變得更加健壯。但憂鬱從來都是一隻蠹蟲，將老人身上的肌肉脂肪啃食精光，於是所有失去的都只好由傘補上。當傘像一支拐杖，吃力地承受老人一同行走時，它都會像個富有哲思的思考者低頭思索——在生活裡一個又圓又大的破洞，該如何由一支閉闔的、細長的竹竿填補呢？這怎能補得上？傘了解自己稱不上聰明，但它也明白這是多麼不合邏輯。

下雨天老人不會出門散步，而雨停時，傘就成了老人的拐杖，短時間內工作及角色的錯亂讓傘有些不習慣。但這從不是什物們不工作

的理由——如果什物們仍想擁有自己的生活——什物們只有被使用時才真正活著，只存有、而無用途，就如早已死去一般。傘倒也從不會闡明自己的委屈，即使它在過多的工作中感到疲憊；也許是在傘的那個古早年代，忍耐是一種美德，是一種對己身尊嚴的捍衛。

當老人一早在門口遇見兒子時，後者這樣說：「爸，你這樣一個人出門，不好吧？」但兒子的問話似乎也從沒什麼特別的意涵，不過假借著言語上的關心，讓內心聊感寬慰罷了；他連老人的回話都尚未等著，就轉身自顧自地要出門，才不會說願意陪老人出去逛一圈，或問候他該早些回來。傘在心頭嘀咕，也沒立場多說些什麼；當它與老人眼睜睜地朝兒子背影行注目禮時，老人突地開了口：「等等，兒子！」

對方將臉龐轉回來時，嘴角流洩出的不耐來不及被收回——這短短的瞬間就被傘攔住了，像它英勇地逮著了侵門踏戶的竊賊，像一隻忠犬咬住了小偷，而被侵犯的是老人的門佔的是老人的領地。同人類生活久了，每一件什物都像被養成了盡忠職守的寵物。但兒子轉瞬間機靈地轉為溫和耐性的模樣，讓傘無從得知老人是否親眼見著了這一幕。

「什麼事啊，爸？」

「那個啊，就是。」老人面對兒子的質問竟不知不覺吞吐起來——像他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咄咄逼人、他並不熟悉的陌生人。「這幾天我早起，想幫你們將報紙拿進來——但我怎麼都等不到呢？是不是被誰給偷撿走了？」

兒子聽到這段話後忍不住噗哧一笑，露出了無可奈何的表情，輕輕地搖著頭。大多數的笑容都是無聲無味，悄然無息的，有些卻隱含了輕蔑的意涵；那輕蔑雖隱藏地很好，像菜餚上灑的胡椒——如此細微不經意，簡直像與烹調融為了一體——但傘從來就是個不動聲色的老饕，這才逃不過它的味蕾嗅聞。

「爸！這年頭在城市裡，早沒人會訂報紙了——大家都上網讀新聞了。」兒子一邊晃著頭一邊像拿這老鄉巴佬沒法似的，臉上掛著笑，以屁股面對他們離開了。

什物和寵物一樣，最後都會成為主人的分身；所有對主人滿懷愛戀的什物都長成了擁有者的一部份，能感知他們的心緒。於是和老人散步於路上時，傘不自覺地感到難為情；難為情的不只他們出的糗，更多的是為兒子這不寬厚的轉變感覺難為情。傘記得小時候的兒子，是個如太陽般溫暖的孩子，它沒想過當他成人離家、一段時間不見後，就能變成一個這樣的人。是因為在一個日晒很多的地方，天氣晴朗，人也晴朗，所有個性裡的薄情寡義都跟著被曬了個乾；但一換著了一個見不著太多日光的地域，不論是性格或環境中的霉，就長在了溼氣之上，越生越厚，積成了無法根除的刻薄。一如森林暗處潮溼的蕈菇。哦，蕈菇，就像傘的遠方親戚們——雖說它從來只把老人當成自己的家人。所以一切老人遭受的對待——都只與天氣有關嗎？還是有其他更複雜的因素呢？

人性對於從不真正屬於人類一份子的什物而言，算是一門過於高深的學問了，這讓傘是如此投入於它的哲學思辯。雖說老人將行的道路十分筆直，不遠的前方卻躺了一塊石頭；老人視力不佳而傘則恍惚

著，於是當老人將傘抬起、又往地上戳時，恰恰就戳著了那塊石子不平滑的邊緣——這讓傘不受控制地往前滑去，連帶老人也結伴踉蹌。在人單獨遭逢挫折時，也只剩下了什物值得被信任——於是老人緊緊在手裡將傘抓牢，抓牢時不小心按著了傘的按扭——於是傘一邊在空氣裡劃出一個弧，一邊燦開像一朵綻放的花。最終傘還是在這都市裡成就了一個圓，可惜老人此時正狠狠地被摔碎；當一個古老的東西跌碎了，反倒喪失了亟需被填滿的缺口。於是傘只能像一顆洩氣的皮球，往前瘋狂滾了幾圈後就愣在當場，不知究竟該往何方而去。

三、鞋

老人鞋的壽命比一般人的鞋來得更長，因為它捨不得被丟棄；這也造成在長長的一生中，它常會不自覺地懷念許多事物。不知是因為這一生實在太長了，於是本來就有許多事物值得懷念？或者因為它漸漸走至了生命的末期，除了回憶以外，似乎也沒什麼新鮮事可做了？它懷念什麼呢？或者說，它能懷念什麼呢？哦，可別瞧不起老古董，它能再三咀嚼的事物可多著了——它懷念原先在中部老家不需出門，高空的暖陽就能自動灑入，讓它懶洋洋地晒日光浴。它懷念走過一段泥濘的田埂後，再踏入綠地讓青草在身上磨蹭的觸感。它懷念在果園間走著走著，就會踩著蛇褪下來的皮，而不需低頭察看，憑經驗就能告訴它那是什麼。它懷念幾乎生活裡的所有，都是腳踏實地掙來的：早餐桌上的雞蛋、中午辣炒的地瓜葉、晚餐飯後的芭樂，全是自己栽種的。原先它是多麼自信哪——自給自足的成就及對環境的熟悉，讓它清楚感受自己的強盛與富足。

但現在鞋只能待在鞋櫃裡陰暗的一角，清晰看見自己的蒼涼，像

個活生生的廢物。都市街道的水泥地總讓它踩不慣——這也是它害老人現在常跌倒的原因吧，鞋不得如此猜想。

「兒子啊，我想回家。」那天傍晚鞋隨老人散步回來時，在門口恰恰遇著了累得板張臉孔的兒子。鞋隨著老人早晚各出門散步一次——因循它的老習慣，一次在日頭上工前，一次隨著太陽下山後——這也幾乎是日前一整天下來，它僅有的兩個行程了；其他時刻它都蜷著身軀，發呆，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得了失智症。

「你說什麼啊，爸？這就是你的家啊——家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家。」

這話倒讓鞋覺得沮喪。雖說這話乍聽下挑不出毛病，但對於鞋而言，家除了該與家人待一塊外，也得感覺舒適自在才行，但鞋卻總覺得自己格格不入。也許其實是自己的緣故吧，老了，還這麼難討好。鞋為該被責備的自己嘆了口氣。

「唔，嗯，好吧。這兒的確是我的家，但我……還是想回鄉下去。」老人低下頭，囁嚅地吐出這麼一句。「我受不了這兒。」

「這裡給你住的房子這麼好，房間也這麼寬敞，你哪能受不了？」疲憊總是怒氣的擴音器——於是兒子不滿的情緒不自覺被放大了好幾倍，聽來十分不友善。

「我寧可回去種田哪。」

「田都給賣了，房子也賣啦，趁還有人要時，就全得賣一賣啦。有些東西擺越久，就越失了價值。」這話聽入鞋的耳裡有些刺耳，像

尖針般，一字一詞都在鞋的心上打洞。

「是啊，爸。在鄉下的話您一過世——不，一出事的話——有誰會知道呢？」先到家的夫人不知何時聽見了聲響，於是跟了過來，自顧自地加入了談話。夫人老說她自己是刀子口，豆腐心，而脾氣也不過是急了點，嗓門大了些，從不能說她是真正有什麼惡意。鞋的世界裡無分男女，但在這個新環境中它學會了：當雌性動物開口說話時，雄性動物就該保持沈默。這似乎是條不成文的規則，或人類彼此間潛伏的位階；人與人相處間總有那麼些無法明說、卻又劃分如此清楚的地位。於是根據這規則，老人只能噤聲，緊跟其後的還有這個家的男主人。「我去抽根菸。」連公事包都來不及放下，兒子便又扭頭出門。沈默與逃避都是爭戰結束時的假警報，於是讓這場對話，就這樣無關痛癢地散了。

鞋被收入鞋櫃裡，它棲下時夫人不忘再三叮嚀：要保持乾淨整潔，要將上頭任何土泥污垢全抹去，這家裡不許有任何骯髒汙穢的事物。鞋曾經一度以為自己會被拋棄——某次夫人打開櫃子收拾，瞥見它時抱怨了句：「這麼老，這麼舊，又這麼沒用的東西——能留著做什麼啊？」

老人在鞋櫃前彎腰，吃力地撥走鞋上帶的塵土。夫人離去前似乎瞪了老人一眼，鞋只能無可奈何地裝作沒看到。如果真被丟掉，倒也好像沒什麼不好吧，在這座都市街頭流浪的貓狗，或許反而能有更多自由呢。

鞋被夾在時髦的高跟鞋及新穎的運動鞋中，暗自揣想自己地位

的低賤；不光是實際位置的低賤，還有這個因為被足踩踏、處於底層尾隨而至的卑微。說實在的，低賤其實並不怎麼樣——當鞋漸漸習慣這點後，就明白這不過是弱者人生裡的避無可避；然後，隨著年歲過去，就只能漸漸認命——再不會努力嘗試改善。

當小孫子在夜裡猛力拉開鞋櫃門，翻找運動鞋打算出門遛狗時，不帶敬意地將鞋大力撥至一旁，掉落地上。早早入睡的鞋在夢中被驚醒，注視著被扔至地板上的自己，看見鞋底縫補過的舊傷，又慢慢再裂出一條縫。當孫子的運動鞋自身上踩過時，那裂心的痛才真正將它自半夢半醒的恍惚間扯出。當鞋被清潔後、好不容易乾淨的身體上，又再度沾染運動鞋的泥濘，而浮顯的鞋印時——它才瞬間明白：原來它早已被這時代，給狠狠地拋在腦後。而這世界不論如何生存，如何翻騰，總是舊不如新，老不如幼啊。

四、收音機

收音機原先並不懂何謂愛人，也不明白傾聽的真諦。自小到大它不過一直地說，一直地說，像一條從不乾涸的河流。

收音機也算老前輩了，不過它保養得宜，所有功能皆新穎良好，如魔女般青春永駐。它隨著老人候鳥般自南往北遷徙，看著老人如春花般盛放開向衰敗；而它的個性倚老倒也不賣老，但的確，它會為自己的長壽感到驕傲。

原先它以為，生活中每天都不可能有太大的差異，每一日都是前一日的複製貼上，平淡無奇。直到老婆婆過世的那天，它才真正理解到人與什物的不同——所有的崩壞都會來得如此迅速，所有的失去都

不一定能被彌補；對於人而言，一個早被習慣存有的人事物，也許永遠有比表面看來更重要的意義。那是個寒流來襲前的傍晚，氣溫正一寸一寸嘗試性地往下探，像醉漢挑逗似地，將少女的迷你裙一點一滴往上掀。老人及老婆婆的晚餐向來開動得很早，似乎他們的夜晚總來訪地比別人快。收音機待在老婆婆煎的菜脯蛋與老人收採的蕃茄間，精神抖擻地報新聞。收音機十分熱愛它的工作——也許是因為他們倆會跟在它念出的新聞後頭，給予評論，或者鬥嘴，間雜著稀哩呼嚕的喝粥聲；也許是，收音機一直以為這樣的他們，會是永遠的一家人。

「欸怎會有這麼多竊案？真可怕。」

「我一直都不喜歡這立委哪。」

「我們的菜種得真好。我也不喜歡他。」

收音機在自己的職責中感到生活平實的喜悅，但突然，它卻打了個寒顫，像有股不知來源的電流竄遍全身，讓它落了新聞裡的幾個字。老人聽見後嘴裡不知碎念什麼，直起身來，伸手橫跨整個餐桌——猛擊了收音機的頭一下，像正教訓頑皮的兒子。

收音機被這突如其來的斥責攪得很不爽，覺得這並不能算它的錯；於是當老人縮手時，一不小心打翻了面前那碗湯而變得手忙腳亂時，它只顧著在一旁幸災樂禍。

老婆婆只是靜靜坐在混亂之前，沒出聲訓斥，也沒聽見她咯咯的輕笑——像一尊全然置身事外的旁觀者。

老人將一切收掇妥當後再度坐下，他望向正低垂著頭的老婆婆，像正做著餐前禱告——即使他們明明已開動許久——於是他出聲呼喚：「老太婆？」老屋裡卻只有收音機的聲響，迴盪在這有些悚然的靜默裡，只有收音機的嗓門大聲且不知節制——這讓收音機生平第一次察覺到自己的聒噪；但它無法克制，而老婆婆仍一動不動。

那天稍早她說覺得氣虛胸悶，莫名地冷，於是將自己一層又一層以厚重衣裳包裹起來，搭上她的身材，活像一顆擺滿椅子的大壽桃。

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這不是收音機想說的話，但新聞空檔的廣告竟播送著祝壽的話語。收音機想，這會否就是專屬它終生的原罪？它永遠得為並非自己意圖、卻總在不恰當時機說出的傷人話語，遭受報應？

「老太婆？」老人終於勇敢放下筷子，用一根手指置於她鼻下，像入浴前得先探探水溫。他測得太久了，於是收音機得空又報了一則新聞。幾秒過後，老人終於收回他的指頭，靜靜地哭了起來。老人的聲音像漸漸下大的陣雨，如慢慢被調大的音量——收音機氣如洪鐘地繼續訴說遙遠的逸事，那刻它反倒慶幸自己是個大話癆，於是從來不需聽見別人的哭聲。

之後收音機也跟老人一同被接上了北部，和孫子媳婦成為名義上的一家人。沒了老婆婆煮的菜，現在它只能與老婆婆的照片待一塊兒——老婆婆的笑靨像青春少女，如花，使收音機一如進入了個花團錦簇的園圃。

收音機的傾聽能力此時才被開發——就像它有了錄音功能的假

象，得「收聽」屋裡其他人不願接收之話語。比如老人大清早絮絮叨叨地說：「今兒個早餐是地瓜粥配豆腐乳啲。但我還是懷念我們一起散步時，去廟口吃的豆漿油條。」「還是有妳幫我洗衣服，領子都能刷得乾淨哪。唉，我啊，我。」每當這種時刻，收音機其實仍盡責地唱著歌，替地下電臺傳遞煽動性的廣告；但它學會了在音符與音符、字句與字句間，騰出一點點細小的間歇，聽聽老人正忙哪嘍什麼。

「唉，這兒怎麼總在下雨呢？雨把妳最喜愛的花，都打落了。」

隨著肚裡電池電力的不足，收音機能傳出的聲音越來越斷續；這像一面篩子，將老人的心緒及孤獨由斷續的聲浪滿滿地篩入了收音機的喇叭。也許這是為什麼它也開始變得溫柔，不只有話語的音量，還有它闡述的音調。收音機偶爾會猜想：當時的冷顫或許是一種附身，一種無法被驗證的靈異現象——讓收音機成為老婆婆的替身，彌補因遺憾留下的空虛。

只要當老人清醒時，它幾乎整天都得開口；無論散步時，看電視時，洗澡時，晒衣服時，就像他們已成為一對形影不離、於地上結伴的怪異比翼鳥。

當收音機偶爾在輕柔的嗓音中，看著老人打盹的身影，它總為此傷感——它不知這是屬於老婆婆的想法，或其實是自己本身——它想，原來長壽的代價，就是無可避免的寂寞。

五、假牙

假牙從沒想過自己如此容易被取代，應該說它總是自信地想著，

自己是從不會被放棄的。太自以為了，它反省著。

這世上沒什麼是不可被拋棄的，沒什麼是不能被替代的，沒什麼是永久而獨一的——這是什物的宿命——假牙待在泡水的杯子裡，靜靜看著取代自己的鼻胃管。

老人躺在病床上如一葉飽經風吹雨打的扁舟，鼻胃管自老人右邊的鼻孔伸出，像一支長得過長的吸管。老人現今投入胃裡的食物都得經由那支管子，再非經過口腔的咀嚼，於是向來自視甚高的假牙只得被迫退位，取出被置入水杯裡。

假牙自認它將自己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但其他人也許根本不這麼認為。這其實不全是它的錯——假牙是擁有者的延伸，虛弱的擁有者就代表了假牙根基的不穩固；即使在收音機的陪伴下，老人仍像是孤單一人。而憂鬱放在一個不被重視的老人身上，就等同於失了食欲與消瘦的同義詞；這讓假牙從事它的工作時，就變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而不論任何人或物在口腔裡待久了，總會染上嘴巴的惡習——於是假牙不停在水杯裡開開闔闔，看來像在水裡咕嚕咕嚕地冒著泡，但其實它正忙著譴責其他什物犯的錯。假牙怪罪收音機向來只說自己想說的話，那些話從非老人想聽的，這多自私啊？而鞋的錯就是老人在城市裡都跌了好幾次，到底會不會走路？至於傘，老人每次跌跤前它都無法避免這種狀況發生——怎能如此怠忽職守呢？唯一沒被假牙放入眼裡的只有老花眼鏡，因為它工作時數太少了——事情做得少的老花眼鏡簡直像幽靈般不存在——這反倒沒了責備的必要。

那天兒子帶著夫人小孩前來探望。兒子提了一籃種類豐富的水

果先進了門，等了好一段時間，假牙才等著夫人慢吞吞地拉著孫子現身。

「爸插著鼻胃管，哪能吃東西啊？妳這籃水果不是白買了？」

「我本來就想，反正這籃水果這麼大，爸哪吃得完哪？有一些本來就是讓我們帶回去的——現在不過帶多帶少的差別罷了。」夫人滿臉的不在乎，把身子擺得離病床遠遠的，同時把兒子緊緊拉在身旁。

「醫生說，還好吧？」兒子轉向在枕頭旁正彎腰幫老人擦臉的外籍看護——整間房裡就屬她離老人最近，讓假牙有了種，她其實與老人最親密的錯覺；就像假牙認為自己處於老人的口腔裡，於是相較之下，其他什物都不如它真正了解老人。

「還好。」看護點點頭，以不甚標準的中文回話。

「醫生有說何時才能出院嗎？會晚些再讓他回家吧？」夫人試探性地詢問，假牙聽著對話，卻無可避免地注意到小孫子正懷著好奇心，一步步向它逼近。

「妳說這什麼話？」

「我有說錯嗎？當初你要接你爸上來——自己承認，你真有好好照顧他嗎？平常都是誰在照顧的？」假牙在心底納悶：不都是他自己照顧自己嗎？但病房裡人人忙著爭鋒相對，無人聽見這句真心話。

「我要上班，很忙啊！」

「結果現在出了事，變成這樣——之後回家的話，又是誰得照顧

他？」

「就輪流啊！當時接他上來，妳明明也同意了不是嗎？」

「我不管！醫院裡有看護，回家後你要想辦法，畢竟這是你的麻煩！」

假牙很想開口要他們別吵了，別再互相指責是誰犯的錯了——但它卻完全出不了聲，因為它被小孫子塞入嘴巴裡，活像一隻自卡通裡竄出的多牙怪獸。

「媽媽，阿公死掉後——這副假牙可以留給我嗎？」

這話一出口，所有將一字一句聽入耳的在場者都心中一凜，而身為主角的假牙反倒不知所措；這句童言童語替吵嘴騰出了一個空檔，夫人趁這空檔心虛地瞟了丈夫一眼，奔至小孩身旁，將假牙自口裡挖出來，拋回水杯裡，裝模作樣地大罵：「呸呸呸！這種話，你怎能說出口呢？」

「但妳在家不是說——阿公不是早就活不久了？何必拖累我們？」

「噓——！」夫人急忙連拉帶拖將小孩拽出病房，病房裡又還回一片寂靜。

兒子嘆了口氣，站在病床前，凝視老人好一陣。即使老人此時能再度變回身強體壯，恐怕也與自己兒子無話可說。於是兒子側著頭向著看護，說：「好好照顧阿公。」緊跟著推門離開了。

假牙心有餘悸地沈在水杯裡，回味方才的驚恐；這齣鬧劇其實持續了不足二十分鐘，比平常兒子便秘蹲廁所的時間還短。假牙明白，自己本就是為了殘缺之地而生的填補，如今老人卻連填補都不需要了——這代表了一種窮途末路。假牙悲哀地看見了自己的窮途末路。

門板又被砰地一聲推開，是兒子。兒子快步走到自個兒攜來的水果籃前，低著頭，像正向那顆最大的蘋果告解：「爸，這水果反正你吃不到，丟了也可惜——那我們就撿回去吃了。」這說聽來有些委屈，對自家人只能撿些碎屑肉末感到委屈；兒子又像個慚愧的罪犯，被陰影掩著面匆匆離去了。

以假牙對老人的理解，它知道他內心一定也滿心錯愕。但假牙的錯愕更多了一層頓悟：原來這世上的所有人，都正玩著一場你丟我撿的遊戲。

六、老人

老人覺得在生命的最末端，自己就如一件什物般活著：沈默，被忽視，只有在能被使用時才有殘存的價值。這也是為什麼，最後他會如此迅速地撤守生命的防線——就像一件失寵的什物，覺得人生失去了奮鬥的意義——於是旺盛的生命力亦不見蹤影。當老人躺在棺材裡參加自己的葬禮時，什物們也被收在一個厚紙箱裡，上頭用黑色麥克筆張狂地寫了兩個字：遺物。

什物成了遺物。老人的葬禮其實就是它們的葬禮——它們心裡都十分清楚，卻無人膽敢將這事兒挑明。

「我們的人生，最終就這樣了嗎？」最後由年幼的老花眼鏡開了口，怯生生地發問。它從沒想過生命就在這天中止，以這樣的一種型式。

「要不然，你還奢望什麼呢？」最年長的鞋譏諷地回答。「辛勞了大半輩子，終於可以喘口氣了，有什麼不好？」

「我只是以為——我們還能有什麼功用，或被人記住呢。」老花眼鏡猶豫地說，它為生命的平淡及短暫感到傷感。

「那不過是你太年輕啦。」傘靜靜地接話，其他什物都感受到它由裡至外輻射出的疲憊。

「別說啦，別說啦。你都舊了，被用過就是二手貨了——還要看有沒有人願意將你撿去，才有繼續生存的資格——就像有人將假牙撿走一般。」收音機雖這樣說，聲音聽來卻有些哽咽。假牙不與它們待在同個箱子裡——不知誰要了它——什物們無一不這般猜想，半是羨慕半是怨嘆。即使什物們像是與生俱有永恆的壽命，但若不是不被擁有，生命就等同於不復存在。

「會有人懷念我們嗎？」

外頭響起的喪樂，讓人無能聽見什物們在箱裡的吱吱喳喳。而什物們真正能傳達出的聲音，恐怕也從不來自於語言——而是源於表現出的模樣。近乎全新的老花眼鏡，被過度使用的傘，無法退休的鞋，角色錯亂的收音機，以及不見蹤影的假牙。什物們最終展露出的神態，代表了它們的經歷，以及擁有者曾經的人生。

嗶啲領著送葬隊伍啟程了，什物們靜靜待在闔上蓋子的箱裡，想著自己生命的瑣碎。什物們從來就無法擁有自己真正的生活，它們的生活依附於擁有者之上。但什物在被擁有的過程中，又像被賦予了真實的生命；它們的生命在使用中，一邊延長，同時也一邊耗損。最終，也都要被收回盒子裡，等著丟棄，或再次被撿拾——這是什物們共通的歸宿。

老人的遺照是好幾年前在老家、由老婆婆所留下的，看來十分精神喜氣。而真正的他現在也被收回了棺材裡，像是與什物們一起，在盒子裡靜靜長眠。



曾昭榕

個人簡介

曾昭榕，台灣南投人，中正大學中文、成功大學中文碩士班畢業，目前任教於員林高中國文科教師，曾得過台中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台南文學獎、桃城文學獎、玉山文學獎、喜菡文學獎和全球華文星雲文學獎人間佛教散文獎。

短篇小說：入陣曲、蒹葭發表於明道文藝，今年並獲得文化部創意新秀補助辦法，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星海之城：奧羅拉。》

寂寞十八歲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和之前我投稿於礧溪文學獎的得獎小說〈傷痕〉，有相似的反思，都是身處在教育現場中，第一線老師面臨的一些不斷重演的問題，現在的學校教育的目標，與其說辦學，不如說是為了讓某些學生上台政清成，而校外媒體的焦點，也總是圍繞在特定榜單人物上，至於學生是否學到相應的知識，似乎不是主流的家長或媒體思考與面對的問題，很結果論吧！當學校永遠只看的到成績好的學生時，並且無所不用其極以恫嚇的方式威脅學生唸書，會產生作弊這種萬年不變的人性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寂寞十八歲

曾昭榕

●

一年○班李冠宇考試作弊，經任課老師糾舉後不但不服管教，且出言頂撞、忤逆師長，事後並私下找同學串供企圖掩飾犯行，之後雖顯示悔過之心，但仍依照校規給予大過處分，以昭炯戒。

說實話，看到自己的姓名出現在公佈欄大過單上時，我並沒有太深感覺，一切是如此雲淡風輕，就像某牌洗潔精一樣，瞬間清潔溜溜，任何快樂、苦痛、憂悶、和殺死人的空白寂寞，都像粉筆灰般逃逸無蹤，蒸發殆盡。

或許畢業之後，當我回想我高中生活時，只有無以言喻寂寞，像蟲子一樣啃蝕著我。

我喜歡流連在任何課堂外地方，走廊、圖書館、電腦教室、乃至國文科辦公室外那條飄著隱約淡淡桂花馨香廊道，彷彿那裡才是不屬於我這個孤魂、不屬於我灰色地帶，而教室、操場，任何需要分團分組場域，都沒有我容身之處。

腫脹的感覺，那種奇異又飄著淡灰色陌生疏離，但不是早晨清醒夢遺似那種陰莖膨脹的感覺，射出濁白色腥臭液體後，心中卻只留下莫名空洞感，而是當你不自覺咬嚙手指甲邊緣惱人小脫皮，造成微微疼痛，看著裸露微血管小小傷口，像是那些背後閒言碎語厭惡我指責

我乃至非議我的惡語流言，還不時抽痛一下，引你一陣發怵。

我叫李成宇，十八歲，今年剛上高中一年級。

像是螞蟻撿拾著記憶中蛋糕碎片，彷彿嗅到皮褶底下的腐敗氣息，沒來由我想起國中生活，我們學校班級可以分為三等：A、B、和C班，不過這幾班並不是涇渭分明楚河漢界，記得有一次我差點從A班掉到B班，結果爸爸去找教務主任說情後，就繼續留在A班。

A班班導十分年輕，從學校剛畢業的菜鳥吧！一看就是一個生嫩的模樣，當她在課堂上說禮拜六晚上來加課晚自習時，平常不多話的李敏忠竟然噲道：「你們老師都碼是為了賺錢。」

這句話，可把這新初出茅廬的新老師給氣哭了。

其實我們不是不知道班導對我們好。

她從早自習就一直陪伴我們到晚自習結束，連午休都會來盯我們有沒有好好吃飯睡覺保持安靜，我曾經下課時想要找她問問題，穿過充滿桂花氣味廊道，那一股子細細甜甜酸蜜味竄入鼻腔黏膜來，一進辦公室，我看見班導趴在桌上假寐，散開黑色長髮像一尾腹部擱淺在海岸、背脊隆起、肌理滑順的座頭鯨。

而旁邊是冰山一般滿滿、改到一半作文簿。

當然，如果你去過C班的話，你會知道那是一個真正極樂天堂，沒有考卷、沒有課輔、走廊永遠也不會聽聞任何被板子挨打的啪啪聲響，所有人都歡樂在課堂上吃著餅乾和飲料，你一口我一口從第一排傳到最後一排，手中滑冰似點選一個個熱門遊戲，每一天都像是同樂

會一樣！

這樣的生活爽嗎？當然，如果你有幸進到這樣班級，踹過幾趟渾水後，你會發現他們眼神毫無希望，只有在凝視小小掌上螢光幕時透露飛蛾撲火似的熾熱與火光，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未來可言，這是誰都心照不宣事實，這些現實升學體制下的廢渣與失敗品，只能在虛擬的刀光劍影中得到一點成功的小小滿足。

可憐，當我以後醫科畢業，賺進滿滿鈔票後，那些人只能成我司機或傭人，為我服務。

本來以為只有國中才玩這種把戲，一直到高中，才知道這是一個被標準常數所桎梏的輸送帶，不管去哪裡，學生都脫離不了被分類的命運。

基測那年我考得不理想，沒有辦法上第一志願，那時爸爸什麼都沒有說，他只是淡淡道：「盡力就好。」

我知道他在說謊。

從以前我就知道，爸媽是天衣無縫的大說謊家，從小，我就有卓越才能能夠從父母親臉頰上細微牽動的肌肉，來判斷他們是否誠實無欺，那天，他們在房間裡細語密談許久，接著一起走出房門，媽媽眼睛腫腫的，看起來像是有哭過，她們坐在我面前，還是媽媽先開口：

「小宇，你知道南○高中這間學校嗎？」

一所二流的社區高中，我當然知道，在準備基測的九年級時，我還是不看在眼底的，見我點點頭，媽媽又道：「爸爸認識裡面的老

師，你也知道，是跟我們同一間教會張阿姨，我們剛剛通過電話了，他說你進去可以念裡面的資優班，以你成績進去第一志願壓力可能會有點大，不如進去他們學校念資優班，學校也會把最好的老師集中起來教你們，你可要好好加油，認真念書，好嗎？」

「就是呀！小宇，你要知道，成績真的不重要，爸爸媽媽希望你健康快樂。」

媽媽說的話一字一句都像棉裡針，聽了老令人胃發疼，而爸爸說話卻像一道密不透風細網，細細的捆縛著我不斷跳躍心臟，我想起小時候奶奶舊家，後邊有一條河，我曾經去那裏玩沙追蝴蝶，沿著河邊張著大型捕鳥網，我看過幾次鳥屍，像是斑鳩、鴿子、麻雀還是伯勞這些鳥，它們被細密鳥網給糾纏得極為緻密，越掙扎網越是糾結越緊，到最後便會無法掙脫自縛而死。

爸爸以前可不是這樣說的。

他老諄諄囑咐我要好好念書，和他一樣念醫科以後才有好出息，有時坐在他國外進口超跑中經過市集，他還會指著路旁揮汗如雨修路工人道：「如果不念書，以後就跟這些工人一樣在大太陽下辛苦工作，而沒有辦法在辦公室吹冷氣坐辦公桌。」

爸爸什麼時候改變口氣的呢？我也忘了，好像是發生哥哥那件事情之後吧！



第一天來到班上，我便認識好些人。

這一點也不值得意外，早在我來到校門口，便看見橘紅色磚牆外斗大海報標題，曾世杰，403分、呂思怡，401分、劉錦龍，396分……看到這些分數時我實在開心不起來，因為我才考了352分，離上第一〇中還差了十分，一想到這些榜上有名的人便是我未來的同學，胃又自主痛了。

順著階梯來到最高樓的五班，之前就聽爸爸說了，五班歷年來都是這間學校資優班，像個樂透牌，不知道為什麼校長特別喜歡五這個數字，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全校皆知的祕密，這個班的教室永遠都排在學校的最高樓與其他班遙遙相隔，顯示自己的崇高性，下一層就是教師辦公室，方便同學隨時下課跑去問老師問題。

當然，相對我們資優班，學校裡也永遠有些班級，教室排在三樓最邊緣，廁所隔壁，上課時大啖福利社買回來的炸雞、肉包、還有午餐剩下甜膩死人珍珠奶茶，漣漪似滑動一支支平板或三星。

八班，像是側8無限迴旋的封閉空間，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在我們學校八就是這樣一個公開祕密的數字。

而我以前一些降到C班的同學，透過免試進來，都被分到這個班，他們還是維持國中如一日生活，日日笙歌，教室內外充滿快活的空氣，把枯燥教室變成不眠遊樂場，班成績和整潔秩序永遠都是墊底，這沒關係嗎？我偶爾也想勸勸他們回頭是彼岸，但他們總是一派輕鬆道：「沒關係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或是「什麼？這次英文考了62分，爽呀！上課一直睡覺也有這個分數，超爽。」而我偶而晚進教室上課經過一排走廊，從窗外瞥見看著一株株不是寫考卷、

就是玩平板被拗折的頭顱，不知是因材施教，亦或揠苗助長。

而我們學校學生，放學之後也不外乎被分流去兩類地方，網咖或是補習班。

有一段時間，我也踟躕著是否要去補習班報到，沿著我們校門往火車站方向走去，約莫走十五分鐘過了兩個十字路口後，就可以看到串燒似補習班招牌，只差不是白色招魂幡似的紅布條寫著滿滿的賀某某學測多少分，高中醫科……我也曾經去過幾次，國中同學簡士嘉約我的，他說：今天是新開的數學班，試聽結束後會發一百塊車馬費喔！

當然，我不是為了那幾百塊，而是很難得的，竟然有人主動約我。

雖然他是B班的學生。

那天我肚子裡還裝著未消化珍奶加福州包，坐在一排排狹長椅子上，胃正盡責消化、磨碎方才吃入晚餐時，兩眼卻要盯著補習班老師在台上帶動唱，還得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將血液運送到大腦。

結果當然是徒勞無功，經過白日課程的洗禮後，此時血液大概只剩一格，配上方才吃的晚餐伴隨著血糖上升，只能回應周公一陣陣招喚。

而我看著身邊的簡士嘉也是如此，像枯乾的黃金葛萎靡半趴在桌上，還不時拿出手機亂點。

結束之後簡士嘉只拿了五十塊給我，「其他的是介紹費呀！」他

道：

之後他再也沒找過我。

升上高中後，老爸幫我解決課業問題，他替我請了家教，我補英文、數學、物理三科，英文家教老師就是媽媽熟識同一間學校的張老師，數學老師是一個年輕的師大生、物理老師是我們學校實習老師，對於讀書這事，我是很認份聽爸媽安排的，沒辦法，我向來是一個乖孩子，當爸媽幫我做好讀書計畫，勉勵了我一番要好好認真用功之後，每天放學不用我便和一堆同班同學趕著把雞排圓圖吞棗當晚餐，接著趕著坐在補習班的長板凳上昏昏欲睡看台上老師跳帶動唱，回到家洗過澡吃過晚餐就定位後，就會有家教老師一對一報到了。

曾世杰是我們班上少數和我一樣，放學不去補習班、也沒去網咖的人。

曾世杰是班長，同時也是全校已幾近滿級分的成績，榜首進來的優等生，一開始新生訓練時，老師直接問曾世杰是誰？我轉過頭，看到一個白白淨淨、面皮生的很清秀男孩子舉起了手，老師直接點名他做班長，當時我聽了真有點嫉妒，我猜是因為成績的關係，以前國中就是這樣，老師都碼偏愛成績好的學生，不過我想想也算了，班長工作很忙，累死他就沒時間當第一名了，但曾世杰似乎天生是當班長的料，做事仔細負責，同時還能有條不紊應付層出不窮課業和考試。

開學沒多久，老師們便開始安排考大卷，有時是一早發一張考卷，利用下課寫完放學再收回來，有時則是利用沒有老師的自習課考試。

沒多久，我就在班上發現一個公開的秘密。

一開始，我只是發現呂思宜、江珮瑄、鄭麗麗那幾個三八，每次考試時間剩幾十分鐘，就會發出窸窣怪聲響，我轉過頭看見她們不時搖頭晃腦，一時之間我突然醍醐灌頂，一整個大怒。

她們在作弊。

該死，其實這一點也不稀奇，以前A班就有幾個同學是這樣搞的，先去隔壁班借已經考過的考卷，那些參考書印製的考卷都碼沒變化，把答案抄下來後考試時間就可以悠哉悠哉看小說，之後再抄答案騙到好成績，以前我們A班小老師還曾經帶頭竄改分數過，令我不齒到極點，因為這件事情我警告她們幾次，國中因此被架到廁所修裡，本來以為來到高中，應該可以終結國中這種地獄的生活，沒有想到，竟然一切還是一模一樣、毫無改變。

我生氣的整個人都發抖起來，曾世杰似乎發現我異狀，拍拍我的肩頭問我怎麼了，我搖搖頭表示沒事後，埋首，考卷每一個字卻怎麼也塞不進眼球裡。

那次英文我考的奇差無比，從來沒有那麼差過，六十出頭分而已，一想到今天正好是英文家教課，張老師可能會要求看我的考卷，心情就如停滯鐘擺一整個死當在谷底。

我瞥見隔壁桌的趙家均考了六十五分，我問到考卷可以借我看嗎他說可以，我仔仔細細上下逡巡一番找到他兩個英文拼錯的地方，紅筆大力一揮道：「你看，你這兩個地方錯了沒有改到，我幫你改吧！」

所以你現在只有六十一分，分數比我低喔！」

趙家均臉一下子垮一下來，只能用一個『屎』字來形容，沒辦法，人總是沒辦法誠實面對自己的錯誤，而我這個人又最愛追求公平正義、不容一點塵埃在眼結膜的，因此，不免要以魏徵自居，進諫同學一番。

後來我用同樣方法，也找到姚書偉、劉錦龍、劉明皓他們在數學、化學和生物錯誤，女生我也有跟他們借考卷，但她們聚在一起不理我，那幾個分數變低的同學臉色自然也好不到哪裡，尤其劉明皓還當場回了一句靠杯，實在有夠沒水準。

只有曾世杰被我找到錯誤時，仍是那麼泰然，他只是睜著那雙好看眼睫毛，淡淡道：「真的啣！你不說我都沒有發現。」接著逕自走去小老師那裡修改成績，接著回到位置上一副老僧入定讀著接下來考試，彷彿與一切起伏都了然無涉，菩提明鏡不著塵埃。

此時他低垂著眼簾，顫動著蝶翼一般眼睫毛，我突然有一種特別感覺，若有似無，莫名心跳加劇，原來男生眼睛也可以這麼好看，連那幾個偷帶假睫毛、變色片的八婆女生，都沒他眼睛好看，像是一對深海中交錯靈動魚尾、又像是演奏廳中隨著指揮靈巧手指上下清揚的指揮棒。

如果哥哥還在世，是不是也是這副模樣呢？



亞曼達有著鍍金弓弦般長髮，一雙冷冽眼睛湛藍像是森林裡湖

泊似的，小狼最喜歡跟隨在他身邊，喜歡亞曼達將他厚實掌心覆蓋在他頭頂上，上下緩緩撫摸。亞曼達是銀月國上將，總是穿著月牙色軍服，跨下騎乘雪白獨角獸，他是戰場上死神，有著冰雪般凜冽銀眸，所到之處令敵軍聞風喪膽，只有有著銀色鬃毛的小狼靠近他身邊時，才可看見他綻開冰裂一般清脆、鏗然有聲的笑意。

這幾日爸媽去大陸開一場國際性研討會，臨去前他們同樣諄諄囑咐我用功之類的廢話，但我可是心知肚明，這下，我終於可以暫時幾日脫離這籠中鳥的生活，家教結束之後便可以偷閒半晌，只能用一個爽字形容。

今天是一周之中唯一沒有家教的時間，我騎著腳踏車悠哉悠哉亂晃，想去同學推薦的租書店借輕小說和漫畫，之前我都把小說偷偷下載在電子辭典裡，趁讀英文空檔假裝查單字其實偷看小說，沒辦法，爸媽不喜歡我看這種玩意，可是那些虛擬的世界真的比現實生活有趣的多，我常常一不小心就栽入那樣神秘魔法世界裡。

經過一條擁擠巷弄，此時，一家鐵皮店招竄入眼中，上頭寫著越南小吃，這樣骯髒小店我向來是不屑一顧，但是我卻突然停下腳踏車，只因為我看見一個熟悉身影，那是曾世杰。

走進店裡，曾世杰看了我表情顯得有些驚訝，接著一個說話略帶口音的婦人問我要點什麼，點了一碗牛肉河粉坐下，只見曾世杰揩著抹布抹抹擦擦，接著聽到一聲：「小杰，四桌牛肉河粉。」曾世杰端著一碗熱騰騰湯麵到我跟前，還來不及跟他絮聒幾聲，他就離開了。

這湯頭有點清淡，我只好多擠幾顆檸檬和丟辣椒片來提味，曾世

杰看起來不像是來這裡打工的，一邊吃著麵，我心底狐疑著，那女人看起來像是他的媽媽，瞧曾世杰和他對話時吞吐出一陣拗口的語言，原來他下了課沒去補習都在這裡幫忙，那他怎麼應付隔天考試呢？我想。

「這春捲請你，我跟我媽說你是我同學，他叫我拿給你。」水蒸氣模糊了眼鏡，冷不防曾世杰丟了一盤小菜過來，我嘴裡還囫圇著麵，來不及說什麼他又咻一聲離開了。

中間幾次我想找他攀談，但曾世杰實在太忙，一下子送麵一下子收盤子揩抹布，偶而沒事時就坐在一盞小燈光下背單字，我認得，那是明天一早就要考的英文雜誌。

「請問多少錢？」我走到前面付帳道：

她媽媽似乎有點聽不懂，一下才反應道：「八十元。」

曾世杰走來道：「媽，他是我同學，你剛剛說小菜不算錢。」

「不好意思我忘記了，我們家小杰很少有朋友來家裡玩，歡迎你下次再來喔！」那女人說話時尾音不自覺往上飄，最後一個語氣詞特別重，聽起來真的有些磨耳，我點點頭說好，離去時忍不住問曾世杰：「你晚上都在這裡幫忙，怎麼會有時間念書呢？」

「我只有幫忙六點半到八點這段時間而已，因為這段時間人比較多，之後就有時間看自己的書了。」

騎上腳踏車，曾世杰突然靠過來低聲道：「今天的事不要跟班上同學講。」

隔著襯衫我瞥見他鎖骨的形狀，像是小提琴流暢的琴身，不知怎麼，一陣晚風吹來，夾著鐵捲門門口一簇簇梔子花迸裂爆炸般的奶茶似馨香，甜甜的，竟令我心頭一麻。

他要我不要講的到底是哪一件事呢？她媽媽是越南人、他晚上都在店裡打工、還是今天晚上偶然遇見我呢！

不知為什麼，當他靠過來低聲在我耳邊耳語時，我竟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彷彿我倆之間種下一個無聲的種子，那是我們共同守護、不能說秘密，使我心跳加劇。

第三節考英文雜誌，當小老師發下一張張考卷時，我趕緊臨時抱佛腳，將雜誌放在膝蓋上，沒辦法，昨天寫小說寫太晚了，一不小心就超過時間，加上隔天還要考地理、歷史和生物，因此我決定先讀這幾科，反正英文雜誌文法都不難，臨考前啃個幾下還來得及，我聽見前面考卷落下來虛無飄渺、比一粒微塵還輕的聲響，但我沒空理會，我得把握時間趕快背片語才行，感覺身邊同學傳來窸窣的動筆聲響，此時我聽見一陣冰冷聲響從身後響起：「已經考試了，你現在的行為形同作弊，知道嗎？」

不必回頭，也知道那是英文老師，我趕緊雜誌一收拿起考卷書寫，趁著記憶猶新時搜尋手寫題目按圖索驥填下一個個對號入座的答案，但英文老師顯然沒有離開的意思，她道：「我課堂上已經多次警告，你這樣有作弊嫌疑。」接著拿起紅筆在我考卷上扣了十分。

這下我可真的不服，我明明沒有偷看，憑什麼扣我分數，於是我轉頭反駁。

下課時，我孤獨坐在英文辦公室中，費盡唇舌向老師解釋，但英文老師堅持有作弊的嫌疑就要扣分，這是上課多次講明過的規則，接著，她語重心長對我道：「你小考作弊，應該不是第一次了吧！其實，之前就有同學私下跟我打小報告，說你小考都在作弊。」

靠杯，難道是那群愛打小報告的女生，班上明明就一群人集體作弊，為什麼抓我不抓她們。

我搖搖頭說沒有，英文老師露出失望的表情道：「我有人證，一下課就有同學來找我談了，可是我希望你自己承認，如果你承認的話我這次可以不處罰你，你自己回去好好思考吧！」

其實我有作弊，而且我一直都在作弊。

自從發現那一群會作弊的同學之後，我日日夜夜都在想，要怎麼才能超越那群臭女生，要跟她們借考卷顯然不鳥你，於是我也開始去找答案了，先把答案輸入手機裡，或是膝蓋上放著課本趁老師還沒來時趕快找答案，等我發現時，我已經很享受在這種模式中，這也很無奈，不用這個方法根本沒有辦法在這個班生存下來，而且考試那麼多，老師也不可能一一專心監考，雖然這樣真的很不對，我也知道，可是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成績就會往下掉，我不想輸、我不想當最後一名，到時候……

到時候媽媽就會開始哭泣，然後她雖然什麼都沒說但我知道她一定覺得如果死掉的是我不是哥哥就好了。

英文老師也說了一堆成績不重要，品行才重要的廢話，就像陳樹

菊阿嬤一樣，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也可以做好事，但我知道，老師又再說謊了，不然為什麼我們班成績只要一退步，老師就會臭著一張臉而成績好就開始眉開眼笑請喝飲料呢？做再多好事成績不好沒有好學校好收入只是個屁，只要成績變好爸媽就會開心、老師也會爽，我會做好事但我也想要享受人生有社會地位，沒有錢像菊嬤一樣千百年後誰還記得她。

我想，我真的做了太多錯事，未來只好蓋一間教堂來贖罪，我想像著在雪白麵粉一般的沙灘上，海水像是南台灣特有的那種璀璨扎眼的果凍蠟，隨著海水一陣陣的擾動傳來海潮鹹澀的氣味，邊緣是一間有著白色屋頂、貝殼般弧形的教堂，裡頭我要放一架白色鋼琴，彈琴給所有來做彌撒的信眾聽。

也彈給溺水在海邊、在天上當天使的哥哥聽。

一想到哥哥，我腦中突然植入了曾世杰的臉孔，沒來由得令我一陣心悸。

眼下先得解決記過問題才行，英文老師表情堅持的冷冽，我到底該怎麼辦呢？茫茫然回到教室，曾世杰關心看我一眼問我怎麼了我搖搖頭，該死，到底是哪些人私下婊我呢？讓老子知道一定給你好看，瞬間我突然靈光一閃，沒關係，他們有人證，我也可以找人證呀！於是我轉頭看曾世杰，以幾近耳語的聲響對他道：「我有事情拜託你，你可以出來一下嗎？」

站在最高層頂樓，熾熱陽光潑喇灼燒著沒有半點防備的皮膚，額上涇涇汗珠大滴在鏡片上，我拜託曾世杰幫我向英文老師作證，證明我真的沒有作弊，他露出猶豫表情道：「不是我不幫你，是我那時認真寫考卷，真的沒有注意到你的情況。」

「拜託，如果你不幫我我就要被記過，我就死定了……」一看曾世杰不幫我，我瞬間急了，萬一被記過留下汙點、萬一因此上不了醫學院、萬一爸媽回來被他們知道，一想到此，我緊張開始大哭，曾世杰也嚇了一跳，抽了一張面紙給我，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沒想到他的手這麼滑，比面紙還滑順，我抽抽噎噎道：「你還記得你昨天要我不說的秘密嗎？」

他表情約莫是扭曲了一下但我淚眼矇矓實在看不清楚，我道：「拜託，就當我們倆交換秘密，你幫我做證，我幫你守密，好嗎？」

他的頭似乎微微的顫動一下，我當他答應了。

曾世杰一答應後，我立馬衝下去找隔壁的趙家均，請他一起幫我向英文老師作證，他一樣露出極為為難的表情，但我信誓旦旦的跟他說，曾世杰已經同意了，現在只差他而已。

他的表情鬆動一下，又問一次道：「曾世杰同意了嗎？」

我點點頭。

「那我考慮一下。」猶豫半晌，趙家均道：

於是我也當他答應了。

下課我趕緊去找英文老師，跟她說我真的沒有作弊，而且我也有人證，是趙家均和曾世杰，英文老師疑惑一下，接著道：「好吧！那我先問過他們兩個，再決定怎麼做。」



小狼所有的同伴都有黑絨一般純黑狼毛，配上頸部一圈鼠灰色銀亮鬃毛，只有小狼一出生就是全身銀白，像是星夜冰原上扎人的冷月一般。

其他的狼成年後就會發出雪峰似高聳、令人心魂俱奪的高亢狼鳴，但小狼的聲音卻低而且細，像是雪原女神艾絲塔雪紡的裙擺瑟縮過苔蘚的低聲呢喃。

而且，小狼是狼群之中唯一可以用後腳站立，變成人類的狼。

因為這個原因，小狼受到所有狼群排擠，還被驅逐出自己族群外，在野地流浪，在幾乎要冰凍而死時，被經過狩獵的亞曼達救回家。

小狼問過亞曼達：「為什麼我和別人不一樣呢？」

「為什麼你要和別人一樣呢？而且……」頓了一下，亞曼達道：

「就像有光就有影一樣呀！有些人注定就是一輩子孤獨的喔！就像我和你一樣。」

約莫是下午，突然，趙家均一臉臭臉來到我身邊，質問道：「你為什麼騙我？」弄得我一下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你說什麼？」

「你跟我說曾世杰答應幫你做人證，剛才英文老師找我們兩人去問話，他親口告訴我說：『他沒有答應你。』」

靠杯，難道我又被婊了嗎？我忍不住憤怒道：「他明明答應我了。」

「他…說…他…沒…有。」趙家均話一字一句傳來，比艾絲塔鐮刀般眼神還冷，像是冰原颳起雪針般白毛風，一字一句麻痺我的心臟。

最後他道：「英文老師叫你直接去教官室，她決定要記你過了，你現在立刻去教官室報到吧！」

變成人形小狼有鑲銀色長髮，雪白身子，記得他第一次在亞曼達面前變身時，他以怯懦、恐懼的眼神問道：「你會覺得我是怪物嗎？」

「怎麼會呢？」亞曼達捧起他的頭，輕輕的、像掬起一池閃亮流泉，低下頭，吻他。

可是現在亞曼達死了，為了保護小狼，渾沌國派出大量的死亡兵團，這些骷髏士兵和使用暗黑魔法的黑祭師發動一波波強勢攻擊，亞曼達銀色士兵在裡頭，就像是黑色漩渦中的一抹落葉，隨時都要滅頂，他銀色戰袍上沾染鮮血，當他救出小狼後，已經身中數十刃，小狼抱著死去亞曼達，發出一連串弓弦似憂傷狼嚎，像是將死的黑天鵝一般，緩緩的，朝遠方前進，而此時彷彿感受到這股哀傷的意念，艾

絲塔也降下了緋句一般、羽毛似的雪，覆蓋在逐漸遠逝的足印上。

離開教室之際，我的筆記本掉出來了，正巧停留在那頁，我創作的輕小說，此時，我內心升起一股心碎的感覺，不容分說，因為我終究會是一隻孤獨的狼，只能咬嚙著肌理裡的寂寞過活，而我的心，我的魂，我的血，我的愛，那一切括弧一般的未完成，還有附骨之蛆的寂寞，都在十八歲這年，不，或許更早以前，當哥哥用盡最後的力氣將我推向前，感覺那奧藍沒有邊界的海水不斷將我給，滅頂，就已經，死了。

剎那間我想起了媽媽。

如果媽媽看到我被記過的消息，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開始感到害怕，今天是爸爸媽媽回國第一天，一想到此，我便不自主發抖起來，想起媽媽梳妝台前，那長年放在床頭，紅綠交錯、糖球一般小藥丸，雖然她都跟我說那是抗失眠但其實我知道那是抗憂鬱的藥，如果吞食一堆小藥丸是否可以把我內心殺死人的寂寞給吃光光，在那奧迪催魂般的引擎駛進鐵門即將割斷我的神經之前，我不自覺顫抖。



張耀仁

個人簡介

張耀仁，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世新大學中文系。作品曾獲《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等多種。作品曾入選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多篇小說獲中華民國筆會英譯。著有：短篇小說集《親愛練習》、《死亡練習》、《讓我看看妳的床》；散文集《最美的，最美的》；文學理論集《戰鬥吧！熱血故事：那些名人教我的創作力》。

黃花

得獎感言

第一次獲獎，非常感謝評審，也感謝彰化。

印象所及，似乎從來沒來過彰化，能夠藉此機會一遊，也許文化局下次可以考慮把文學與旅遊作一結合。

我很喜歡這篇作品，是拿出手也不會覺得丟臉的作品，能夠以此得獎，真是高興。

黃花

張耀仁

也有這樣的時刻，什麼都退得很遠，像隔著淡漠的眼神，一碰上就想到她。

想到她就想起了冬季，冬季裡的雨，儘管彰化下得很少，卻下在他的心上，下在那些輕聲細語的時分底。總是這樣的，戀愛的起頭就連再魯莽的人也斯文三分，等到朦朧的月暈消散，從此也就是毫不遮掩的俗世了。像現在，把腳打開，把手也打開，涼颼颼的觸感從下腹滑上來，滑向他的臉龐與耳根，使他忍不住輕顫，忍不住深深吁了口氣。

「大哥大哥，你是做什麼的？怎麼肩膀硬得好像鐵欸？」今天的這個話很多，但聲音甜軟，身體也軟，原本的懷疑瞬間軟綿了下來。

「大哥，很累唷？」話很多的有意無意朝他耳邊吹氣。

人只要活著，有哪天不累的？他多想告訴她，安靜是最好的挑逗，但他實在沒心情開口，思緒還停留在稍早之前的那場告別式，靈堂照片裡的那個男人笑得像個孩子，難以想像他曾經傷害了誰？難以想像——

「嚴肅對人生無益，不是嗎？你就是太嚴肅了，放輕鬆放輕鬆。」他想起沉默的那個總是一針見血：「鬆就是緊，要緊，就要鬆。」

這是按摩的竅門，她說。這也是政治的眉角，他低喃。他懷念起沉默的那個的力道，指腹落在背脊兩側像練達的女人穿著高跟鞋的律動：得答，得答，一次發出兩個單音才是正確的走法，他記得她這麼說。

她是個非常懂得應對的女人。從身後靠上來，什麼也沒穿，成團的熱氣熨貼著背，那麼直接那麼依賴，彷彿所有的執拗都被安慰了，彷彿柔軟也是一種具體的力量。她說，暫時別想了，人生還那麼長不是嗎？聽，聽見沒？沿著兩脅到腰際，彈琴那樣的滑指、跳音、連奏，像母親當年哄他入睡的方式，又溫暖又童趣。第一次，他激動得想哭，以為那些日常的屈辱與傷害終於獲得平反，而眼淚都有了去向。

他靜靜的任憑她環抱著、聆聽著，好一半晌才換成他主動，用盡力氣的抱緊她、撫摸她，像要把這些日子以來的孤單全壓擠出去。

沒想到，他的心事最終必須交託給陌生人。

也還好沉默的那個不在這裡，否則接下來要說的這些如何啟口？說到底，怨憎寂寞冷而已，卻又遲遲無法忘記那段最初的感情：白的，單薄的，像冬日裡的霧，怎麼抓也抓不牢，卻又迷濛的令人心碎。他記得最後一夜，水聲像空谷回音巨大而沉重的撞擊四壁，小小的溫泉套房充盈著滿腔情緒，唯獨她已經不打算表達了，徒留他亟欲開口卻又不知從何說起的困窘。

結果沉默許久，猜疑變成了唯一的溝通方式。

「所以，是誰？」滴滴答答的水氣落在他們的腳邊像旋律。

「是哪一個？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從哪裡開始？」節奏有些沉悶，像副歌不夠強烈的敗筆作品。

「妳愛他嗎？」冷不防出現休止符。

總該有個對象吧。總要有人打破這一切吧。不然怎麼說服：不愛就不愛了？他深信不移：「沒有感覺」是文藝片裡才有的裝腔作勢，真正的實情是：「對你沒有感覺了」。這麼一來，更加深了他亟欲知曉對手如何愛的本事。但她擺明放棄了，以致說著說著，越來越像一齣彘扭的獨角戲，因著詞窮而聽見自己顫抖的語氣：

「妳說，他哪裡好？」

「妳說，我哪一點比不上他？」

「妳說，我哪裡做錯了？」

「我可以改啊。妳說，我願意改，我真的願意……」

妳說。妳說。

說到後來只剩下絕望，完全忘了北風與太陽的故事：唯有溫暖得以挽留愛、挽救記憶。感情從來就不是彼此馴服而是相互理解的過程。可惜的是，必須等到許多年後他才明白箇中道理：真正不愛了，做什麼說什麼都無濟於事，好比此時此刻，話很多的這個討好的啣住他的乳頭，一隻手往下撈，撩上來，再撩上來。但他的欲望就是無法被挑起，腦海裡不斷浮現那個男人的臉、浮現最後一個晚上的心情：

沉默的完成必然的擁抱，以及接下來抱著絕望的凡此種種，他深深記得當他把手心貼上她的胸口時，聽見一聲輕輕的嘆息。

正是從那個晚上之後，每每關鍵時刻再也無法喚起男性自尊，這件事成為他心上牢牢盤踞的暗影。

「沒關係，慢慢來，我們有的是時間。」沉默的那個說，越是安慰越曝露身為弱者的事實。

於是他起身服藥，等待一分一秒流逝，在滴答聲中體驗這樣的過程簡直就是諷刺，卻又真實的像個運動選手不達目的絕不放手。再怎麼說，他在鄉代會的外號就是「小鋼砲」，如果不是他夠堅持，怎能贏得別人的尊重？如果不是他夠忍耐，怎能被黨團注意？像這次選舉，整個黨部多少人躍躍欲試，光看那些小鬼在網路上極盡所能孔雀開屏般的招搖，他也不能免俗的跟著開通臉書粉絲頁、維特、Line……

他可是拚了命的往前跑，才得以看見眼前這一片風景的啊。

而現在，沒料到那句「查甫人千萬不要只剩一只嘴」竟發生在他身上，彷彿等待接棒的人頻頻回頭，不知何時才能邁開腳步？而第一個起跑的那個已經需要啦啦隊賣力加油了。這麼一想，真是又羞又愧，看著欲振乏力的欲望，想像藥丸行經食道、胃、再繞行到腦袋、再抵達下腹，必須經過何等繁複的運作才能成就最終的激情？那一刻，他恨自己心存僥倖，以為還有轉寰的餘地，否則早該事前服藥也無需面對此刻殘酷的現實，尤其兩個人從高度的狂熱中冷卻下來，一瞬間無話可說，只能像數算一場延長賽，每一秒都恨不得立即獲得結

果。

「欸，大哥大哥，你不要緊張啦！」話很多的說，尖銳的觸感使他微微一縮。

「你這樣緊張，我會更緊張耶。」約莫是指甲刮到至為柔軟的那個部分吧。

「對，放輕鬆，打開，對，打開——」他感覺到股間被腳還是什麼硬撐開來。

像是努力哄慰孩子的少女無論如何不可能變成母親，要是沉默的那個在場就好了。要是她的話，勢必一面撫摸他的下巴，一面捻起他那縮得像夢一樣的私密說：「沒事的，沒事了，等一下下就好了。」

等一下下就硬硬了。

光想到這裡，他笑得那樣無恥，卻又感激對方的體貼，甚至記起她把他攬向胸口，要他傾聽她的心跳：「六個月的胎兒，就可以感受到母親的呼吸，七個月之後，開始對外界聲音有了反應……」他喜歡她說話的方式，髮窠間混雜了粉香與香菸的氣味，一度使他想起母親，再沒有機會看到他坐進黑頭車、和那些大老闆平起平坐的母親，為了把財產全數留給弟弟，生前編派了許多他的不是……他的淚眼汪汪的老母親呵……

「你又太嚴肅了。」沉默的那個捧起他的臉說：「為什麼不安靜一下？安靜可以聽見更多的意外不是嗎？聽，聽見沒？」其實，他什麼也沒聽見，只是繼續想著會不會是母親的緣故，所以那場初戀才

無疾而終？「噓——」她把他抱得更緊更緊，彷彿他是她的孩子，彷彿她也曾經有過那麼親愛的為人母的時光。然而瞧她年紀輕輕，有可能嗎？他無法判斷，也不知從何判斷？時代走到了「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見怪不怪，一如剛剛還在悽愴的靈堂裡致意，這一刻他就置身在這個小旅館和陌生的女人裸裎相對——還有什麼不可能呢？

「脫了吧。」當話很多的這個冷不防貼上他的背，他旋即明白，轉進來此地既不是為了洗去晦氣也不是為了按摩放鬆，純粹的發洩而已。畢竟，在捻亮粉紅色燈管的房間底，在枕頭、床面發散著軟呢的粉香前，打算拒絕什麼呢？又能拒絕什麼？也就是印證內裡那個蠢蠢欲動的念頭何其脆弱與墮落。但那又如何呢？起碼還有人願意安慰他此刻的悲傷，雖然不是心細的沉默，卻也有聒噪的充滿——也許他需要的不是安靜而是凸顯安靜的紛亂，不是嗎？

「脫掉吧。」話很多的這個又在他耳邊說，像嚴厲的老師反覆提示授課的重點，聲音裡帶著絕對的權威，以致他的心思無所遁形。

不同的是，當臀上那條毛巾被倏忽掀起時，一度讓他以為對手陣營還是派臥底來了！再怎麼說，和沉默的那個比起來，手法未免太過粗糙了，光是擁抱就這般生硬，不免令他感嘆：縱使無從搬上檯面，這樣的職業也存在著天份與驚鈍的雲壤分別吧，尤其現在年輕人我行我素全然不理會方法——也許不，也許他們不是不懂，而是調調本就如此，也難怪前陣子助理勸他多上臉書、少跑紅白帖，畢竟年輕人已經不作興那一套啦。

「小心『為你而死』，變成『餵你耳屎』唷。」助理這麼俏皮的

眨眨眼，說的是網路上的一則冷笑話，彷彿暗示著什麼。

他真心討厭這類自以為是的慧黠，好似世界遠遠拋棄了他，好似腦海裡除了戲謔別無其他，而回憶成為他以及他們那一代人最後的防線。事實上，也只剩下回憶了，那些尋常時光裡的冥思、靜靜摩娑往昔的寂寥：記憶成為他們的利器，所謂倚老賣老就是有些片段記得越來越清晰，有些則越來越善忘。怪的是，他甚少想起妻，也許成為日常儀式的情感就沒必要記住了，否則日子該如何繼續下去？每天都是紀念日的心情，那是初相識才有的熾熱吧，久而久之，終究要化成灰的——冷了的愛還能稱作愛嗎？

他不知道。起碼在靈堂裡望著男人照片的當下，心底像偌大的拈香爐，明明會探到底，卻總覺得伸進一處再也無從抽離的深淵。那樣小心翼翼的經驗恐怕是第一次才有的吧——他清楚記得那個上吊的輔選志工，繞到後廳瞻仰遺容時，那微微外露的舌頭與銜著銅板的唇，致令他忘了不該回頭的禁忌——喪家詫異而鄙夷的表情深植於他腦海底，而他不過是想多看一眼從此缺席的夥伴罷了，那艱困的時光幸運的有他們相伴，儘管磕磕絆絆，但那樣脆弱與易感的心緒，而今回想來竟有一絲絲的陌生與疼惜，「想不到那時候那麼老實啊。」他曾經對沉默的那個這麼感嘆道，隨即被捏了一把鼻子：「老實啊——所以現在呢？」

現在，鞠躬、上香、家屬答禮……不帶感情的例行公事，反而獲得更多肯定與交心，頻頻拉著他低訴哀曲：「代表，阮炆……」「代表，我老父……」「代表……」代表代表，聽多了都無感了，還以為他真的代表他們，以為他的出現能讓死者感受到更深刻的緬懷，畢竟

背負了那麼多選民的期望，他的存在就是民意的存在，他的拈香就是許許多多人的致意，使得喪禮不至於太過寒碇。「這是我們家的榮幸。」喪家固然沒說出口，但一見到他約莫都是高興的，而他則謙遜回道：「這是我的悲哀。」事實上，他的心底早就對此沒有感覺了。

唯獨這一次，他的激動再度被喚起，沒想到這麼多年過去之後，終於找到那個當初令他痛不欲生的答案，沒想到——

「原來你在這裡。」他這麼輕嘆。

抵達這裡之前，助理給了他許多線索：

「高中老師，好像是教英文的。」

「沒有，沒有結婚，好像一直都沒有對象，爸媽都放棄了。」

「二個哥哥，一個姐姐。」

「幾年前才搬回彰化。」

「沒有對象啊，也沒結過婚，好像只有談過一次戀愛的樣子。」

「這個我就沒查到了。」

「病拖了很久啊，好像是肺腺癌吧。」

「是啊，是很可憐。」

原本準備好的一席話，而今全吞回肚裡，就算有恨也變成了淚，「淚流滿面」不正是弔唁的常態嗎？但他哭不出來，甚至想撥開那些廣碩的花海，把他看個清楚。「原來就是你。」照片裡的男人嘴角微

揚，面向鏡頭的眼神馴良而溫柔，應該是在海邊拍攝的吧，所以穿了花襯衫，襯得一張臉格外花俏，笑得也像一朵初綻的花——他必須承認，對方確實是個美男子，然而看他一頭油髮、一臉漫不在乎的神情，恐怕也是個浪蕩子吧，否則怎會突然揚起滿室的花瓣翻飛？

「咁是伊有話要講？」眾人竊竊私語，都有些忌諱。

燃香盤旋，盤更高更悠遠的浮塵，許是誰誤觸了安全門，以致整片花海漫舞，引得一票葬儀社服務員來來去去試圖控制場面，凌亂的身影像一隻隻撲稜的鳥。觀禮席上有人忍不住哭泣起來、有人低著嗓子發牢騷，越發凸顯他身為局外人的孤單——儘管，一直以來在這樣的場合裡，他也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局外人，只能負責安慰喪家：「你做你放心，我做你的靠山！」而現在，誰來做他的靠山？誰來拍拍他的肩膀說：「有什麼需要，做你打電話給我！」

面對眼前這個已經沒辦法爭辯的男人，彷彿當年那場背叛已由不得他探問，他徹徹底底被摒除於那份情感之外，任憑他們在腦海裡無限纏綿、在星夜下踩著輕快的舞步……那些地毯上還收拾得不夠乾淨的花瓣與蕊心，好似嘲弄他此刻頹喪的心情，也好似溫泉套房裡刻意灑上的繽紛——那時候，想必她和男人在一起了吧？那又為什麼願意與他一同聆聽溪水潺潺、看望熹微一層層揭露徹夜未眠的悲傷？他反反覆覆把前因後果想了又想，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差錯？究竟他哪裡做得不好？當然，彼時他不會瞭解：正是情愛如謎，情愛才使人癡迷，正是情愛沒有道理，情愛才往往令人不能自己，是而箇中凡此種種皆值得再三琢磨與試煉。

宛若迷失在那個溫泉夜底，多少年來這件事糾葛纏崇，他知道人家肯定會問：「多久的老鼠冤，你還一圓錢一線穿，冷粥端起來放？」然而一如習於暗影的苔蘚，永遠帶著一生的潮霉活下去，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樂觀迎向朝陽的，否則那些堆堆疊疊、沒完沒了的選民服務單該怎麼解釋？更何況他也是直到黨內預選受到挑戰，夜闌人靜驀然回首，這才發覺那一年的心病始終無法過去，始終，在面對欲望的同時，那樣自棄的情緒伴隨著藥與酒油然而生，在面對藥盒子的當下一而再、再而三苦惱著他。

也許，還有妻吧。撫摸著那骨感的手臂，手背盡是扎過針的紅腫、紫藥水以及女性慣常的冰涼，他的心同樣冷得很，看望妻一點一滴窳數被奪取的圓潤光潔，意識到從今而後，他所熟悉的從前將全數被抹去，不由心疼想起妻稍早之前對他說：「去吧，做你去。」去把真相找出來，去把心結解開。果然，什麼都瞞不過女性的預感。早在那一年的那一刻，就註定了他勇樣般的外表其實也就是防備脆弱的偽裝，故而和妻認識不到一個月，就因著恐懼而走入了婚姻。因著恐懼感情的不確定而下的決定，許多人都說太倉促也天真了，但事實證明他們的感情有著更勝情感的敬意，那其中包含了憂畏與決絕、小心翼翼與不知所措，反覆排演的信任與懷疑。

而現在，他再不能懷疑了。坐在妻的身旁，聆聽好不容易睡著的鼾聲從她好瘦好瘦的身脊浮起來，這個午后終於有了慵懶的心情，彷彿曬過太陽的棉被發散著膨鬆的氣味。但這樣的偷閒很快就被坐在醫院長廊盡頭的情緒所取代，輕聲和主治醫師交談的同時，他明白真正的結局即將到來。「一個多月沒吃沒喝了啊。」醫生懇切的對他說：

「你也要保重。」可以想見，他的眼淚終將流成海，夜海泅泳，而他拚了命的往前游，相信必然看見彼岸，而今，岸上沒了妻的等待，還有繼續奮不顧身的理由嗎？

他走到樓梯口，從氣窗望出去，整座街道忍不住呵欠的時刻，人車都隱去了，只有他無聲的掉淚，無聲的揣想妻著為什麼如此包容他？明明洞穿了他的祕密卻依然放手讓他追尋？這樣似曾相識的片段，不正是和當年的溫泉套房如出一轍？要是，愛也有說明書就好了，要是能夠輕易的瞭解女人的想法就好了。他抹去眼淚，又站了半晌，走向亮晃晃的長廊，再次把勇者的表情掛在臉上，不能不堅強啊，畢竟病人也需要信心，畢竟在鄉代會裡，那些打腫臉充胖子的小鬼比比皆是，沒有倫理的時代呵。

結果，尋尋覓覓，原以為能夠堂堂正正的對決，沒想到最終遇見的卻是提前離席的對手，徒留空盪盪的擂台與滿是溫情的觀眾，使他再度回到那年的溫泉池，無論如何叫喊、擊打都是徒勞，只留下一頭一臉的水與淚水，只聽見四壁回響的失敗與寂寥，而她早已經走遠了，像照片上的男人永遠成了定格，而他睜睜看著他的笑容，不知該找誰要答案的茫然與失落。更失落的是，這樣的心情該向誰傾訴？能向誰傾訴？又如何說的出口？

冷不防，有人走過來握住他的手：「代表，感謝你來！」

「歹勢！篤才人多，沒注意到，歹勢！」大概是男人的哥哥吧，張著一口黑牙體己的對他說。

像是突然曝了光的祕密，一時間他竟忘了從何遮掩慌張，忘了這

樣的場合不該有笑容的。

「感謝！你真正是將才，不像我們這個……」男人的哥哥搖頭嘆息。

他多想問問對方，究竟知不知情當年的那場橫刀奪愛？究竟知不知道這些年來他所忍受的不堪？但看對方落寞的神情，就算說出口又如何？無法答辯的爭論已然失去了意義，他還站在這裡，在隔著一條甬道的入口，也不過是想把男人看得更清楚而已。

「是說，代表你怎麼會來？」男人的哥哥把菸遞給他、為他點火，煙柱緩緩往上流去，流入光芒萬丈的朝陽底。他仰起頭，揣度著靈魂是輕盈還是沉重？懷著心事的魂魄也能飛升嗎？

「講起阮這個小妹，自細漢就是查甫體，好好的查某不做，硬要把自己妝得不輸一個查甫，常常惹阮媽媽流目屎，講伊講好幾擺擺沒效，實在是冤仇……」約莫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吧，約莫一談起家務事，沒有人不是有話要說的，縱使死去也還要不斷被轉述，又糾葛又牽扯，就連他聽在耳裡也忍不住想起他母親為了維護弟弟的偏心——他盡可能保持鎮定，畢竟從男變成女、從女變成男這樣的事，在選民服務案件裡也不是沒見過，只不過這底是怎麼回事？

「代表，真正感謝你來看阮這個小妹，沒想到伊這麼有人緣。」

他又把目光投向那張巨幅的照片：油頭、花襯衫、笑得像個孩子也像個浪蕩子——這樣的「男人」有可能是女的嗎？他不可置信的瞧了又瞧——助理給他的線索怎麼沒有這一條？一具具花圈發散著貝

殼白的光，刺眼得很，翻到背面卻是鼠灰纏繞的竹籤與鐵絲，像走在醫院長廊光鮮明亮，一推開逃生門總有滿地的菸蒂，總有，不為人知的祕密隱藏在不打算被看見被知曉的暗影底，一如眼前的這個「男人」，一如他。

這麼一想，當年他到底是被怎樣的情感拋棄了呢？到底是被誰拋棄？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只想趕快離開那座牢籠似的建築，然而那個哥哥還熱情的拉著他：「代表代表，留下來用個中餐欸。」

留不留下來，都沒有分別了，就像有沒有找到答案似乎也不那麼重要了。但真的不重要嗎？也許是一時半刻難以平撫心緒的賭氣吧。也許等待了多年的結果竟出現另一個「祕密中的祕密」，那不就意味著，早在這之前他就已經被隔離在那段情感之外了嗎？不就說明了，他早就被遠遠拋棄在那個只有他被蒙在鼓底的世界？愛情啊，確實是謎中之謎吶，他這麼想著，沒有走到盡頭誰也無法預知可能發生什麼？更何況面對真正的結束，還未必瞭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結果？要是妻知道的話，她會怎麼說呢？還是說，這一切她早就瞭然於心？

他開著車，遊魂似的走在縣道上，不知該往哪裡去？也或者不是不知道，而是頓時失去了方向，再怎麼說，長年掛心的謎團一瞬就被超乎想像的現實給擊碎，還有什麼比多少年來自以為是的懸念來得更傷人呢？他把車停在路旁，把臉埋在方向盤上，想哭卻哭不出來的難受。也就是他這麼無聲無息的同時，先是「刷」的有什麼掉到擋風玻璃上，緊接著密集的律動的波頻迴盪在四周，金黃燦亮，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黃花飛旋著、追逐著，像童話故事裡的那種黃全來到他面前，使他不能自己的愣在那裡，茫然看望它們像雨點般落下、像輝煌的碎

光從金波中躍起——什麼時候，寶藏寺這一帶有了這一片黃澄澄、明亮亮的花海？

花瓣持續竄進他的眼眸，持續翩躚的勾勒著粉黃、嫩黃、卵黃的點點滴滴，他彷彿看見金黃的大道底，有她定靜的立著，定靜的抬起頭來像迎接一場久違的黃金雨，笑笑的說：「啊，有風。」她還是穿著當年的那一套荷葉滾邊洋裝，一派夏秋之交陰晴不定也無法撩撥她的青春，的開懷——他好想好想上前喊住她，但一定睛，又來到此時此刻，兩排如夢似幻開滿瑩澈金光的樹木嘩啦啦啦，但他的臉上卻感覺不到一絲風，感覺不到有誰朝他緩緩靠近，靠近這個乍暖還寒的清晨，那些心碎的漫天冷金，一點一點往後退，一點一點落到了那些無從迄及也不知如何迄及的邊界，使他越發強烈的想起她，越發不能不心痛的面對那場渾沌而無解的情事。

從今而後，他還能思念誰呢？

也就是掛著淚的當下，他猛然一個迴轉，轉進了這間小旅館底，轉進她再也不可能會來，而他的心事只能說給自己聽的溫泉套房底。

「大哥大哥，你怎麼突然——」

他似乎感覺到，有什麼硬得像鐵的欲望在下腹挺著、尖刺著，而他的腦海裡還翻飛著並不久前的那片黃花：

明日之後，是否還能見到它們呢？



葉士瑜 □

個人簡介

高雄市鳳山人，七年級前段班。

喜歡走路，是個典型的步道控，現為生活簡單的上班族。會開始提筆創作，純屬生命中的意外，也許是理想總是離現實太遠太遠，只好一股腦地往文字裡鑽研。

飛羽手札

得獎感言

很榮幸這篇描述水鳥的作品能夠得到評審青睞。感謝濕地賦予台灣如此豐富的生態，也感謝候鳥群們，是你們在天空翱翔的羽翼，豐裕了我的心靈。

飛羽手札

葉士瑜

眼睛睜開的時候，本來怕人的招潮蟹早已自在地遊走於我的雙頰，大概已經把我當成牠們的一員，我並不急於撥開牠們，只因我慶幸我的臉尚有知覺，還可以接受刺癢等一干感受，再說，現在我也沒有氣力這麼做，就像你如何能要求蒲公英的種子，能任意地決定關於自己的去向，總是一切隨風。

海風輕撫著我的身體，還聽得見遠處鐵牛車那沉悶的引擎聲：「碰碰——碰碰——碰碰碰碰」一聲聲的呼喚企圖將我拉回童年，是來採收蚵仔的吧？呵！小時候還坐過真正的黃牛車呢，那貨真價實的記憶可一點也不黃牛。令人惋惜的是，蚵農很可能發現不到躺在這兒的我，引擎聲太遠了，誰會料想到，在這個望不穿邊際的潮間帶彼端，竟悠悠哉哉的躺著一個人呢。

我把意念轉向我那不聽使喚的軀殼，這大概是我一生中思緒最活躍的時刻，試圖奪回四肢百骸的主控權，但確定連手指頭都不太樂意搭理故主後，我決定安然靜享這份時光，親自體驗一會兒底棲生物之視野，既然深陷泥沼，說不定未來也有機會品嚐人類無情的足印，因為我也曾是如此自然的走過其他生物的身軀。

躺在鬆軟的泥沙上，老實說還比家中的床舒適些，唯一的缺點就是快漲潮了，隨著海水浸蝕，我的視線也跟著逐漸模糊……

●

一群色彩斑斕的錦鯉，聽聞我的腳步聲，興奮地激起水花，趕著從另一頭游過來探望，可惜我兩袖清風，身上未帶餌食，當魚兒察覺此人不太上道，便又自顧自地四處悠游去了。在這個不大的庭園中，這處水池彷彿就是她父親唯一的生活樂趣，她們一家子就住在國家配給的日式宿舍，聽說快給政府收回了，讓她父親本就深鎖的眉宇更添一筆新愁，而她，她正望著掛鐘上的指針，靜候她父親的答覆，也許一如往常的堅決，而我，我是多麼希望時間靜止在這一刻，直到永恆。

「一個連自己都顧不好的人，憑什麼飛？」、「從小就讓妳唸音樂班，一路栽培妳，妳現在就這樣報答我？」、「我已經幫妳安排好了對象，國外留學回來的，人家身世好，也不會等我們太久，妳別不知好歹」、「他能在我們這裡買得起房嗎？他的作品能進美術館嗎？一個月收入多少？」、「老子絕不會把女兒未來，寄託在一個看不見未來的男人身上」我原本以為我聽不見，老實說我也不想聽見，遺憾的是，字字句句仍然半點不漏地飄進我的耳裡，顯然退到魚池這兒等待仍嫌不夠遠，他父親宏亮的嗓門，讓這些傷人的話語沒有朦朧的餘地，還是伯父是故意的？我忍不住這樣想。

「啪！」門上的雕花好似快被妳震落。還記得嗎，當妳離開玄關時，甚至連鞋子都不願穿，好像多花一秒與自己父親處在同一空間，都會令妳感到窒息，父女倆同樣一股剛硬的火爆脾氣，恐怕是遺傳自妳父親的吧？只是倒楣的木門又再次成為祭品。

「我們走！」妳拉著我的手，俐落的拋下這一句話，拖我穿出庭園，幾隻較靠近岸邊的魚兒始終盼不到飼料，終於悻悻然散去。妳的處置是很明快，但也間接斬斷我做結辯的機會：「讓我再去跟伯父溝通看看吧！」

「嫌被羞辱得還不夠多？你的溝通有用的話，今天我會碰得一鼻子灰？他從來沒對我那麼兇過，不想管那麼多了，大不了直接去戶政機關登記一下就好。」

我漲紅臉，腦子裡好像有組打擊樂隊，蹦蹦敲得我快暈眩過去。

每一個女孩在完成人生大事時，無不渴望能得到父母的衷心祝福，我連累他們父女間形同陌路，也叫我久久難以釋懷，怎奈分分合合，最終仍是認定了彼此。這一天我穿得特別正式，收起略為不安的情緒，兩人漫步在晚風中，經過一處轉角，隨即轉進一間雅緻的餐廳。

總算她是答允了我，多麼難得的一位女孩，我的求婚不像電視上那般浪漫，甚至有點古板，連婚戒都不知該怎麼買，從口袋掏出時更是憋扭極了，專櫃員恐怕也會覺得，怎麼會有女孩這樣傻，選擇這麼不解風情的男孩，但感情向來就是沒有道理的。

都市的生活便利，但也艱難，在大城市落地生根，為未出世孩子掙得好學區了，終究得租一輩子房子的，我實在看不到未來；但請調回家鄉任教，夫妻雙薪積蓄個幾年，或多或少，總是見得一縷微光，好歹一個棲身之所是有的，也好就近照顧父母。

人家說故鄉的土會黏人，這句話是對的，也許是太懷念幼時在溼地摸蛤的記憶，我好想回到那段簡單的歲月，遺憾抽屜始終盼不到時光機的來訪，所以有了藉口逃離。我的背景不太能夠合乎社會認定的價值觀，你也可以我說是被資本主義淘汰，毫無競爭力的寄生蟲，但誰願意從一出生就競爭到老死，至少，我現在的笑容都是真實的。



如今我又重新踏上這塊令人思念的土地，我只是一個不稱職的漁家子弟，養殖業最繁榮的那段日子已然遠去，甚至在我尚未出生時就逐漸走向沒落，還來不及為這個家貢獻什麼，反而是父母四處幹勞力活以補足家用，雖然不贊同我當年選擇美術，總是栽培我完成學業。當我說要回來，他們比誰都還反對，認為這裡唯有滄海桑田，年輕人應該留在城市奮鬥，但我卻做了逃兵。

這些廢棄的魚塢，曾經乘載著經濟發展的大夢，織夢是美的，唯獨經不起歲月的淘洗，時間到了終得清醒過來。原來我們在這塊脆弱的面皮上給鑿了數不清的窟窿，如今馬達不再轉動，池水不再逕流，一如眼眶內卻無眼球般的空洞，我們盡情地吸吮大地的乳汁，只因你我都想快快長大，不顧一切汲取地下水的盡頭，就是終於萃取出大地的淚珠，然而，與地下水的差別是：它是鹹的。

鹽化後的土壤意外開啟了候鳥們的契機，隨著有心人士的努力，計畫性的營造出合乎水鳥自然習性的人工棲地，讓這些不利養殖也不利耕種的區塊，如今化做候鳥暫避潮汐的行館。就在人類退守之後，大地總算有個喘息的機會。

我們家那塊休盪的田也讓人承租了去，比起任其雜草叢生，我更高興看見它如今的樣子，一幅生機蓬勃的美麗圖像，看呀！成群的小白鷺正在我家的魚塭覓食呢！我忘記按下快門，只隨意勾勒了幾筆，企圖在紙本上重現牠的輪廓，小白鷺為台灣的原生種，並非什麼稀罕的鳥類，但牠們卻是美得令人讚嘆。

繁殖期間的小白鷺，不用頭紗，自會生出修長的白色羽飾妝點門面，眼臉處則不忘撲上桃紅色眼影，用以吸引有情人的注意。牠不住回首，用牠細長的喙，打理那白淨的衣裳，背部流蘇狀的美麗蓑羽隨之微微顫動，銀光閃爍，幾乎要令我捨不得眨眼，一襲如同新嫁娘的白紗，是小白鷺的正式禮服，牠峭立枝頭，靜候情郎的現身，恍若在向天下宣告：我準備好要結婚了。

這裡沒有太大的變化，除去遠方多了一處利用漂流木改造的裝置藝術，與眼前新添一座賞鳥亭外，其餘的地景並無太多改變，空氣中仍然瀰漫著黏膩的海風，那比鄰養殖池的養鴨場主人被我認出來還是同一位，廟會帽子遮不住的斑白髮鬢，和他黝黑的肌膚形成強烈對比，身形終究是佝僂了些，他提著飼料的桶子，嘴巴熟練地嘟囔幾聲，好像發號施令，不一會，無論是在水中自在悠游、抑或在淺灘上做日光浴的鴨兵鴨將，就有如行軍般地緊緊跟隨。

離開魚塭，我步行到略高處，退潮後堆疊在溼地上的消波塊依然挺立，他發不出皺紋，身上倒多了幾許青苔，這些水泥塊有點像大人專用的樂高，可惜沒有孩童的無限創意，只管閒置在這裡，也不知發揮護堤功能了沒有，我無法問他，他不會說話。

我憶起國小時期的那趟校外教學，那年，剛從師專畢業，渾身散發書卷的氣息，掛著厚重眼鏡的年輕男老師，不知怎的，竟會選擇遠離大都會，到我們這兒教書？這不是怪胎來著？若沒有其他的因素，猜想他多半也是身不由己的吧，畢竟這裡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罷了，誰不嚮往城市的五光十色？

當時我只是小學生，不懂一塊濕濕黏黏的泥巴地有什麼好看？跟幾個男生吆喝著就跑去旁邊挖螃蟹，女生則急忙地在這塊一望無際的曠野上找尋遮蔭的地方，老師對著一群候鳥比畫，說明牠們的習性，但沒人理他，他溫文的氣質還約束不了鄉下的孩子。

而我懦弱的性格還約束不了自己的妻子，剛搬回故鄉，便沉溺在懷舊的思緒裡，自北部運下大包小包的行李仍未拆箱，扔她一人獨自在家整理，這頓罵挨得並不冤枉。所幸，好不容易找到的落腳處，離我任教的學校不用五分鐘車程，或許是唯一的可喜之處。

回鄉後的第一晚，就在妻子的嘀咕聲中度過，諸如種種生活上的不便利，我有些訝異，她答應與我回來時，顯然從未認真思考過這些問題，即便我已事先言明。她個性向來果斷，今晚竟難得瞧見她猶豫的神情，嚷嚷說自己得花一段時間適應，我也向她分析利弊，比方說：練琴再也不用怕吵到鄰居。



時序進入初夏，萬事都上了軌道，小倆口租住的坪數有限，卻佈置得充滿巧思，陽台植栽化作妳小型的植物園，飯廳則被我充當畫室，地上隨處可見乾枯的顏料痕跡，旁邊是妳的琴，上頭有張學生時

期的合照，妳我都笑得好燦爛。教學情況亦趨於穩定，結識了許多資深同仁，進而分享彼此的課堂經驗。在一個學生提早放學的午後，我決定利用這難得的閒情，驅車前往老家魚塢欣賞夏季鳥況，順道琢磨速寫筆力。

今天來的不是時候，我距離頭上的灰色雲朵，好似只有一根手指頭的差距，黑鴉鴉的烏雲重壓在我的頭頂，幾乎看不到雲層盡頭，一副風雨欲來的態勢，彷彿要將我吞噬殆盡。拜多年前的風災所賜，這些漂流木如今插在這裡，恍若失語的歸人，卻尋無返家的方向，一根接續一根在此佇立，多數的時間乏人聞問，任由海風與鹽分浸蝕他的肌膚，這是一目了然的孤寂，唯有腳下隨風搖曳的水草可以聆聽他的傾訴。

下車後，循著小路步入堤岸內，繞過堆疊得像座小山似的廢棄牡蠣殼，是片看不到盡頭的草澤地，這裡並不浪漫，除了數不清卵石，就是橫臥在沙地上的枯木，隨時考驗你的注意力，否則它們很可能亟欲絆倒你，作為枯燥生活的調劑，僅地面上有幾朵藤蔓植物的小花作為點綴，假若今天沒有收穫，這些花兒就會榮登本日拍攝的主角。

幸虧這些來自遠方的嬌客並沒有令我等候太久，有對精明的目光，正隱沒在馬鞍藤紫紅色的花朵之後，背部一襲茶褐色的覆羽延伸到牠的紅喙，喉部至上胸間有個黑色半環，原來是隻燕鴿。牠撇著頭望向我，一臉充滿疑惑的神情，想必是好奇我的到來。

我不想離牠太近，但顯然已經驚動了牠，唐突佳人並非我的本意，我將步伐放輕，慢慢橫移幾步，這隻奇怪的燕鴿反而鼓動雙翅，

狀似不能飛翔，兩隻小腳亦步亦趨地向我走來，牠不會說話，唯有透過那在耳邊低迴不已的鳥語，你可以明顯感受到，牠好像是在期待些什麼。莫非這隻燕鴿是傷了？只見牠雙翅開展於砂礫上拖行，一副步履維艱的模樣，我放低身子試圖接近，牠卻又隨即跳走，我查看不到牠的傷勢，如此僵持了好一陣，始終對我保持幾公尺的距離。

當我最後一次接近，並眼睜睜的看牠展翅高飛之後，我這臨演的身分終於能夠安心卸下，我知道這隻正值育雛期的燕鴿還會飛回，牠之所這麼做，無非是誘使「敵人」可以遠離牠養育幼鳥的巢穴。我誤闖牠的領域，任何人類遺留下的足跡、氣味對鳥類都是相當程度的干擾，燕鴿尚能擬傷護雛，若造成其他正值繁殖期的親鳥不敢回巢，那將會令我十分懊悔。

我匆匆地收起行囊，正準備離開這片草澤，突然黃豆大的雨滴迫降在我的鼻尖，眼看即將演變成滂沱大雨，為了護住相機，只得任由老天爺打溼我的手札，充當暫時的雨具，上了車才發現藍色封面的手札上頭，姓名字跡竟暈開了。



木麻黃一株株地開始從車窗中倒退，你們可看顧沿岸數十年了，為庄內的村民抵禦多少風沙，不知是我長大長高，還是你們停止生長了，竟覺得你們不再挺拔，我是懷念那段還得抬頭看你的日子，卻怎奈得了時光流轉。途中接到妳的電話，妳用略帶神秘的語氣告訴我：「快點回家，晚上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千百個念頭從腦海中閃過，就是抓不住其中的任何一個，思緒如

同流水一般，任憑兩刷如何急促來回擺動，也追不上兩點的速度，我的視線始終隔著一層薄霧。當我買好晚餐，開始思索如何在餐桌上遍供，一進門，妳卻笑嘻嘻的指著肚皮，我才恍然大悟。

遷居至今不過半年，忽然的喜訊，令我有些手足無措，首先空間就是一大難題，爸媽倒是樂開懷，直說早該讓他們抱孫了。有了孩子，並沒有為這個家庭帶來太多喜悅，肩上的擔子惟有更重更沉，當初我要她辭去在大城市中穩定的工作，隨我返鄉，如今看來是錯得離譜，這裡對她而言，合適的就業機會難尋，想學音樂的人口少，自然也鮮少有擔任家教的機會。當她賦閒的日子，沒有一天我可以逃離她的埋怨，有時賞鳥久了，反而羨慕起牠們來，縱使遷移的過程萬苦千辛，至少還能怡然在藍天中翱翔。

傍晚整理照片，接連幾張姿態優美的紅冠水雞映入我的眼簾，亮麗的藍黑羽色，搭配顯眼的紅色額蓋與鮮黃嘴喙，襯托出牠獨有的美，令我不禁感嘆造物者之神奇，初夏亦正值牠繁殖季節，警戒心特別強烈，人還來不及接近，瞬間便無蹤無影，我無緣將牠的倩影留存紙中，否則，真想問問同樣實行一夫一妻制紅冠水雞們，夫妻之間會不會也有諸多煩惱，不過不善於飛行的牠們，想逃也逃不了太遠吧？

另一組連拍是體型小巧、黃嘴白額的「小燕鷗」。照片中的小燕鷗舒展牠的雙翼，鼓噪起周遭的氣流，不多久幻化成一條疾影，朝波光飛去，接近水平面時，略作定點盤旋，頃刻精算出獵物之淺深，一旦相準，不見牠有一絲猶豫，猛然俯衝入海，嘩啦一聲，本來平靜的海面揚起陣陣漣漪，水花四濺地像擊碎一面鏡，接著中間幾張照片，已然徹底消失在青空裡，再次入鏡時，牠腹羽盡濕，金黃色澤的尖喙

之中多了一尾小魚，然而，從選定目標至飛身入海，這一切不過是幾秒光陰的事。

看不出收穫的喜悅，我僅捕捉到牠獵食中的專注神情，之後的畫面過早溢出相機鏡頭之外，只好利用視網膜來記憶，牠一再展現的是流線的飛行，當燕鷗輕盈地降落在高溫的砂礫地後，那由白到灰的淺色漸層、水墨浸染般的兩翼，才終於安分收合起來。

牠降落在一片久經烈日烘烤的礫石地，似乎連生命力強韌的野草也不願在此生存，只能種出石頭，然而這片看似荒蕪的惡地，卻是牠們撫育下一代的要處，小燕鷗為何會選擇這兒，恐怕只有牠們自己能說明，不過人煙罕至，至少能證明這裡是個安心的住所。

我也想擁有燕鷗那種為生存拚搏的勇氣。

為了減輕經濟上的憂慮，教學以外，隔天又主動詢問了是否還有兼任行政職的開缺？這份差只有繁瑣二字可以形容，年資稍深的老師通常是避之惟恐不及的，不過帳戶裡每個月能多幾千元，然而，這區區幾千元，對一個近乎枯竭的小家庭而言，簡直甘霖。



隨著預產期一日日逼近，重視胎教的她，家裡簡直快成了古典音樂劇場，物質上雖不豐裕，但能觀察出她對孩子的未來一點也不馬虎，今日返家後，迎面而來的旋律是著名的「杜鵑圓舞曲」，連貫而流暢的樂音不住傾瀉，好似即使身處客廳之中，也能聽見春天的鳥

鳴。

「你回來了。」她坐在靠窗邊的椅子上，身著一件寬鬆的服飾，視線落在窗外剛放學正追逐嬉戲的小學生們身上，圓舞曲第二段的顫音，描繪杜鵑們於林間自在飛舞穿梭，這頭歌唱、那頭和鳴的熱鬧景致。落日的餘暉撒在她臉龐，神情看起來寧靜平和，一手安置於肚皮之上，彷彿在安撫即將出世的小寶寶，莫要害怕人間的難測，放寬心，一切有媽媽在。

「今天晚了。」我應道。轉身將門輕輕闔上，我不想讓任何一點噪音破壞這首曲子的質感：「同學再幾個禮拜就要段考，學校會安排晚自修，也有來自家長的壓力。」

「寶寶已經八個月了，不能早點回家嗎。」她言談中不帶一點情緒，此時樂曲落在一個半音。「整天就是上課、上課與上課，攝影、攝影與攝影，你有沒有為孩子的將來想過。」說完這句話後，淡漠地抓一本書朝我飛擲而來，藍色的封面，厚實的書背，正是我長久以來觀測鳥類的飛羽手札。

只有堅硬的藍色書皮保住了一命，其餘內頁飛羽們的手繪圖像、心情隨筆，已毫無懸念的盡數化做紙花，伴隨輕快的音符綻放，夾雜在書本飛行的途中，一朵朵隨機盛開在客廳內的每一處角落。旋律中飄來清亮的提琴聲，曲子越奏越快，猶如杜鵑翻飛，不知樂手拉到了第幾階弓弦，她撕得極碎，令我沒有拼接硬湊的可能，剎那間，成群的蒼鷹、水鴨、燕鷗、雲雀、鷺鷥自書中破頁而出，在家中漫天飛舞。

直到孩子出生後，才稍稍緩和了我們之間的緊張，縱使兩人教育方針依舊南轅北轍，我希望能給寶寶一個無慮的童年，但她始終認為這樣反而會連累孩子將來，說我愛之適足以害之。假若大人逢年過節還有許願的權利，那麼我想祈請天神，是否能夠贈我一雙翅膀？身上無形的鎖鏈太多，一圈又一圈圍困我身。上午在課堂中神遊物外，還是讓小朋友們給呼喚回來，我要求大家上課專心，自己的身教竟是如此，有朝讓家長知曉了，不知又該如何面對？也怪不了誰，終歸是我自己種下的因。

下午是高年級的進階課程：運用水彩完成自畫像。上週課前，已吩咐學生本周上課時務必事先準備一面鏡，先瞧瞧鏡中的自己，分析自我的輪廓與氣質，最後才開始作畫，作品優劣的關鍵在於，持畫筆前，能否靜下心來，仔細觀察自己的每一特徵，諸如髮型、膚色、五官等，說完這些話後，便由自己先示範構圖與上色的方法，因此我也拿了一面鏡，而我自己究竟又從鏡子中映照出什麼呢？因為允許大家自由發揮創意，整堂課下來鬧哄哄，所幸也是星期五的最後一堂課了。



「我回來了。」脫下兩只舊鞋，我整整齊齊的擺放鞋櫃裡，今天臥房是出奇的安靜，南風輕輕撥弄懸掛在陽台邊的風鈴，隨風飄送進我的耳裡，怎麼不聞寶寶牙牙學語的呢喃，也沒有妳逗弄嬰孩的笑鬧，接近傍晚的五點半並不是個合適的午休時間，難道母子倆是出門去了？我先把買好的晚餐擺一旁，越過客廳，推開那半掩的素色房門。

「我想給寶寶更好的成長環境。」直到我看見她留下的這張字條。

她的衣櫥空了，我整個人也空了。她要去哪裡呢？帶著一個不滿周歲的寶寶今後要怎麼生活？母子倆的經濟來源怎麼辦？「您的電話將轉入語音信箱，嘟聲後開始計費」、「您撥的電話未開機，請稍候再撥」手機那端傳來冷森森的語音訊息，彷彿我的心也即將隨之僵斃。

我著魔似的連夜驅車北上，她們一家子的昔日舊居卻早已破敗不堪，屋頂甚至坍塌了一隅，門口讓兩根木條封死，旁邊一張褪色的公告貼著「國有財產，非請勿入」，好像有人刻意撕了去，只剩下半截在風中飄揚，庭院滿是亂草，顯然久無人居，水池已讓水泥填平，連魚兒也不知所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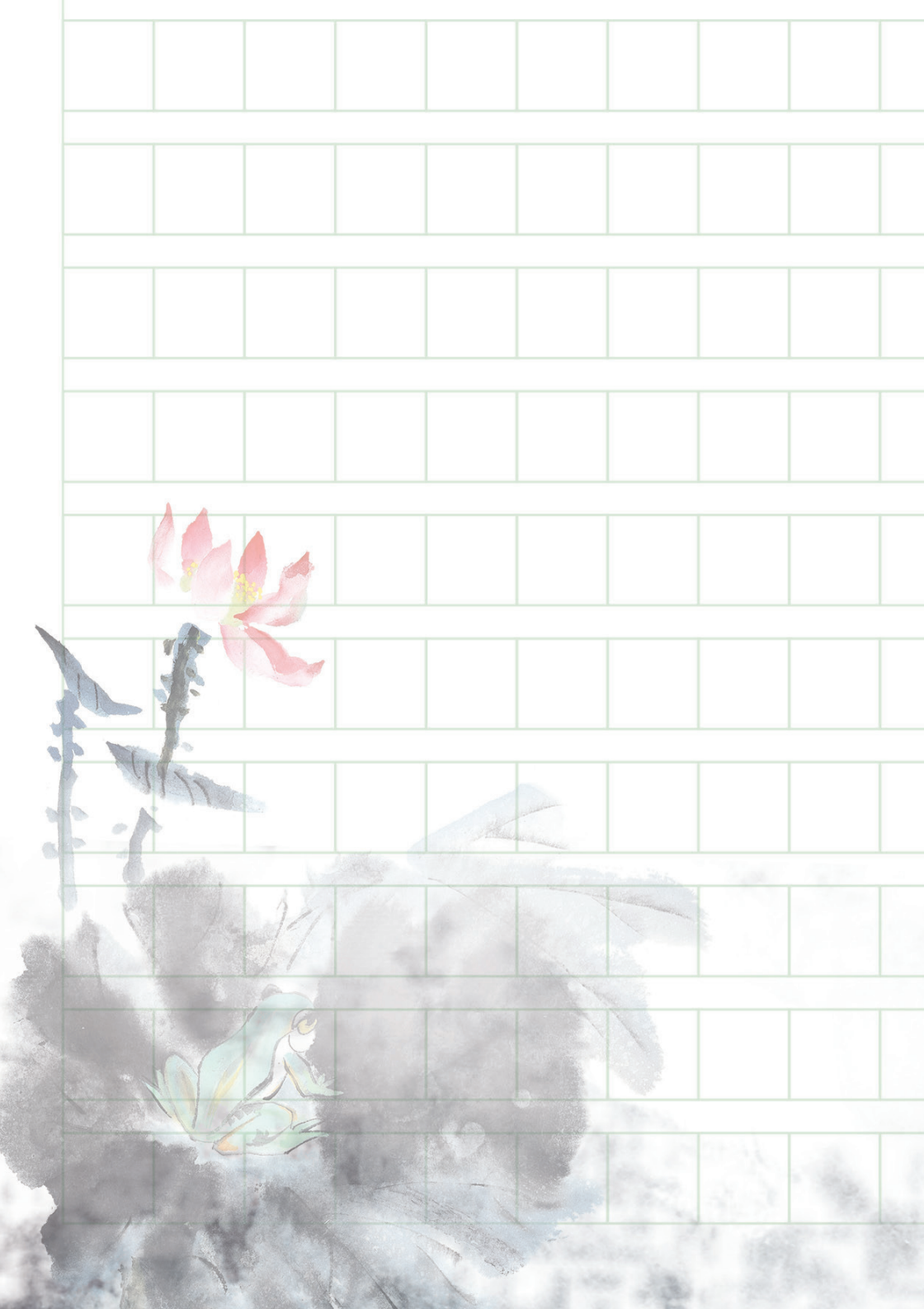
折騰整晚，東方天空逐漸露出魚腹白，不知怎的，迷迷糊糊中我又開回這裡，試圖回到小時候抓螃蟹的地方，當自己穿過舊家魚塢，步下堤岸時，一些不速之客現身阻擋了我的去路，我看著這些沾滿塵垢、不再潔白的保麗龍箱喃喃自語起來：「是呀，你們就是沒用了才被丟在這裡，這裡如此遼闊，一眼望去無限風光，靜靜躺在著安享海風吹拂，每日看盡潮間夕照，好悠哉吧？」

天地之大，現在唯有這塊溼地能收容我。這裡像是一件永遠擰不乾的深色衣衫，在漲與退之間包覆了所有，我的步履沉重，每次踩踏都彷彿巨獸的足印，在泥濘上印下深邃的烙痕，也不知是憤怒是絕望，遽然一股熱流直奔頭顱，令我每根腦神經都好像快被裂解，為何

今日會有兩顆太陽？難怪我被晨曦刺得睜不開眼……

我就像棵朽壞的樹一樣轟然倒塌，一道白影掠過，左半邊還以為恢復知覺，原來是你盈盈的停駐在我衣襟，是來喚醒我的嗎？鳥兒阿鳥兒，你雖有著一身潔白的羽衣、優雅的體態，但我已經分辨不清你姓什名誰，或許你曾出現在我手扎中的某一頁，令我深深著迷，海水攪和著泥沙將要灌進敝人的眼眶，你是否知道，如今我得花費多大功夫，才能勉力睜開看你一眼，當潮水浸潤過我的鼻尖，我可就不管你，要先離你而去了。

鳥兒阿鳥兒，大潮要來了，你不是早該飛越堤岸、穿過雜林，趕到內陸的魚塭棲息嗎？卻怎麼仍在此間留連，我的肩頭並非你穩固的基石，足以令你仰仗，快飛走呀、走呀——還是你同我一樣，都是一隻迷鳥，鎮日惶惶，終於忘了返家的方向。



橫溪
文學獎

第17屆得獎作品專輯

· 報導文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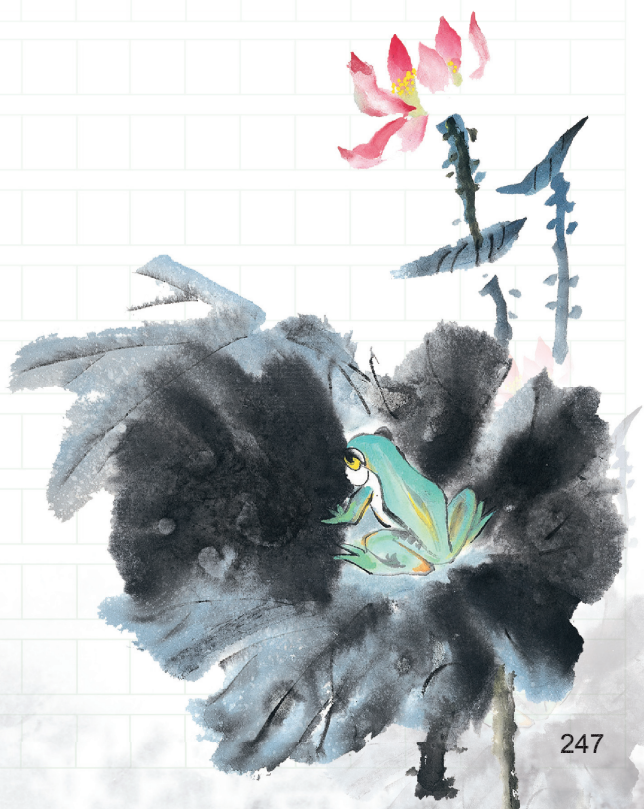
【報導文學類評審報告】

豐美多元的在地文化饗宴

郝譽翔

本次報導文學獎的參賽作品面相非常多元，從彰化歷史的溯源，地域風土如王功、深耕堡等的介紹，乃至現在最流行的馬拉松賽等等，均有入題，而且內容深入札實，有文獻資料的考證，也有生動的田野調查訪談，總體而言，作品可說都具有一定水準，流暢好讀。

首獎〈屬於你的故事：王功漁港〉行文優美，多方面呈現王功的歷史、地理、物產、生活、景觀，又以問答的方式增加臨場感，可說是一篇引人入勝的好文章。〈百年風華話糖友：記和美鎮彰化糖廠的變遷〉則是一篇札實的報導文學，有田野調查，有資料比對，也有耆老訪談，加之以今昔圖片對比，更添可讀性。〈田中馬〉的敘事相當活潑，將田中鎮舉辦路跑的來龍去脈，寫得清楚分明，文辭通暢。〈待看它投身後泛起的漣漪〉則語句鮮活，抒情意味十足。故每篇作品皆有其特色，由此也可見，經過礪溪文學獎在地深耕多年以來，彰化已經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報導文學寫作者，成績值得肯定。





林茂堯

個人簡介

曾是文字工作者，已退休，閒暇時喜於享受寫作的樂趣。

屬於你的故事：王功漁港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也謝謝喜歡這篇文章的讀者。

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周邊的人事物，讓每一天的生活更祥和更溫馨。

屬於你的故事：王功漁港

林茂堯

彷彿很久以前，就已認識你，在儼然模糊的記憶。許多足跡踏覓在你每一片乾燥或濕溽的土地上，偶爾滴落的汗水與你的土壤相互混和，灌溉成記憶的夢土。在你阡陌的迴腸裡，細緻地撰寫了許多人的童年、笑聲，以及與家人朋友相處、遊玩的每一片刻。他們始終掛念著你，即使青春年華已然老去，仍喜歡悠盪在你每一個角落，觀賞你每一處景色的風情萬種，然後坐下、笑著，與你對話，彷彿面對面一起談天說地。

豔陽照落在清澈的海面，盛開了每一朵的波光粼粼，閃耀或倒映你海天一色的乾淨容貌。漫步在綿延無盡的海堤上，放眼望去是漲潮的泥沙掩沒，遍步海岸的蚵架在水面上載浮載沉，嘗試訴說著你難忘的繁華歷史。太多太多的故事，你喜歡慢慢敘述，用一種和藹而不緩慢、清脆卻不嘈雜的口吻，述說你記憶裡、土地上或又濕又鹹的空氣中，所存在的每一則故事。

你的由來

許久未見，久違的你變了許多，數百年的光陰停留在你寬廣的腹地，而後養育數以千計的居民，建立或遷徙一個又一個的文化與聚落。在歲月逐漸老去的過程中也許多了一些滄桑或滿足，然而我仍然喜歡觀看你迷人的容貌，走在你美麗胴體裡的每一處步道，而後端倪著你並豎起耳畔，仔細地聆聽你所回想及敘述的每一則故事。故事來

自於你，你用長久的歲月及歷史在光陰中創造無數的情節，這些脈絡會帶領著我們走進你的世界，與你一同漫步，在天空與大海始終碰觸的蔚藍下。

「先說說為什麼你叫王功這個名子吧。」隱約的海風吹來，我緩緩走著。與你相識許久，卻一直是個疑惑，我想著。

「我姓名的由來是一個傳說，數百年前，約略在清朝的乾隆末期到嘉慶年間，本地墾荒已約百戶，然而台閩沿海的海峽各處，海盜充斥，橫行搶劫、放火、擄人，讓人聞之喪膽。當時此處為台閩往來的重要港口之一，海盜時常靠岸補充所需糧食、物品。乃至於西元一八〇一年四月廿一日，族親今財公挑物下船販售，卻被海盜劫殺，至此再也無人敢下船交易。之後，於隔年寒冬之際，海盜蔡牽計畫以偷襲方式強行進港，搶劫財物，當時居民均於睡夢中。然幸賴鎮庄王爺，池王爺千歲及時顯靈，傳說當時祂身著黃色戰甲，黑面怒目且黑髮長鬚，狀甚嚇人，抽鬚一指即化成繩索，將海盜船困住，使之動彈不得。海盜首領蔡牽於是率眾祈求王爺饒恕，池王爺收回繩索，使海盜船得以順利離開。而後蔡牽為感謝王爺不殺之恩，遂由大陸載運木材以建造王爺宮，並通令所有海盜不



得再行入侵王爺宮庄。居民為感念王爺護庄之功，於是將庄名由『下堡庄』改名為『王公庄』，以供後代子孫永懷王爺之恩。」

「原來如此，所以你的名子是一個傳說，也是一個神話。它訴說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港口的繁榮以及治安的紛亂，所以居民將希望寄託於神明的顯靈，而後永遠流傳。」我仍然走著，走過每一處記憶裡的海岸，不停襲來的波浪持續拍打著腳下遍布的防波塊，剎那間激起澎湃的浪花，灑落在每一塊乾涸的心田，在陽光的照耀之下更顯璀璨。

你的歷史

「聽說你曾經是台灣發展最繁榮的地區之一，那跟我們說說你的歷史吧。」我看著平坦空曠的周圍，一邊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另一邊是稀稀疏疏的矮房，坐落在歷史與時光交雜的縫隙，流露出清晰的光。

「沒錯，在數百年前這裡的繁榮發展可是你無法想像。你可曾聽說『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寶斗、五番挖』，前三名大家自然耳熟能詳，不必多言，第四名的『寶斗』是北斗鎮的舊稱，而『番挖』就是今日芳苑鄉境內王功附近地區的古名，這樣說明你就知道王功輝煌的歷史與過去。靠海的王功也存在著一個美麗傳說，傳言在一六三九年時，一對林氏兄弟，名為晉壁和晉玉迢迢從福建同安駛船來到王功，偶然看到此地有溪流交匯入海，猶如游龍口吐蓮花，併有七粒沙崙環繞，彷彿七枝蓮花梗出淤泥而不染，緩緩浮出水面，呈現出浮水蓮花的地理屏障。於是兄弟倆決定於王功落腳，因而寫下王功移民開

墾史的首頁。並以從事討海、牽罟、插蚵以及墾荒維生，開始了這個文化聚落的早期發展。

而後，由於當時鹿港外海泥沙淤積、港路變窄，又有濱外沙洲阻隔，形成一條南北狹長的海溝，是以大船改由王功進出，從大陸各地前來貿易的商船，先於王功靠岸，再改由小船或竹筏至鹿港卸貨。因此，這裡的聚落範圍逐漸擴大，市街也開始繁榮起來，因而造就『王功港街』的短暫風華上百年之久。繁榮的景色在深處的記憶裡仍顯深刻，那是無法忘卻的感受。然而光陰荏苒，乃至清朝道光年間，泥沙逐漸淤積、河口因故改道，港埠的功能已不復以往。至此，貿易逐漸減少，這裡的生活又恢復了平靜，繁榮的聚落與商販的喧囂都在時序遞嬗中緩緩消匿。

乃至近代，於一九六八年，政府利用這邊十數公頃的海埔新生地進行現代化港區工程，陸地面積約八公頃，水域面積則為十公頃，碼頭長度約三百六十八公尺。於一九六九年完工，才賦予這裡新的面貌，讓王功聚落再起發展，並獲得『王功漁火』的美稱。後於一九八三到一九九八年，政府開發後溪以南的區域，即王功聚落外圍的永興海埔地，為漁船與漁民建立起避風港，不僅提升漁港的發展，亦促進整體地區的繁榮。乃至於一九九六年，全國文藝季所舉辦的『王功甦醒』活動，才真正打響這裡的知名度，自此王功不再是一個貧困落後的小漁村，蓬勃發展的休閒漁業結合公部門積極推展的觀光發展計畫，促使王功地區逐漸由養殖區域轉型成自然生態娛樂區，徹底展現這裡魅力四射的自然景觀與風土民情。」

一直走來，看著你不斷變化的場景，從荒蕪、開墾、發展、沒

落、再發展，而後展現今日的景色，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每一刻的你始終靜謐，默默看著聚落與文化的遷徙與發展。彷彿南柯，或如黃粱，時間的腳步不會等待，也未曾停歇。在時代巨輪的滾動下，一切事物與文化於焉開始了它們的步伐。

經濟來源與活動

我遠望平坦寬闊的沙岸，又濕又黏的海風向我吹襲而來，帶來了遠處你所思念的氣味。海風與泥沙逐漸遷徙，使你受限於環境的限制，無法在歷史上持續締造輝煌的每一張書頁。看著這片坡度平緩，潮汐往來的濕地，我想著，這裡的居民如何仰賴上天賜予的土地與大海，以創造屬於他們的璀璨。

「你如何滿足這裡的經濟活動呢？」我遠眺那端地平線繞畫而成的弧形，美麗的角度停留在片刻的溫柔，彷彿與湛藍的天空無縫地相互連接，呈現海天一線的恢宏氣慨。

「你可別看王功近海多風，這邊的經濟活動可是多采多姿，舉凡農、漁、牧或是養殖等等，豐碩的大海資源以及特殊的砂質土壤，都使這裡具備得天獨厚的經濟條件，我就仔細說給你聽吧。

農作物方面，由於這邊係屬砂質土壤且環境乾燥，因此最適合種植花生及蘆筍這兩樣作物。蘆筍又可分綠蘆筍及白蘆筍，本地的種植以綠蘆筍為主；花生則因適合種植於砂質土壤，且生長期僅需四個月左右，因此成為這裡的特有農作物。在王功的街上，你可以看到、吃到現炒花生抑或其他花生製成的美食。漁業方面，則以養蚵以及海水養殖為大宗，區內有王功及永興兩處海水養殖區，面積共一千多公

頃，主要養殖文蛤、黑鯛、虱目魚、草蝦及斑節蝦等。經濟活動不僅這些，禽畜養殖也是這裡重要的經濟來源，王功地區的蛋雞養殖場超過一百五十處，蛋雞超過三百萬隻，雞蛋產量居全國之冠，平均七顆蛋即有一顆從這裡產出。即使此處的工商業發展較不盛興，然而從大海的豐富資源、特殊的地理條件以及高度發展的觀光事業依然可以提供給這裡居民衣食無虞的生活。」

經濟活動是聚落形成的重要基礎，王功地區的聚落在數百年間受到經濟活動的轉變亦有所更迭，居民孜孜矻矻為生活打拚，忍受海風的吹拂與鹽度的侵蝕。然後在長遠的歲月間逐漸建立起頗具規模的聚落，不僅是白手的困苦，亦是筮路藍縷的艱辛。

蚵的故事

此時白雲游移，豔陽稍稍歇息，我走過去，上方發出隱隱雷鳴的聲響。巨大的風車聳立在燈塔附近，數支整齊排列，彷彿正學習如何守護即將閃爍的燭火與光明。一排風車跟隨強勁的海風緩緩轉動，訴說著生命的期待，一種對潔淨、自然與未來的殷切期盼。

徐徐海風在耳畔迴盪，敘述生命裡難得的浪漫情懷。潮汐緩緩退去，露出久違的潮間帶，黑色的泥沙遍布淤積。廣闊排列的蚵棚從眼前逐漸漫延開來，黑白相間如同無數在空中盛開的花蕊，彼此點綴成最美麗的風景。

「你要不要說說這些蚵棚的故事？」我向蚵棚緩緩走近，每一塊黝黑的蚵殼掛落在兩端連接的絲線中，適才退潮的水漬尚未蒸發，調皮地藏匿於蚵殼角落的縫隙，在日光照射下顯得耀眼。

「這可是這裡的驕傲之一，目前王功與附近海域養蚵面積寬約兩公里，長十公里，堪稱是全台最大的牡蠣養殖場。且特別的是這裡採平掛式養殖法，隨著潮汐變化展現各式風采，漲潮時全數掩沒，退潮時則全部露出曝露在炙熱的豔陽下，彷彿享受日光的沐浴。這樣的養殖方式，所需的生長時間較久，蚵仔在外經年累月受到風吹日曬也會變得比較小顆，然而肉質卻因此變得結實而沒有腥味。所以這裡的蚵仔又稱為「珍珠蚵」，是從每一片蚵殼裡長久孕育出來的美麗珍珠，挖開之後顯露出來的是你無法想像的晶瑩剔透，在陽光下清脆地閃耀。

由於這裡具備廣大淺海沙灘的潮間帶，是牡蠣最佳的生長場所，每日漲退的潮水帶來豐富的微生物，成為蚵仔最主要的養分來源，牡蠣能日夜不停的濾水攝食，只要水溫和鹽度適宜，成長相當快速。蚵仔的養殖、採收及剝殼，全程仰賴人工，是本區的一項勞力密集產業。在經濟尚未起飛，交通還不發達的年代，蚵仔的產地價格十分低廉，一大擔的蚵仔剝好後可獲十幾斤的生蚵，然而在市場上卻換不到一斗米，因此這裡居民以前的生活相當困苦。」

蚵仔可以做成許多產品，蚵仔炸即是重要的一項。咬下蚵仔炸之後滿溢而出的甜美滋味，每一口都是我從小到大難以忘懷的記憶光景。豐富的餡料以及夾雜蔥粒的口感，裹上金黃酥脆的外皮，是一道難以言喻的美味珍饈。彷彿在咬下溢流而出的片刻可以感受到廣闊鮮美的大海滋味，從味蕾的起點開始逆流而上，尋找每一朵盛開的渴望。除此之外，蚵仔煎、花枝炸或蚵仔酥等均是這裡隨處可見的平價美食，短短七、八百公尺的街道，就有數十間的相關店面，逃匿出

來的香味四處飄散，溢發在每一處角落。從街上越過，假日時滿滿的人潮在狹窄的街道走動，眼神浮掠每一間飄散香味的店面，那是夢醒的時分，也是我從年輕到現在依然歷歷在目的曾經。

數台改裝而成的採蚵車從眼前緩馳而過，老舊的引擎不時發出嘈雜聲響，彷彿叨唸著眼前海面太過耀眼的鏡射，光輝灑落在生鏽數處的車體，偶爾發出黯淡的光芒。後座滿載的遊客彼此交頭接耳，似乎談論著什麼秘密，時而迸發笑聲。細瘦的車輪在泥濘的道路上刻劃出細長的痕跡，偶爾



踩踏水窟濺發出水滴的跳躍，然後緩緩駛出，向太陽的彼方持續前進，載著遊客前往那片美麗的世外桃源。

美麗的潮間帶

適才踏過的泥沙存留清晰的腳印，在泥濘之上仔細測量每一道行走過去的足跡。我側向走去，遊客三三兩兩、攜家帶眷，赤腳開始在廣闊的潮間帶享受遠離塵囂的片刻清閒。沿海之間，潮間帶孕育著無數的細緻生命，以堅定的身影守護著海峽沿岸。柔軟的黑色海灘以及一望無際的湛藍海域，都如仙境般開始述說，在台灣海峽裡，關於你我的故事。

「你要不要談談這些潮間帶呢？」我將鞋子脫掉，赤腳感受黑色泥沙的溫柔以及泥濘裡隱約撫觸的清爽，遍布的積水映射出每一處耀眼的太陽，在光與光之間來回穿梭。

「所謂潮間帶是地球上海陸交界的地帶，受引力與潮汐的影響，每天會有兩次被海水淹沒，也會有兩次暴露在空氣。環境時而乾燥時而潮濕，時而高溫時而低溫，鹽度亦隨時變換，環境變化差異很大。在王功每升降一次的平均週期是十二小時廿五分，是為正規日雙潮，大潮平均潮差四點三公尺以上，小潮平均潮差二點一公尺以上，最大潮差約為五點五公尺。

王功沿岸退潮後會裸露出一千多公頃的泥沙淤地，建構起豐富的生態資源。這裡的潮間地帶孕育無數的生命特色，或如文蛤、藤壺、赤嘴、二枚貝、招潮蟹、彈塗魚、小皮管、台灣螻蛄蝦以及許多鳥類蹤跡。其中招潮蟹是台灣特有種，螻蛄蝦亦是本區特有的生物。許多生命蘊藏於此，潮起潮落各有千秋，由於蚵田盛產使這裡的潮間帶得以免於汙染，保有純淨自然的風光，在每一次海水覆蓋後呈現。此外，無脊椎動物吸引了許多海鳥及岸鳥於海邊覓食，遷徙性水鳥亦是這裡重要的觀光資源，其生態環境



亦包括面積遼闊的海域、沙洲、泥灘、河流出海口、海埔新生地以及耕作地等景觀。」

這裡廣闊豐碩的潮間帶是上天賜予的寶物，漲潮與退潮之間在天地之下不過是轉瞬間的光景，卻是無數生命的起源與孕育。多樣的生物巧妙地鏈結成豐富的生態運作系統，彼此間環環相扣，形成永不止息的生命循環。這是上天的恩賜，在每一片潔淨、悠然的白雲之下。

溼地與紅樹林

湛藍的天空伴隨白雲，雲朵緩緩流動，遮蔽成海灘上的數處陰影。我看著許多隻招潮蟹在泥灘上橫行，如火柴棒突出的雙眼彷彿冷眼看著潮起潮落的一切規律，兩隻螯或大或小，雋刻上特別的圖案，舞動大螯的片刻如同招喚潮水，期待再一次流水的滋潤。我再走近些，招潮蟹倏地躲回地洞，或許是懼怕巨大的身影襲擊。滿處的地洞像地殼細吐而出的瘡孔，急於呼吸新鮮的空氣。活蹦亂跳的彈塗魚在眼前短暫停頓，享受並藏匿於片刻的寧靜，弧形的身軀濕潤著海水的氣息，跳躍在泥沙的彼此之間。

「聽說濕地跟紅樹林是你這裡特別的景色？」我翹首搜尋那片記憶裡的美麗樹林，叢生的翠綠在清澈的水面上倒映風光，更顯蓊鬱，

「當然，溼地與紅樹林是這裡所形成的特殊生態系統，附近的漢寶濕地，位於福興與芳苑兩鄉交界處的沿海地帶，也是西海岸的中心位置，擁有約三千八百公頃的潮間灘地以及一千八百公頃的廢耕農

地和魚塭等環境，乃是源於濁水溪的不穩定河道變動所沖刷而出的濕地，在這片濕地上所孕育的是完整而多樣的生態特色與生命景觀。沿海一帶的紅樹林則屬於水筆仔與海茄苳的混合林，然主要以水筆仔為主，王功橋下一路延伸至出海口的紅樹林，與漁港、潮間帶繁複並交互構織成一整片完整的生態區域，不僅給予豐富生物棲息的場所，也是人們少數自然的憩息區域。」

紅樹林區主要位於燈塔北方，長約一千公尺，然因生態演進，逐漸漂流到王功橋下，形成另一片廣闊的紅樹林。其係屬木本鹽生植物，具有呼吸根、胎生苗及特殊生理適應性。因此紅樹林具有保護海岸、增進海產以及庇護野生動物等作用，是為豐富的生態資源，也是本區的一大特色。由於這裡的紅樹林生長豐碩，成為部份的鷺科鳥類在此棲息的環境，於此常可發現小白鷺、夜鷺等鳥類在紅樹林上棲息，退潮期間，有些鷓鴣或是鷺科鳥類則在紅樹林邊緣覓食。這裡常可見到的鳥類亦有青足鷓、磯鷓、高蹺和牛背鷺等。

濕地與紅樹林相知相惜，在每一塊溼潤的泥濘之上，衍生並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生命特色。像日久相處的紅粉知己，看著彼此羞澀的臉，而後用指尖緩緩撫觸微紅的臉頰，感受相互的溫柔。

蚵藝文化館與漁港美食區

順著紅樹林旁的步道走過，來到蚵藝文化館，紅色的木板招牌在無意中顯露出幾許的質樸氣質，踏覓走進，發現一個巧妙的小小宇宙。架上擺設的物品彼此襯托成王功的縮影，廢棄的蚵殼搖身一變，化身成玲瓏滿目的藝術氣息，平凡的蚵殼經由巧手製作成黑面琵鷺、

白鷺鷥或高蹺行鳥的形體，並繪畫上維妙維肖的色彩，迷你的王功燈塔與風車則在旁與背景相互映襯。原本可能造成環保問題的蚵殼，在此處卻可以發揮更有意義的價值，而不僅是工具或目的。館內的作品不只是商品或藝術品，更是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真實呈現，亦是人類的智慧與想法的轉念，在每一道先後出入的足跡裡傳遞開來。

而後走出，屋外滿是稍作憩息的遊客，我在嘈雜聲中，嗅聞到撲鼻而來的香氣，是漁港的美食區，坐落在角落一隅。我從中走過，眼花撩亂的特產與美食盡收眼簾，不禁使我垂涎欲出，豐收的海產成為盤中酥炸金黃的佳餚美饌，帶領每一位遊客或饕客享受口中味蕾的盡情奔放。

從另一端走出，朝向海岸方向輕緩步行，徜徉於沿途的各式景色與徐風輕拂。港口停泊的老舊漁船，隨著海風或浪潮左右與前後擺盪，描述午後難得的悠閒與漁業的漸趨沒落。像睡醒的夢，在尚未開啟的眼瞼底下想像一種美麗的憂愁。

滿地的泥濘溫柔地包覆我裸露的腳掌，感受彼此間的接觸與踏覓，清涼的海水迴盪，微微在腳趾的縫隙間流溢滲透，使肌膚沾染上灰褐的土色與泥沙。剎那間所有的感受，都引領我回想起曾經年輕的我，牽著戀人的手漫步在潮間帶中泥濘的光景，抑或攜帶幼小的兒女，以小小的腳丫感受此處每一次驚喜的片刻。彷彿昨日一夢，或歷歷在目，清晰地，在腦海裡緩緩呈現開來，似乎才發生在不久前，我們的身影還在那尚未消逝的光輝裡逕自舞蹈。

我發現到這裡藏匿著許多只屬於彰化人的記憶與身影，即使長久

踏覓的足跡都已然在春去秋來中消弭殆盡，每一道在眼前醞釀開來的光影卻都清晰記錄著難以忘懷的曾經，多年之後仍然如此。我們總是沉溺於這裡美麗的光景以及腳掌底下體驗溫柔的親密撫觸。

我緩緩閉上眼，享受耳邊吹拂而來的大海樂聲，浪濤與防波塊相互激觸，拍擊出大自然最美妙的天籟，多種聲音相互附和，演奏出一首首動人的交響樂曲。我仍然走著，踩踏過每一處水泥的步道、青草叢生的兩側以及記憶裡芬香難忘的土壤。然後緩緩抬頭，仰望你矗立於此的燈塔，像森林裡的巨木，嘗試指引眾生在三千世界裡已然迷惑的心，也見證了時代的消逝及歷史巨輪的更迭。

王功燈塔

「這座燈塔的歷史看起來好久遠。」我輕輕說著，然後朝燈塔緩緩走近，期欲仔細地端倪每一處角落。

「你可別看燈塔外身漆面斑駁，它可是台灣最高的燈塔之一，也是座國際燈塔。芳苑燈塔早於一九七八年建造，塔高三十七點四公尺，燈高三十五點七公尺，光力兩萬八千支燭光，約合一千瓦的亮度，每十秒明五秒暗五秒，為尚未返航之人指點方向，帶領每一個人平安歸來。過去的『王功漁火』是為彰化八景之一，然



而近年漁船逐漸減少，盛況已不復見，繁盛的漁火儼然只存在於記憶裡難以忘懷的輝煌。在時光與歷史的推移下，聚落的容貌逐漸更改，存在的意涵也開始變更。然而不會改變的是生命的意義，這裡仍保有無法抹滅的痕跡，刻劃在人們走過的每一條道路，清晰見證了歷史的更迭與演變。」

塔身外圍，黑白相間的條紋躲匿在午後光影的霎時變化，斑駁的外身使燈塔在時尚設計之外亦渲染上些許滄桑的氣質。隨著身旁風車緩緩轉動，扇葉擺動嘗試調戲著從遠處穿透



而來的光輝，游移在塔身各處。近四十年的遙遠歲月中筆直地矗立於此，彷彿觀察著遠處海岸每日的潮起潮落，以及年復一年逐漸蛻變的滿懷風光。

我開始返回行走，浪濤拍擊的雪花紛飛，無意間沾濕衣袖上的一角。許多雪白的花蕊在剎那間綻放，而後消失，敘述曇花一現的概念可能。遊客三三兩兩，在堤防上行走或赤腳在海灘上與藏匿的小小生物彼此戲玩捉迷藏，享受遠離塵囂與嘈雜一切的午後時光。許多相機嘗試捕捉這裡每一道迷人的景色，以及家人、朋友在臉上喜悅盛開的滿足笑靨。生命於是陶醉，在微醺的步道上開始行走搖擺的步伐。我

穿過道路，微微隆起的坡度彷彿繞過海面的波光，默默記錄著每一次輕快走過的景色。

王者之弓橋與生態景觀橋

隨意坐在木屋側身的座椅，眺望海面上湛藍的漣漪隨光影緩慢擺動。我輕輕閉上眼嗅聞每一道屬於海洋的氣息，是長久或歷史所醞釀而出，然後潛移默化，逐漸渲染在我們所呼吸的每一處空氣。腥味、沁涼或鹹甜的氣味，彼此在久遠的歲月裡摻揉交雜，混合成久遠以前，我們所想念的那一道氣息。

「這座橋好漂亮。」我看到並說著，然後從橋面一端的木梯緩緩爬上，眼前展露的是逐漸寬廣的海面，以及內心深處的心曠神怡。我將手肘靠在欄杆上，閉上眼享受迎風拂面而來的通體舒暢。

「當然，這可是王者之弓橋，位於港區南緣，是一座跨港景觀橋，造型是以地名『王功』所引申而出『王者之弓』的構思，橋長八十二公尺，寬四點五公尺，拱頂高二十公尺，橋版面最高八公尺，橋梁透過可塑形的鋼料以呈現與自然相互融合的幾何之美，並充分塑造海岸景觀為意象主旨。傍晚時分，黃昏的夕陽緩緩從遠處落下，金黃色的餘暉輕巧地渲染了整片天空。每一刻的港灣都呈現著千變萬化的唯美景致，水面上遍地綻放出許多粼粼金黃的波光。五彩晚霞則嘗試摻揉各式的色彩變化，渲染並照耀在情人身影的當下，彷彿我們正一同見證穿越古今、浪漫璀璨的愛情故事，而這也是王者之弓橋最美的時刻。」

緩緩走去，看見另一座橋，是王功著名的「生態景觀橋」。所在

之處距離漁港入口約四百公尺，在堤頂上與之連接，景觀橋在二〇〇四年十月廿五日落成啟用，長度九十七點五公尺，寬度約三公尺。橋身透過拱型與折板塑造成俐落的線條呈現，腳下踩踏的質樸木板襯托著金屬側身，倚靠在橋上，從海面吹來的風輕微從臉頰柔滑拂過，翱翔起滿首髮尾的飄散。

動態流線的造型宛如摺紙，輕巧地塑造出整體輕盈的感覺。彷彿像一隻白鷺準備展翅翱翔，飛越過這廣闊的海口，朝著蔚藍的海洋一直前進，尋找並創造屬於自己的自由旅程。然而或因海風與鹽度的影響，橋身已嚴重侵蝕，處處刻劃明顯的鏽蝕痕跡，鵝白色的漆面遍布從內部蔓延而出的黃褐色鏽斑。彷彿宣告光陰裡的記憶終究已成過去，所有的一切都會在歲月的變化中逐漸變質。

我驀然回首，看著漫步走來的每一處足跡。在步道、橋上或潮間帶與記憶裡的敘述相互交雜，塗抹滿載的色彩與泥濘，彼此摻揉成只屬於我們的獨特語言，然後輕輕訴說，每一次我們再度邂逅的絮語。我停留許久，沿途輕緩步行，我喜於在你美麗的身軀上，仔細端倪著屬於你的每一道特徵以及漫長走來的浩蕩歷史。而歷史的一切會指引我們未來的路，帶領著我們向彼方邁進，創造更多屬於你我的故事，在這塊土地與海峽之間。

感謝你，陪伴我一路年華走來的美麗記憶，即使鬢角與髮絲在時光的薰陶中漸次蒼白。我仍然謹記你的一切，在漫漫歲月中給予我們屬於彰化的獨特氣息與回憶，以及放眼望去，廣闊恢宏的氣度和思念，佐以溫暖鹹黏的海風。

未完的故事

此時遠處的太陽逐漸西下，在地平線上逐漸變化著許多色彩。紅、橙、黃光輝彼此摻揉交雜，穿透雲層的縫隙然後輕輕灑落，將所有一切塗抹上瑰麗色彩，並繪製成當下最美麗的圖畫。傍晚的海風輕吹而來，棚架上的蚵殼彼此間相互碰撞，悅發出彷彿風鈴演奏的清脆聲響。夕陽下餘暉散漫，五色彩霞浮掠在清澈的海面上，綻放出無數讓人陶醉的美麗波光，彼此漣漪交雜，相互映襯，點綴出夜晚來臨之前美麗繽紛的當下。漫步在防坡堤上，驚喜地發現到靜謐的漁村裡偶然幾許的浪漫氛圍，從周圍逐漸渲染開來。

天色逐漸昏暗，夜晚的腳步悄悄走近，遠處的燈塔開始閃爍，五秒一亮五秒一暗，向世界訴說數十年如一日的信念與堅定，然後在這片土地上堅持地站立起深刻的印記。再一次的漲潮緩緩掩沒廣闊的蚵棚、泥濘以及午後的數道腳印，僅剩沿海稀疏的漁船朝向燈塔閃爍的方向，等候歸來。燈塔上黑白條紋的色調在夜晚來臨之際緩慢消失，塔頂的燈光彷彿正向每一位遊客道別，訴說在今日裡難以忘懷的邂逅與約會，並約定下次的到來。

夜晚的王功，海風仍然微微吹拂，潑灑上滿身汗水的濕黏。繁點燈火在岸邊綴放並倒映，我緩緩回走，朝燈塔揮手，向大海道別。我們今日彼此訴說的每一則細緻故事，會開始逐漸流傳，在每一次我們想起你的片刻。車子發動，引擎聲在夜裡開始嘈雜，車輛的身影在殘留的夕陽光輝下疾馳而過，而後逐漸消失。





黃豐隆 □

個人簡介

學 經 歷：中興大學應數所資訊組博士，聯合大學資工系系主任，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創會理事長。

現 職：現為資工系副教授與文化學會理事

文史著作：情義年代、三屯鄉土紀事、蔗糖歲月與鄉土之歌等書，相關作品約65萬字。

文史記錄：舉辦多次攝影個展，曾於總統府內舉行麻芋專輯個展，拍攝逾60萬張文史影像。曾榮獲新詩首獎、臺中市大墩文學獎報導文學類與苗栗縣夢花文學獎。

主編圖書：《臺中鄉圖》第中市第一本鄉土期刊迄今發行15期，榮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書刊暨研究獎。

《咱的家鄉水堀頭》《臺中市土地公廟》，二書榮獲臺灣文獻館研究推廣獎勵。

創作理念：貼近土地、傾聽在地鄉土的故事，省思文明環境對生活與文化的衝擊。

百年風華話糖友--記和美鎮彰化糖廠的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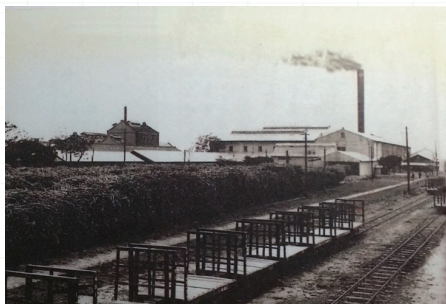
得獎感言

2015年初，為了大肚溪沿岸文史訪查第一次踏入和美鎮中寮里，後來陸續來到這裡，逐漸認識糖友里百年糖廠的歷史風華。從糖廠為中心點漸往周圍的聚落訪問，甚至為了解過糖廠的運作，也跑到溪湖觀光糖廠、鹿港火車站、和美鎮與線西鄉，幾乎跑遍了彰化五分車路遺跡，終於完成這篇文章。

過程中非常謝謝糖友里林棋、王松雄、陳天賜與林榮威醫師等人的熱情介紹並提供史料，還有黃志宏老師、陳仕賢老師以及許多不具名的耆老先進們，謝謝您們。另外，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的諸位好友-敏增理事長、秀絨、嵩明、永崧、宗仁、登峰、錦坤以及內人金寶，大家曾一同前來糖友里並與社區居民與糖廠昔日員工們舉行一次難得的座談，使文化學會正2015年度《臺中鄉圖》期刊-大肚溪主題專書得以順利進行。尤其，林棋老師說，由於學會來訪，亦喚起糖友里社區民眾的向心力與榮譽感，社區開始思考落實社區文史項目，這一點比得獎更是令人振奮，期待進行中繪製50年代糖廠文史地圖能夠早日完成。亦期待未來更多的人文工作。

百年風華話糖友--記和美鎮彰化糖廠的變遷

黃豐隆



日治時期彰化糖廠作業的情形。



糖友里麗池公園右側為昔日糖廠大煙囪之處。

每當甘蔗採收的季節來臨，拉著一節節滿載甘蔗的五分仔車忙碌地穿梭在鄉野聚落之間，「鳴～鳴～鳴～」鳴笛聲伴著甘蔗的香甜氣味，頑童追著小火車往前奔跑、準備抽取甘蔗，品嚐戰利品的陣陣笑聲隨風飄蕩……。

○、楔子

民間有一句諺語：「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每天勞碌奔波的七件事。糖雖未名列其中，卻與生活中的料理息息相關，三餐菜餚、糕餅如果缺少了它，一道道的美食將大為遜色。外表晶瑩剔透的蔗糖多由甘蔗煉製而成，從其種植、採收、運送機具到煉製成糖品的過程，形成獨特的糖業文化，曾經是臺灣島上百年來重要的經濟作物，也是臺灣人難忘的

甜蜜記憶。

由於個人興趣與工作所需，十多年前開始記錄臺中地區糖廠歷史，這才發現其中多座早在民國40年間關閉停產，原來的廠區已變成高樓大廈，如烏日糖廠、沙鹿糖廠與潭子糖廠，少數幾座還留有製糖機具或廠房的糖廠亦因土地利、工資成本以及超低的進口成本，紛紛停產轉型。臺灣加入WTO後，面對國外競爭台糖公司幾乎毫無招架之力，曾風光一世的臺灣糖業變成夕陽產業，怎不令人感嘆呢！當我進行訪查記錄之際，鄉野與山丘的鐵道已消失殆盡，加上員工凋零，使進展十分有限。

多年前在烏日鄉進行田野訪查時，一位耆老曾經提到：「烏日地區曾經有一條五分仔車路，可以通往大肚，甚至橫跨大肚溪到達彰化。」是否因烏日糖廠關門，大肚、烏日地區的甘蔗必需運送到彰化溪湖糖廠煉製呢？另有一次過年時，前來鹿港老街遊玩，卻在中山路上發現一座木造構件、造形典雅的台糖「鹿港車站」，還有一輛老舊的五分車頭與鐵道，難道當地曾設有火車站嗎？還有一年，來到溪湖糖廠體驗五分仔火車的樂趣，導遊小姐曾提及：「溪湖糖廠的小火車除載運甘蔗，也曾載送客人往來於員林之間，甚至可以抵達鹿港，以及遠在數十公里外的和美與伸港。」

近幾年來，個人開始研究大肚溪南北兩岸聚落的開發歷史。在大肚區北岸的渡船頭(在地居民習稱為「船仔頭」)考證地名時，一位耆老說：「大肚溪北岸渡船頭與南岸南寮是昔日搭乘竹筏對渡的地方。」我從臺1線的大肚橋來到南岸，幾經探詢才知道，國聖井西邊有一個「中寮」，並無此南寮地名，外地人對彰化的中寮顯得陌生許多。

初春時節、海風依然冷冽，走進大肚溪南畔的中寮聚落。庄頭甘仔店老闆娘說：「以前中寮庄包含北寮、中寮與南寮，後來人口都集中到中寮庄頭。中寮以前設有中寮糖廠，現在彰化簡易法庭的地方還有一座車站，那邊現在叫糖友里啦！」



糖友里活動中心。



糖聖宮右側是昔日的圓環所在。

首次走入這個新興的社區，我從橫跨福馬圳的竹社橋進來。映入眼前的是成排的街屋與略顯狹窄的街道，路底是新建的媽祖廟-糖聖宮，很難想像這曾是百年糖廠的所在地。社區的庚新診所林榮威醫師時常面對病患的解惑：「“糖友”二字常被誤認為是“糖尿病之友”，好像這裡人人都是糖尿病患」。顯然，許多外地人並不了解糖友里歷史，連居民也不知道這裡曾設有百年糖廠。

多年來，陸續聽聞一些彰化地區的糖廠與鐵道的故事，引起我對彰化糖廠高度的好奇與興趣。在特別機緣下，從中寮出發追尋彰化地區鐵道遺跡的甜蜜故事，走訪百年糖廠的風華歲月，也參與新興社區的轉變歷程，看到居民再度燃起熱情參與社區的文史工作與事務。

一、甘蔗與古地名溯源

古詩中的蔗糖

生活中的食用蔗糖多由甘蔗煉製而成的，據植物學家考證，甘蔗原產地在中南半島或印度，約西元前100年左右、西漢中期傳入中國，何時引進臺灣的時間則眾說紛紛。依據元朝汪大淵《島夷志略》提到臺灣先住民：「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臺灣應在十四世紀中葉已種植甘蔗。荷西統治臺灣時期，鼓勵民間種植甘蔗，砂糖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輸出品。康熙36年(1697)郁永河來臺採礦，《裨海記遊》一書有多首記載來臺所見糖業的竹枝詞，其中有一首描述臺灣的糖廊：

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龍蔥路欲迷。

網載都來糖廊裡，只留蔗葉餉群犀。

詩中呈現當時嘉南平原上萬頃蔗田的情景，甘蔗採收、網綁後載送來到糖廊煉製成黑糖，蔗葉則供給牛群作為飼料之用。

《番社采風圖：糖廊》¹應是有關早期製糖最早的圖像，圖中以兩隻水牛拉動石輪仔壓出蔗汁，砍蔗、破蔗、煮蔗汁每人各有不同任務，當時臺灣平埔族尚無法力經營，製糖業都掌握在漢人手中。

1 巡臺御史六十七使臺期間（1744—1747）命畫工繪製的原住民風俗圖。



《番社采風圖：甘蔗》藏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一節一節細長的蔗枝宛似竹子，因此甘蔗也叫「竹蔗」。彰化詩人吳德功在《瑞桃齋詩稿》裡亦有一首五言「竹蔗詩」如下：

蔗圃千畦植，村農利溥長。節多如竹秀，葉密似葭蒼。

揭揭風吹響，湛湛露釀漿。待當秋九月，處處獻新糖。

古地名溯源

彰化市的古地名「半線」，源於巴布薩平埔族一個社名-半線社，清領初期設置「線東堡」。康熙晚期臺灣發生朱一貴事件，受到此一民變的影響，為加緊對原住民的管制，雍正元年(1723)將原來諸

羅縣南起虎尾溪北達大甲溪中間百餘里地域，新設為彰化縣治，藉以「彰顯皇化」，故命名為彰化縣，半線地名從此改為彰化。

和美鎮位於彰化縣北部，西接伸港、線西與鹿港等鎮，東北方有大肚溪與臺中市大肚區相望。《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一-彰化縣(上):和美鎮原名「和美線」，地名起源有多種說法，其一：昔日附近一帶名為「卡里善」，早期是巴布薩(Babusa)平埔族之地名譯音，後來雅化為「和美線」；其二：和美線又作和美散，由往昔之勝狸散(Lolisan)訛轉成為和美散(Hobisoa)而得。大正9年，總督府改革地方官制，將部份街庄地名改變，簡化為和美後沿用至今。學者賴志彰認為，和美地區的開發，可溯及明鄭時期，然而皆以分散村落的開墾。書院可視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一種指標，道東書院創立於咸豐7年(1857)並於光緒12年(1886)因大火而重修，合理推論和美街市約有160-170年的歷史。

關於清朝時期彰化地區的甘蔗與製糖，吳德功等人的詩作已有記載，從古地名亦可一探究竟。彰化市北城門外市仔尾西北側的小聚落，清代屬線東堡牛稠仔庄，目前地名叫下廊里。約在永安街與自強路交叉路口一帶，昔日因種植甘蔗，並設有糖廊，因與北邊的寶廊相對，因此稱為「下廊」。在大肚溪南岸的寶廊里，在彰化市北方約3公里處，位於三塊厝與菜公寮之間。往昔為蔗園地區，設有舊式的糖廊，後來因洪水糖廊倒毀稱為「倒廊」，後來訛傳為「寶廊」。彰化縣舉辦耆老口述歷史時，黃開基先生曾描述：「由於當地居民不願使用“倒廊”的地名，因而另取一個較文雅、吉祥的諧音“寶廊”」。



寶廊地名由倒廊演變而來，圖為寶廊路上純樸巷道。



96歲的李曾秀英阿嬤。

寶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吳明康說，依地方耆老的記憶，清代晚期、日本接管臺灣之前，當地庄廟久長安宮北側不遠處，今寶廊路99巷16號設置舊式製糖的糖廊，這座糖廊被大肚溪洪水沖毀，因而被改稱呼為「倒廊」，地方人士覺得名稱不雅，光復後才改名為寶廊至今。他說，糖廊舊址就他家旁邊，十多年前還留一些遺跡，可惜當地現在已改建成住宅了。

住在寶廊路、今年96高齡的李曾秀英阿嬤，依然對早年的蔗作還留有印象，她年輕時就常聽到外地人稱呼本地「倒廊」、「倒廊」。日治初期農家婦女都需下田種蔗，將長約2~3節的蔗枝斜插入土，等待三、四週即可長出嫩芽。寶廊里一帶曾有許多蔗農，甘蔗收成時由附近五分車路運到隔壁中寮庄的糖廠，時常聽到「嗚～嗚～」長長的鳴笛聲。

昔日中寮庄聚落在今中寮里與中圍里交界之處，位於和美鎮的極東，與彰化市寶廊里為界，當地居民稱為「中寮大庄」，這是緊臨大肚溪南畔的純樸農村。中寮庄廟、主祀池府王爺的池王宮廟碑記載，

嘉慶年間有林姓人氏來到本地開墾，祖籍屬福建省同安縣。由此地上岸後落腳墾耕，早期曾經有頂寮、中寮與下寮三個小角頭，或稱為北寮、中寮與南寮。中寮聚落的人口最多，後來就以中寮命名，農民以種植稻田與季節性蔬菜為主。對照明治31年(1898)的臺灣堡圖與Google Map衛星地圖可以看到，昔日中寮庄正好涵蓋目前中寮里、中圍里與糖友里等三里。《臺灣地名辭書》中亦記載，糖友里名源於日治時期的新式製糖廠，並雅化而成的地名。

福馬圳? 惡馬圳?

一位耆老說，中寮地區農耕用水全依賴自福馬圳，是糖友里和犁盛里的界河，也是昔日糖廠用水與員工日常所需用的主要水源。《和美鎮志》記載，福馬圳於雍正4年(1726) 泉州人墾戶楊志申出資興建，從柴坑仔渡船頭東北方的大肚溪引水。水圳經過彰化市國盛里、寶廂里與茄冬里後，流入和美鎮中寮、糖友、中圍、還社與塗厝等地，再流往海線的伸港鄉與線西鄉，最終注入臺灣海峽。福馬圳是一條重要水圳，與彰化北部平原-和美、線西與伸港地區的開發密不可分，水源充足應是日人設置糖廠於中寮庄的主因之一。



糖廠附近的福馬圳水流急湍還設有救生圈。



和美、線西與伸港地區農耕用水多引自福馬圳。

地方傳說，過去水流急湍、險惡，常有外地人士強行橫圳而慘遭滅頂，因而有「惡馬圳」惡名傳聞於外。楊志申後代、柴坑仔耆老楊燦耀則說，依他研究家族的開發史料，應是當時先祖楊志申時常騎馬來回巡視水圳設施，許多小孩子被高大、威武的馬匹所嚇，因而有「惡馬」之名。後經水利會美化、取諧音而成福馬圳，不過目前農民與耆老依然稱呼它「惡馬圳」。其實看似平靜的福馬圳充滿危險，許多地方還設有救生圈以備萬一。



明治版堡圖與Google map地圖上的糖友里糖廠位置，惡馬圳在糖廠在西南側。

二、中寮庄彰化糖廠的發展

隨著工商業與公共建設的發展，原本載滿甘蔗的黑頭車行走於五分車鐵軌的遺跡遍佈於彰化鄉野之間，數十年來臺糖廣大土地陸續開發，被築成大樓或住宅，應該早已消失殆盡。

早在1895年當時，日本依馬關條約接收臺灣與澎湖本島，至1945年戰敗前後統治長達50年之久。對臺殖民之初日本採取「工業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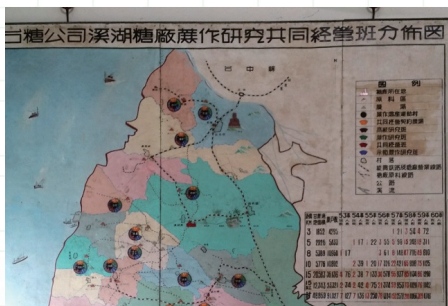
農業台灣」政策，打算利用臺灣農業作為後盾，以加速日本本土的工業化。文史工作者白棟樑說，日本人在臺灣的重心以振興產業為主，其中以獎勵糖業為提升產業為首要目標，明治35年(1902)在南部成立橋仔頭製糖所²，這是首座現代化的製糖工廠，全臺全盛時期計有42座新式糖廠。

為進一步了解彰化糖業的發展脈絡，2015年春分時節，特地前來溪湖糖廠，在糖廠高先生的協助下，從文物館中發現不少珍貴史料與文物。《彰化縣五分仔車與高煙囪》記載，明治、大正年間(1910~)，由大肚溪至獨水溪整個彰化地區曾有四家糖業會社，分別是：1)新高製糖株式會社，涵蓋的地域為彰化市以西，鹿港、中寮、和美與線西一帶。2)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以員林鎮為起點，向西可達溪湖，再連接到鹿港，後改名為溪湖糖廠。3)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由田中為起點，涵蓋了北斗、溪洲、竹塘與二林。4)源成農場，則以目前竹塘北邊民靖、竹圍子、江西店、公館、大湖、頂五庄以及五莊子等七個聚落，即昔日稱為「七界」的地區。民國43年，彰化糖廠與溪州糖廠均

2 最初每日壓榨甘蔗量1000公噸；第二工場成立於明治41年(1908)。橋仔頭糖廠與小港糖廠於1966年7月1日合併，更名為高雄總廠，1999年7月1日停止製糖。



日治時期中部台鐵與糖鐵路線圖。



50-60年代溪湖糖廠經營班在彰化分佈圖。

併入溪湖糖廠管轄。

依臺灣總督府古文書，新高製糖株式會社設置於彰化和美鎮的中寮庄土名竹圍仔101番地，在彰化市西北面，行政區域為彰化縣和美鎮，文獻上記載為「新高製糖株式會社」、「彰化糖廠」，當地居民多稱為「中寮糖廠」。由大倉喜八郎、高島小金治與大倉系的資本家共同籌資組成，資本額為500萬日圓。依據總督府檔案史料，大正元年(1912)，新高製糖會社申請專用鐵道文件中，明列出地目、地段與線路名稱，署名長官是「義嘉廳長津田毅」。明治42年(1909)他們先在嘉義廳設置在臺首座新式的製糖工場，由高島小金治出任社長，並聘請總督府技師山田申吾指導。



一張張臺灣總督府的古文書記載新高製糖會社的歷史。

明治43年(1910)，他們在彰化和美中寮庄設立新式的糖廠。大正2年(1913)，增設酒精工場，由甘蔗提煉出酒精，提供工業與戰爭所需。至大正10年(1921)年3月14日，改稱彰化第一工廠，新設另一工廠為彰化第二工廠，昭和10年(1935)4月25日與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合

併，並改名為彰化製糖所，日壓榨量亦提高到1500噸。光復後再改為彰化糖廠，民國43年間，終於畫上休止符，結束近40年製糖的歲月。大正10年至民國43年(1921-1954)關廠為止，前後34年間，糖廠從事製糖加工、名稱還冠有「彰化」二字。

昭和9年(1933)，歸併於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並改名為彰化製糖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除民生所需，糖更是一種戰爭物資，因此日治晚期臺灣各地的糖廠遭受美軍猛烈轟炸、生產機具嚴重毀損，全省42間糖廠只有8間未受戰火波及。34年8月大戰結束，國民政府即已派員前來臺灣接收各地糖廠。依據《臺灣糖業復興史》一書，日糖興業株式會社由沈鎮南與劉俊偉二人負責監理近15座糖廠，彰化製糖所屬其中一座，民國35年5月1日，由於升峰與陶端格兩人完成接管彰化製糖所的工作。

民國34年臺灣光復，日本人在糖友里興建的彰化製糖所併入台糖公司，並更名為「彰化糖廠」，當時員工數達數百人加上眷屬合計近千人，里內設施完善、生活機能良好，員工收入高出其他行業，成為高級的住宅區。

好景不常，因北彰化的大環境已不宜經營糖業，民國43年終於結束製糖，從美國進口設備改設蔗板工場，而於民國46年初正式成立「彰化副產加工廠」，產品曾外銷到美、日各國，國內外均會創下輝煌的業績。由於政策的轉變，彰化副產加工廠於民國56年9月移轉民營，由國民黨營事業的建業公司取得產權，將蔗板加工改為紙器工廠，原來的台糖員工除了少部份轉移到台糖其他糖廠外，多被公司資遣。在紙業的激烈競爭下，加上公司內部問題，最後在82年無奈畫下

休止符，只能步上關廠的命運。

蔗板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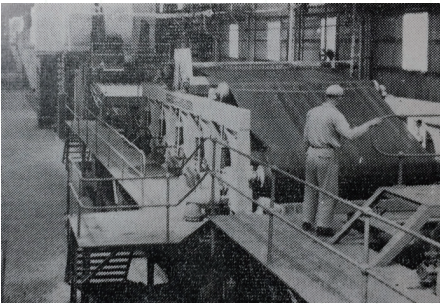
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人無條件投降、撤退返國。國民政府立即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開始接管日人留下的產業，設立臺灣糖業公司接收日本的糖廠業務。二次大戰前臺灣糖品出口量高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爪哇與古巴，國民政府認為臺灣糖業產量滿足全中國需求，投入修復糖廠以重振臺灣糖業，兩三年的時間便恢復到戰前六成的產量。

光復初期至民國70年代，臺糖公司曾風光一時，何以彰化糖廠卻在民國40年代就結束走入歷史呢？今年高齡78歲、曾任彰化副產加工場副廠長的王松雄就說：「窮則變、變則通，製糖不行了，腦筋用到一向被當作廢料的蔗渣上，終於走出另一片天。」從蔗糖到蔗板，其轉變的過程並不容易且困難重重。《彰廠十年》(陶宏濟，1965)書中就提到這段心路歷程：「彰化廠區位於水稻產區，甘蔗不豐、產糖減少，無奈在經濟政策下奉命停產。員工深感關廠之苦，之後為利用各糖廠剩餘的蔗渣，申請美國援助，在原彰化糖廠舊址籌設蔗板工場。」陶宏濟廠長的么子陶嘉蜀有感而發地說，民國35年當時父親奉命來臺接收日本人留下來的糖廠，整頓各地毀於戰火的破舊設備，逐漸修補廠房才使機具重新轉動起來，之後來到中寮糖廠擔任科長職務。

民國40年間為轉型鋪路，陶宏濟前往美國受訓學習先進的技術，返國後即籌設蔗渣工場，擔任轉型後的首任廠長。民國43年7月，新廠從頭開始，員工每60人一組，拆除舊製糖機器、擴建廠房，美援的機

器進口後安裝、測試，45年6月正式運轉，還研發出雙面光硬的蔗板獲得15年專利，而寫下輝煌的歷史。

王松雄回憶說，民國40、50年代臺灣正從戰後百廢待舉的環境站起來，有百業火車頭之稱的建築業興起，蔗板正可用於建築材料、傢俱隔間或工廠，外觀造形精美。當時蔗板有多種顏色的軟板與硬板，軟板的質料存有微小空隙，因此開發吸音板(Acoustic tile)，聲波經細孔後達到消音目的，1960年間外銷國內外產量達到高峰。可惜好景不常，民間木材工廠研發出三合板應市，相較於蔗板，合板較耐潮濕、壽命又長，蔗板面臨強大的挑戰，最後在1967年結束生產。



副產加工廠加工情形。



進行吸音板的裝箱作業。(王松雄提供)

民國70年間，國營事業正面臨轉型民營化的浪潮，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李國鼎先生在《我的台灣經驗》(1997)一書「整頓國營事業」中提到：經濟部所屬事業轉移民營的計劃，估計臺灣碱業公司高雄廠(資產約一億元)，臺灣糖業公司各副產加工廠(彰化蔗板廠約有9千萬元、臺灣鳳梨廠約7千萬元等)。可見民國70年代，國營事業面臨民營化，蔗板廠終被國民黨黨營的建業公司購買，所有員工面臨再一次的

職場巨變，糖廠舊址則由財團完全接手。

三、糖廠憶往

彰化糖廠建廠至今(2015)已逾百年，世事變遷、人物全非，廠區早已改建，昔日文物亦多已散失，如今或能從糖廠耆老的口述與部份史料，找尋糖廠的歲月風華。

金刀比羅神社

日本治臺初期，在重要街庄與移民村興建神社，後來逐漸往漢人聚落與原住民地區興建，彰化糖廠應是資本家投資設立的民間機構，何以設有神社呢？

陳天賜先生出生於中寮庄，年輕時加入糖廠擔任技工，當時已由建業公司經營蔗板生產，成為糖友里的一份子至今。由於他對文史有濃厚興趣，對文物歷史追根究底，因此從老員工獲知許多糖廠的典故，尤其是神社與媽祖信仰。



70年代糖廠金刀神社前的鳥居。



置於建業工廠前的狛犬，兩隻相對。

陳天賜說，可能投資者具有半官方的身份，往往配合政府政策，以方便來臺投資設廠。因此，包含高雄橋仔頭與臺南三崁店製糖所（後改名永康糖廠）亦設有神社。

陳天賜說，大正12年(1923)日本人在糖廠內設置金刀比羅神社，至今約有90年歷史。由糖廠圓環前往神社，需經過近200公尺長的林蔭大道，有如一條參神道。首先映入眼前的是神社的鳥居，用以區隔神域與世俗的空間。鳥居代表神聖空間的入口，一般有兩根支柱、最上方一支圓形橫樑，前方安奉兩隻狛犬擔任守護神。糖廠內一年一度的祭拜典禮在社區內「金刀比羅神社」舉行，為迎合臺灣本地員工，也迎請民間的媽祖、觀世音等神明作為陪祭。當天全廠休假，廠區內舉辦運動會，包含相撲、賽跑等競賽，晚上則提燈遊行與戲曲演出，熱鬧的情形可想而知。

神社鳥居前面的狛犬常被認為是臺灣民間常見的石獅，其實並不一樣。臺中市鄉土文化學會理事黃志宏說：「其實神社鳥居前的獅子，正確名稱應該是狛犬(こまいぬ, koma-inu)，與民間廟宇常見的石獅並不相同。」狛犬最早起源於印度，與佛教一起從中國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所以又稱為高麗犬。臺灣的石獅子強調鬃毛美感與兇猛體態，狛犬則呈現可愛的一面，前腳直直撐起身體、後腳蹲坐，外觀比較像狗兒才稱為「狛犬」。他補充說，狛犬無公母性別之分，通常開口「阿形(あぎょう)」狛犬置於龍月(左邊)，閉口作露齒狀「吽形(うんぎょう)」的狛犬則在虎月，基座橫向安置、兩兩相對。

糖廠北邊的車站、糖廊宮旁，原設有一個圓環，當時廠區二個主

要出入口分別是今新庄國小旁由竹社橋進入的東菊路，以及東萊路口經過簡易法庭進入廠區，二條道路交會於今糖廊宮右側。糖廊宮主委李春生說，糖廠內的圓環早已被拆除了，只留下一根路燈的燈柱，目前佇立於糖聖宮前。由圓環往西有一條東西向的大道—東山路，形成通往糖廠神社的參拜道，分隔島上種植成排高聳的大王椰樹、兩旁還有多棵濃密的老榕，原是廠區內十分獨特的景致。



早期糖廠內神社大道的王椰樹(左)與圓環(右) (黃志亮提供)。

可惜，地方人士還是擋不住財團巨大的開發壓力，多部怪手輪流上陣後，最後鳥居的石柱還是被擊碎了，地方的古物從此消失無蹤，怎不令人惋惜呢？

糖廊媽祖

有一句民間俗語「三月瘋媽祖」，全省各地媽祖廟多在每年媽祖聖誕的農曆三月舉辦遶境慶典，唯獨糖友里固定選在五一勞動節當天，其中有一段特殊的歷史淵源，全省少見卻鮮為人知。

過去糖廠的員工幹部多由日本人擔任，臺灣工人與眷屬只能奉拜

神社祀神或者有臺灣的神明？曾任糖聖宮主委的李春生回憶說，當時每年舉行祭拜日本神社慶典，本省員工以奉祀媽祖為主，一部份幹部也會入境隨俗參拜媽祖，惟當年並未興建媽祖廟。戰後初期，臺糖公司為配合員工時間，就訂於五一勞動節舉天上聖母的慶典，當日信眾前往彰化南瑤宮、恭迎一尊媽祖神尊回來，祈福遶境糖友里後，安奉於臨時神壇供信眾參拜數日，再恭送神尊回駕南瑤宮。

民國46年，熱心信眾數人合製一座純錫的方型香爐，由每年爐主輪留保管參拜，73年時有數位熱心里民雕刻聖母神尊，每年供然奉於爐主家中，至81年洽租建業公司的舊房舍當作暫時廟址，這年農曆6月舉行安座大典，並雕刻千里眼、順風耳、中壇元帥、福德正神、五營將軍與虎爺等神明。

李春生說，民國82年台灣建業公司結束經營，將廟址房舍收回後，地方人士等數人商洽在信眾陳平和私人土地興建廟宇，命名「糖聖宮」，經聖母降乩指示聖母為「蔗廊媽祖」、「蔗廊媽」。



糖友里 糖聖宮外觀。



李春生主委述說糖聖宮變遷。

經與瑞聯建設公司協調，最後同意提供原來糖廠圓環200餘坪土地興建新廟，民國88年4月舉行入火安座大典。糖聖宮延續日本時代糖廠員工的媽祖信仰習俗直到今日，約有百年歷史，成為中寮、竹圍與糖友里唯一的媽祖廟，五一勞動節當天，糖聖宮媽祖遶境成為社區的年度盛事。

嘉慶18年古物-鐵製火炮

糖廠耆老口述歷史時提到，原彰化糖廠內曾保留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古物，一門百年古砲、神社鳥居前一對造型古樸的石獅，這些見證地方變遷的文物如今何在？頗令人好奇。

這門火炮為鑄鐵材質，原置於糖廠內炮臺之上，上面「嘉慶十八年夏，奉獻鑄造台灣水師協標左營大砲」字跡依然清晰。何以嘉慶十八年(1813)的火炮出現在糖友里這裡呢？這門火炮管長約170公分，炮口小、底部粗，可能是嘉慶、道光年間清軍在彰化一帶海防所用，但無詳細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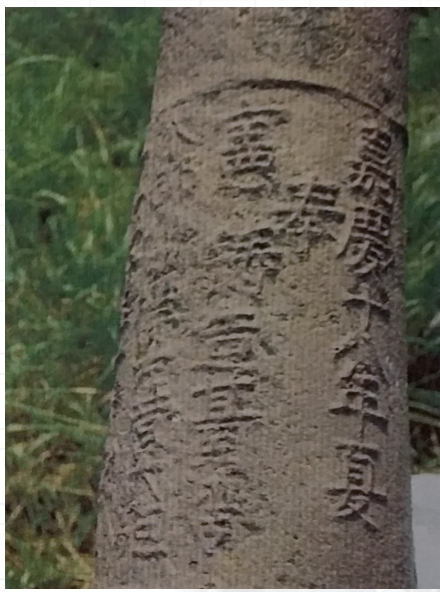
依據道光16年(1836)《彰化縣志》-卷七兵防志記載：「臺灣水師左營，原駐安平，乾隆53年(1788)改駐鹿仔港，水師營汛³設有鹿仔港汛、水裏港汛、三林港汛與海豐港等四汛，各汛設有砲臺一座、煙墩三座與望樓一座。」由此判斷，這門火砲極可能是當年彰化縣的鹿仔港汛與水裏港汛海防所用。建造神社時，被置於神社內數十年之久，民國83年3月建業公司轉贈給省文獻會(今臺灣文獻館)。

陳天賜先生回憶指出，甲午年(1894)清日甲午戰爭後訂立馬關條

³ 設弁帶兵者曰「汛」，指清代營制中設有低階軍官帶兵的軍營，鹿仔港是現在的彰化縣鹿港，而水裏港就是大肚出海口的塗葛堀港，日治初期遭大水沖毀，早已消失。

約，1895年乙未年5月底，由北白川宮領軍自北臺灣三貂角登陸，準備接收臺灣。臺灣島民不願異國統治，成立臺灣民主國，各地義軍群起反抗日本軍隊，這場戰爭是臺灣本島有史以來最大的戰役，歷史上稱為「乙未之戰」。

當時日本主力部隊由北往南推移，在中部大肚溪、八卦山遇上最大的阻力。彰化縣城一帶由黑旗軍統領吳彭年等人分駐大肚溪南岸的菜寮寮與八卦山堡壘等處。1895年8月27日、28日二天，雙方在此激戰，雙方均傷亡慘重，由於兵力懸殊，最後臺灣英勇的義軍潰敗。陳天賜強調說，此火炮曾參與乙未年八卦山戰役對抗日本的大軍，不過這段史實有待進一步考證。



糖廠內的巨炮刻有「嘉慶十八年字樣。」

王松雄說，數十年前時常帶著孫女來此玩耍，火炮與糖廠的景物顯得格格不入，員工們因此留下印象的深刻。可惜居民不知惜寶，民國56年間土地轉賣給建業公司時，竟輾轉送予臺灣文獻館，至今流落外地。

糖廠之寶-林慶鉸

17年次的林慶鉸先生應是目前糖廠最資深的員工，今年(2015)高齡87歲，老家位於中寮庄的竹圍仔，這是糖廠北側的聚落，緊臨於大肚溪南畔，即目前的中圍里。他歷經日治與國民政府體制，經歷中寮糖廠的興盛、停產、轉業、結束至今的種種變遷，前後服務40年，在嘉義南靖糖廠⁴退休，至今還住在糖友一街，是目前最資深的員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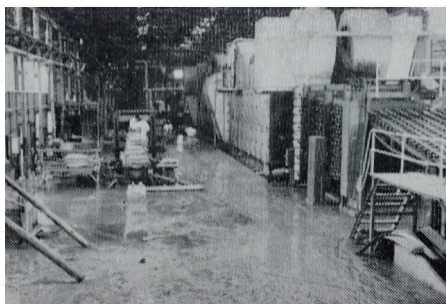
「日本時代被調到海南島、擔任幹部，返回後再任糖廠股長，全臺灣我算是第一人了，」歷經二次大戰的他得意地說。從新庄公學校畢業後，昭和7年(1932)15歲那年，林慶鉸進入中寮糖廠服務。雖然個子瘦小但工作勤奮，深得長官器重被升任股長幹部。當時美國已加入戰局，美、日兩國早已開戰，亞洲地區戰況日益吃緊。本島的臺灣子弟被日本政府徵調到海南島大都屬於軍事性質，林慶鉸則為支援海南島的日本糖廠，負責行政與技術支援，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曾在海南島整整待過2年。他表示：「日本人在東南亞設置一些糖廠，以便支援當地的戰爭。這些糖廠同樣被美軍列入攻擊的目標，我能夠平安返回臺灣，真的很幸運。」因年代久遠加上發生頭部創傷的意外，那二年的人生經歷多已淡忘了。

4 南靖糖廠舊稱南靖製糖所，興建於明治42年(1909)，最初屬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壓榨甘蔗量為每日3,200公噸。民國47年與蒜頭糖廠合併為嘉義總廠，至61年更名為南靖糖廠，改屬新營總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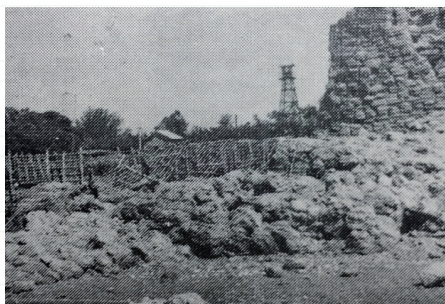
八七水災、八一水災

提起橫掃中部的「八七水災」，老一輩的臺灣人依然印象深刻、終身難忘。日本南方海面的艾倫颱風把東沙島附近的熱帶低壓引進臺灣島上，西南氣流撞到中央山脈後被阻擋後，造成中南部的豪大雨，導致嚴重的傷亡，為僅次於九二一大地震及八八水災的重大災難。

民國48年8月7日這天，臺灣中南部豪雨下斷，雨量之高為歷史少見，導致大肚溪與貓羅溪的水位不斷上升。8月8日，在東邊數公里外快官庄、渡船頭的溪畔堤防突然潰決，洪水有如猛獸襲來，流經國聖井、中寮庄侵襲至糖廠地區，廠區內水深高達4、5尺，工場設備與精密機器全部浸泡在大水之中。瞬間圍牆被洪水衝倒了，堆積場的蔗渣亦被沖散、成品流失殆盡，損失慘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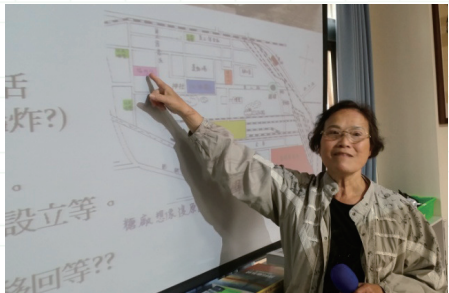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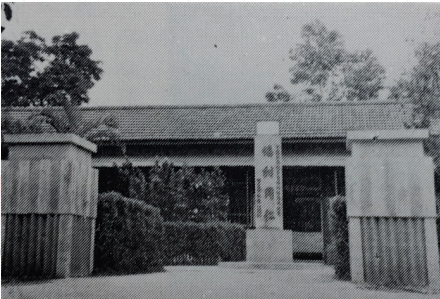
八七水災時，廠區嚴重受損的情形。



八七水災發生那時，廠區內的木造宿舍全部泡在水中，岌岌可危，頓時人人有如驚弓鳥，員工以門板當作竹筏，搭載眷屬、幼童，連夜倉惶逃到區內唯一的二樓工場避難，眼前一片汪洋、還面對斷

水斷炊之苦。當年的廠長陶宏濟在《彰廠十年》(1965)一書中特別提到：「宿舍區處處可聞呼救聲，狀至悲慘，工場職員曾晴輝君家住在彰化市，因趕來上班途中被洪水沖走而為公犧牲。有的人爬上宿舍天花板上，終日無食，人夜難眠，搶救人員半身浸在水中，且有不識水性者亦從事搶救，不顧自身的安危……」。

回想起50多年前的這場災難，當年才10歲的譚綉緞記憶猶新。她回憶說，父親原是糖廠的老技工，公司轉而經營蔗板之後，轉換工作開始經營福利社。那時水災發生得過於突然，數百位災民擠在工場唯一的樓房上，由於家中開設福利社，平常就有麵條、乾糧存貨，她的父親立即決定煮食大鍋麵，全家大小總動員奮力把麵食抬高，行走在洪水之中到來工場，大批的員工災民終可暫得溫飽。她說，由於掛念災民們飢腸轆轆，一心只想助人，常常忙完後才發現全家人還餓著肚子卻不以為苦，當年受災戶至今猶津津樂道、心存感激。



左)糖廠內的福利社前面有一三角柱，上面有「福利同仁」字樣。(譚綉緞提供)
右)譚綉緞女士說明八七水災時，全家煮為災民煮大鍋麵的往事。

糖廠耆老林登材說，民國49年8月1日，中部又發生洪患「八一

水災」，水深到達半腰，全廠再被大水淹沒了。好在已有八七慘痛經驗，緊急狀況發生之際糖廠作業立即停工，拼命把低處的機件與物料搶搬運到架上，減少許多損失，然而廠區與宿舍依然無法倖免於難，員工再度攜手共渡大水的考驗。

患難之中見真情，那段日子「以廠為家」渡過無情的苦難，可見員工之間有著如同家人的情感。

甘蔗俚語

清朝晚期，臺灣各地設有不少的舊式製糖工場-稱為「糖廊」，利用獸力來拉動石輪仔壓榨甘蔗，不斷流出的蔗汁正代表著源源不絕的財富。因此，有一句話說「廊仔那起動，阮兜吃穿親像好額人！」至日治時期新式糖廠出現，日本人為擴大種植面積，希望臺灣農民改植甘蔗，實施「採收區域制度」和「產糖獎勵法」，甚至利用各種方式利誘百姓以榨取蔗農的血汗。

表面上，甘蔗採收後由糖廠依合約收購、收入穩定，對農民而言是一大福利。其實甘蔗從培育、栽種、採收搬運至製糖完成，前後長達一年半，每個步驟都是技術與經驗的累積，個中辛苦非外人可以體會，可謂「粒粒砂糖皆辛苦」。

日治時期就流傳一句諺語「世間第一慳，種甘蔗乎會社磅」，當年的農民辛苦種植甘蔗以後，並不能自主處理，需賣給總督府劃定的製糖株式會社，糖廠往往刻意壓低甘蔗收購價格，或者在甘蔗稱重時動手腳，使蔗農艱苦的收成付諸流水，成為剝削的對象。所以流傳一句：「三個保正十八斤」，三位保正站上滿載甘蔗的台車重新磅重後竟

然只增加十八斤，這句話敘述糖廠偷斤減兩的情形。

這種事就曾發生在彰化溪州製糖所所屬的「林本源製糖會社」，當地農民受不了委曲，昭和元年間(1925-1926)爆發臺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蔗農抗爭「二林事件」。這個事件影響日後本省的農民運動，蔗農乾脆故意不下田了，採取消極不合作的態度。



左)甘蔗外觀細長、多節，另可稱為「竹蔗(2015年作者攝於雲林縣虎尾鎮)。
右)從栽種、採收搬運至製糖完成，過程漫長又辛苦。(2015年攝於虎尾鎮)

每年農曆二、三月間，氣候溫暖潮濕，正是霉菌生長的环境，此時的甘蔗，如貯存時間太長或貯存環境不良，容易引起甘蔗發霉變質，食用後嚴重者即出現中毒症狀，因而民間有這句俚語「清明蔗，毒過蛇」。

民間也聽到一句俚語：「甘蔗好吃雙頭甜」，形容熱戀中男女兩情相悅、雙方甜甜蜜蜜長長久久。此外，修成正果步入結婚禮堂時，依民間習俗男方前來娶親時，女方準備一對有頭有尾的整枝甘蔗，綁在禮車之上伴著新娘來到夫家植入土地，待它日成熟時再採收，即可品嚐「糖甘蜜甜」的甜蜜滋味。蔗頭旁陸續冒出新芽，也象徵著生生

不息、多子多孫的美意。

還有一句與五分黑頭仔車載甘蔗有關的俚語，更加扣人心弦：「火車火車鉤甘蔗，鉤幾枝？鉤一枝。菜店查某點胭脂，點著紅枝枝，菜店查某害死人。」提起臺灣昔日的蔗業，這些俚語、習俗反應出當年蔗農的無奈心情與先民生活的智慧，至今民間還普遍流傳著。

四、走尋五分仔車路

一般載運甘蔗的鐵道因其軌距762mm，只有歐洲大陸寬軌系統1432mm的一半，小火車因而稱為「五分仔車」，而台鐵的車軌為1067mm，可稱七分車。由黃志亮所撰述的書中的老照片卻發現，中寮糖廠的部份車軌為三線制，共有三條鐵軌-五分與七分線並存，難道有特別的作用？林祺老師說，糖鐵常用的是五分車軌，一般用於甘蔗及客運之車箱，如果貨物需運送至台鐵其他車站，則要用到台鐵的七分貨列車，先以小火車頭將台鐵貨車拉進裝貨後，再返回台鐵系統運送至全省各地。最常見的是白糖商品的運送，過去和美鎮火車站旁有一



左)三線制的鐵軌，有特殊需求，便於連接台鐵的貨列車。

右)一般五分車鐵道為兩線制(黃志亮提供)。

家規模很大的麵粉廠，原料都由小火車頭直接將由基隆裝貨的台鐵貨車，由彰化火車站拖進後，再經中寮的糖鐵七分車道運往和美，大大省去裝卸時間及成本。

為了繪製完整的路線地圖，記錄種蔗的甘苦經驗、糖鐵營運與及今昔變遷等史料，我開始收集史書與地圖，經由田野調查走訪地方耆老口述歷史，以一步一腳印方式多次走訪，實地比對找尋蛛絲馬跡。然而，在史料散失、耆老凋零的情形下，這項工程談何容易呢？

常言「一圖勝千文」，因此我就從地圖找尋資料，首先找到明治31年(1898)的臺灣堡圖，卻無任何鐵道的線索。進一步採集大正10年(1921)版堡圖，幸運發現其中已呈現縱貫鐵路與各地的糖鐵路線，訪查工作總算邁出一小步。

五分車原料線

每當甘蔗採收的季節來臨，冒出濃濃黑煙的五分車頭拉著一節節滿載甘蔗的車廂，忙碌穿梭於鄉野聚落之間，「嗚～嗚～嗚～」鳴笛聲、甘蔗的香甜滋味，以及孩童們追逐小火車、準備大顯身手抽食甘蔗的笑鬧聲，在大地之間隨風飄蕩……。

彰化和美、鹿港地區的鐵道，以中寮糖廠為中心朝四方分散出去，可謂四通八達，以便載運製糖所需的甘蔗。往東的原料區可到達貓羅溪畔的田中央、快官庄，從國聖井附近、順著大肚橋北上，跨過大肚溪後分成二條路線，往東連接到烏日庄，往西北則通往海線的大肚庄，最遠可達今龍井鄉的海埔厝一帶，大肚區文昌街二段560巷110弄這一段就是昔日的鐵道。可以看出日治大正年間，海岸平原的大

肚、龍井一帶已有不少蔗田，採收的甘蔗運往大肚溪南岸的彰化製糖所，並非沙鹿製糖所。由於大肚溪遇雨易於氾濫成災、鐵橋時常被大水沖毀，為保護甘蔗與火車的安全，日治昭和年間再由大肚興築一條通往烏日庄的五分鐵道，以便運送至烏日糖廠⁵加工。



彰化糖廠原料區的車道四通八達，包含大肚溪畔北側的烏日、大肚與龍井等地。

住在彰化市柴坑仔的耆老楊燦耀說，早期中寮糖廠往東有一條通往國聖井的五分車路，從簡易法出發沿著東萊路轉210巷，經過寶庄頭南邊，由中山高彰化系統交流道國道路橋下方通過，再往國聖井方向前進，在省道大肚橋南側橋頭轉彎，通往柴坑方向，最後經過田中央可以抵達貓羅溪西側的快官庄。

5 烏日糖廠舊名烏日製糖所，興建於1922年，原屬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至1960年關閉。

由大正版堡圖上發現，沿著大肚溪南岸往西的福馬圳在國聖井北側作一個大轉彎，原本圳道位於靠近溪床的位置，後來往南移動了近200公尺，多年前水利會在此地興建一處調節水量的大型匣門。目前大肚溪畔培英駕訓班旁、福馬圳攔水匣門附近，正是五分車道大轉彎之處，國道3號的高聳橋墩成排立於大肚溪的南畔，地景變化之大可想而知了。



左)臺灣堡圖上的福馬圳位置較靠近溪床，大肚橋頭前鐵道作一大轉彎。
右)目前的福馬圳已往南偏移約200公尺，並設有大型水閘門。

中寮糖廠西側原料區的鐵道，從工廠煙南側跨越福馬圳後，沿著今美寮路往西，經過柑仔井後再沿伸出往北的一線，往西到達和美鎮，順著信義路、西美路，最後抵達線西國小；往北則從美寮路二段附近順著孝義路221巷、北堂路143巷，終點位於塗厝厝的田心仔，以載運伸港地區的甘蔗原料。

初春三月時節，我沿著美寮路經過和群國中，一路找尋五分車路。來到柑仔井美寮路二段196號旁、柑仔店的老榕樹下正好有熱心的一群婦女，好奇地問我來意：「你在找什麼？五分車路？」、「這是很久以前的代誌，就在那邊！」經由指引，比對地圖後發現路旁農田中的鐵道遺痕，以及黑台仔車頭的舊址，她們還指出，昔日通往伸港的那段鐵路，已經完全埋入稻田之中，早已無處可尋，只見路旁一棵桑椹樹，滿滿的紅色果實隨風搖曳著。



美寮路二段196號旁桑椹樹下是五分車路。美寮路二段路旁的五分車遺跡(圖右)。



左)線西線的頂型車站(圖中)，位於138甲線與線東路交叉口旁。
右)線西線終點站在今線西國小側門旁(圖中的路旁)。

客貨運營業線

載運蔗糖原料外還曾經營客運長達數十年，在彰化汽車客運路線尚未普及的年代，曾經是眾多偏鄉民眾與莘莘學子便利的交通工具。彰化糖廠客運營業線從廠內圓環旁的車站出發，有往西、往南兩條路線：一線往和美-線西與伸港，另一線則通往彰化火車站、馬興與鹿港，總共設有10個車站。特別的是，在鹿港終點站-土城下車之後，可以步行至臨近的文武廟前，轉搭另一條通往溪湖-員林的五分客車，大大擴展中寮線的範圍，對於來往員林、鹿港與和美地區的民眾而言，提供台鐵之外另一種便捷的交通動線。



彰化糖廠客運主要有兩條：和美-線西，以及彰化-鹿港，共有10個車站。

林祺老師說，糖廠內鐵道綿密交錯，其中三條可載送甘蔗進入工廠，以便原料卸下、加工，客運的車站則設於北側的圍牆內，也就是目前彰化簡易法庭即車站的所在地。往西的營業線順著美寮路往和美方向而去。和群國中早期的舊校門原靠近五分車道路旁，道路擴寬後才改為目前的校門。

一個午後，我順著美寮路來到和美地區，期待找到西線車站的舊址。比對臺灣堡圖發現，第一站位於柑仔井，即目前美寮路與柑井路交叉路附近，正好在文鵬書店一帶。接著我繼續前往和美鎮的中心，穿梭於小鎮的巷弄之間，幸運地在一位耆老指引下，終於發現位於彰美路376巷內的車站遺跡。當地的鎮民向台糖購買車站的土地後，已改建成住宅，從外觀已無法看出昔日的樣貌。

王姓耆老說，「由中寮過來的鐵路抵達和美這裡，客人與貨物均可在此上下車，目前只能看到牆壁上露出的廊柱頂部，而376巷24號附近正是倉庫所在地。」短短的廊柱彌足珍貴，由黃志亮師的老照片



左)早期的和美車站，甘蔗、客貨與貨運並存。(王松雄提供)



右)和美車站的現況，車站已被改建為旅社，外觀只留下石柱的柱頭(2015拍)。

可以看到，當年旅客進出和美車站的情形，完整的站體迴廊外觀與石柱清楚可見，今昔對比更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民國40、50年代，彰化客運的班次與路線有限、交通不便，和美地區民眾與學生大都搭程小火車來往中寮、彰化火車站，可再轉往鹿港地區。轉搭溪湖線後，五分仔小火車最遠可達舊濁水溪畔的溪湖與員林地區。

和美站旁，昔日還有一條鐵道通往洋仔厝排水的鹿港線，另有一可延伸到線西鄉，這段則屬海線偏鄉交通更加不便，短短5、6公里設置兩個車站，一站位於頂犁，最後一站則設於線西國小側門處，正好在學校禮堂旁邊。在線西鄉公所對面北側，尚遺留一小段鐵道，深埋於福馬圳旁的草叢之中。

至於，由中寮的糖廠往南的營業線，鐵道沿著茂盛厝、過溝仔經過傘形車站西邊，到達臺鐵彰化火車站縱貫鐵道的西側，全程約4-5公里長，目前彰美路一段58巷就是五分車遺跡，民生路口旁還留有彰化農會的百年穀倉。這裡是中寮糖廠營業線上唯一糖鐵、臺鐵雙鐵並存的車站，來往旅客可以轉換列車繼續行旅的下一站。此外，這一段亦是五分、七分鐵軌三線制的路線，依林祺老師的記憶，七分列車可通往中寮載送白糖產品，利用臺鐵交通網絡運送至全省台糖據點。站在彰化車站的路橋上，眺望南來北往的臺鐵列車，旅客進進出出，難以想像，60年前滿運甘蔗、客人的五分車曾奔馳於此。

2015年初春的清晨，我二度來到彰化火車站的後站，一波波旅客、學生踩著忙碌的步伐登入天橋、進出車站。由辭修路與景宗路前來荊桐腳，穿過國道1號涵洞之後兩旁房子逐漸減少了，寬廣田野浮

現在眼前。耕耘機的清激聲音不斷傳來，遠處成群小白鷺在水田裡覓食，宛似一幅春天的圖畫。行走於小路，赫然發現一旁邊坡上成排石塊堆砌，這正是用於鎖定鐵軌的石枕，或稱為「枕木仔」。石枕長寬高約50*20*15公分，石枕深埋於下，再以鐵勾鎖住鐵軌，這是光復後糖鐵採用的固定方式。民國60年間鐵道拆除時，值錢的軌道全被回收，部份石枕則被鄰近農民留存下來，用於鋪設田埂，成為目前找尋遺跡的有力線索，因而可以確認，狹長又筆直的景宗路應是五分車的舊路遺跡。



彰化火車站曾是台鐵與糖鐵並存的車站。



彰化市景宗路的邊坡以成排石塊堆砌而成(左)，圖右為路邊的石枕塊。

在線東路西側、洋仔厝排水的荒埔前，另一條自柑仔林南下的鐵道在此交會，之後才跨越這條寬廣的溝渠，南岸就是荊桐腳。當地永芳路、彰馬路180巷交叉口處曾設置一個車站。通往鹿港的彰馬路180巷亦是五分車道，沿線還有位於馬鳴路73號附近的馬鳴山，以及鹿東路二段、彰16路口的崎溝仔二站，最後抵達鹿港的土城站，即位於鹿港小鎮入口旁的鹿港車站。



左)馬鳴山的陳姓耆老指出，門前的馬鳴路就是通往彰化火車站的五分車路。
右)昔日馬鳴山車站(左)早已關閉、荒廢，右側的馬鳴路是五分車路遺址。

依鹿港文史工作者陳仕賢老師田野調查資料，目前台糖的鹿港車站原地名為土城，清朝軍隊曾駐紮此處、築有城牆而得名，至日治時期成為五分車站，在文開書院旁另一條鐵路則通往溪湖糖廠。

新高鹿港站的路線是從彰化糖廠、彰化火車站過來，稱為「新高驛」(指新高車站)。不遠處的文武廟另有設有明治鹿港站的路線，從員林鎮經溪湖糖廠過來，稱為「鹿港線」，後來兩廠共用同一個鹿港站，稱為新高鹿港站。這兩條鐵道均曾經營原料線與營業客貨線，也稱為「員西線」，由員林、溪湖、鹿港、彰化火車站通往中寮、和美與線西鄉，民國40、70年代是彰化偏鄉地區重要的交通路線。

2001年年底，彰化縣長翁金珠曾與文建會主委陳郁秀勘察鹿港的車站，認為具有保存的價值，地方人士亦樂觀其成希望保留下來。台糖公司聽聞這項消息後，以車站老舊有倒塌之虞，不顧反對的意見，就在2002年元月迅速地把車站拆除殆盡，後來卻得再花巨資整修，成為現在新穎外觀的模樣，文化資產不受重見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政府與民間雙方均應受到譴責。



左)日治時期新高製糖會社的新高驛，五分車廂上還有「新高」兩字（拍攝年代待查）。
右)重新修復後的鹿港車站，前面掛有「台糖-鹿港車站」招牌（2015年拍攝）。



左)日治時期鹿港文武廟左前方曾設有五分仔車站，通往溪湖、員林地區（取自明信片）。
右)目前鹿港文武廟左前方，已找不到昔日五分車遺跡。（攝於2015/03）。

五、從糖廠到新興社區認同與再造

糖友里可回溯至日治時期的新高製糖會社，已有逾百年的歷史。全盛時期糖廠內有近千名日本與臺灣的員工與眷屬，並配有宿舍專區廠內設有游泳池、運動場，還有福利社與大禮堂，花木扶疏、老樹林立，糖廠的員工與眷屬成為外界羨慕的對象。臺灣光復後至50年代，平日警衛森嚴的糖廠深深吸引當地小孩，偷偷溜進圍牆一探究竟。糖廠曾被喻為「和美後花園」，可算是彰化地區最早設立的社區。

其實，彰化副產加工廠轉移給建業公司當時，只處理廠區部份，北側的宿舍區部份售予現住員工，目前糖友里內的東陽路還留存幾棟日式的木造宿舍-陶宏濟廠長與曾任糖廠獸醫林錦亮醫師的房子。

民國60年代正是糖友里最黑暗的時期，全部住戶僅餘不及50戶，當時一度有廢里的聲音，打算將糖友里併入中寮里。林祺說，上述連串土地出售，把廠區的土地分割出售，地表逐漸失去原來的面貌，但也帶來多元的人口，有如一波波活水，使奄奄一息的社區逐漸活絡起來。

民國69年臺糖出售位於福馬圳旁、社區入口的印刷廠及酒精工廠土地給予電信局，興建成彰化營運處線路中心。72年間，原神社西側的部份舊宿舍售予彰化縣政府興建中寮國宅，即目前的「健康新村」，在民國77年位於福馬圳北畔、原豬隻繁殖場大片土地則出售給千力公司，興建「彰化新都」，至80年再出售車站所在地給彰化地方法院，改建為彰化縣的簡易法庭。

曾經擔任糖友里長的李春生說，糖友社區有幾項特色，其一糖廠

廠區即目前糖友里的範圍；其二里民多是外地人，在地的原住民少之又少；其三是全都是有錢人，才能購買房價不低的住宅。依和美戶政事務所2015年3月份統計資料，土地不大的糖友里總戶數1644戶、人口數近5000人，已成為和美鎮32里中第四大里。然而，急速發展與多元的社會結構成為社區發展的隱憂與變數。

社區的經營與挑戰

民國91~93年間，糖友里曾經出現一份刊物「糖友月刊」，幕後推手就是林祺老師。他說，年輕時在中國時報服務廿年，一直在外工作奔波，很少注意到周遭環境的變化，直到退休後，才開始關注故鄉的可愛一面。

在毫無資助的情形下，只憑著一股熱情，採訪、撰稿、編輯等甚至校對與美編工作，多由林祺主導。「本里的社區居民多來自各地，人材濟濟可惜平日少有連絡，希望藉由這份刊物報導社區溫馨、美好的一面，成為彼此溝通的平台，來發揚糖友里的特色。」91年底發行的創刊號這段話說明刊物的目的與方向，推出後果然獲得居民的肯定與讚賞，成為每月期待閱讀的刊物。

經由月刊推動，居民逐漸關心、參與公共事務，不少人希望認識糖友里的文物與歷史，因此部份社區居民進一步發起籌組文史團體，終於組成「糖友里文史工作坊」，92年初籌備後正式成立。里民詹勳禎在刊物發文說出大家的心聲：「參加縣府城鄉發展局舉辦的導覽解說義工講習後，使我們對自己生活的地方更深一層的重視，除了日常工作外，心有餘力，更要致力於推動地方的傳統文史。」一群人打算訪

問耆老有關糖廠與社區開發的變遷等議題，成員們興緻高昂、滿心期待，社區內公益社團，如圖書室志工隊、社區巡守隊亦陸續成立，希望糖友里成為大家心目中的驕傲。

努力經營兩年、陸續出版23期，在一次登載的內容中，因主動報導社區的光明面，反而引起被報導者的不悅，因而藉機製造對立，因此導致刊物結束發行。這盆冷水傷透許多熱切的心，不少公益社團頓時寂靜下來，凸顯居民多元的社會結構，社區經營不易由此可見，居民的信任基礎似不堪一擊。

社區團結反電鍍場

2012年間，原本平靜的社區卻發生數波激烈的抗議事件。

這件事源於糖友里內有一處工業用地，廠商用來設置電鍍廠。多年來曾偷偷排放廢水，汙染社區與福馬圳的水源，導致農田土地上重金屬超標而遭到環保局禁耕、禁作。

彰化地區電鍍場的密度全台最高，多年來縣府規劃在彰濱工業區設置電鍍專區，里民的訴求就是：反對高污染電鍍廠設在糖友里住宅區裡面。反電鍍廠自救會總幹事顧財福說：「彰化縣每年有電鍍廠火災爆炸的新聞，農田遭污染事件也不間斷。」根據環保署紀錄，全台灣農地污染最嚴重的地方就在彰化縣，其中又以和美與花壇兩區最嚴重。被認為是社區的惡鄰居，崧凌公司負責人吳炎山覺得十分委屈，他說：「我們使用最環保的電鍍原料全氯化鉀，全程是無硼酸的電鍍，也投資高額成本購置去除廢水和空污的環保設備，不會給社區居民造成困擾。」和美鎮與縣環保局協調不成，終於導致居民一波波的

抗議。

2014年8月，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特別製作專輯「電鍍廠為鄰」報導糖友里社區反電鍍場的經過。年近六十歲的農民王東霖平時靠著代耕農地、種植青菜維生，最近他開始嘗試不用化學肥料和農藥、學習善待土地的耕作方式。他無奈地說：「福馬圳是和美鎮、線西地區主要農業灌溉水源，電鍍廢水如果排到圳溝必然污染大遍農地，可能連菜都種不成，一切都去了了。」

不論前來後到的住民終於體悟團結力量的重要，使平日甚少參與居民挺身而出，共同守護家園與廣大土地，再次喚起原本冷漠的心，於暫時阻擋電鍍廠的設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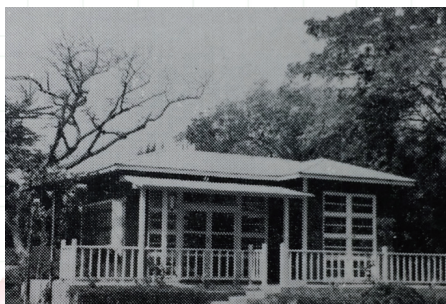
里民齊聚於崧凌公司前圍廠，表達忿怒。 民代與里民百餘人赴和美鎮公所前抗議。

再造糖友社區

彰化糖廠建於日治初期，曾經走過一段風光歲月，時變境遷百年來已被人們所淡忘了。社區的居民成長於不同的背景，經過反電鍍廠事件後，逐漸建立社區的認同感。

2015年初，一個文史團體特別前來糖友里，進行田野調查、採集糖廠的故事。早年的糖廠宿舍全為木造結構，牆壁多採竹篾編織，覆以石灰、稻草與泥土絞拌混合而成的泥漿。在糖廠多次改弦易轍後，廠房與土地多次轉賣給建設公司，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透天厝與興新大樓，這批舊宿舍幾已消失殆盡。

在耆老協助下，王松雄回憶說，當時禮堂味餘堂的西側曾設有一座全部採用蔗渣板興建的樣品成屋，外觀精美，可惜早已拆除了。文史訪查中意外發現，東萊路上碩果僅存的糖廠宿舍還留存木窗、黑瓦屋頂與橫條木板疊成的外牆，散發濃濃古味，益加引人幽思。林錦亮醫師住宅內牆還留著副加工場時代的蔗板隔間，見證糖廠變遷的一頁歷史，相較社區密集的街屋與樓房，更顯珍貴。



左)全部採用蔗渣板興建而成的房屋，外觀精美。(王松雄提供)



右)林錦亮醫師的住宅的蔗板隔間依然完好，見證糖廠的變遷。

在春暖花開的4月天，社區舉行有史以來首次的耆老座談會，與會的糖廠員工與眷屬十餘人，最年長的是87歲林慶鉸，五年前一場意外跌倒，後腦受傷導致失憶，眾人藉由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喚起他的記憶，一字一句回想起逐漸模糊的故事。周惠珠阿嬤的父親曾是糖廠

主管，她帶來的家族像簿，黑白照記錄著糖廠的歲月，喚起大家無限的懷思。



左)87歲的耆老林慶鉸正在口述歷史，右為林祺老師。
右)周惠珠阿嬤帶來黑白照片集，細數糖廠的生活點滴。

耆老陳天賜說，原來在烏居前的兩隻日本的石材狒犬，在建業公司時代曾被置移至廠房大門前，後來糖廠土地轉賣後，狒犬與火炮一同被贈予臺灣文獻館保管。有一次社區居民至南投旅遊時，發現兩隻宛似糖廠內的狒犬，經里民與鎮公所比對圖片、多次據理力爭，最後館方才同意歸還。為了安置重返社區的狒犬古物，熱心里民與里長討論後打算安置於麗池公園大門，此舉卻引起住戶群起反對。他們認為日本狒犬面向住家是不吉利的，恐將造成人心惶惶，只好改置於和美鎮德美公園牌樓之前，居民辛苦追回的狒犬總算找到落腳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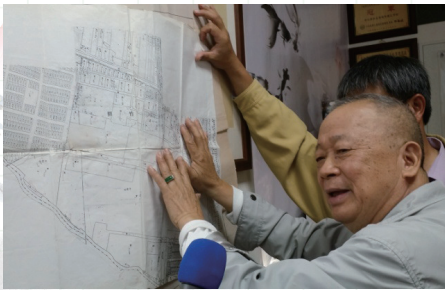
2015年初，文史工作者黃志亮發現，當地一間土地公廟落成時，不知何故竟將兩隻狒犬噴上黃漆，變成「黃色狒犬」，近百年的糖廠古物卻遭受粗暴的對待，淪落至此怎不令人感嘆？



左)位於德美公園牌樓前方被噴上黃漆、開口阿形的狍犬。
右)糖廠珍貴古物竟淪落至此，頗令黃志亮感嘆。

耆老王松雄特別找出古早的地圖，解說廠區內的人文地理。接著，耆老們帶領眾人來到社區的角落，述說留存的王椰樹與家鄉今昔變遷，精采感人的故事透過熟悉的鄉音在街道間流動著。這一天，與會的耆老與文史工作者心中都充滿無比的感動。

10多年前曾編輯「糖友月刊」參與文史工作坊的林祺老師，有感而發表示：「歷經自救會、文史團體參與，以及耆老座談會，再度燃起



左)王松雄總經理以地圖解說廠區的建築特色與人文故事。
右)社區座談會中與會耆老發言熱烈，前為陳天賜先生。

對社區的熱情與信心，準備再召回文史工作坊的伙伴們。」

糖友里居民重新啟動社造精神，希望爭取流落外地的狍犬與火炮古物，進行耆老口述歷史、繪製彰化糖廠的文史地圖，經由認識社區進而帶動居民參與，尤其是年輕的世代。他們希望結合各界的力量，建立社區認同、再造糖友風華，為下一代保留珍貴的歷史文化，而且已邁開腳步。

參考文獻：

- 周璽主修，《彰化縣志》，道光16年版(1836)。
- 《彰廠十年》—臺糖公司彰化副產加工廠建廠十週年紀念會印贈，1965年6月1日。
- 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7年。
-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一-彰化縣(上、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 林祺主編，《糖友月刊》，地方事務社，2002年12~2005年元月。
- 許祝賢主修，《和美鎮志》，和美鎮公所，2002年。
- 黃志亮著，《狩獵和美三十年》，左羊出版社，2000年6月。
- 呂宗修(計劃主持人)，《彰化縣五分仔車與高煙囪》，彰化縣文化局，2009年3月。
- 張季熙編著，《臺灣糖業復興史》，臺灣糖業公司，1958年初版。
- 莊美紅指導，《話說糖友風情》，和美鎮戶政事務所，2013年元月。
- 杜正勝題解，《番社采風圖》，中研院歷史語言所出版，1998年。<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taiwan/>
-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_zh-TW.aspx



劉美雪 □

個人簡介

國立北斗家商英文教師退休。目前鄉居，從事農耕，暇時，讀書。

日日走踏農園，偶而訪山訪水，喜歡這樣靜好的老年。

田中馬

得獎感言

田中是我生活很長一段時間的地方，當然也充滿回憶。
只是當我看過其他城市鄉鎮，難免嘆息「田中老矣」。
還好走出市街，連綿的綠野田疇，幻化萬千的雲朵依舊在。
三年前一群熱愛田中熱愛跑步的勇者終於走出來，把
「RICE HEAVEN」變成一塊美麗的磁鐵，把成千上
萬的馬拉松跑友吸過來，讓青春的容顏為田中灌注無
比的活力，我喜歡這樣的「天堂賽事」，這樣的「田中馬」

田中馬

劉美雪

田中馬???

「田中馬」這三個字從2012年的年底左右開始成為搜尋熱門關鍵字。這個「馬」當然不指名駒，歷史上「田中」從來就不產馬，跟任何一個台灣市鎮一樣，鎮上有馬路，也有騎士，但是絕對沒有馬，未來應該也不可能。

那麼這個「馬」又有何指涉？

它就是最近夯到不行的「馬拉松」。過去馬拉松只出現在奧林匹克競技場上，這一兩年卻成為普羅大眾的運動選項，馬拉松比賽燎原般在世界各大小城市展開。尤其是在台灣，這股馬拉松的熱潮一下子就把我們周遭的空氣渲染得活力爆漿。

這種在台灣也有稱為路跑的馬拉松，2013年全台共舉辦了282場，2014年快速增為520場，今年四月底前每個週休二日幾乎也都有二、三十場，去年的產值已達一百七十億左右。為了吸引更多跑友參加，各個主辦單位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像擁有絕世美景的太魯閣「峽谷馬拉松」當然打風景牌，「萬金石馬拉松」除了景緻還拼國際認證，在大城市舉辦的只好訴求交通的便利性，免除跑友舟車之勞頓。當然也有別出心裁的特色路跑，像泡泡、泥巴、卡通和所謂地球上最歡樂的五公里路跑「Color Run」，在這麼多叫人眼花撩亂的品項當

中，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樸實小鎮「田中」，在2012年十一月舉辦首屆馬拉松就獲得跑友近五顆星的評價，更在運動筆記的年度十大優質賽事票選當中一枝獨秀。它憑什麼？為什麼「田中馬」能夠在陣陣重圍中脫穎而出？

因為田中馬拉松擁有一位冷靜理性的總幹事——鄭宗政先生。當然前任鄭俊雄鎮長也功不可沒，沒有鄭鎮長的全力配合，再好的點子也無法執行。就這樣，兩位鄭先生加上全鎮鎮民的賣力合作，田中馬跨出腳步奮力向前飛奔。

鄭宗政三歲時，父母從鄰近的溪州搬遷到田中鎮定居，從此成為一個田中人。他從小就喜好運動也接受過很多教練的照顧及栽培，因此心底一直存著感恩與回饋的想法，希望有一天能夠替家鄉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在四十幾歲事業更加穩健之後，這棵小時候埋下的種子也逐漸萌芽茁壯。剛好本地的一些路跑社團在征討全台各地的馬拉松，倍享主辦單位的盛情招待之後，也興起答謝分享的心意。

於是鄭宗政就在2011年底向鄭鎮長提出舉辦路跑的構想。鄭鎮長本就渴望為田中鎮做一些能夠加分又有實質幫助的活動，況且他近年戮力修築的八堡一圳休閒廊道和長青自行車登山步道都已完成，硬體方面的客觀環境大抵已經有個雛型。

這裡一定得補充敘述的是有關這兩個可供利用做為馬拉松賽道的八堡一圳休閒廊道和長青自行車登山步道。

八堡圳是台灣最早開發的灌溉水圳之一，康熙48年（1709）由施世榜從今日南投縣名間鄉引進濁水溪溪水，用來灌溉當時彰化轄區內

八個保，故稱八保圳（今稱八堡圳）。在田中鎮內分為八堡一圳和八堡二圳。一圳在鎮內先由南往北，過了東源里再轉向西北，主圳之外猶有許多分流，方便輔助灌溉，豐沛的水源及濁水溪溪水本身所富含的礦物質，使得整個濁水溪流域的土壤博得黑金美名，可想其肥沃的程度，當然得以孕育出繁茂多樣的農產品，有水，有沃土，人們自然群聚，聚落街市於焉產生。

「八寶」一般的兩條水圳就像護城河也如「帶脈」似的環繞田中鎮，讓這個四周以水田織就而成的綠毯小鎮——田中央，更像老天爺手指頭上的祖母綠鑽戒。可想在這塊綠鑽綠毯上出入作息的鄉民有多麼幸福快樂。為了讓這些人更健康更有元氣，也擁有更多休閒漫步的場所，鄭鎮長從民國95年開始整治八堡一圳兩側防汛道路，原先亂石堆疊雜草叢生的邊坡，逐年分段修築成可供自行車和慢跑散步的便道，以生態工法保留邊坡及大樹，工程則兼顧原有的防汛和排水功能，除了周遭的綠美化，沿線並設置多處休憩平台和導覽解說牌，還附設夜間照明及簡易明白的交通指示設施，以期提昇鎮民的參與感及用路安全。當然公所也同時投入八堡二圳的路況改善及景觀營造，民國100年已經完成南路里八堡二圳左岸堤頂步道工程，提供鎮民一個運動休閒的去處。

至於長青自行車步道則是田中鎮民的秘密遊憩據點。說是「秘密」當然誇張，因為一旦站上這條步道，林蔭必為你撐傘、鳥鳴啁啾啾啾、光影幻化夾著微風撫面，這些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位於田中鎮東邊八卦台地西側腰間的這條步道恰似田中的二樓，也可把它擬人成田中的翡翠項鍊。別小看這個海拔125到395公尺的小小丘陵步道，它

可是八卦風景區最熱門的健行和自行車登山步道，每逢週休慕名而來的群眾幾乎塞滿整條步道，尤其彰化雲林縣境內幾個不依山的「平原鄉鎮」，它們的子民幾乎把長青步道視為神祇，每周一定都來朝聖。

筆者以冗長篇幅介紹田中馬的主要賽道，因為沒有特色賽道幾乎辦不成比賽，例如前面提過的太魯閣峽谷馬拉松，夾道兩岸山壁如鬼斧神雕，跑步其間當興宇宙造物主何其偉瀚之嘆。萬金石則沿著新北市萬里、金山和石門的海岸線，讓跑友享盡海景海風的慰撫。聽說廈門國際馬拉松大部分路段位於環島路和大型綠化廣場範圍內，風景如畫，道路平坦，所以贏得世界上最美麗馬拉松賽道的美名。

這幾處賽道的景色渾然天成，別的地方絕對無法模仿或複製。

那麼位處台灣中部平原的田中馬既無峻險峭壁、也無碧藍偉岸，只能勉強擠出「長青八堡」這樣一條名為依山傍水，實則略顯小氣的賽道，可能嗎？或只是「聞雞趁風飛」，湊熱鬧，說說而已？

確實無人看好。第一年鄭宗政原本打算外包給行銷公司或其他較有經驗和規模的社團。首先商請大腳丫協會協助主辦，可惜與石岡馬拉松撞期，繼之接洽的幾個團體，幾乎都把他們當做天方夜譚，認為根本不可行。鐵羽歸來之後，鄭宗政仍不死心，2012年四月中旬，他和公所終於決定地方自己動手來承辦。

五月北港馬拉松之後，他們開始如火如荼地動員起來。

或許會有人認為他們只是一群有勇的初生之犢，也就是台諺「青暝牛毋驚槍」，之後的成功剛好也只是「瞎貓碰上死耗子」，就運氣

好吶！事實不然，田中馬的成功絕非天上掉下來。在2012年田中馬之前，鄭宗政其實已經主辦過好幾場大型活動，包括田中第一次跨年晚會和全國性的棒壘賽。他的個性冷靜沉著且理性科學，他認為每一個主辦者都渴望把活動辦得成功出色，他當然也不例外，至於如何完成夢想，就取決於所有事前的評估與決策的執行。

所以團隊最先考量的就是田中的地理環境，除了前面詳述的水圳、八卦丘陵上的步道，還有水圳灌溉出來阡陌相連的稻田，它們隨著季節更迭變換出絢爛迷人千變萬化的色彩：整地犁田注水之際，它們就是一面亮晶晶的大鏡子，不只鳥兒蟲蝶樹葉連天空都帶著雲彩們悄悄地探過頭來和自己對視；然後一撮撮秧苗插滿水田，秧苗拔高了，田中央變成一塊超級大綠毯；接著稻穗笑盈盈地探出頭來，慢慢飽滿緩緩成熟，幾日不見，回神已遍地炫目黃澄。所以鄭宗政一開始就把稻田稻米定調為田中馬的核心原素之一。

甚至連舉辦日期也是以稻田為中心來考量，大體上就定在二期水稻收割前七到十天左右，當然農民有各自的農程表，幸好些微差異非但無損整個賽事，反而更足以呈現賽道兩旁的多元景觀。

在台灣，田中只是一個小咖，很多人沒聽說過，也不曉得有這麼一個地方。偏偏在七個月後即將舉行的馬拉松賽事就要冠上它這兩個土土聳聳的名字，因此他們打出「台灣米倉」這個名號，要讓田中馬擎著這隻大旗，奮力一搏。事實上田中從日治時代就是台灣最大宗存糧的米倉所在地，根據明治38年（1905）的調查，田中地區所屬的武東堡就是彰化地區（當年的台灣穀倉）每甲平均稻米產量最高的地區，每甲高達32.22石，最低的是二林下保的14.58石，差了兩倍多。日

治時代田中隸屬台中州，濁水溪以北所有的米倉存糧都設在田中。興建於昭和12年（1937）的台中州田中農業倉庫迄至目前仍保存的相當完整，興工路以西部分倉庫群已於民國94年1月27日登錄為歷史建築。

光復後田中也一直都是最大的戰備存量儲存處，民國八十幾年期間田中還是台灣省稻米交易中心，也因此八十年代台灣的稻米價格是由田中來發佈的。除了貯藏，彰化縣農會在民國65年（1976）設立田中倉庫碾米廠，本來是工業糧及軍糧加工廠，屬大型動力碾米廠，佔地約四公頃，分別設立集中型稻穀倉庫、碾米廠、稻穀乾燥中心及稻穀低溫儲存桶等。散裝集中型稻穀倉庫容量為一萬兩千公噸，曾被列為全省唯一自動化的示範倉庫。

以上洋洋灑灑多重史實史蹟佐證，所以把田中稱為「台灣米倉」絕對當之無愧。近年來田中鎮公所與各界積極推廣田中台梗九號米，民國99年（2010）農委會農糧署輔導田中農會成立台梗九號餐館，由田媽媽好料理經營，全部採用田中稻米產銷專區契作的台梗九號米，非常受歡迎。

因此以米定調田中馬是再清楚不過的：一、賽事要以稻米收成時間做決定。二、獎牌則是一顆白色晶瑩剔透的陶瓷米粒，它豐碩飽滿的造型代表田中鎮廣大多元與包容的特性，光滑圓潤的觸感讓你體會農村的祥和與熱情。三、整個大會的靈魂：田中馬的Logo——這是田中馬的大公關，也是田中馬對外所有網路的窗口以及平面刊物、看板、旗幟標語的意象。「台灣米倉 田中馬拉松」，對，就是這四個字「台灣米倉」，絕對不作二想，這也完全契合鄭宗政先生的口號「國際規格，在地特色」。有嗎？國際規格？暫時姑且不深入探討所謂規

格，至少先下個美國字嘍嘍人吧！放心這當然不可或缺：Taiwan Rice Heaven Tianzhong Marathon，啊哈！Rice Heaven！人眼瞬間就有心為之曠神為之怡的神奇感覺，真是天外飛來的神筆，後來有網友說：「真是美呆了，稻米的天堂，腦海中浮現了美麗的意境，能夠奔馳在稻海翻飛的田野，那就是天堂級的享受啊。」

鄭宗政回憶這兩個字的起源，他說未定案時，有一天中國江蘇省蘇州附近太倉縣龍鳳鎮長來訪，提及他們那兒自古就是魚米之鄉也是皇帝的穀倉。當時他突然靈光一閃想到台灣米倉的英文「Rice Heaven」，回去請教過外籍友人，對方表示語法沒問題，於是這個「米天堂」就這樣飛揚起來。

好了，舉辦時間、意象Logo俱備，可「跑者在那兒？」

沒有跑者的馬拉松？果真天方夜譚？果真應驗？我們五星級執行長鄭宗政是不可能輕舉白旗的。他當然明白問題所在：一、到底會有多少人來跑？二、他們認不認識田中？所以他就利用這幾年鎮公所舉辦攝影展的照片作成MV來宣傳，也成立粉絲團來做為溝通的平台。這個MV搭配嚴泳能的歌曲「大家來吃台灣米」，這首歌簡直就是為「台灣米倉 田中馬拉松」量身打造的，也因此造成很大的回響。影音的魅力、在地的特色加上跑步的情感引起的共鳴，在在打動跑友的心，進一步報名參加，第一屆田中馬果真就來了四千七百個跑友。另一首輕快的歌曲「大家來賽跑」與馬拉松的賽事更加貼切，鄭宗政本來就期望以快樂放鬆的心情來享受馬拉松帶給人們輕鬆舒暢的感覺。

快樂輕鬆的馬拉松，這也是鄭宗政主辦這個賽事的第二個考量。

他認為台灣不乏輝煌豪華的馬拉松賽事，而田中這個小家碧玉型的馬拉松想要成功就必須與它們做出區隔，他就是以強調田中的田園景觀與熱情人文做為獨一無二的特色。雖然在主辦田中馬之前他也只參加過兩次全馬，不過他還是經過廣泛諮詢老馬跑友的意見，最後決定第一點就是前面所說的快樂的心情。第二則是在地感恩與回饋的心態。從小在田中生活成長就業，他很感恩上天給田中這個恩賜，賞給田中這麼好的地理環境，田中位於所謂的「水頭風尾」，遠處有中央山脈屏障，近處依偎著八卦台地，驟雨和路過的颱風當然免不了，至於大颱風、大水災似乎都與田中無涉，大致說起來算是風調雨順，所以要藉著田中馬的舉辦真心感恩老天爺的恩賜。至於水頭就是八堡圳的源頭，濁水溪夾帶黑金似的沃土讓田中米軟Q又香甜。要感恩珍惜田中這塊土地，同時也要把在地鄉親的這份幸福感分享給全國的好朋友。

除了好山、好水、田很多，田中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鎮上有兩個非比尋常的政府機構：一個是彰化榮譽國民之家，另一個是更特別的陸軍砲射基地。先來聊聊前者，位於田中鎮中南路，佔地面積達六公頃多，裡頭花木扶疏，民國62年興建，是為提供中華民國退伍軍人頤養天年之用，民國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七年之間安養榮民都多達萬人，之後才逐年遞減，最近已不滿千人。至於後者的砲兵營區正好面對榮民之家，大門口有衛兵站崗，一般民眾沒事都不敢靠近。營區在田中鎮郊外設有九個砲陣地，是全台灣唯一的內陸射擊場，其中有陸戰隊、陸軍，新加坡星光部隊也來過，進行實彈射擊訓練時都以濁水溪河床為主要射擊點。由於田中是全國軍隊戰技訓練的重要場地，所以目前田中火車站仍肩負運送軍車和物資的任務。就因為這項特別因素，鎮上的小朋友下課的時候從校門口的中州路往西走，遇到

悍馬吉普車、遇到拖著巨砲上附掩體履帶喀拉喀拉作響的戰車，沒有人大驚小怪，更沒有人因此停步。

確實整個鎮民無論老小都已經把這些戰車大砲阿兵哥還有鄉音濃濃的老榮民通通當做「田中的一部分」。

鄭宗政認為這一份大熔爐似的包容力就是田中最大的資產，也是田中馬最強悍的後盾。他以個人實際經驗談到田中人包容外來移民的寬厚，他說田中工業區裡面的外勞平日騎著腳踏車在鎮上自在遊騎，與鎮民打成一片，彷彿就在自己家鄉；而他自己文教機構裡的外籍老師也時常跟他說：田中實在是一個非常友善宜居的地方（對比鄰近鄉鎮）。不分白領藍領，田中人通通把他們當朋友。所以田中馬要分享的就是田中人這種完全沒有分別心的待客之道，並且藉著田中馬把這個「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地方推銷出去，團隊打出的口號是「熱情人文，友善田中」。

鎮民的熱情好客當然是出自本性，只是這回要招待的是馬拉松跑者，他們是任務在身的客人，稍微疏忽可能就會造成意外，因此鄭宗政花了很多精神來教育鄉親志工，從「全馬」、「半馬」、「健跑組」這些專有名詞的認識到馬拉松跑者的食物飲水補給，都要巨細靡遺地教他們，來者是客，請他們務必演好主人這個角色，以最整潔的環境、最好的茶點來招待客人。其實鄭宗政一開始就是站在企管行銷的理念來執行整體馬拉松賽事，其中關於跑者的需求部分，他先把跑者當顧客看待，然後模擬想像他們最大的需求是什麼，接著再去準備並轉傳給鄉親志工們。他真的非常感念全體鄉親不分老少這麼積極的投入，完全出自真心沒有半點做作，自然自在的招呼跑者。鄉親們拿

出來招待客人的食品當中有一種超級創意叫他跌破眼鏡的就是「檳榔」，鄉親主動與跑者分享檳榔，這實在太強了，酒、煙、檳榔是一般民眾訂婚時必備的六禮之一，它是台灣傳統文化裡的大禮，鄉民也了解沒有加工過的檳榔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所以才會拿出來在賽道上獻寶。除了檳榔還出現非常罕見的「泡麵」，當然因為維力公司是在地企業，義不容辭鼎力支援維力炸醬麵，只是賽道補給站上出現一碗一碗煮熟的「泡麵」實在有點匪夷所思，不過也好令人感動又噴飯！（筆者os：哈哈，吃麵怎麼可能噴飯？）

很多人都很好奇這些鄉親是如何動員的？需要里鄰長逐一溝通協調嗎？鄭宗政說關於社區鄉親動員這一件事，其實他們（和鄭鎮長）已經耕耘好長一段時間了。社區凝聚力絕非一蹴可成，他們是從田中的信仰中心，也就是田中媽祖廟——田中乾德宮，踏出第一步。在舉辦第一屆田中馬拉松之前，他們已經有連續六年的媽祖遶境活動，並且他們也連續六年到大陸進香之後在田中鎮內又接連步行三天，深入鎮內每條大街小巷，參訪每一座大小廟宇，鄉下人虔誠又單純，你做了什麼，他都看在眼裡，你出自內心的善意，他都讀得到，一直以來你都讓他看到你是站在他那一邊，等到有需要的時刻，一呼百應，水到渠成。

至於參與整個活動過程的志工，鄭宗政認為這必須先談田中比較豐富的人文部分，前面提過田中有好幾處自行車登山步道和休閒廊道，加上棒壘球場，所以田中一直都是一個很適合運動的小鎮，鎮民也成立很多運動社團，光是腳踏車社團就有三、四個，而且都十分蓬勃，登山社團也都發展得相當茁壯；再加上好幾個棒壘球、桌球、羽

球等運動社團。這些運動社團其實都是田中馬舉辦過程中最優秀的志工，因為他們本身都是運動的愛好者，集合這些有經驗的運動社團的精英來辦馬拉松賽事，大家就比較能夠有同理心，卯足勁大力幫忙。當然鄭宗政還是要讓志工們接受教育訓練，包括馬拉松賽事規則、活動流程、賽道規劃以及晶片技術等等，還帶他們實地去觀摩各地賽事，去蕪存菁，不完善者引以為戒，完美成功者則擷取其優點學習之。

另外從一開始的選手報名、入場、集合、出發以及回來的流程規劃，他們也參考很多國內外賽事的經驗。鄭宗政非常感謝許多國內的社團，尤其是「大腳丫協會」的馬拉松前輩們給他們的大力協助，運動愛好者似乎都心胸寬廣，不但沒有所謂同行相輕的情況，對於田中馬所遇到的問題諮詢更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指導。鄭宗政開玩笑地說：真的只要發出求救訊號，前輩們就會主動過來協助，例如幫忙探勘場地與賽道。關於容量問題也是經過許多路跑社團協助評估之後，確定以兒童公園做為比賽場地是沒有問題的。賽道流量的部份則採取全馬半馬分流而免除「塞人」之風險。選手完賽進場部份則動用七十五位田中高中體育班的學生志工以及體育老師的引導來發放完賽證明為了加強服務品質，工作團隊做了很精密的數字推算，事先也一再模擬與練習，事後的流量和當初的推測幾乎完全吻合，因此就可以做到在十秒鐘之內讓選手拿到完賽證明，這一點深得跑友讚許。

一次賽會的成功絕對不是單憑幾個人的努力就可達成，鄭宗政對於田中馬一鳴驚人的戰果絲毫不居功，除了不斷感謝全台各地路跑協會社團的拔刀相助，全體鄉親鎮民、在地學校師生以及負責交管與

行車替代路線規劃的田中分局員警們，還有與路跑安全攸關的醫護人員，大家都無怨，一心只為「田中好」而任辛勞。鄭宗政認為現在科技已經夠進步，辦活動就要善用最先進的器材，但是一顆理性科學的頭腦也不可或缺。整體賽事裡面的流量都經過縝密周延的評估與計算，每個跑者需要多少食品、飲水、物品，甚至計算好從交流道到田中停車場需要準備多少停車位，以及選手村的容量，大大小小巨細靡遺，全部都管控掌握。第二屆跑者人數倍增，因恐通訊品質崩壞，手機、網路都可能掛掉，所以事先就請電信公司做頻寬的調整，也準備無線電備用，鄭宗政說對於這一部份會務人員頗為忐忑，還好媽祖保佑，活動順利平安完成。

唯一較難掌握的還有網路報名問題，有部份賽事自架伺服器，技術上有很多難以克服的地方，很遺憾無法讓每個跑友都滿意，鄭宗政認為這不單是田中馬的問題，大家可以一起想辦法來克服這些工程或技術問題。好消息是2014年之後高鐵訂票系統商投入路跑報名這一個區塊，以他們處理高鐵乘客流量的技術經驗應該沒有問題。

蓬勃發展中的路跑活動確實是商機無限，鄭宗政說2012年服務人員光是包裝郵寄給報名跑者的物件資料就花了三個星期，還好隔年物流商也很快就看準這個商機迅速投入。

提到報名，鄭宗政說田中馬有很多在地企業贊助，一定得提供公開名額。至於鄉親名額更是不可缺，他說網路報名秒殺隔天一大早，一堆阿公阿嬤就跑到他家門口情商名額，他們是加油團的一員，他們的「寶孫」要回鄉參加，他實在不忍拒絕阿公阿嬤的要求。這些人情名額的需求是團隊到目前仍舊無法整合的部份，所以他認為有必要坦

白說明，也非常感謝全國路跑社團的體諒與支持。

執行長這種不間斷的「感恩」心態在整個鎮上渲染開來。正式比賽前一個晚上舉辦的選手之夜踩街活動，就是為了凸顯田中馬的主題「台灣米倉」，踩街名為「520祈福慶豐收」，（筆者補述：520是田中郵遞區號，也表我愛你，有閒來玩，沒閒寫信。）十一月是秋收的季節，感恩這一年風調雨順大豐收，祈求來年更豐收，全鎮鎮民精銳盡出，既然定調米倉，所有牛車穀包簍衣草人、鋤頭畚箕．．．全出籠。田中就以這個健康快樂喜慶的嘉年華會歡迎來自全國的跑友，讓他們感受田中人的友善好客和熱情，踩街之後還提供吃免驚的米食品嚐，就是以田中出產聞名全台的「台梗九號米」加上簡易調味的滷汁，就像古早時代的「割稻仔飯」一般具有濃濃在地特色。

跑友阿中說：這哪是賽跑，根本就是大拜拜，好像回阿嬤家一樣。

Hero則說：葷素都好好吃，跑完回去穩肥兩公斤。

隔日一大早，田中又全鎮都動起來，從北路里的兒童公園起跑，全馬組會經圳溝、過天堂路、上山俯瞰全鎮美景，下來再跑廊道、跑員集路巴洛克老街區，抵終點，沿途有十三個補給站堆疊山一般高的食物飲料，有五部救護車及多處護理站。還有數不清多少個的啦啦隊，美少女、老阿嬤、小小朋友敲鑼打鼓、舞蹈、樂團，就是要加油要加油。

當然完全不缺席的是沿途兩側綿延不絕的金色稻浪在風中搖滾，以及大傘一般的綠蔭處處。

跑友Tina說：沒有人的地方就有風景，沒有風景的地方就有人。

「給五顆星不夠啦！這是六星級的馬拉松。」

「在北部呆久了，今天因為田中馬又重新看到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濃濃的人情味。」

「超優質超周到的賽事，我一定要再來。」

第一屆田中馬賽後，嘉評如潮，也帶來第二屆報名秒殺的盛況，2014更達到一萬兩千人，田中馬成功了！這是可以挺胸抬頭大聲說出來的榮耀。

田中馬不只跑出一片廣闊的藍天，同時打響田中的知名度。

日治時期的田中相當繁榮、市井交易熱絡，尤其是在明治38年（1905）縱貫鐵路設立田中站，四年後糖場營業線通車，從田中接往北斗、溪州、二林、竹塘，那段大小火車嘟嘟響遍田中的天空的美妙時光，是田中最輝煌的回憶。但願田中馬的成功加上年底高鐵彰化站（位於田中鎮內）的通車，再次雙鐵共構，再次共營美麗繁榮富庶的願景。田中不只有台鐵、高鐵，田中還有濃烈熱情的鎮民，有好吃的台梗九號米，有可跑可走可騎車的八堡一圳休閒廊道和長青自行車登山步道，四季皆宜，綠樹濃蔭長相左右。

田中還有個「鎮鎮之寶」——「田中馬」。

馬友們今年報名請趁早，以免向隅。



楊語芸

個人簡介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放舟文河十餘載，曾於新聞、戲劇、出版等產業鬻字維生，現為文字工作者。

著有《造反的演員》、《藍海青春後樂園》，並有譯作《死刑台前的告別》、《無辜者墳場》及《不說謊，我們活不下去！》等小說與非小說。其餘創作散見於各媒體。

2014年開始嘗試新詩寫作，並獲臺中文學獎、礪溪文學獎等獎項肯定。

待看它投身後泛起的漣漪

得獎感言

人生有許多夢想，會一直停留在「夢想」的狀態，不會被實踐。因此，看到他人實踐了自己曾經想要做的事，自然會覺得感動，這是我當初寫這篇報導的動機。

臺灣的老東西一直被丟棄、嫌棄、放棄，還好有一些逆勢而行的傻瓜，他們傾盡家產，保留老屋子、找到新價值，也建立了自己優雅的人生態度。在這樣汲汲營營的社會中，他們的從容與堅持為現實環境樹立了不一樣的生活準則，這樣的準則是更需要被報導、被認識的。

這個獎項要與志宏和小順分享，因為他們能在鹿港當傻瓜，我也因而肯定自己可以繼續在文字創作裡當傻瓜。

待看它投身後泛起的漣漪…… ——側寫鹿港「書集喜室」的 文化想像

文字·攝影/楊語芸

彰化縣鹿港鎮杉行街廿號，藍色木板門前，媽媽還未及把粉色摩托車停妥，一前一後夾著她的兩個男孩就急急忙忙跳下車。他們熟門熟路地鑽到書集喜室店內櫃檯旁的小書櫃前，抓了一本《孫悟空大鬧天宮》就坐在樓梯下的木條長椅上，弟弟緊挨著哥哥，聽他說著憑藉注音一字字解讀出來的故事。那個有著仙人妖魔、武功法力的神話故事，一下子就把孩子拉進一個充滿想像的世界。弟弟瞪大著眼盯著書頁，因著情節漸入高潮，哥哥的語氣愈來愈興奮，兄弟倆自成一個世界，在書集喜室的燈光下，閃耀出動人的亮澤與光輝。



書集喜室開張後，街坊許多孩子們口耳相傳，都知道這裡有好看的書、好聽的故事，可以消磨課餘時光。

「我想開的，是一家可以讓情感流動的雜貨店。」

魏小順是回到鹿港以後，才有了小順這個小名。她說自己是個認真的人，但日子總是坑坑洞洞的。回鹿港後，作為轉捩點，她幫自己起了這個小名。

對於從「小順」才開始認識她的人來說，她是書集喜室的老闆娘，她對鹿港的未來要如何發展，有著溫柔但又堅毅的想法。然而會有書集喜室這個載體，因緣都發生在「非小順」時期。

魏小順是一名資深的心理諮商師，她在執業十幾年的過程中慢慢發現，許多傷口的乍然迸裂或是無法結痂，其實是外在環境的作用。為了瞭解「病因」，她又攻讀人類學，碩士論文寫了某碼頭工人的民族誌。魏小順說，當初會注意到這個城鎮，是因為它連續多年蟬聯全臺自殺率之冠，其中又以碼頭工人最像風中殘燭，他們會中斷生命，多半與失去地方有關。當碼頭正值盛世，這些工人們因為國際貨櫃在此吞吐所帶來的工作量，也迎來他們人生的光鮮。下工後有人一吆喝，大夥兒就到「茶店仔」去坐坐，要一些溫暖。然而因為世界經濟和政治版圖的變動，貨船轉了向，貨櫃不再聚集於此，碼頭愈來愈黯淡，設備愈來愈不堪，靠海的城鎮罩上了不光彩的面紗，海洋只是無法收購他們勞力的地理現況。

失去碼頭的工人，失去了工作的所在。他們也失去了經濟能力，不能像過去那樣常常光顧「茶店仔」，因此失去情感的所在。而盛年時因為在外貪歡而經常缺席的那個家，現在也回不去了，他們又失去了親情的所在。當一個人失去了所有的關係，也就跟著失去了所有的

認同和意義，生命殘酷地關上了所有的窗，只留下莫可奈何的那扇門，那個選項。

學人類學的魏小順回頭找那個學諮商的小順，從微觀到鉅觀，她們仔細商量後，覺得應該設法給碼頭工人一個所在，可以休憩、投射甚至依附、認同的所在，魏小順打算在該地開一家這樣的店，讓一處地理「空間」變成在地人可以去的「所在」，這樣好好經營地方。「因為我太清楚這個城鎮需要的是什麼了。」即便已經離開該地好多年了，魏小順說這句話時還是斬釘截鐵，義不容辭。

不過她畢竟還是離開了那裡，說起來這也是這個城鎮的另一個厄運：「有兩個核電廠包夾著它，我的孩子還小，我超級怕死的。拔河的結果，做為母親的那個部分的我贏了。」

重提這段往事，並不是因為鹿港後來成為那個城鎮的代替品，而是書集喜室自然而然，就慢慢長出小順心中想要的、不曾改變的那理想的店的樣子。書集喜室開店一年來，吸引了許多媒體報導，很多記者後來問她，為什麼不把他們寫的報導分享到書集喜室的臉書頁面上，這畢竟是許多店家求都求不來的免費廣告。

魏小順設定的客層，是鹿港當地人。「我最大的野心，就是書集喜室能夠成為『地方上的人不知道去哪裡時，就會想要來的地方。』」既然是在地人的所在，哪裡還需要作廣告呢！「誰家巷口的雜貨店會刊登廣告啊？」魏小順總是這樣回答。

許多人誤以為知識是上流社會的符碼，走進書店就是氣質的表徵，但在魏小順眼中，故事是開啟想像力的鑰匙，學問因為被認識才

有意義，「書籍」只是營業項目之一，書集喜室應該和基隆的茶店一樣，都有雜貨店那般的易近性。雖然不賣油鹽與柴米，卻讓人心最需要的情感與溫暖，有了交換與流動的平臺。

這種一聽起來就沒什麼「賺頭」的事業，恐怕很難找到願意投資或是共同奮鬥的夥伴。還好她的人生伴侶黃志宏不僅沒把賺錢這事的序位排在生涯目標的前幾名，他在步入中年後，也開始思索回家鄉和土地發生關係的可能性。

「開書店是試圖離開一直以來依賴的生活模式，去打開新的天地。」

學歷史的黃志宏，長年的本業是書寫地方誌、研究宗教信仰、地方古蹟導覽等文史工作。身為鹿港囡仔，杉行街¹充滿了他的回憶，書店現址隔壁就是他父親早年擔任刨刀師傅的所在。黃志宏從高中畢業後，一直在外地打拼。晚近靠接案維生，愈來愈沒有住在都會的必要，於是興起返鄉的念頭，他想看看在脫掉城市的外衣後，自己能不能在鹿港撐起一方文史工作的天空。

一開始找房子並不積極，書店現址在二〇一二年面臨被拆除的危機時上了新聞媒體，當時他沒注意到那消息。後來因為父親過世，他不放心母親一人留在老家，這才積極商請仲介協尋合適的住屋。兩夫妻並未鎖定在古蹟或老宅，只想要巷子裡適合生活的空間，但看了好一陣子，總沒有一間屋子讓夫妻倆都滿意。好不容易有一間預算、坪數、地點都符合他們需求的房子，也打算下訂簽約了，仲介隨口一句：「杉行街那邊有一間老房子要賣。」就牽起了他們和這棟和洋式

¹ 根據鹿港龍山寺內「泉廈郊商船戶捐題緣金」碑上題字，鹿港早年即有杉木買辦的集散市集，杉行街即因杉材行林立成集而得名。因為取自閩南語發音的「杉行」，此街應唸為杉「ㄉㄤ」街。

建築的姻緣。

黃志宏後來回想，他們在找屋子的過程中，多次經過杉行街時，就很愛這屋子。但心裡總覺得，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等到仲介真的把他們帶到這屋子裡，即便當時屋況很差，屋頂全都塌陷了，但他們夫妻倆對看一眼，心裡都篤定知道，這是他們要的所在。雖然屋子的總價高過他們的預算近兩倍，修房子也得花上一大筆費用，（只是買屋的時候還不知道，那一大筆費用到底會花去多少？）但夫妻倆很清楚，如果他們放手，別的買主一接手可能就會拆了它。學歷史的黃志宏，一向都不忍聽聞老宅被拆除的消息，如今有一間他可以挽救的百年宅第、一段他可以填補的歷史回憶，他怎麼樣也不能錯過。

作家唐諾在《查令十字路84號》的序言中提到：「書店整體氛圍所透出的難以言喻的鑑賞力、美學和心事……更像人類智識思維的完整化石層，你可以而且勢必得一家一家的進出，行為上像進陳列室而不是賣場。」用這段話形容黃志宏的書集喜室，簡直就像量身訂做一樣。書店內每一吋空間的修復，都有他的堅持和折衷；每一處格局的整治，都有他的理解與想像，黃志宏認為，把老宅回復成它原來該有的樣子，是他的使命，因此所有拆下來的東西都不能丟，所有該置換的東西，都要用原來的材料，「總不能只買個空殼，完全不管它的靈魂吧。」他本來如此相信著……

只是，雖然他一心想要實踐這種信念，現實上卻有許多難以克服的阻礙，黃志宏只能一步步因著困難的樣貌，修正出最接近目標的途徑。像是他原本想要保留屋頂的馬背，卻因為屋瓦的損毀會讓屋子繼續漏水而放棄，他期待日後有更多經費時，再將馬背和屋瓦一併還

原；像是他想用福杉修建屋樑和地板，但現在已經找不到杉木、買不起尚楠，只好用南方松和柳桉木來代替。即便有這麼多麻煩事，他還是忙得很開心，照魏小順對他的描述：「從買到房子以後，笑容就沒停過。」

房子一邊修，他們一邊規劃，只知道拆下來的東西都不能丟，所以在還沒有想好具體的用途前，只能將第一進拆下的建材放在第二進，等到修繕到第二進時，再把一、二進的東西搬到天井，然後再搬到後院，黃志宏可不是兩手叉腰，使喚工人們做這些勞力活，他是親力親為，流汗使力，隨著房子的整建，一口一口吐納老宅該有的氣息。

那魏小順呢？先生付出勞力工作時，作妻子的她持續著她在都會中的工作，以便一期一期按時支付工程款項，以及遠遠超出他們預算的貸款和利息。



因為有所堅持，整建書集喜室老屋所需要的經費和心力，遠遠超過黃志宏的預算。但他親力親為，讓這棟已經八十多旬的老宅，可以繼續屹立在杉行街上。

「我喜歡自己動手作的感覺。」

書集喜室這棟興建於昭和六年（西元一九三一年）的街屋，趕上了現代主義的簡約風潮，以紅磚為屋身，立面以堂號或商號的牌樓（書集喜室原有的屋主姓鄭，堂號為「鄭永益」）裝飾，上方再以精緻的工法泥塑花鳥圖騰，為立面添上質地。兩層樓的和洋建築，外觀注重均衡的比例，以樸實的面貌突顯對稱的美感。大門與雙邊窗戶各佔三分之一，這樣的平衡往上延伸至山牆、窗櫺和雨篷，讓立面展現厚實、理性的美學。由於是連棟建築，屋側無法開窗引光，屋型又偏長，因此第一進的樓井和後方的天井，就成了這類建築必備的元素，這也是現代化建築最難以匹敵的設計。

在鹿港最繁榮的年代，中山街、埔頭街和瑤林街等商業街市上有近千家街屋，但現在已經所剩無幾。光是這兩年，鹿港就有幾十棟轉手出售後被拆除的老宅，包括鹿港抗日文人洪棄生故居、第二富商黃慶源老宅以及百川醫院等知名建築。念舊是一種富足的心緒，可惜許多人太過貧乏，急於外求一些更直接的富貴，忘記將時間的價值計算進去，誤以為土地比房子還珍貴。儘管地方文史人士焦心感歎，但他們對於私宅所有權人的任性，完全無能為力。

書集喜室這屋宇，也險險遭到拆除的命運。幾年前在外地經商的年輕屋主看這屋子老邁易朽，動了拆屋的念頭，但家族中的長者習慣住在這裡，在族人的勸說下，房子因此被留了下來。可惜幾年後老人家辭世，屋子好像加快了蒼老的腳步，四壁傾圮、樓板塌陷，已然成為危樓。年輕屋主擔心老宅塌倒傷人，又想要就地拆除。當時鹿港一批熱心的文史工作者出面勸說，讓主人知道歷史建物的無與倫比，這

才讓主人打消了主意。危樓雖然不拆了，但為了街坊的安全，卻非得修繕處理，主人無法因應這樣的開支，於是決定出售。黃志宏夫婦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牽起了老屋的手，承諾要照顧它走下去。



比較了書集喜室所在老屋整建前（左圖，翻拍自《自由時報》）後照片，就知道黃志宏花了多少心思，才在歲月的痕跡中洗去老屋的塵埃，讓它再現容光煥發的神采。

在修復老屋的過程中，黃志宏最在乎的是它的格局，「屋子的格局闡釋了生活的方式，既然要還原老屋的本質，它原本三進式的格局絕對不能更動。」

第一進為店面，臨街的木門和木窗都可以拆卸，以方便進貨與營業。比較了書集喜室這棟老屋修繕前後的照片，就不難猜測黃志宏花了多少心思，才恢復了木門、木窗原有的功能以及色澤。夏日黃昏蚊蚋群飛，他因應的方式不是紗窗、蚊香等破壞屋子美感或造成環境問題的「現代化技術」，而是提早打烊，關門求安寧。這不僅充分體現他對老屋的尊重，也反映出他眼中生命的價值。

一進門的屋頂夾層「半樓仔」，以前是為儲物或供夥計休憩而設計，現在被書集喜室改為「樓井茶座」。前房、正廳、天井和後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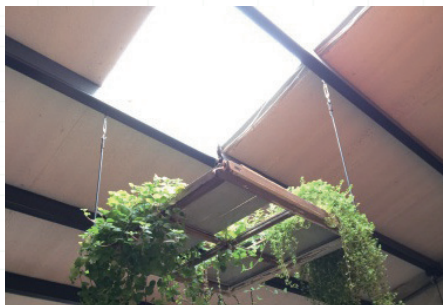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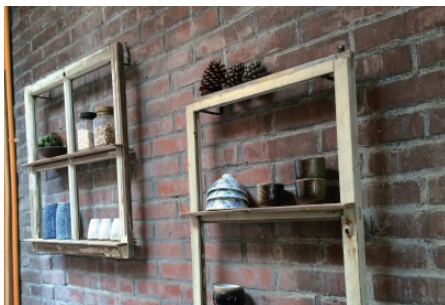
也都按照原來的格局修復，錯致、玲瓏的大小空間，搬演著日常的人情劇碼。前文提到的所有拆除下來、一時不知如何利用的建材，後來也都各安其所。即便沒有室內設計和裝置藝術的學養，只要張開耳朵和眼睛的感官，就可以聽見屋子的需求，用愛來回應。因此，窗框可以變成牆上的櫥櫃、臥榻上的屏風或天花板垂吊的盆景，橫樑成了書架和杯架，門板就是桌子。行李箱和舊抽屜都可以拿來裝書，腳踏車載著洗手檯也沒什麼稀奇。還有黃志宏花了好多時間找來的礙子（日文，指陶瓷燈泡座）和拉電線的工人，一條條並列的電線走在天花板下，畫出了一面通往過去的地圖。他說：「小時候躺在床上，天花板上就是白色礙子和黑色電線，這是我童年的回憶。」有趣的是，他們買這老房子的時候，屋主把家具都送給鄰居們。等到房子整理好，鄰人們來參觀後，又把家具送回來讓書集喜室擺放，都說「放在你們這裡味道比較搭！」這就是鹿港人可愛的地方。

住在老屋子並不等於要犧牲方便、舒適的現代化生活。黃志宏把第三進的大房間改成有中島的大廚房，羨煞了所有住在小公寓、使用小廚房的朋友們。天井內擺兩張椅子，就可以藉樹影篩下的日光讀書閱報；後院用兩條長樑併成了長椅，躺下來就像睡在香草花園裡；最稀罕的是防空洞裡的兩座小鞦韆，誰家能有這樣的童趣，讓孩子的笑容永遠掛在它們擺動的拋物線裡？

「把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分享出去。」

原本為了回鹿港生活而修建的老屋，在耗去一年時光及大量金錢後，修復工程結束了，夫妻倆和孩子可以關起門來，好好過日子了。但因為太喜歡這個屋子，在整修過程中，「這屋子好適合開書舖」的

想法也慢慢長了出來，加上性格上兩人都不是藏私的人，希望將這屋子的美好跟大家分享，甚至改變其他人對於老屋子的處理方式，這才有了開門營業的主張。讓現役老屋在使用的同時又被緬懷，讓每個人用自己的「此時此刻」，呼應老屋的「從前從前」，共同執筆把老屋的歷史一路寫下去。



老屋拆下來的舊窗框可以變成櫥櫃、吊飾或屏風。唯有念舊的人，才能夠看出歲月淘洗過的美感，還原它們的價值。



返鄉既然是黃志宏和魏小順的夢想，他們自然希望找出一種和地方共生的模式。他們對鹿港的期許若能像石頭一樣，在鹿港這個在觀光中快要走錯路的小鎮泛起一些思考的漣漪，那更是夫妻倆共同的願望。因此，他們對書集喜室的經營，有了以下的想像：

能不打擾鄰里原本靜謐與清新氣味的店家／產業；

能建構一個真實有益於當地的空間——作為情感與思想往來的所在；

能以永續的經營態度，試著長久地成為地方的一部分²。

如同整修屋子時要聽屋子說話一樣，屋子要以什麼模式對外營業，它也會有自己的主張。決定開書店後，黃志宏就與各出版經銷商聯絡，大家共同的說法，都是杉行街太狹小了，三噸半的貨車無法開進來送書，只好婉拒書集喜室的訂單。書商這種拿環境當藉口、其實是因為量小而不願處理的說法，逼得他們只好先從夫妻和小孩原有的書籍開始賣起，以二手書因應現實對鹿港小書舖的考驗。這段歷史都寫在書集喜室的臉書頁面上：

〈一年前開了一扇門〉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們在清晨的鹿港杉行街安靜的打開了這片藍色的木板門，再為它拍了第一張照片，書集喜室就算是開張了。

那時架上擺的全都只是從家裡書房移來夫妻倆和小孩的書，店主一釘一木手作的老樑書架上，空格比書本還醒目哪。

2 摘自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出版《書叢中的微光》，p. 167。

安靜地打開了門，生意果然也就很安靜。一整天沒人上門，是書集喜室營業最初那陣子常有的事。後來名氣慢慢傳開，有一些觀光客上門了，但他們多半只是看看屋子、借個廁所就離開了。魏小順說，他們是愛乾淨的人，每達一定的使用人次後，他們就要打掃一次廁所（而不是像其他店家是早、中、晚打掃一次，或是髒了再打掃），人力負擔還不打緊，最糟糕的是觀光客會帶外食到書店，留下垃圾不說，有一回打翻了飲料，闖禍的人也不說一聲就離開，等到魏小順發現時，甜品已經滲入了木地板……

老屋子開始抗議，通往內室的木門太常被開闔，發出了咿咿喔喔的聲音，樓井上的木地板也常沾惹客人鞋底的夾帶品，夫妻倆只得承認，自己珍愛的東西在某些人看來或許沒有特殊的價值，與別人分享的良善，對其他人來說只是理所當然，他們不得不將樓井和書舖後方的空間設定為有低消的小茶館，不再免費開放參觀，上樓井茶座也規定要脫鞋，希望這樣的消費限制，能夠篩出願意支持他們實踐理想的人，唯有志同道合，彼此才能無有罣礙。

要收費了，黃志宏夫妻倆才開始想要販售什麼商品。他們不嗜咖啡，不敢冒然引進自己不熟悉的飲品，也擔心販賣果汁的人事成本比較高，鮮榨果汁因此沒能躍上喜室小茶館的菜單。後來是魏小順臨機一動，想要賣黃志宏嗜喝的冷泡茶，他原本認為自己每天喝的飲料未免太過日常，端不上檯面，沒想到遠赴鹿谷買來的有機烏龍茶後來大受歡迎。他們又在後院栽植了許多香草，只要客人點了香草茶，立刻現摘三、五葉薄荷和萬壽菊沖熱水，就是香味直撫心脾的舒服茶飲。後來客人反映，有飲料，好像還少了點配茶的點心，夫妻倆才找同樣

位在杉行街上的老舖四知堂合作，引進他們的茶點。

這樣「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長鞭」的勞心費力，一定拉高了低消的門檻，才足以回報良心產品的價位吧！關於這事，魏小順是這樣說的：

每天，決定買什麼、不買什麼，吃什麼、不吃什麼，其實，你正慢慢打造一個能發聲、能行動的世界。

也許你還不曉得，你在書集喜室的所有交易，都不只是一筆買賣或消費而已。

那，喜室小茶館的低消多少啊，到底？

每人廿五塊錢——這是喜室特意訂出來的舒心價——一種不願意觀光化、階級化的概念³。

憨厚的人笑他們傻，酸葡萄心態者說他們故意唱高調，知情感念的人，擔心他們撐不下去，在完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書集喜室剛剛渡過周歲。過去一年，幾家有特色的小型出版社主動供書，解決了本來只能販賣二手書的窘境，茶室慢慢培養出常客，假日偶爾也會有一位難求的盛況。雖然離損益兩平還有一段距離，但日子的確朝光明面前進。在周年慶的活動中，魏小順感性發言時提到，一家店可以改變一個人，改變主人，也改變客人。有些客人第一次到書集喜室拍拍照就走了，第二次願意買本書，第三次可能就會坐下來和他們聊一聊老屋的故事。讓魏小順最雀躍的，就是客人離開前跟她說：「謝謝招待。」她認為那四個字改變了他們的關係，從消費和買賣躍升成了夥

³ 摘自《書叢中的微光》，p. 169。

伴。因為一路走來，他們夫妻就沒把書集喜室當事業在經營，而是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分享給大家。「謝謝招待」四個字傳達給黃志宏和魏小順的訊息，正是「吾道不孤」。

「誰說理想不能當飯吃？」

文章一開頭提到的那對表兄弟，他們是週三下午「說故事時間」的常客。「說故事時間」是書集喜室針對小學低年級生舉辦的常態性活動，希望從小培養他們的想像力。黃志宏說的故事太有魅力，還引起小朋友的家庭革命。為了參加故事時間，某個小朋友拒上安親班，還跟媽媽說：「難道妳要毀了我的童年嗎？」後來這位媽媽和魏小順討論小孩子的世界該是什麼模樣？這才讓媽媽安了心，作出讓孩子開懷的決定。

至於大一點的孩子，書集喜室也會舉辦專屬小學高年級、國中生和高中生的讀書會，選定有趣的課外讀物，帶領他們認識考試和教室以外的世界。這一對喜歡文史的夫妻遇有自己心儀的新書、或是適合介紹給鄰里讀者的好書時，也會不定期舉辦新書發表會以饗同好。書集喜室種種按年齡分層提供的免費服務，就是希望用書本打開大家的眼界，在思考層面產生根本的影響，藉著知識的帶領，讓大家對世界擁有更多元、溫柔的想像。

埋頭苦幹，終有迴響。在鹿港營業多年的孩堤咖啡，開始舉辦新書發表會與攝影講座。專營DIY窯烤匹薩的「秘密基地」餐廳開始募書，要讓小客人們來到店裡就能閱讀有趣的漫畫。同樣在杉行街上，萊兒費克唱片行準備販售藝術類書籍。這樣一點點喚醒的文化能量，

正在慢慢影響鹿港的店家，踏入他們過往不曾想像過的領域，為顧客貢獻不同面向的美麗。對於這些改變，魏小順不敢居功。她說，都是因為鹿港的熱情，才能把他們的故事聽進心裡，一起為更有書香氣息的鹿港而努力。

黃志宏回憶道，小時候鹿港有幾十家書店，後來只剩下一間連鎖書店，非常可惜。他們希望鹿港的獨立書店可以一家接著一家開，讓杉行街變成書街，讓鹿港成為書鎮。難道鹿港有這麼大的閱讀市場？難道不怕其他獨立書店前來競爭嗎？黃志宏抬頭挺胸地說，鹿港的讀書人可多著呢！而且每家書店選書的方向不同，他相信力量只會相互加乘，不會衝突抵銷。

鹿港會不會有那麼多獨立書店，還在未定之天，但書集喜室的故事，的確擾動了一些人的念頭，改變了不少人對老屋的態度。有遠從桃園定期來訪的電子業夫妻檔，想要找鹿港的房子過生活；有想要返鄉打拚的青年打算將鹿港的老家改造成民宿；杉行街上另一棟原本要拆掉重蓋的房子，屋主決定不拆了；還有鹿港圖書館旁側和興安宮左邊的舊屋，也都打算大舉維修。誠如鹿港文教基金會董事陳永軒先生所言，過往在談及老屋的保存時，最常被反問的疑慮就是：「好啊，你教我不要拆，那你告訴我，不要拆之後這房子要做什麼？」然而自從書集喜室在鹿港打出名號後，保存老屋就不再只是口號和夢想，或是空有理念的知識菁英「不知民間疾苦」的信仰。有這樣成功的案例具體存在著，鼓舞著大家，讓過去有心無力的人相信，理想也可以當飯吃。

「理想也可以當飯吃」，這可以算是魏小順新的人生座右銘。在鹿港這一年，書集喜室用具體的行動告訴大家，勇敢想像，才不用按照別人提供的答案，過著連自己都質疑的人生。



週三下午的說故事時間是孩子們最喜歡的魔法時光，他們跟著黃志宏的帶領，徜徉於一本本故事書內的魔法世界（翻拍自書集喜室臉書頁面）。

「自給自足才是鹿港尋求的答案」

在老屋保存、生活選擇的問題上，書集喜室給了鹿港人很多「喔，原來還可以這樣」的解答，想像二字，則是他們最希望為大家建構（或復原）的能力。在書集喜室週年慶活動前，他們在臉書上創辦一個「想像最喜歡的城市樣子」活動，邀請小朋友來造句：

<小鎮有喜>

一座城鎮、一處地方，

究竟可以如何被想像？

我們可以如何渴望（或者創造）

自己和每日生活的所在 的關係？

假設

大人們對城鎮地方已趨向於單一的經濟想像，

也許

人們能夠透過孩子清澈的眼睛，

鬆解想像的網綁，

重新看見 多樣豐富、眾聲喧嘩的精采世界。

若果真能夠如此這般，

我們便要稱之為——這，小鎮有喜了⁴。

週年慶活動當天，書集喜室與讀者們分享收集到的作品，大家都被小朋友天馬行空的童言童語逗得開心無比。魏小順旋即提醒大家思考兩件事：如何教養孩子，才不會讓他們失去想像力？以及，曾經身為孩子的大人們，怎麼會長成了現在的模樣？

4 摘自書集喜室臉書頁面。

從杉行街、到鹿港鎮，也許再擴及彰化縣、中臺灣到全島，書集喜室希望在老屋保存和觀光在地化的實踐上，具備推波助瀾的影響力。



由這個活動延伸，書集喜室要帶動的議題，是如何由下而上去反省鹿港趨向於單一經濟想像的危機。很多人都說鹿港需要觀光業，觀光客可以帶來商機，所以就濃妝艷抹，符應觀光客的需求，忘記自己生在此、長在此的優勢，偏執的想法和作為甚至到了主客易位的地步。例如，幾年前因為觀光客在鹿港老街看到居民當眾晾衣服，認為有礙觀瞻，因此向鎮公所檢舉。鎮公所的因應之道，就是送給每家戶一臺烘衣機，勸大家不要在門前曬衣服了。公所的荒謬行徑，一時還蔚為新聞話題。

書集喜室不是反對觀光，而是反對鹿港因為觀光客而變了模樣。只要對自己有信心，活出日常原有的質地，小鎮特有的氣味和生活氛圍，自然可以吸引對味的觀光客一來再來。雖然改變想法不易，對抗眼前近利不易，但書集喜室也知道，理念的發酵本來就不是一夕變天

的革命。先讓自己在鹿港自給自足，才讓發散出溫暖充盈的能量，吸引對的人前來支持，一起用文化深厚的力道，撼動單一的經濟價值體系。

一間強調在地化的復古書店，就像一顆石子，它無法翻起濤天巨浪，卻能以它安身立命的地方為核心，以實際行動向外泛出一波波改變的漣漪……

彰化縣第17屆礪溪文學獎徵文簡章

一、宗旨：為鼓勵本縣文學工作者創作、研究，獎勵優良文學作品，提昇本縣文學水準，改善藝文環境，進而推廣文學閱覽風氣。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彰化縣文化局

四、參選資格：

(一)文學創作獎：

1.本籍彰化縣或目前(曾)於彰化縣就學、工作者。

2.作品內容書寫彰化縣風土民情者，不限資格。

(以上符合其中一項即可)

(二)特別貢獻獎：本籍彰化縣或設籍、就學、就業彰化縣5年以上且對本縣文學之創作、教育或推廣具有重大貢獻者。

五、徵選類別、作品字數暨規定：

(一)新詩：行數40行以內。

(二)散文：字數4,000字以內。

(三)短篇小說：字數6,000字至15,000字。

(四)報導文學：字數在8,000字至20,000字之間。

●每人每類限投1件作品為限，得首獎者需隔二年才能再參選同一文類。

六、評審方式：

(一)資格審查：由承辦單位審查。

(二)作品審查：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

·彰化縣第17屆磺溪文學獎徵文簡章·

初、決審。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決議獎項從缺。

七、獎勵辦法：

(一)文學創作獎：

1. 新詩類：取首獎1名，獎金5萬元及獎座乙座；優選6名，各得獎金3萬元及獎狀乙紙。
2. 散文類：取首獎1名，獎金5萬元及獎座乙座；優選6名，各得獎金3萬元及獎狀乙紙。
3. 短篇小說類：取首獎1名，獎金5萬元及獎座乙座；優選5名，各得獎金3萬元及獎狀乙紙。
4. 報導文學類：取首獎1名，獎金7萬元及獎座乙座；優選3名，各得獎金4萬元及獎狀乙紙。

●各類作品若未達決選標準，得予以從缺。

(二)特別貢獻獎：本獎項名額每年1名(或從缺)，頒給獎金10萬元整，及獎座乙座。

●以上得獎獎金需依所得稅法規定，於彰化縣文化局給付時依規定代為扣取稅款，扣(免)繳憑單另逕寄得獎者。

八、日期：收件日期自104年3月1日至104年4月15日止(以郵寄者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預定104年6月公佈得獎名單，10月辦理頒獎典禮。

九、報名方式：

(一)文學創作獎：

1. 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磺溪文學報名網站報名及上傳作品電子檔案 (<http://libs.bocach.gov.tw/chhsl>)，印出報名表一份連同紙本作品一式4份及參選資格證明文件影本(身分證、

學生證、工作證明等)掛號郵寄至「(50042)彰化市中山路2段500號彰化縣文化局圖書資訊科」,或親送至「彰化縣立圖書館1樓臨時閱覽室服務台」,來稿請於信封上註明「參加碩溪文學獎」,及徵選「類別」。

2. 報名及作品上傳後將無法再做刪修,報名前請確實校訂;上傳作品檔案內容與紙本作品內容請務必一致。
3. 作品稿件不得署名或附任何註記及符號,來稿字數不合規定或未繳附WORD電子檔者,將不列入評選。

(二)特別貢獻獎:

特別貢獻獎參選者得由本縣學術單位、文化團體、碩溪文學獎評審委員以書面推薦,並檢附推薦書(附表2)及被推薦人資料表(附表3)各乙份。

- 簡章請向彰化縣文化局服務台或圖書資訊科索取,或至文化局網站<http://www.bocach.gov.tw/>(首頁/徵件專區/碩溪文學獎)下載(洽詢電話:04-7250057轉2338曾小姐,E-mail: libjohn@mail.bocach.gov.tw)。

十、注意事項:

(一)參選作品以A4紙張電腦繕打,直式橫書,字體以標楷體14級字,左邊裝訂,「作品名稱」以一個為限並繕打於作品首頁;內文如附相關照片應為高畫質像素之圖檔(至少300dpi以上),請自行留底稿,恕概不退件。

(二)參選作品禁止抄襲,凡抄襲、冒名頂替參賽或侵害他人著作權及作品曾公開發表(含網路發表)或參與其他比賽得獎者,除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及獎座外,一切法律責

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三)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彰化縣(代表機關彰化縣文化局)於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彰化縣(代表機關彰化縣文化局)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四)得獎作品，由承辦單位集冊出版後，致贈得獎者每人10冊。

(五)參選作品由評審委員評定後，擇期公開頒獎。

十一、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第17屆 / 吳蘭梅
總編輯. -- 第一版. -- 彰化市 : 彰縣文化局,
民104.10
面 ; 公分
ISBN 978-986-04-5615-8(平裝)

830.86

104015358



第17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主辦單位 彰化縣政府
承辦單位 彰化縣文化局
發行人 魏明谷
總編輯 吳蘭梅
副總編輯 黃巧嫻
執行編輯 周慧貞、蘇祐德
行政小組 林靖文、張文爵、孫志雄、楊薇萱
出版單位 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市卦山路3號
(04) 7250057 <http://www.bocach.gov.tw>
版(刷)次 第一版第一刷
印刷 中華民國領航弱勢族群創業暨就業發展協會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104年10月
定價 新台幣120元

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代表號)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
台中市中山路六號 04-22260330
網址：<http://www.wunanbooks.com.tw>
●其他全國各地展售據點，請洽五南文化廣場

GPN: 1010401360 ISBN: 978-986-04-5615-8 (平裝)

◎著作財產權歸屬彰化縣文化局所有，如有利用本書相關行為，請徵求
本局書面同意或授權。